

# 锡兰共产党文件选编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组编印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4302/33



# 目 录

## 国 内 部 分

- 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九次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八年四月) ..... (3)
- 反对破产的议会道路, 动员群众采取革命行  
动——锡兰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新闻  
公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 (71)
- 答蒂·班·伊朗格拉特纳先生 纳·桑穆加  
塔桑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 (76)
- 锡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在锡兰工  
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 (83)
- 锡兰共产党关于地方委员会法案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 ..... (105)

法国提供的教益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	( 110 )
锡共中央政治局在锡兰共产党成立二十五周年时发表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 .....	( 117 )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高地红旗青年团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	( 139 )
大罢工及其对左翼运动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 .....	( 145 )
桑穆加塔桑痛斥联邦党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	( 152 )
锡兰工联向劳资法庭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	( 157 )
对班达拉奈克在锡兰政治中地位的剖析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	( 166 )
要使工人阶级政治化——桑穆加塔桑在汽车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 172 )
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锡兰共产党和锡兰工联的联合呼吁书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	( 178 )

电影院工人赢得了新的要求——桑穆加塔桑 在锡兰电影院和摄影坊雇员工会第三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	(184)
让我们朝着根除不可接触制度的方向前进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 .....	(191)
答马迪赫·潘那西哈·台洛法师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197)
锡兰共产党“五一”节贺词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 .....	(202)
答我们的诽谤者——锡兰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 .....	(206)
答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 .....	(222)
掌握毛泽东思想——锡兰共产党政治局为建 党二十六周年发表的声明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237)
锡兰共产党关于结束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 度的声明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 .....	(247)
马克思主义的派别 (一九六九年七月六日) .....	(252)

锡兰工会联合会特别代表会议的决议 （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 .....	（ 258 ）
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作用——答维·卡拉拉 辛格哈姆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 .....	（ 265 ）
反对选举骗局——锡兰共产党关于地方政府 选举的声明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	（ 279 ）
议会是骗人的，只有用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 ——桑穆加塔桑在伊朗格拉特那主持的 “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一次题为《议 会能不负所望吗？》座谈会上的发言摘 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 286 ）
锡共政治局关于促进工人和学生革命领导 下团结的声明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 288 ）
不能防止洪水吗？——锡兰共产党声明 （一九七〇年一月） .....	（ 292 ）
桑穆加塔桑号召锡工人冲破经济主义束缚投 入政治斗争——锡兰工会联合会新闻公 报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	（ 297 ）

在所谓独立了二十二年以后得到了什么样的	
结果? ——锡兰共产党声明	
(一九七〇年二月六日) .....	( 301 )
港口罢工, 局部胜利——锡兰工会联合会	
声明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	( 307 )
锡兰共产党关于开展募集基金运动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	( 312 )
假革命是为反动派利益服务的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	( 315 )
拒绝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 团	
结起来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统一国民党——锡共总书记桑穆加	
塔桑声明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	( 319 )
锡兰共产党发表声明号召人民不要参加大选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	( 335 )
拒绝议会道路——锡共对锡兰泰米尔人的号	
召书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 .....	( 340 )
对印度血统工人的号召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	( 346 )
为人所痛恨的统一国民党被赶下台了, 但这	

还不是胜利——锡兰共产党政治局关于 国内局势的声明 (一九七〇年六月四日) .....	( 349 )
把群众争取到革命道路上来——锡共政治局 为建党二十七周年发表的声明 (一九七〇年七月) .....	( 357 )
为什么迟缓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	( 364 )
为消灭加夫那的封建反动派而斗争 纳·桑 穆加塔桑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日) .....	( 366 )
除非革命的哲学，空话是没有用的！——致 被格瓦拉集团引入歧途者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日) .....	( 369 )
桑穆加塔桑关于艾克梅制铝有限公司工人罢 工的声明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	( 380 )
在锡兰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打开了革命的一章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	( 382 )
制止警察的迫害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 .....	( 384 )
伊兰加拉特尼先生的药方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	( 387 )

致革命的知识分子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 391 )

为什么继续实行紧急状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 ..... ( 397 )

工会的任务——锡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同志

在十九次工代会上的报告摘要

(一九七一年一月) ..... ( 401 )

总理的新年文告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政

治上的无能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 ..... ( 414 )

团结起来争取真正的自由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 ..... ( 418 )

局势严重!

(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 ..... ( 428 )

我们的敬意——关于六日在科伦坡袭击美国

使馆，反对侵略老挝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 ..... ( 433 )

桑穆加塔桑致班夫人的公开信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 ( 436 )

锡共《工人报》致总理的公开信——用枪杆

子不可能平息怨声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 ..... ( 440 )



- 革命不仅仅是准备手榴弹，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饥饿和物价上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 ..... (448)

## 国际部分

- 桑穆加塔桑在纪念日內瓦协议十四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 (461)
- 桑穆加塔桑发表声明谴责苏修侵捷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 (465)
- 处于混乱状态的修正主义集团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 (469)
- 苏联对捷克的侵略表明苏联修正主义总破产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 ..... (473)
- 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全世界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492)
- 向中国致敬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501)
- 桑穆加塔桑在锡中友协举行的庆祝我国庆集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 ..... (503)

工人必须为终结资本主义而战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	( 506 )
毛泽东思想使十月革命的理想发扬光大	
——锡共中央政治局声明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	( 513 )
越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	( 525 )
欢呼中国党的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	( 528 )
世界工联——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工具 纳·桑	
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	( 530 )
一篇未能发表的讲演词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	( 534 )
开罗会议——修正主义者的骗局 纳·桑穆	
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 537 )
致从新修正主义者中分裂出来而组织和团结	
在全印协调委员会内外的革命者们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四月) .....	( 541 )
我们的祝贺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	( 558 )

中国共产党光荣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 .....	( 560 )
莫斯科黑会是一次叛徒的会议——锡共《劳 工报》声明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 .....	( 567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 .....	( 573 )
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 纳·桑穆加塔桑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 .....	( 592 )
走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的革命道路——锡共 政治局声明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	( 597 )
桑穆加塔桑同志在科伦坡群众集会上谈访华 观感(摘要)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	( 604 )
桑穆加塔桑在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集会上 讲话(摘要)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	( 608 )
锡兰共产党欢呼毛主席的庄严声明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 .....	( 611 )
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不可战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 ..... ( 6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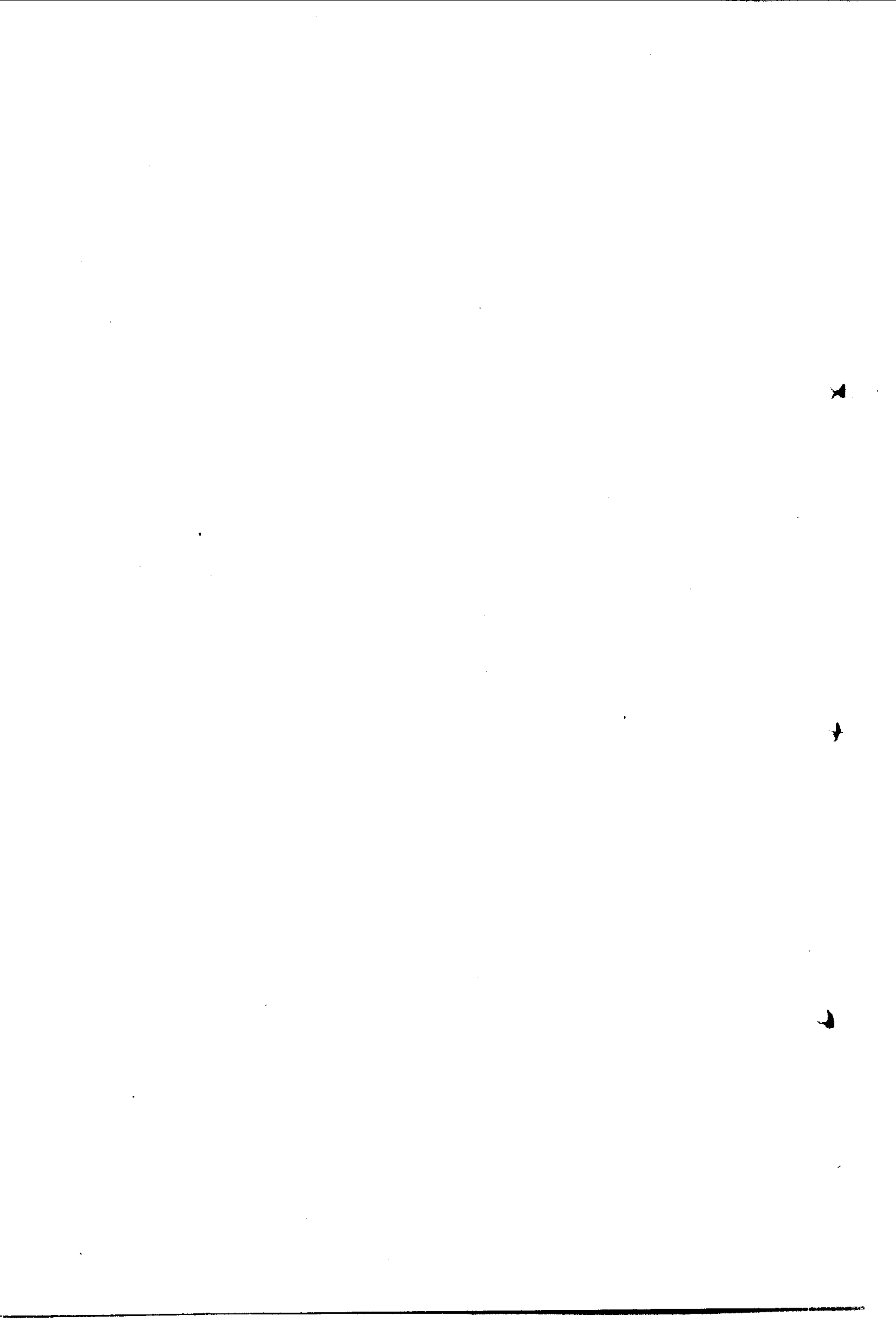
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发表声明谴责

美国侵略老挝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 ..... ( 620 )

编 后 ..... ( 623 )

# 国内部分



# 錫共中央向第九次代表大會的 政 治 報 告

納·桑穆加塔桑

正当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承认并受到欢迎的时候，正当世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候，正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的时候，正当在谱写一曲反对野蛮的美国侵略的人民解放战争史诗的英雄的越南人民胜利在望的时候，正当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已在老挝、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安哥拉、刚果以及若干拉丁美洲国家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换句话说，世界特别是我们这一部分地区革命形势大好。在我们上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年代中，世界帝国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这一危机在今天已达到严重程度。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这场灾难性的侵略战争大大地消耗着它的经济资源，并且已经破坏了美元的稳定。帝国主义世界第二种最重要的货

币英镑的贬值和美元贬值的威胁一样，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象征。

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发展得更加剧烈了。法美矛盾与英法的对立同样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严重的弊病的象征。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政治表现之一就是美帝国主义不能调动它的任何一个西欧盟国为它的侵越战争提供炮灰。

英帝国主义决定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就是承认帝国主义的第二大已经陷入危机之中，危机使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遭到严重挫折，并使充当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帝国主义负担益重。

世界帝国主义危机加剧的这些表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断，即我们生活在世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

在我们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蓬勃发展，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差不多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等重要，但比十月革命的影响还要深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使文化和政治的上层建筑重新适合改变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是为了破除与以前的剥削制度有关的坏的和旧的思想、习惯和风俗，并代之以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剥削）相联系的新思想、新风



俗和新习惯。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指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道路。他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仍然继续存在，这就使他能主动地开展并能亲自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不仅揪出了隐藏着的女和国家的敌人，特别是企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使中国继续作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从而保证了世界革命的早日胜利。现在北京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国际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生活在那里，并以他无与伦比的天才指导着世界革命运动。

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指导世界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新阶段。

我们赞同中国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所做的如下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  
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  
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  
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 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我们同样衷心赞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做的如下估价：“毛泽东  
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  
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就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列宁创造性  
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就成为人们周知的列宁  
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毛泽东  
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的思想就  
是人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

在列宁的时代，谁攻击列宁主义，谁就是从根本上  
攻击马克思主义。同样地，在今天，谁攻击毛泽东思  
想，谁也就是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  
后不久，列宁说过，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  
者，就看他对待苏联的态度。在今天看一个人是不是一

个社会主义者，就看他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待人民中国的态度。

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各阶层人民中间最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并根据锡兰革命形势的具体条件在实践中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也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义务。

差不多就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在阿尔巴尼亚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化运动。它在形式上虽然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不同，但它的内容和目的是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样的，那就是改变人们的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革命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值得我们仿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两个光辉榜样。他们在建设革命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又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进攻面前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并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做法；他们在国内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做法；以及他们现在指导世界革命运动的做法，都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榜样。我们必须虚心研究他们的经验，向他们学习。

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里，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也逐步地被揭露了。事物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的分析，即，现代修正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是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势力。

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在灭亡的时刻从工人阶级内部召唤出来的最后一股力量。它今天起着世界帝国主义这株摇摇欲坠的枯树的支架的作用。砍倒这个支架已成为伐倒这棵树的任务中的一部分。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苏联国内逐步复辟资本主义和取消第一个工人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一切外交事务方面与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他们出卖了所有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在越南问题上为美帝国主义跑腿；在最近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进行的侵略中背叛了阿拉伯人民；他们向反动的印度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以推进印度的反华运动；他们与印尼的血腥的反动政权友好并向它提供援助；他们参加美帝国主义用军事基地包围中国的这种全球战略；他们与世界上最反动的集团一起，无耻地参加了最近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反华大合唱；所有这一切，已绰绰有余地甚至使那些对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的领导中心在苏联）所起的反动的、亲帝国主义的作用抱诚实的怀疑态度的人信服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甚至也不再能够呈现出团结的样子来了。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的：“目前，修正主

义阵线的基础已受到破坏，它象是准备把彼此咬得粉碎的一群饿狼。指挥棒已不再能完全控制修正主义的乐队了……各种类型的修正主义正在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彼此争吵，并要求尽可能摆脱和不依附卢布，以便依附美元。”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召开一次非法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可悲地失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修正主义阵营内部分崩离析的迹象，预示了它的最后的和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也有必要重申我们的坚定信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不可能妥协，不可能折衷，不可能搭桥。有一些党派和人们妄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宣布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只是沿着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前进的第一步。对于那些声称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错，我们必须提防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事实上，更大的和更危险的偏向是我们不再反对的那个偏向。但是，要声称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更大的危险是教条主义，这是无益的。采取反对教条主义的这种立场的人很快就滑到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上去了。

最近，我们碰到一个新现象。由于认识到国际革命运动队伍中的大多数人看穿了以苏共为中心的现代修正

主义的错误立场，认识到现代修正主义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样欺骗人民，他们已迫使某些所谓的“中立”力量为他们服务，而前面已经指出，这些力量妄想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

这些党，特别是朝鲜劳动党和古巴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汇来装饰自己，但是事实上已成为散布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工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反对者。有人正在企图兜售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关于游击战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浪漫主义观点，兜售朝鲜金日成的一些混乱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反对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正确的神学学说。有人正在集中地努力欺骗青年。这是现代修正主义为诋毁毛泽东思想而在全世界进行的运动的一部分。

由于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持久的人民战争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正在日益为人民特别是青年所接受，看来有人正在集中地企图散布与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联系起来的关于游击战的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人正在企图宣传这种论点：不管在一定国家内的革命形势是否成熟，那就是说，不管人民是否准备进行革命，一伙坚决的革命者能够推翻现有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并在以后把人民吸引到他们一边来。

这种理论在根本上是以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为基础的，这种思想的特点是不相信群众，它主要依靠一伙虚张声势的三剑客式的浮夸人物，期望他们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作出奇迹。

它鼓吹采取这样的行动，这种行动可以由少数个人采取而不需要人民的支持，这种行动不须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就能够使敌人受到损失。“这是小资产阶级所喜欢的一种斗争，反映了它的个人主义和它对联合无产阶级所抱的疑虑。”（此段引语未查到出处——编者注）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二七年就谴责为“**流寇思想**”。

还必须指出，这与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这个学说是以完全依靠群众为基础的，它要革命者到群众当中进行工作，特别是对农民进行工作，与农民打成一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最后用农村包围城市并解放城市。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的基础是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目的在于夺取政权。它谋求唤起群众，帮助组织和动员他们，教导他们敢于对于在开始时比较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在敌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力量，直到他们获得优

势，使他们有可能决定性地粉碎敌人。

这与古巴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古巴的理论否定工人阶级政党和群众的作用，而依靠个人和个人集团。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始终在思想上保持警惕，必须能够区分真货与新修正主义者企图鱼目混珠的假货。

我们勿须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基本分歧。在我们上次代表大会期间，已详尽地叙述了这些分歧，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

本代表大会必须重申我们绝对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用当代的这个最先进的学说武装我们的全体党员，帮助他们学习它，把它应用到锡兰革命形势的具体情况中去。

××说过：“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让我们学会使用这个威力强大的武器吧。

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分裂并自行建立独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过了三年多了。我们的成绩是什么？我们失败的地方和缺点在那里？我们是否已朝着我们作为独立政党所制订的目标前进？

我们作出的同修正主义者决裂并自行重建新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堕落了，他们甚至把革命路线的幌子也抛弃了，他们奉行阶级合



作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完全依靠议会道路，和凭借这一道路而奉行的机会主义，他们在最近的反华运动中和统一国民党结成一伙。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决裂和自行重建独立的党的决定是正确的。

但是在执行这一正确决定中，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的主要错误是，我们对我们所吸收加入我们队伍的成员不够警惕。凡是咒骂赫鲁晓夫和克尼曼、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我们都吸收了。其结果是，我们的队伍被许多并非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所削弱。

他们赞同我们批评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赞同我们对党的旧领导的一切批评。但是，当提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锡兰目前的具体情况时，却证明了他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毫无区别。他们支持或至少假装支持各地的革命——中国、古巴、安哥拉或印尼的革命，但是却不支持锡兰的革命。锡兰却是一个例外，那里的条件不许可进行革命。

当我们党试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锡兰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为锡兰革命运动制订政治纲领时，这些分歧暴露出来了。分歧产生于对革命前景这一问题的看法（在锡兰能否进行革命？），产生于对待大量的印度血统的

锡兰工人的正确态度问题，产生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等等。

这些分歧的结果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党内讨论中，我们只得同一部分人分道扬镳，这些人在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分裂时会站到我们这边来。这就是和党的前任总书记普雷马拉·库玛拉西里有关系的那一派。当时他们的背叛对党来说是个挫折；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方便来反对我们。但同时，党也清除了沙文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继续留在党内，将妨碍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着手准备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从我们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这一点来看，这个大会是成功的大会。那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时间里，一再证实大会各项决议的正确。我们相信，八大的各项决议解决了党内关于党的政治任务的一切争论。我们相信，那次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被经验证明是正确的。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执行其各项决议。在发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在建立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类型的党的组织方面，我们是可悲地失败了。

自从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扩大了我们的工会基础特别是在种植园工人当中。一九六五年底，我们召

开了锡兰工会联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庆祝了它成立二十五周年。我们也于一九六六年召开了甚为成功的锡兰种植园工人工会代表大会。在工会方面，我们为工人们赢得了许多要求。我们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及其附属组织的所有会议上坚决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作斗争，从而也完成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但是我们沒有能够使我们的工会追随者政治化。我们提出的在有工会分会的一切地方建立党组织的口号，仍然是一纸空文。由于我们沒有能够使工会追随者政治化，这就形成了最大的危险。我们的工会在赢得经济要求方面，仍然领先于其他工会。可是我们沒有取得相应的政治成果。我们只在种植园工人当中取得政治化的某些成功；然而，我们沒有能为这些种植园工人赢得经济要求。

正是这个失败造成了这样的批评：我们是一个工会党，锡兰工会联合会趋向于领导党，而不是党领导工会。这点，部分地是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当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决裂时，我们成功地保住了锡兰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因此，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锡兰工联就趋向于起领导作用，从而获得了政治威望。

然而，现在是党提出下述任务的时候了：党必须把我们在做好工会工作时所获得的信誉资金变成政治资本。我们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对于在工人中工作的目的性缺

乏理解，我们未能把争取日常要求的斗争同最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对待工会工作存在根本不正确的前景。

在农民工作方面，我们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召开了颇为成功的农民代表大会，开始了我们的工作。可是这个农民大会随后的工作却是不足道的。然而，这是一个开端。我们对农民问题作了些研究，制订了纲领，并作了宣传。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和自由党中更多的进步的部分接近。

在青年阵线中，我们没有在全岛范围内取得多大进步。我们的青年组织在北方取得了大的进步，在种植园中也取得稍为逊于前者的进步。但是中央组织没有能够恰当地起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未能找到足够的专职干部在青年的中央组织工作。

在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一些没有多大联系的分散的工作，这方面的领导在政治上还未成熟。

我们没有在妇女中做任何工作。

我们执行了八大关于在所谓低种姓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指示。在我们党和北方青年联盟的领导下，我们对争取社会平等的运动给予了正确的领导。尽管警察大规模镇压，尽管面对着尖锐敌对的高种姓的反对，我们的同志勇敢地领导了反对种姓压迫的斗争。这是我们党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之一，它也为我们在

所有进步人民中赢得了不少尊敬。

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我们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八大的决议。我们在无情地揭露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两个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的同时，也曾试图和自由党中的更多的进步部分接近。这方面，我们只取得有限的成功，因为这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活动。我们在办日报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某些右倾的罪过。然而我们很快就纠正了。不过，我们在一段短时间内出版的日报，确实也帮助我们击退了修正主义集团企图把我们孤立于其他反对统一国民党的运动之外，并把我们打成是一个有利于统一国民党的力量。这点也得助于我们对自由党反对统一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的无限支持，尽管自觉的这些活动只局限于议会活动。但是，即便是自由党中的进步部分，我们要说服他们认识到议会斗争毫无用处，和采取革命前景的必要性，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方面，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出版僧伽罗文、泰米尔文和英文的周报。我们相信，我们报纸的理论水平近月来有所提高。这是为教育先锋队而作出的专门决定的效果。可是同时，我们也试图保持平衡，使我们不致脱离一般进步的读者。我们报纸的销售量远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数量。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参加在工厂外和他们所去地区内的售报摊。

在出版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小册子方面，我们

沒有达到指标。这主要是由于出版社缺乏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克服了翻译上的障碍，完成了对一些书籍的翻译工作。但是我们还没有将所有翻译好的书印刷出版。障碍已从翻译部门转移到了印刷部门。我们必须克服这个障碍。然而，《毛泽东语录》僧伽罗文本的出版是一个成就。我们还出版了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译本。尽管如此，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不能满意。

但是，我们取得最小进步的方面，是在党组织方面。党的组织还没有赶上群众工作的发展。我们党的群众影响同我们党组织的发展这二者没有齐头并进。

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党，缺乏正确的认识。这是过去修正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格外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从修正主义党中脱离出来。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完全决裂。但就我们的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来说，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割断把我们同老党系在一起的脐带。

我们不得不同在一个修正主义党内起作用达二十年之久的大量的腐朽的东西进行斗争。老党一贯是在英国共产党的精神指导之下，而英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之前就已经是修正主义的党了。此外，我们在锡兰还受到在这里有相当的影响和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

所有这些，对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们党的组织

的发展，具有有害的影响。我们的嘴边不断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甚至在政治上采取正确的立场。但是就组织上和工作作风来说，我们仍然在原来的老轨道上行走。现在是我们党采取正确的革命前景和整顿我们的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时候了。

有种说法，不破不立。这也适用于我们的建党工作。首先，我们必须破。就是说，我们必须肃清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的一切影响，摧毁同修正主义相关连的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必须把它们连根拔除，并彻底清除它们在我们身上的有害影响，在破它们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在党内建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法。

这是新出现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存在的问题。这些党中有许多党在反对以苏共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它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解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们也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但是它们大多数是从修正主义党分裂出来的党。这些新党主要是在国际问题上同修正主义党分裂的。然而，它们在国内的工作，它们的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仍然保留着老的修正主义党的许多传统。因为他们是从机会主义的和纯议会主义的老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对

这些新党来说，要立即全部去掉党的旧的活动方式和方  
法，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一些党和一些同志甚至要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容易的事情。（原文如  
此。可能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之误——译者）

列宁在把刚从老的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革命政  
党和小组组成第三国际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他劝告它  
们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要在组织上同旧党决裂。

首先必须弄清的一点是，我们主张对社会进行完全  
的和革命的变革，党必须成为这个变革的手段。既然我  
们认为这个变革不能通过和平的和议会的方法，而只能  
用暴力的和革命的方法来实现，那么我们党作为实现这  
个变革的手段，不应该是议会党，而应当是一个不仅在  
理论上承认革命的可能性而且自觉地为革命作准备的  
党。

因此，主要的问题是，把我们党从一个以议会工作  
为其方向的党改变为一个自觉地为革命夺取政权作准备  
的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  
的事。我们仍继续用旧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  
的人民中工作，使我们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希望在某  
些阶段上，把这种支持，以选票的形式变成议会选举中  
的支持。即使我们不用这么多字句来解释，这就是潜伏  
在我们多数人头脑中的前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  
做好工会工作，农民工作等等，还创办宣传刊物来宣扬



我们党和我们的观点。

实质上，多年来，我们就是带着可能存在和平过渡的想法，做这个工作的，过去，党的全部工作都以议会选举为中心。群众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取选票。组织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获选，而不是为了武装斗争。

首要的问题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大进步。改变我们的前景，完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将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时间。然而，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所有走议会道路而口头上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已经以失败告终。在亚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它的党员人数一度达到三百五十万人。他们强调纳沙贡，依靠苏加诺，对和平过渡抱有希望。但是他们最后遭到巨大失败，付出了成千上万的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生命。表面上，它好象是一个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但是事实上，它执行了修正主义的组织方法，它没有好好地武装斗争作准备。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共产党。它也追随议会道路，它完全堕入现代修正主义的泥坑，尽管它起初也叫嚷过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印度所谓的左派共产党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伙组成两个邦政府，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

不能够超越出大资本家大地主所统治的中央政府制订的宪法的范围。这些新修正主义者放弃了为革命而组织群众的任务，正在议会主义的泥坑中打滚，并宣扬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除了言语之外，他们正在证明自己同丹吉修正主义集团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管党在工会中有多大影响，不管他们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如果他们不注意夺取国家政权这个中心问题，这些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同志教导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尽管事实上在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分裂以后，我们一直在谈论革命、革命道路和革命手段，但是在我们党内，对在锡兰如何出现用革命夺取国家政权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和前景。这就导致一些人对党失去信心，他们以为我们也只是在谈论革命，却对革命无所作为。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又促使他们采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完全格格不入的冒险主义行动。

然而，事实真相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分裂以来的三年当中，我们党的领导一直在慢慢地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对革命问题的正确理解。我们研究了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我们第一次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革命运动的

历史，以及他们能够在进行革命、保卫革命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中取得胜利的原因。我们在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及其对整个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教训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教益。重予一切的是，我们党第一次认真地学习了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从中获得了用于指导锡兰革命运动的无法估价的教训。

其结果是，我们党的领导仅仅在不久之前才正确理解，（我们相信是这样的）锡兰革命的前景以及取得革命成功所要采用的手段。讨论党的领导的理解，并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赞同这种理解，将是全党目前的责任。

当我们谈到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时，我们依靠谁来实现呢？我们依靠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爱国民主力量。

我们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夺取国家政权呢？通过武装斗争。具体说，这就是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建立革命基地，创立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用坚持持久的武装斗争和用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方法，来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暂时比革命力量强大）的武装镇压。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的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它使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

我们相信，这个前景和上述革命的战略战术在锡兰

也是适用的，尽管锡兰国土小，并且是个岛国。另一方面，可以弥补的因素是，锡兰三分之二的地区依然是森林，它有适合建立农村革命基地的森林和山区。毫无疑问，也有不利的因素。这就是：住在山区的种植园工人多数是印度血统的工人，本国反动派成功地在僧伽罗族群众中制造反对这些工人的对立情绪；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锡兰经济高度集中和主要依赖两种出口作物，作为主食的大米不是生长在山区。然而这些是必定能够通过执行正确政策来克服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前景变为现实呢？依靠群众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他们，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深入到群众中去，是什么意思呢？这点中国同志已经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表达得很好。毛泽东同志解释说，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我们必须理解紧紧依靠群众和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没有这一点，一切都会落空。没有好的群众工作，

我们既不可能在农村建立革命基地，也不可能准备武装斗争。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可能建立秘密党组织。

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脱离群众、以依靠训练有素的人组成的小团体来进行政变为目的的秘密阴谋组织。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能够领导群众、能够逐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群众从日常斗争中引导到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组织。

因此，有必要肃清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党必须勇敢地发动农民和种植园工人，准备进行武装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紧紧依靠群众。特别是，这意味着扩展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工作。没有乡村中和农村地区群众的支持，不去大胆地发动农民和种植园工人，就谈不上建立革命基地或进行持久的武装斗争。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应该改进和大大扩展我们在农民和种植园工人中的工作。

或者需要解释一下，在锡兰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种植园工人包括在农民中，并设法建立这两部分同盟者的坚强的团结。种植园工人不是产业工人。他们和农业相连着。但这种农业是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工人劳动领取工资。但是他们在锡兰山最多的农村地区居

住和工作。因此，有时他们可以被当成是农业工人。但是必须指出，他们的革命潜力比农民还要大。同样，由于他们聚居在种植园被称之为“一条线”的房子内，所以有较好的条件组织他们。因此，他们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构成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强调在他们中间多做工作，使他们政治化。

所以，我们党的下届代表大会，必须发出明确的指示，党对农民和种植园工人的工作，必须给予优先的地位，就象我们党对在科伦坡工人阶级中的工作一直给予优先的地位一样。我们必须在乡村中和种植园里建立党支部，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同群众同劳动、同住、同吃，并在乡村和种植园内组织我们的力量。

这是摆在党面前的最重要的工作。要说服城市中的党员到农村去，是困难的。但必须这样做。受过训练的干部必须派到乡村和种植园去工作，他们不是一些向中央领津贴、并在城里的办公室工作的专职干部，而是成为群众的一员，同他们同住同劳动，不脱离自己的生产劳动。必须特别注意贫农、雇农和种植园工人。当然，党必须选择优先进行工作的地区。必须再次强调，没有在农村和种植园中的工作，没有农民和种植园工人的支持，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我们必须开展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我们必须教育

我们的党员熟悉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透机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面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武装斗争的方向，如果我们不摧毁议会道路的幻想，那么，我们经历过的修正主义的旧习惯，一有机会就会来缠住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破除旧思想，树立新思想。

如果正确地理解和掌握这种前景，那就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什么型式的党，就更容易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毛泽东同志还教导我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研究和吃透这两条极其重要的教导。首先是，没有共产党进行指导，就不可能有成功的革命。强调和重申这个原则是重要的，因为有些同志叨叨不休地提到古巴革命，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讲话，这些同志喜欢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只要有几百个坚决的人，就是没

有共产党，也可以干革命。

我们必须谴责这种理论，因为它是荒谬绝伦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注重群众，而不是注重一小群带有浪漫倾向的基本上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动机的人。对我们党内的缺点的任何批评（所有这些缺点都是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的），决不能导致完全否定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必要性。这样作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虽然这在我们党内仅仅是一个很微小的倾向，但是必须有力地同它作斗争。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需要建立一个有纪律的，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作为实现成功的革命的头一个前提，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没有有一个有效的领导，就一事无成。

同时，共产党本身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经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领导，任何党都不能前进。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党领导方面的最严重的缺点，是过分依赖一个同志。结果是，我们党被指责为一个人的领导。我们建立集体领导和改进我们领导的思想水平的一切努力都不是十分成功的。我们的领导同志既没有作出必要的努力，也没有表明自己不能够有所进展。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有一两个同志不在，就不能保证党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领导方面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高成为首要的任务。

沒有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更快地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强调一批领导骨干对任何一个组织的重要性（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二〇页）。他引证斯大林概括的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中的第九条。这一条说：“**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主要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

我们还请同志们去看毛泽东同志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四一页）。

建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领导力量是极其重要的。一两个同志，要做群众工作，进行理论指导，又要作建党工作，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党应当善于选择那些思想开展的干部建立中央和各省的核心。在所有的领导同志中还应当有适当的分工。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高各级领导和干部的思想水平成为党面临的头等任务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前面的引文中提出，一个好的共产党要将革命引导到胜利，要具备四个重要的条件。他说第一个条件是：党必须是一个有好的纪律的党。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只有一个有纪律的党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注重质量而不是注重数量。就是说，即使我们的人数少，他们的质量必须是很好的。这种质量高数量少的党员，只要他们有纪律地进行工作，就能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甚至胜过数量上众多的人的工作。我们在向上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详细谈到严格遵守党内纪律的重要性。我们还解释了我们进行工作的依据，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民主的原则和集中的原则相结合。

我们一向是按照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的，我们甚至于每三个月就要举行一次正常的所有的党小组书记参加的讨论会。现在我们觉得，这种实践是应受到批评的，因为它暴露所有的领导同志，便于敌人搜寻我们的领导干部。因此，我们建议实行更多的分权制，采取最大限度的民主，唯一限制的因素是，我们必须对党的安全保持警惕。党内民主不应当误解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议会民主，象政府和反对派一样互相挑剔。就我们的情形来说，我们大家的兴趣在于是同一个目标，所有我们的民主讨论应当引向的唯一的目的是如何迅速地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同时，

应当绝对遵守纪律，即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自己的小组以外不应当讨论组织问题，等等。必须使绝对遵守这些原则成为一种习惯。

毛泽东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而且“我们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说：“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这些都是对于党的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并使之成为习惯。

自从我们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这方面的情况是

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要走的路程还远。现在派系私心，形成派别和党的组织断绝关系，在自己的小组以外谈论党的问题的现象，说人闲话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制止。铁的纪律，全体党员——从领导到一般党员——都同样遵守纪律，这是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必须具备的前提。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第二个条件是：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当然不用说，在现时，也就是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这是重要的。只是口头上接受书本上的词句，重述一些口号并不等于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必须包含自觉地接受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缺其一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我们同老党时期相比，我们具有思想意识方面的优越性，但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全党的思想发展状况。毫无疑问，我们党的领导不仅在国内问题上采取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国际问题上也能采取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同样，无疑我们党的大多数也是赞成这种正确立场的。

但各级党组织还不能自己作出这些决定。这说明我们的整个思想水平是低的。我们已采取举办以《毛泽东主席语录》为基础的政治学习班和提高我们周刊的理论水平等方法来克服这些缺点。现在我们在科伦坡，在党

中央每月举办两次《语录》学习班。我们还必须在区里举办这种学习班。

我们必须坚持努力改进全党的思想水平，尤其是各级领导和干部的思想水平。今天我们手中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主席语录》，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它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典。它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掌握的最低限度的著作。学习这些语录，加以融会贯通，带着问题学——这些应当成为我们同志的日常的习贯。毛泽东同志的老三篇，即《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必须作为全体同志最基本的读物。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毛泽东的教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枪只应当掌握在那些思想水平高的人的手里。否则，他们就存在走向错误方向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必须有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还没有真正掌握的建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我们党内，甚至在领导中间很少有自我批评。即使在很少的情况下，当我们致力于实行自我批评的时候，我们也碰到这样的现象，即有关的同志不是接受别人的批评的精神，他们经常是不但不接受正确的批评，努力找出这些错误的根源

并改正这些错误（这就是所说的自我批评），反而是采取象在法庭一样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错误辩护的态度。

全党必须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并要象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那样，学会有效地应用这个武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毛泽东同志还教导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地了解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

清楚地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对这个观点，没有比这再好的解释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改正一个同志的错误，使他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而不是为了把他赶出党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按照这种精神去进行批评，而且要有耐心。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不去批评同志或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在一段时间以后也会使我们犯错误。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任何时候做这样的批评都要有组织地在适当的组织内进行，这样才有利于党，这样的批评才不会起破坏作用。

有些同志对党内思想斗争和对立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在错误和正确的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共产党不是生存在真空之中，它是生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为我们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所以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矛盾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此外，我们有些同志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把不正确的思想带到党内来。如果在这些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之间不进行斗争，党就不能发展。

再引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因此，如果有党内斗争发生，就没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应明白如何正确地去开展这些斗争，如何在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把党引向前进。解决了一个矛盾并不是说就不会再有矛盾了。还会有的，这就是进步。我们不当因矛盾的不断出现而惊惶失措和感到苦恼。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缺点或错误的时候，或在别人向我们指出错误的时候，我们应当谦虚，努力找出这些错误的根源，即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并且消除这个根源，挖掉它的根子，使我们不再犯这些错误。犯错误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很少人能避免犯错



误。但是我们应当从别人的错误和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决不要再犯这些错误。任何考虑虚假的威信或怕在群众面前丢脸，决不应妨碍党或任何一个党员去老老实实在地承认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采取措施从错误中学习以便不再重犯错误。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的第四个条件是，党必须联系群众。不在群众中扎根，就一事无成，党就容易被毁坏。没有群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根据地或持久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必须了解清楚这个道理。

只要我们懂得做群众工作的这个革命前景，我们就能克服群众战线（象工会）中现时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缺点。我们必须全力使我们的群众政治化。群众政治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改善生活水平的斗争，象提高工资的斗争作为最终的目的，必须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要把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我们更高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

我们应当了解，工会工作本身带有改良主义的本质。因为，我们做工会工作，就要力争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工人的命运。我们要求资本家付给较高的工资。这种作法就是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工会工作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

因此，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一点上，把工会工作当作目的，那么我们就成为改良主义的工会主义者，象美国和英国的工会那样，它们已成为建立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已蜕变为工会官厅的工会领导，不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抛弃他们和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特权地位。因此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决的拥护者。这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干工会工作是作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使我们更接近工人，倾听工人的声音和教育工人：在资本主义只进行改良是不行的，现在的弊病是制度本身产生的；这种制度必须彻底摧毁，用更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工人从争取日常要求的经济斗争中引导到采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就是在做革命的工会工作。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政治目标。

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夺取政权。因此，一切群众工作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最终的目的。决不能忘记这个方向。一切群众工作必须和这个最终目的联系起来，并引向这个最终目的。我们既不应该放弃日常的工作，也不应当把它看成是最终的目标。我们应当设法这样来领导经济斗争：在适当的时

候，能够把它变成为政治斗争。

这不应当是机械地去做。党员应当时刻联系群众。他们必须是群众最信赖的朋友。他们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关心群众的利益，在争取群众的日常要求的斗争中进行领导。同时，他们应该帮助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应当把争取群众当前要求的斗争和更高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是按照这个目的去工作，我们就会陷入改良主义的泥坑而丧失我们的前景。我们在一切群众工作中，必须突出政治。不论是在工厂、公共汽车场、种植园还是农民地区，我们都要把建立党小组的工作放在首位。

只有按照正确的革命前景做好群众工作，党才能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同群众完全结合在一起，即同他们成为一体，象鱼和水一样。这是建党的一个重要的必要的条件。

在农民和种植园工人当中进行工作时，我们必须争取过来的一个重要阶层，就是农村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工作的一个有效工具。如果我们将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就能够成为将我们的信息传播给农村人民的媒介。

这一点是重要的，必须加以理解，并有意识地加强这些阶层的工作。

农村妇女也构成农村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一旦我们

将她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就会成为一个支持我们的不可估量的源泉。她们受到包括男子压迫的几种形式的封建压迫。为了争取她们的权利，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妇女阵线，没有这样的妇女阵线，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要建立的党必须是一个有纪律的党。它必须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党。它必须是有自我批评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

建立这样的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取得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一个由这样的党所领导的军队。这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概念，也是从根本上把我们和修正主义者分开的一个概念。承认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为革命的法则，是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个试金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一概念，并教导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条件下，革命运动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取得进展。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有别于俄国革命的地方。斯大林同志本人曾经指出：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作出的独特贡献——发展革命根据地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便领导革命，并推进革命，从而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

大致从中国共产党一建立，毛泽东同志就有了这种

正确的概念：武装的反革命只能由武装的革命力量来击败。一九二四年，当在国民党（当时是在孙逸仙博士领导之下）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领导下在广州组成统一战线政府的时候，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之下，在广州设立了农民讲习所。现在，这一地方已经被作为纪念馆保留下来。全中国各地的农民领导干部都到这一讲习所受训。他们接受三个科目的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农民工作和军事训练。他们当时使用的枪枝现在依然保留着。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就有了武装斗争的前景。

武装斗争的前景是锡兰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接受这个观点，对我们党是绝对重要的。没有这一正确的前景，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一前景，我们的整个道路就明亮起来。但是，接受这一前景既不能仅限于口头上的接受，也不要因此而将我们导向冒险主义的错误。必须明确地理解，我们并不主张军事盲动。我们的前景是持久的武装斗争，群众将充分参加到这一斗争中。这就需要有一段时期耐心的工作。

我们必须使这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毛泽东同志的最重要的教导在全党内取得胜利。这将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定会遭到过去习惯于按照修正主义老一套方法进行工作的同志们的各式各样的反对。但是

如果党要取得任何发展，这一正确的原则必须在党内取得胜利。

然后，我们还必须使这一原则在整个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这样做将更加困难，但是，这却是直到我们取得胜利之前所必须负担的任务。锡兰是属于议会幻想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一。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一直不遗余力地宣扬通过议会方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都受到了腐蚀，因而情况就更坏。

因此，有必要在锡兰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来驱除人民对于议会方法的幻想、只有用直接的经验才能摧毁这一幻想，仅仅用空洞的理论是不能奏效的。党必须开展一个持久不懈的运动，来消除人民心目中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好处”，和议会方法的所谓优点。我们必须用正确的策略去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只能利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本身（尽管它是有限的），去组织进步运动，使进步运动很快就会碰到这些局限性，从而向资产阶级民主本身的局限性发出挑战。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和内容绝不能存在丝毫幻想，并且绝对不能和人民当中散播任何诸如此类的幻想。

我们必须系统地揭露议会，它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发明的一种武器，用以掩盖资本的赤裸裸的统治，欺

骗人民并且转移他们对真正权力机构——武装部队的视线。我们必须通过显著的事实和例子来撕掉议会民主的假面具，揭开藏在它后面的残忍的武装力量。

我们必须慎重地解释列宁关于利用议会的忠告：特别是在那些充满议会民主幻想的国家中，只能利用议会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并清除人民的幻想的讲坛。换一句话说，就是利用议会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列宁从来不赞成关于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向群众耐心地解释：在锡兰，议会民主已经存在了三十六年多，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当唐诺伯委员会赋予成年人选举权，就选出了第一届国务会议。今天，选举权已经扩大到所有十八岁以上的人。但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存在，二十多年来许多所谓左派领袖在议会的出现，以及他们在议会中所发表的词藻华丽的演说，甚至两届反统一国民党的班达拉奈克政府的上台，所有这些是否已经对在议会四周墙外一向兴旺不衰的剥削制度打开了最细小的缺口了呢？这就是必须向群众耐心解释的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的任何基本的和根本的问题通过议会是否得到解决了呢？如果没有，就必须找出一个变通的答案。那就是革命的道路。

我们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愚弄人民，将人民引入歧途，以及为了要腐蚀任何一个可能上

钩的诚实的心灵，就如此卖力地导演议会闹剧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丑行。因此，我们要致力于剥去这些虚假的面目，并将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完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要使人民相信，真正的权力不在议会（它仅仅是“演讲商店”），而在于武装部队。

所以，摆在党的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并使党和其余的革命运动接受持久武装斗争的前景为唯一能使锡兰革命获得胜利的道路。换言之，我们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在党内和革命运动内部取得胜利。

为了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我们自己必须对它的意义和内容有清晰的了解。正如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所指出：“在资本国家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运动’，并不是要让共产党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只允许革命者的活动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这些活动不能损害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当这一统治受到危害，或者当反动派获得机会时，他们就会采用各种方式的和手段，镇压这些民主运动，毫不考虑道德和政治良心。在所有共产党被允许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就利用这种机会来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者的全部活动、人物、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所以，如果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信赖在目前时机允许他们公开宣传任何



事情的资产阶级‘自由’，不将他们的组织和计划加以保密，那么，他们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共产党人应该利用合法工作的条件，他们甚至应该利用这些条件来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但是同时，他们必须准备秘密工作”。

我们同时必须理解，这些资产阶级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武库中的武器，用于掩盖对工人阶级的残酷镇压、迷惑并分裂工人阶级，通过散播和平过渡的幻想来阻滞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并企图以语言的斗争来代替武装的斗争。它企图腐蚀工人阶级中的贵族，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给予他们特权地位的方法，将他们变成议会主义和立宪主义殿堂下的崇拜者。

如果我们要破除工人阶级中的议会民主的欺诈的影响，那么，这种正确的理解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毛泽东同志所制订的关于在任何国家中革命要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在这样的党所领导下的、包括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正确地理解在党的领导下，建成包括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是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条件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单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击败敌人的，因为敌人十分强大。这一点，你们在锡兰可以看到，甚至在反对统一国民党的政府执政八年之后，锡兰的反动派仍然能够再

次抬起它的丑恶的脑袋。这是由于它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

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强大的。所以，我们的策略必须是孤立敌人，孤立敌人的策略之一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争取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反对共同敌人。

我们对以下三个要点必须清楚：

什么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要推翻的是谁？

我们要团结的是谁？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夺取政权。我们要推翻的对象是英美帝国主义、大种植园主和大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一切反动派。

要推翻这些力量，我们就需要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我们必须在种植园和农村地区进行大量的工作，为建立革命的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打下基础。

我们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力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样的统一战线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并且要有一个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我们依靠谁呢？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主要的力量

是农民和种植园工人。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起工农联盟，并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力量，也就是团结广大的群众。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统一战线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必须是任何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石。在锡兰，农民和种植园工人构成了广大的群众，他们也是工人的天然联盟军。我们也必须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民主部分，我们必须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就是团结他们好的方面，对他们坏的方面进行斗争。但是，我们永远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保持我们组织上的独立和行动上的独立。

如果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我们将会失掉一些能够争取到的力量。如果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我们也会犯右的性质的错误，当我们企图和自由党中更多的进步阶层建立团结时，我们必须将这点记在心里。

在这个问题上，总的来说，党和进步运动曾经有过左右两种偏差。在一九六四年之前，平等社会党犯了左的偏差，当时他们未能看到自由党的好的方面，也未能看到自由党内的进步阶层，并将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等同起来，对它采取了迎头痛击的做法。今天，除了我们党内之外，主要的偏差是右倾，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

正主义集团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丝毫看不到自由党的坏的东西和它的反动的一面；因此，他们已经无条件地向自由党投降，并将工人阶级的利益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党内开办日报的这一阶段，也存在着右倾的危险趋向。但是我们已经加以纠正。

造成这些偏差的根本错误，是由于存在着下述错误的理解：认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团结的问题。忽略了农民，拒绝去组织农民，也没有建立起工农联盟，“左派”的领导从其它地方找寻同盟者，而找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并向它投降。

现在，我们必须正确掌握和理解的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将农民争取过来同工人组成联盟的问题；将农民从屈服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摆脱出来的问题。谁能将农民争取成为同盟者——是工人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如果工人阶级能将农民争取过来成为一个同盟军，那么，革命就能朝着胜利的道路发展。如果工人阶级将对农民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民族资产阶级，那么，革命就会遭遇到失败和灾难。

我们也必须了解另一个事实，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或铁板一块的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样：它有右翼和左翼，有时候甚

至有中间派。因此，我们不应有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阶层建立团结的幻想；在锡兰，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自由党。还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以及锡兰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注意自由党原来的共同领袖班达拉奈克对各种反动派的弱点）“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最后一句忠告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左翼运动内部所曾经遭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民族资产阶级扰乱了过去的左翼力量的阵线。

中国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黑线，过分强调在殖民地国家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不幸的是，他向东南亚的许多党，也包括我们党在内，贩卖了他的这条黑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它由于过分强调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讲团结，并过分地信赖它的代表人物苏加诺，而造成了悲剧。我们必须警惕这一偏差。不能无条件地支持自由党。我们只能支持它的进步的做法，批评并反对它的所有错误的行动。我们永远不要期望它作为一个整体接受我们革命的前景。我们只能希望争取它的左翼。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存在和行动上的独立性；永远不要以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些同盟者只是暂时的。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统一国民党的问题上，我们能够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但是在其它一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斗争。在这里，有必要对象特加·古纳瓦德纳夫人等某些人和在第八次代表大会脱党的人讲几句。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进行于肮脏的反党活动和教派诽谤。但是，他们同时却作出支持中国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姿态。

这些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毫不相关。但是，他们却能制造一些小的混乱，因为他们装扮成为中国的朋友。我们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们不要增加我们的敌人。任何组织，只要是亲中国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我们就不要公开地批评他们。事实上，在象锡兰——中国友好协会这样的组织中，我们必须和他们一道工作，我们必须宽宏大量，而不是心地狭窄。从长远来看，他们不可能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就算在目前，他们也只是讨厌的人而已。所以，在任何共同的事情上，我们必须合作。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些组织当中存在着矛盾。我们不要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对待，相当一部分人只是由于受蒙蔽，我们必须进行工作，能够争取回来的人，我们必须努力争取。能够使他中立的人中立起来。只是对那些主要的坏人才加以孤立。在这方面，我们必须

采取灵活的政策，绝不要放不下面子或心胸狭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如果我们能在各地建立起锡兰——中国友好协会的分会，那么，他们怎么能伤害我们呢？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那就是为了使统一战线能实现其革命目标，统一战线必须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当然，这并不是通过一道指示或命令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组织方面的实践才能办到或成功。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愈强大，其它同盟者接受它的领导的机会就愈大。所以，建立工人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条件之一，就是加强进步力量，即加强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只有当我们加强进步力量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能将中间力量即民族资产阶级吸引过来并置于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进步力量仍然软弱无力，我们就要被迫跟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后边。

对统一战线具有同样重要和必须牢牢抓紧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任何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内部，没有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位。这一点全体同志都必须了解，因为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两者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影响。他们都是要对当前工人阶级运动的退步负责的叛徒势力。他们将工人阶级运动从革命的道路上引到歧途，将它引到毫无用处的议会民主道路上和包括奉行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在内的最糟糕的机会主义的道路上。由于他们宣扬通过议会

手段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谬论，就给统治阶级带来了安慰。

不管是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是现代修正主义者都不再是进步力量的组成部分。将他们称作左翼分子是错误的，将他称作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更糟糕了。他们两者都是反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两个党在过去有过某些进步的地方，目前在僧伽罗族的工人阶级中依然有一些影响。他们是我国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叛徒，事实上，也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

只有破除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这种有害影响，并使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革命运动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而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不应有幻想，对他们也不应采取任何的自由主义。当我们做出努力争取这些政党的任何诚实的党员及其追随者时，我们则不必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浪费任何时间。

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去瓦解托洛茨基分子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群众基础。必须指派专门干部到这些党内进行工作，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这些政党。我们必须从内部瓦解它们，并从外部包围它们。所有这些不可能立即做到。我们必须象吃饭一样，一口接着一口地吃，将他们的据点一个一个地拿下来。我们必须用这种方法将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群众争取过来。

有必要谈一谈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尽管他们在



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并且看来不会有什么发展。这一组织仍然完全忠于平等社会党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并且象鸚鵡学舌般地重复平等社会党在一九六四年前那一时期的反革命的口号。

当这一组织的议会议员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投统一国民党和所有其它反动分子的票，击败了联合政府，从而为可恨的统一国民党重新掌权铺平道路时，这一组织根本的反革命和反动本质就暴露出来了。

我们对于这一组织的态度必须是一种完全反对的态度，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虚假的革命姿态。他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位置。

不要排除在任何共同问题上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但是，我们不能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即只有我们和他们出现在一个讲坛上。群众不会轻易忘记这一组织在一九六四年的背叛，我们绝不能给人们任何我们和这一组织亲近的印象。唐波及其妻子利用奖学金最近到美国和西德的访问，就证明了他们的反动的方向。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基地，为建立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打下基础；和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包括全部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

在建党问题上，还有一、两个方面须要讨论。我们

已经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同志在回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时指出：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既不应该公开地透露它的计划，也不应该将它的全部力量暴露给敌人。他们指出：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的目的之一，就是设下圈套，让革命者暴露他们的计划和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警惕这一点。

即使是在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也必须善于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绝不要公开泄露党的全部计划。也不要把党的全部干部和党员暴露给敌人。

只要我们从我们头脑中清除一切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那就会很清楚：政权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

如果我们了解这点，并且了解到准备以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是党的主要任务，那么我们也必须清楚地了解，准备革命不能在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关的鼻子下公开进行。如果任何政党认为它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来进行革命，那就是可悲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必须非法地进行，不管那个党是否被宣布为非法。当然，如果那个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那就沒有其他选择，只有非法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这点必须成为我们建党的基本方面。我们必须从其

他党，特别是从印尼共产党的错误中学习。这个党信仰合法工作，以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自由来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反动派是怎样干的？他们利用印尼共产党人享受的民主自由而把一切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把整个领导和党的机构都置于他们的审查之下。当适当时机到来，这些反动派残酷地进行攻击，一举歼灭大部分的党员和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从这个悲剧中吸取教训。

光讲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同修正主义的组织方法决裂，并且学会准备革命。这只能非法地进行。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党的非法工作应当是它的主要工作。不能把职能分开来，这样会发展成为两个党的情况，一个是合法的党，一个是非法的党。不，不能有两个党。只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只能有一条政治路线，一个战略和不同的策略。换句话说，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形式必须一起存在。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共产党必须非法地建立，非法地进行工作。这样的非法的党可以进行一定形式的合法工作。例如，它可以提出几个党员去竞选议会议席。或者指定一些干部去作工会工作。但这种工作不应当是它的主要工作。主要工作应当是非法的，即为革命进行秘密准备。党应当从非法的地位来控制和指导一切活动，即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活动。

党员所受的锻炼应当使他们能够在任何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即使我们确实知道警察没有对我们监视跟踪，我们的同志必须学会进行他们的活动（秘密开会，等等），好象警察在监视跟踪那样。只有这样才能使它成为他们的生活和正常行动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绝不应当公开举行。它们不应当宣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甚至县委委员的名单也不应当泄露。有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同志也同样不能泄露。

即使资产阶级有时看起来是自由宽大的，但是关键时候一到，它就残酷无情了。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小心谨慎，秘密地建立我们的组织，那么革资产阶级的命的将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杀无产阶级的头。

为了对这点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把它付之实行，我们必须使党员不仅对资产阶级的残忍有所了解，而且还要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有不可磨灭的仇恨。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了解秘密工作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们必须了解，我们所进行的是同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构针锋相对的斗争。

因此，一切形式的工作的组织联系应当是秘密的和牢靠的。为了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如出版报纸，或竞选，党成立其他的组织形式。但是不应当把合法工作当作主要工作。一切党员毫无例外地秘密地进行工作，而

党的一切形式的活动，不管是合法的、半合法的或非合法的，都必须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以武装斗争来向资产阶级进攻。

武装斗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应当轻率看待。不应当把它作儿戏来看待。这就是为什么党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和军事上进行准备。我们必须小心注意，党的主要工作不应让警察知道。我们不应当对我们党的活动大叫大嚷。

因此，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找到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最合适形式。当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甚至那些作合法工作的人，也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在前头牺牲品。他们一方面作合法工作，同时必须准备需要时改变作非法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应当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看作是统一的东西，组织上联系着的。这些工作应当互相协调，而不应互相分离。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任务和形式是不同的，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它们的）活动是不同的，但必须从一个中心来进行指导。

除非我们的党掌握这些基本事实，了解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非合法的，即为革命而作秘密准备，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

这些重要的教训是我们党必须记取的。由于我们长期来修正主义的工作实践，完全公开达二十年以上，这些是我们必须记取的艰苦教训。如果我们不纠正这种严

重的错误，它也会成为我们的危险。对那些已经暴露了的同志，没有什么办法可补救。但是党必须在将来不暴露任何新同志，除非有必要而且有关的党小组作出决定。

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政府雇员有一种习惯，自由地到党的办公处来(办公处的外面充满着侦察处的人员)，在党的办公处举行一切党内会议，参加党的会议时身上带着党证，甚至用电话(这些电话都有人偷听)讨论党内组织问题，所有的小组书记在一个地方聚会，对渗透到党里来的敌人代理人缺乏警惕性，在党的办公处或在大家知道的地方举行县委或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所有这些做法必须停止。

甚至现在工会方面的做法，即把工厂或种植园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的名字(他们的确都是我们的主要干部)通知雇主的做法必须停止。这是暴露他们的最确实的办法。所有委员会必须在一两个暴露了的同志周围进行工作。其他人不必在委员会中工作，这个委员会可以包括非党的工作者。

甚至要作半秘密的工作是很困难的。这可能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最后学会这项工作。一切组织都是通过斗争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党也不例外。如果你对一个同志抽象地讲地下工作的必要性，他或许不了解。但是如果他面临着警察的镇压，象我们在加夫那的同志那样，

他就会很快学会怎样去躲避警察，怎样进行秘密集会，怎样寄递信息而不被敌人所阻断，甚至于怎样去秘密进行军事训练。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从游泳中学游泳。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不是先学习然后干的问题，这是在于中学的问题，因为干就是学习。阶级斗争的经验必定会成为我们如何进行秘密工作的最好的老师。但是我们对此必须有自觉性，而且朝这个方面来确定我们的方针。

我们不要抱有迅速胜利和立即生效的幻想。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大资产阶级及其余反动势力的胜利，是持久战争的结果，在这个战争中工人阶级将遇到失败和挫折，学到许多教训和吸取经验，这样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因此，革命运动的某些部分可能要处于秘密状态，而且隐蔽一个长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他曾说：“**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我们还必须有正确的干部政策。不管是否脱产干部，都是党所依靠的钢铁骨架。不管领导怎样好，如果

我们沒有一批好的、可靠的、有经验的干部来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就不能取得成就。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我们干部的适当挑选、训练和提拔。

不幸，我们的一切现在的干部几乎都是从老的修正主义党继承下来的，因此他们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过去带来许多缺点。同这些干部一道，我们从修正主义那里继承了一套，搞大办公室，有许多的脱产人员，还有报纸来替我们做宣传工作。我们作为自我辩护必须说，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决裂的时候是在下述情况下进行的，即我们能够保持象锡兰工会联合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因此必须继承和管理同这些组织有关的所有附属品。在我们以后继续同修正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维持全国的各办事处、脱产人员和宣传工具。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检查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停止无尽止地增加我们的脱产干部。这不但是由于财政上的理由。我们必须设法以最少限度的脱产干部来进行工作。只有采取这种政策党才能从合法工作转到非法工作。搞大办公处和许多脱产干部的前景只同修正主义的一切工作都公开的作法相符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建设一个革命党的方向真正地作工作，我们将会比我们所想的更快成为政府镇压的对象。事实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第一个迹象。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譬如说，我们党被宣布为非法，那么，我们的舒适的大办公处和我



们一大批脱产干部将怎么办？

诚然，我们一大批脱产干部是在工会战线，在党报和印刷所中工作。但是我们今后必须有意识地执行以最低限度脱产干部来进行工作的政策。甚至在工会方面，我们必须对起领导作用的工人进行训练，使他们在—一个脱产干部的指导下分担工会的领导工作。

我们的干部不应当脱离生产。他们要寻找职业，在人民中间隐蔽下来。他们必须在人民中间工作，为人民所爱戴，作人民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不应当暴露他们的党员面目。甚至当我们从群众中接受新党员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党员身份保密。这就是进行秘密工作的方法。秘密工作并不意味着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即使是一个秘密的干部也应当是一个群众人物。他必须执行党的政策，不过他必须不暴露他的党员身份。

为了使这种政策得到成功，必须十分注意适当地挑选干部。毛泽东同志在论到好干部的时候说：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些无疑是毛泽东同志所定的高标准。但我们应当努力达到这些标准。我们应当记住一件事，这就是：一个干部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考察，正象一块金属的质量在火中才能检验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干部的适当挑选和思想

训练，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加以判断。

我们想提醒注意建党方面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印尼共产党的现在领导在他们的自我批评中指出，“同群众密切联系以及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只有当党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同工人、农场工人和贫农始终一贯地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实现。为了实现这条方针，领导必须给一般党员作出榜样。”那篇自我批评指出，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反革命政变之前）所享受的生活标准同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标准相差很大。

这是重要的事情，虽然这种错误的表现在我们党内还不大。但是我们必须警惕。我们的干部和领导人必须过一种不脱离普通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够领导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理由，所以我们必须过模范的私人生活，不应当有反社会的行为，如象在公共场合酗酒，等等。全党都必须把这点铭记在心中。

我们必须在党员条件方面修改我们的党章。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必须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而且必须清除一切坏的、不革命的和反党分子。这不是无理迫害，而是纯洁党的一项必要的任务。

如果我们的党要肩负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我们必须有可靠的同志。在革命的形势下，当我们在敌人

的炮火攻击之下时，一个同志的生命是在另一个同志的手中。因此，我们不能有不可靠的同志。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纯洁和巩固我们现有的同志。这项工作不能机械地进行，或者带着算旧账的目的去进行。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实际的革命工作，我们必须扬弃粮食中的糠皮。在党内再不能容许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存在。

关于新党员，吸收的时候必须更为严格。共产党必须成为一个难于进来的组织。加入党必须具备条件。不在某个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中经过适当训练和考验的人，不应准许入党。任何同志或小组不应轻易地、不经过严肃考虑而介绍一个人入党。当决定党员入党时，不应让个人的友谊和忠诚的考虑来影响这种决定。

我们还应当注意申请入党的人的阶级出身。我们建议对党章加以修改，规定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志的候补期为六个月，其他同志的候补期依然是一整年。

在候补期完毕后，应当对新党员的活动进行彻底的讨论，并对上级机关作出建议是否接受其为新党员，或延长其候补期。

将来，一切新党员入党都应由中央批准。但是这项工作将分散进行，所有区委只通过一个同志同中央进行接触。将来我们应当严格遵守这样的原则，即任何党员不许就党的事务同他的小组之外的同志进行接触；或者设

法去了解其他党员的身份。

财政是党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党的严肃性可以从它对财政的态度来判断。从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做得很糟。整个党都认为，党募集款项是中央的事情，没有他们的事，最好的也不过是缴付他们的捐款。有些人甚至不交捐款。

党不能光靠捐款来应付它的开支，而且领导方面应当想办法，包括从事商业活动及从富有的同情者那里募集捐款来作为党的活动开支之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其他党员不能对党问题毫不过问。最近时期有一种极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发展起来，这就是党支部向中央要求越来越多的财政补助，有时候甚至要求补助开会的费用。

这样一种态度很容易使我们的支部变为温室里的植物——同群众脱离。募集不到款项意味着同人民缺乏接触。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应当这样来看待。最近在加夫那反种姓迫害的运动中，同志们毫无困难地募集到他们所需要的经费。所需的是群众性活动，信任人民，同人民有良好的接触。

一切区委必须学会在财政上自给自足，甚至要为他们的脱产干部筹措补助费。如果全党对财政问题采取严肃的态度，这是可以做到的。不但缴纳党费必须成为党的活动的定期的和正常的现象，而且还要将从公众那里募集定期捐款成为一切党员的一项义务。如果我们是忠

诚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过来，人民就会支持我们。只要把鱼放到水里去，以后就不必要喂它了。它会找到它自己吃的东西。同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也应当做到这样。如果他真的在人民之中工作，为人民工作，他应当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他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同脱离人民而生活根本不同的——压迫者的生活方式是剥削人民以自肥。

从下次代表大会起，所有区一级的党组织都应采取严重的步骤以达到财政上自给自足。这种步骤无论如何是要强迫我们去干的。因为镇压迟早总会强加在党的头上，让我们就从现在起准备在财政上不依赖中央而进行工作吧。

当然，党不能在真空中建立。它只能在斗争的过程中生长。因此，虽然进步运动的一大部分依然在托洛茨基分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影响之下，党应当在它自己的力量基础上采取主动领导群众斗争，正象我们在加夫那在种姓问题上所做的那样。

这将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这将暴露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有助于争取支持他们的诚实分子。另一方面这将在其他方面和其他阵线产生进一步的斗争。

因此，只要形势成熟，只要我们的力量足够，我们党就一定要出来领导群众斗争，但经常要防止冒险主义。每一次斗争必须仔细地加以准备以及负责地加以领

导。应当总结经验，以使用到其他斗争中去。

因此，我们不应当坐着耐心等待消除了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残余之后才行动。对它们进行斗争的一个方法是领导群众斗争，因而暴露它们和它们的合作主义的政策。揭露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错误理论，必须同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的群众斗争一道进行，必须利用适当的时机和正确的策略。

党目前的形势大好。买办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统一国民党及其反动的同盟者，在它们两年半的腐败统治之后，未能完成一件他们在竞选时所作的诺言。相反地，国家正在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政府则在看着毫无办法。经济危机的恶化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继续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自从统一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它进一步把我们的经济更紧地绑在外国帝国主义的车轮上。

生活费用已经高涨到不能控制的地步。货币贬值后情况更坏了。必需的消费品不是没有，就是只有在黑市才能买到。失业增加了。在政府机关中，贪污、工作效率低和任人唯亲的现象普遍盛行。人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结果，人民普遍地憎恨统一国民党。这种情况也已经在每一次的补选中为人民所作的裁决证实。

但是群众对统一国民党的这种憎恶和仇恨，还没有为正式的反对党力量的有目的的和革命的方针加以引导和指导。对于统一国民党对工人阶级的严重迫害行为，

包括开除成千的工人和其他形式的迫害，对于它对人民的生活水准的进攻，如提高面包的价格，削减大米的配售量，联合战线的各个政党完全没有领导群众加以反对，如象一九五三年所做的那样。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在议会发表无用的演说，在议会外举行一些无害的集会。他们就这样完全磨灭了和出卖了人民的革命高涨情绪。他们的眼睛只注视着下次议会选举，他们的视野只局限于这个议会的地平线。

但是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人民对统一战线政党的议会政治的幻想正日益破灭。统一战线政党所组织的几乎一切大罢工的集会都失败了，在科伦坡组织不起总的大罢工集会，以及很少工人参加大肆鼓吹的工会组织联合委员会在九月十日所组织的示威和集会——这可以同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支持二十一项要求时大量工人出席相比较，所有这些都表明，群众正对统一战线政党的领导丧失信任。他们也正逐渐对议会制度丧失信心，虽然我们不应当对此估计过高。我们所召集的十月革命节的集会的成功，同修正主义者所组织的集会出席的人很少，两相对照，就进一步表明了这点。

唯一能够替代统一战线政党所标示的议会主义的无益的道路的是我们党所指出的革命道路。我们的看法正日益为群众所知晓。中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的增长，和人们对他们的革命



观点越来越多的接受，当然对我们有利。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背叛，他们日益同美帝国主义者合作，正在成为群众的反面教员。人们正在逐渐形成这样的信念：只有革命的中国能够对抗美帝国主义的骄横，只有现在活着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曾经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正确的指导。大多数没有参加党派的人民和平等社会党的追随者的某些部分都有这种感情。

所有认为中国是正确的人，以及所有仰望毛泽东同志给予领导的人，当然对我们的方向采取友善的态度。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这种形势将来会发展得对我们更为有利。这对我们是大好形势。

我们党所要做的是尽量利用这些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这就需要全党全心全意的努力，以崇高的理想激发我们向前进，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并以绝对的忠心来进行工作。这就意味着全党必须清除仍然留在我们身上的修正主义思想、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整个遗留物，将我们的思想完全地朝向我们在上面已经描绘的革命道路。这是从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发出的号召——号召建立一个有良好纪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同群众密切联系的真正革命的党；这个党以武装斗争的前景作为锡兰革命能够成功的唯一道路；这个党的任务是要建立在它领导下的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

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以农民和种植园工人为主要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包括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其他爱国的和民主的力量。

为了完成这个长远的目标，党必须立即做两件事：第一、更加强调和选派负责干部到农民和种植园中，以建立革命基地，为建立人民军队进行长期的人民战争奠定基础，为前景进行工作；在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增长我们在工业工人中的影响，迅速地使我们的追随者政治化；第二、通过集会、传单、上课和我们的报纸，特别对统一战线政党的追随者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使群众相信议会道路是无用的，打破他们现在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幻想，而灌输给他们一种信念，即只有革命道路才能产生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群众中特别是在进步的群众中发动一个大的运动，以铲除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虚假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获得胜利。

## 反对破产的议会道路，动员群众 采取革命行动

### ——锡兰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锡兰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一致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次代表大会是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召开的。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自从一九六五年七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在全世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报告重申，它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保卫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报告欢呼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给予世界革命运动无与伦比的指导。

报告指出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总危机在不断加深，并列举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美国国内黑人的反抗、英镑的贬值、美元本身的稳定受到威胁、英帝国主义撤出苏伊士以东的决定、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等事

实，来说明这种危机在不断加剧。

报告还指出，以苏联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不断得到了揭露。这无可争辩地表明，现代修正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影响，是世界帝国主义在其灭亡的时候从工人阶级内部调动的最后势力。在各种修正主义势力之间、特别是在东欧的修正主义势力之间，闹不团结，其中有的势力企图摆脱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控制，这些都是现代修正主义面临最后危机的种种迹象。

报告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不能妥协，没有调和的余地，也不能搭桥。在这场大斗争中宣布中立，只是走向现代修正主义的下坡路上的第一步。

报告还批评同“切”格瓦拉的名字相联的所谓的古巴革命理论是浪漫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它依靠的是一批人，而不是群众。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持久的人民战争理论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报告号召全体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最先进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把它运用到锡兰革命形势的具体条件之中。

报告谈到国内形势时指出，党面临着大好形势。统一国民党，在拙劣地对付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它连人民

的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相反，它把锡兰的经济抵押给外国帝国主义，使经济危机恶化了。

因此，人民对统一国民党领导的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大大增长了。但是联合（政府）党派不能把人民这种对统一国民党的日益增长的愤怒引导到能够导致反动势力的推翻的有目标的道路上去。联合（政府）党派完全依靠议会道路，背弃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快要在政治上彻底破产和暴露了。报告重申，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由于背叛革命和实行阶级合作政策，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的叛徒。

在这种情况下，锡兰共产党是向我国人民指出革命道路，要求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力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并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的唯一政党。

报告指出，放在党面前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大破人民中间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幻想，教育他们懂得议会道路的行不通，使他们相信，议会只是一种装饰品，资产阶级用它作为武器来欺骗人民，转移他们对真正的权力所在——武装力量——的注意。党必须教育人民，只有用暴力推翻镇压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才有希望取得政权。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党必须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

的，运用自我批评武器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党也必须实现一个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爱国和进步力量的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工农联盟必须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工人阶级自己必须领导这个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党能不能实现工农团结。只有在实现这个联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其他进步力量的团结。

报告号召全党不要把党的活动仅仅限于城市，而要走向农村，用革命的前途来动员农民和种植园工人，用正确的作风作好群众工作。报告告诫不要继续用改良主义的方式来作工会工作和其他群众工作，并强调指出，一切群众工作应该以工人阶级最后夺取政权为目标。

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的纲领如下：

（一）使锡兰摆脱英美帝国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统治，实现锡兰的真正独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二）消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

（三）建立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以自力更生和一切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为基础的独立的民族经济。

（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建立适合锡兰经济和文化需要的统一的、民

族的、民主的和科学的国家教育制度。

（六）在承认各民族的正当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锡兰各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团结。

（七）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坚决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彻底消灭世界帝国主义，取得世界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建立巩固的世界和平而奋斗。

在代表大会后举行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了桑穆加塔桑同志为总书记。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 答蒂·班·伊朗格拉特纳先生

纳·桑穆加塔桑

国会议员蒂·班·伊朗格拉特纳先生以制订三党联盟的共同纲领的理论家这样一个新角色出现了。他有气无力地试图把他的文章说成是对于那些声称民主和马克思主义不能相融的反动派的一个真正的答复。然而事实上，他的文章的意图是对第一次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取得议席的国会议员塞·迪·班达拉奈克同志最近在议会所提出的关于选择革命道路的一个回答。

伊朗格拉特纳先生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现在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近年来，他成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一名同路人。因此，他的文章是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革命进行辩解的，并宣扬他们的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级合作的理论。所有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将感谢伊朗格拉特纳先生，因为他力图证明在锡兰没有必要进行革命，实际上也不能进行革命，他并唱出了支持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赞歌。

但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是不会同意他的观点的。在答复伊朗格拉特纳先生时有一个困难，



即他在引用象“社会主义”和“革命”这样的字句时没有科学的准确性和意义。他声称，共同纲领就是要保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字句能带来社会主义，那么，共同纲领就能够创造奇迹了。

## 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我们以字句作为判断的准则，那末，以“民主社会主义”出名的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和杜德莱·森纳那亚克也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就连将他的党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者了。麻烦的事情是，在今天为了要吸引群众，每人都不得不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对于广泛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倒是一个贡献。

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某人为了欺骗群众而随心所欲地使用的一个空洞的辞句。它有真正的含义。社会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生产资料，如工厂、矿山、种植园等将从资本家、地主的所有制接收过来变成公有制，成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计划经济的基础。

假如我们想要在锡兰实现这样的一种社会，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没收属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大茶园和大橡胶园，银行和商业公司，而且也要没收属于森纳那亚克家

族、贾雅瓦地尼家族和班达拉奈克家族的广大的土地，而且平等社会党领导人所拥有的工厂和种植园，以及他们在资本家公司中的股票也将被没收。

## 共同纲领不是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是否展望到这样的一种前景呢？肯定不能够。它甚至没有提出要接收外国人拥有的种植园——这是班达拉奈克先生在一九五六年竞选宣言中所答允采取的一个步骤。换句话说，伊朗格拉特纳先生和三党联盟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让外国和本国剥削继续存在的社会。资本主义就是描述这样一种社会的确切的字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贯认为只有一种社会主义，任何人用其他的名称，如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利用其他的名称来掩盖他们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愚弄人民。

按照伊朗格拉特纳先生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字眼——的含义，当然可以玩弄议会的把戏。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作用基本上建立在两党制的基础上，在这一制度下两党都表示致力于延长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次要的和非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争吵而已。两党制在英国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今天，英国工党的首相采用了能够使保守党人满意的措施。也有人企

图将锡兰的一切政治活动纳入两个党派联盟抢椅子游戏中去。至于由谁来执政——森纳那亚克或是班达拉奈克——对于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大地主又有什么相干呢，只要他们的经济和阶级利益得到保护。

### 杜德莱的精辟的剖析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一些反动势力仍然在叫嚷马克思主义的妖魔时，而资产阶级的更有远见的代表却欣赏自由党在制服一度是“左派”政党中的作用。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杜德莱·森纳那亚克总理。华盛顿邮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登载了他最近接见记者时的下列谈话：

“我们在这里正在逐步地建立起两个强大的民主政党。我吞并了教派主义分子，班达拉奈克夫人则吞并了左派”。在对锡兰政治归向性方面所作的精辟的阶级分析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统一国民党的领导人当然欣赏自由党领导人的作用！

这是议会民主能够起作用的唯一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社会主义时，我们说的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没收现在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手中的生产资料；如果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那么，这就清楚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是不能以和平手段，通过立法和议会来产生的。

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和资本家永远不会自愿将他们通过肮脏手段得来的东西交出来，这是简单的道理。他们利用议会作为帐幕用以掩盖他们的剥削，并阻挠人民认识到一个社会的真正权力是在什么地方。然而，当议会不能用来实现这一目的时，他们就将议会完全抛到一边，而依靠赤裸裸的独裁。

### 议会的政府不允许工人阶级接管政权

伊朗格拉特纳先生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内，一个民主的议会政府曾被任何的左派革命推翻过”，他这样说时，似乎是他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当然，下述的这一情况是千真万确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为一方和以资产阶级及其同盟军为一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前者的变化时，资产阶级就不会等待民主选举的结果了。它就会撕下议会民主的面具，露出它的赤裸裸的拳头。在希特勒的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喀拉拉邦、在巴基斯坦、在危地马拉、在巴西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而最近印度尼西亚更是最有力的说明。这方面有无数的例子。

但是，伊朗格拉特纳先生不能，他的修正主义的朋

友也不能列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国家能够通过议会的手段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由于一切国家的真正的权力不是在议会里，而是在武装部队和其他的国家镇压机器手里。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用以愚弄人民、模糊他们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权的真正所在转移开去，并以口头上的斗争来取代武装斗争的一种装饰品。

然而，真正的权力一贯是在国家的残酷的镇压机器里，主要是在武装部队中，每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都完善它的武装部队，并使它作好准备，反对工人阶级要接管政权的任何企图。只有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取而代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才能取得政权。此外，别无其它办法。是否接受这一革命前景是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

## 工人和农民在议会民主下受苦

人们要请教伊朗格拉特纳先生：他所如此高度评价的议会民主程序产生了那些实质性的结果。三十六年前，当一个狡猾的帝国主义征服者擅自将成年普选法套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上了这条破产了的议会道路。使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遭受剥削的制度是否由于我们所有政党的全部议会活动而有一丝一毫的削弱呢？

抑或是情况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以“天上的馅饼”的手法来欺骗群众还要多久呢？

伊朗格拉特纳先生引证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背景以及我们的经验。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贩卖的特殊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伊朗格拉特纳先生引证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是契皮蒂普拉·迪沙微和普兰·阿普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呢？抑或是伊朗格拉特纳先生也曾参与的一九四七年英勇的五月——六月总罢工的历史呢？抑或是光荣的一九五三年八月的大罢工的历史呢？

### 应该谴责领导人

我们的历史也有另一面——耳喜拉普拉和后来的拉特瓦塔·迪沙微的背叛，和可耻的种族骚乱，那时，对佛教高贵思想的忠实献身也未能防止将活人烧死。

伊朗格拉特纳先生不要谴责人民。过错是在领导身上。当任何时候人民有了正确和革命的领导时，如大罢工期间，他们就会庄严地加以响应。他们今天也会这样做的，只要一切革命的力量能够团结起来，摒弃破产的议会道路，并勇敢地提出扫除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召号。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 錫兰工会联合会总書記桑穆加塔桑 在錫兰工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錫兰工会联合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面临一片大好形势的时刻召开的。

在国际上，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在受到全世界范围的欢呼。在这一革命的哲学指导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正在给予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毁灭性的打击。

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风暴的中心是在越南，英勇的越南人民通过进行英勇的人民战争，已经使残暴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南越解放阵线部队今年年初的新春攻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光辉成就，迫使屠夫约翰逊召回了在越南的美国部队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约翰逊本人也被迫宣布不参加下次竞选。这对于越南人民的胜利和在美国国内兴起的正在高涨的反战情绪是一种赞扬。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上约翰逊阴谋的当。他的和平倡议是个大骗局。其用意是赢得时间，制造混乱，不让

越南人民取得完全的胜利。越南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美国侵略者完全停止轰炸北方，从越南撤出他们的军队和军事基地，让越南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

美国国内黑人遭种族歧视的反，是说明帝国主义结构的基础正在崩裂的又一个迹象。马丁·路德·金（他试图以阻止黑人因愤怒而采取的革命方法来拯救种族主义的美国）被暗杀一事，表明非暴力哲学是毫无用处的。它也教育了长期受苦的黑人：对付反革命暴力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革命的暴力。

### 不是偶然的事

唯一无条件地表示支持黑人斗争，号召消灭美帝国主义作为黑人实现解放的基础的世界领袖，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事。

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迅猛发展，这就证明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世界帝国主义接近灭亡的时代。

出现了更多关于世界帝国主义总危机深化的迹象。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中占第二把交椅的英镑的贬值和



“至高无上”的美元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就是这一总危机深化的表现。英帝国主义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退军队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危机的恶化。正当世界帝国主义面临彻底崩溃的时候，以苏联共产党为主要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在支撑摇摇欲坠的世界帝国主义结构。他们宣扬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论调，妄图美化帝国主义，并竭力吹嘘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吓唬人民，消蚀人民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意志。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几乎在所有的外交政策事务上都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无耻的勾结，他们在越南问题上替美帝国主义奔走效劳，他们参加反华歇斯底里，他们支持印尼、印度、日本等国反动政权，他们背叛了一切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最近在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侵略的面前叛卖阿拉伯人民的事业。所有这一切甚至使好心的怀疑者也相信，现代修正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一种影响，如果我们要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根除这种影响。

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支撑摇摇欲坠的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共产党，尤其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已经为最后消灭世界帝国主义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 文化大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场革命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保全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和推进了中国本身的革命。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哲学指导下，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前进，团结本国的所有其它进步的 and 反帝的人民和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样美帝灭亡就是无疑的了。

在锡兰，在我们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半的时间内，统一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将我国引向一个又一个危机、以至使我们现在陷入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危机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坏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统一国民党屈服于外国帝国主义既得利益分子加剧进行剥削的政策所造成的。这些既得利益分子不断地操纵削减我们农作物的出口价格，同时他们又不断地提高我们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因而我们受到了两方面的榨取。这是新殖民主义剥削的一个典型的样板。

统一国民党远不是要将我们的经济从这种帝国主义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的经济缚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更加加剧了我们的经济危机。

其结果是，有些主要的商品买不到了，而能买到的一些商品价钱也很贵。生活的费用已经飞涨到天上，人民的生活水准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严重的侵害。面包的价钱上涨了，大米配给量减了一半。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买不到婴儿奶制品的情况。最糟糕是卢比贬值——引起了生活费用更加上涨。卢比贬值实际上是严重的工资削减，这自然就引起工人的斗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自从统一国民党重新掌权以来这一期间，实施了最严厉的工资压制，用以反对我国工会和工人阶级运动。对在上次大选中没有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政府雇员和国营公司的雇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动工作。更有甚者，将上千名参加一月八日罢工的工人加以解雇。并完全剥夺了罢工者在他们的工作场所附近举行集会，或是进行纠察的正当权利。我国仍然处于紧急状态管制之下。这一届政府除了它最初上台的九个月外，在它当政的整个时期一直维持着紧急状态。如此的破坏“民主”法制是很少见的。

### 三党联盟分子的软骨头政策

三党联盟领导下的工会对反对统一国民党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猛烈进攻是消极的。它们奉行的是软骨

头政策。这些工会和它们的领导人对锡兰工联关于组成统一行动以反对统一国民党镇压的一切呼吁都不加理睬。这些工会及其领导人的抗议只局限于在国会内投毫无意义的的不信任票，或是在国会外搞一些没有效果的集会。必须记住，甚至在大规模解雇成千名参加一月八日罢工工人这一问题上，三党联盟领导下的工会对锡兰工联关于组成有效的联合工会行动，要求取消对参加一月八日罢工工人一切惩罚的呼吁也不加理睬。

在开展运动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不断增长的生活费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在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背叛、破坏在二十一点要求基础上达成的团结后不久，锡兰工联代表私营企业的工人又提出了十二点要求，并于一九六五年将这些要求递交雇主。一年之后，三党联盟领导下的工会也提出了十五点要求。

三党联盟分子领导的工会一贯拒绝和锡兰工联联合一起和雇主共同谈判，一贯拒绝和锡兰工联采取联合的工会行动，来争取实现他们的要求。锡兰工联不断地呼吁这些工会采取联合行动来赢得这些共同的要求，但一直没有成功。锡兰工联一九六六年举行了三次象征性罢工，都邀请了这些工会参加。我们甚至采取了从未有过的步骤：既使在沒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号召锡兰工联的全体会员参加他们的罢工。我们之所以这样

做是由于我们是真诚的，是由于我们要向雇主和政府显示工人阶级的统一意志。

但是，三党联盟分子领导的工会所奉行的宗派主义和阶级合作政策却成了这方面的一个障碍。甚至在卢比贬值后，工人阶级在只有进行斗争别无它法的情况下，这些工会仍然拒绝将工人的斗争协调成一股力量的一切建议。

### 锡兰工联的无与伦比的领导

锡兰工联感到骄傲的是它在这方面也领导了工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锡兰工联在科伦坡和种植园举行了一次象征性罢工，并在科伦坡举行了一次成功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要求每天增加工资一卢比三十五分。在这样的情况下锡兰工联，又一次发出了斗争的号召。不久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会，由于受到从下而来的压力都被迫作出进行罢工的决定。然而，各工会仍无法进行彼此协调。尽管是各行其事，所有的工会都选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举行罢工。在大的工会中，只有锡兰商业工会没有作出罢工决定，最后也没有参加这次罢工。

但是，罢工从一开始就被出卖了。首先，锡兰工人大会的领导人汤得曼先生就种植园工人增加十五分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和总理私下达成交易，他们从第一天

就退出了罢工。其次，三党联盟分子领导的工会甚至在罢工开始后仍然拒绝和锡兰工联建立联合领导，同时也没有充分准备去勇敢地领导这次罢工。这就注定了罢工的失败。三党联盟的领导人在这次罢工一直采取冷淡的态度，他们只是由于受到工人的压力迫不得已才参加罢工的。因此，他们的心始终没有放在罢工上。这一点从三党联盟在国会的领导人中只有少数人出面在罢工集会上讲演就得到了证明。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月回到锡兰后，局势就变得更坏了，她必定是在那里充分地吸进了和平共处的空气。自此之后，就变成只是找一个借口来撤消罢工的问题而已。统一国民党的劳工部长穆罕默德先生在这一事情上不用太多操心，因为他对撤消罢工正是求之不得。

三党联盟工会的领导和他们新找到的盟友阿齐斯先生的最大的叛卖行径，是他们对于种植园地区的罢工完全没有作任何的准备。正当他们在科伦坡向报界发表虚假的声明，说在他们的领导下，数以十万计的种植园工人正在进行罢工时，他们支援罢工的唯一具体行动只是散发了一份传单。当然，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三党联盟工会的领导失去了过去种植园工人当中曾一度有过的追随者。而产生这一情况是由于他们采取臭名昭著的教派路线所造成的。这和锡兰工联所属的锡兰种植园工人工会（红旗）对种植园工人的英勇领导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我们散发了数以十万计的传单，揭露汤得曼的背叛，并号召工人投入英勇的工会行动。但是，由于遭到了所有其它种植园工人工会的出卖，我们的工会在单独进行数天罢工之后，只得撤消罢工。

在科伦坡的情况也一样，三党联盟工会的领导没有斗争的精神，也没有号召工人投入英勇的行动。李普顿商场的工人在这次修正主义领导下进行罢工的表现和一九五八年一月在锡兰工联革命旗帜的领导下进行的罢工斗争，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在那次的斗争中工人将李普顿商场变成了一个战场。修正主义分子和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都不愿意采取英勇的行动防止破坏罢工和破坏罢工的工贼。相反，他们既不愿意建立统一的领导，将罢工运动推向前，也不愿意扩大罢工，将工人阶级的其它部分吸收到罢工运动中来。

一贯忠于它的革命性的锡兰工联，对罢工进行了正确的领导，并通过召开一系列会议和散发传单，向罢工者解释参加英勇的工会行动的政治意义。但是，我们未能对我们自己会员之外的其它具有重要性的工人施加影响。

## 罢工被出卖了

由于统一国民党劳工部长和三党联盟工会领导人互

相串通勾结，罢工就这样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结束了。部长装作是违反了三党联盟工会领导人的意愿，将纠纷移交强制裁决，三党联盟工会的领导人反过来公开地“大骂”一通部长之后，同意取消罢工。这样，就结束了在我们工会运动历史上羞耻的一章。

锡兰工联将罢工延续了两天多。但是，在三党联盟工会的领导出卖罢工之后，它认为只由工人当中的一部分人继续罢工是无效的，因而决定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取消罢工。在这里必须指出，锡兰工联进行罢工时，即使不包括种植园工人，也比三党联盟领导的三个总工会的总人数还要多。

### 罢工的一些教训

这次十二月——一月罢工已经使工人阶级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没有工人阶级的团结，就不会有成功的罢工。锡兰工联在搞了一系列以失败而告终的局部罢工之后，在一九六三年为本国的工人找到了这一条不言自喻的真理。由于认识了这一真理，就有可能成立工会联合委员会和制订出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在这些要求之下，我国的工会团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这种团结证明只是一种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它已经葬送在少数领导人为了在内阁中取得少数席位的



自我机会主义祭坛上。这一团结的破裂，妨碍了任何有效的工会斗争。今天，这一循环已经周而复始，又达到了象一九六三年同样的地步，认识到没有达成工人阶级的团结，就不可能有有效的工会斗争。

但是，今天的工人阶级也认识到，不能重复一九六三年时在工会联合委员会内部所建立的那种形式的团结。那些领导人中的大部分已经在背叛的道路上走得够远了。今天，工人阶级必须致力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团结——抛弃这些丢脸的领导人，建立所有工人的团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需要时间。然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必须将所有受平等社会党、现代修正主义者、锡兰商业工会和汤得曼愚弄的工人团结起来，带领他们越过他们的领导人，朝着工人阶级的团结迈进。

其次，工人阶级已经懂得，除非工人阶级能摆脱被他的财产拖累了的领导人；摆脱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人；摆脱只将工人阶级作为获取议会席位的垫脚石的领导人。除非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领导，这些领导人既不害怕政府威胁接管他本人的财产，又不害怕由于对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领导而失去什么。因为他除了失去自己的职位以外，什么都不会失去，否则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拯救。

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强调的重要教训。在锡兰除了锡

兰工联领导例外，竟有这样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种植园主，就是商人，或是大商业公司股票的持有者，或是工厂厂主等。靠剥削工人阶级为生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工人阶级利益真正的拥护者呢。锡兰就是在工人中施行这种骗局的少数国家之一。只有当工人将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产生革命的和不妥协的领导。

第三，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在进行经济斗争时，永远存在着局限性。要求增加工资并不包含要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意思。事实上，我们是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这就认可了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这是工会活动的改良主义方面。

## 政治挂帅

然而，我们革命的工会工作者不能就此止步不前。诚然，我们必须为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准而开展运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破坏资本主义的结构，工人的生活水准就不能得到任何根本的改善。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時候，工人的经济斗争必须过渡到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争取废除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必须对我们的全体会员进行这种政治教育，教育他们要做到永远政治挂帅。实际上，锡兰工联会员的政治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尽管我们谈论政治

比其它工会都多，但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全体会员在政治上是先进的。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我们必须使我们的会员相信：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来一次革命的变动，他们的生活水准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同时也要使他们相信，单靠工人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他们必须和农民以及农村地区的种植园工人团结起来。

我们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必须号召我们的全体会员（其中有许多人居住在乡村），带头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工农联盟，这一联盟将把我国大部分人包括进去。

### **将农民和种植园工人动员起来**

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它在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所有爱国的和进步的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线方面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仅仅把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动员起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到农村去，把城市工人的最亲密的同盟军农民和种植园工人动员起来。只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力量组成一个有效的统一战线，才能摧毁这些反动势力。

一个工会当前的目的当然是改善其会员的生活水准和经济水平。但是，锡兰工联已经将宣布在锡兰建立一

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包括在它的章程内。这就是说，要废除剥削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仅是要增加工资而已。

我们也必须对我们的会员进行关于实现这一转变的方法的教育。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领导所搞的最大的叛卖，就是他们企图通过鼓吹阶级合作，美化用议会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虚伪理论来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削弱他们的斗志。

对锡兰工联来说，开展广泛的运动使工人和一切进步人士消除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所抱的幻想，是必不可少的。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工人阶级通过议会手段和平取得政权的例子。

我们必须对工人进行教育，指出议会是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一种武器，他们通过散布和平过渡的幻想来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将人民的注意力从政权的真正所在——即武装力量和其他资产阶级的国家镇压机器转移开来。事实上，他们企图以口头上的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

锡兰在三十六年之前就走上了这一条破产了的议会道路。在这期间，很多有学问有能耐的人，包括所谓的左派分子被派到议会中去。我们也有过两届的班达拉奈克政府，和一届有平等社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所有这些党派和个人的议会活动是否已经使存在了三十六

年的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制度有丝毫的减轻呢？回答是清楚的：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主子为了愚弄人民、分裂人民并阻挠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而对我们施展的一种阴险策略。

## 政权的真正所在

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必须懂得，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的政权并不在议会里，议会仅仅是一个“清谈馆”，真正的权力是国家的镇压机器，特别是武装力量，每一个国家都完善它的武装力量，并使它经常作好准备去粉碎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剥削制度的任何尝试。懂得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在罢工期间，当武装的警察或者士兵值班保护雇主及其财产时，工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一点。警察和士兵都是资本主义的看门狗。

如果不推翻实行镇压的国家机器，不把枪杆子换到工人和农民手中，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革命，不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就永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也没有比这一论断更正确的了。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真理，并用它来教育一切工人和革命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

不破不立，不铲除掉现在在工人阶级和进步阶层中

盛行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与对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幻想，我们就不能将他们领到革命的道路上。

换句话说，使我们的会员做到广泛的和全面的政治化，必须成为我们工会联合会的一个自觉的目标。我们必须加深我们会员的政治理解力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加深他们对敌人的阶级仇恨。我们必须教育他们认识和农民以及农村群众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新的团结和新的领导班子，使我们的革命斗争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 增加会员人数

在总结期间，锡兰工联的会员人数有了巨大的增长。增长的主要部分是在种植园。锡兰种植园工人工会（红旗）已成长为仅次于阶级合作主义分子汤得曼领导的锡兰工人大会。通过进行良好的工会工作，以及彻底揭露汤得曼在政治和争取经济斗争中对种植园工人的叛变行为，这就为我们在高地地区的红旗工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大好的局面。在沙巴拉甘穆瓦地区的会员人数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红旗工会在奴瓦拉—皮蒂雅、阿格拉帕特纳，奴瓦拉—依利雅等地区都增设了办事处。

我们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部门是在印刷业，这一行业中的一些工厂的工人已经加入我们的工会。我们也欢迎

在短期离开后再次回到我们队伍中来的邦那斯有限公司的工人。他们为了重新加进来，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价，因为这样就激怒了他们的雇主。在这些工人中仍然存在一些劳资纠纷和一些悬而未决的案子，我们愿意利用这一机会重申我们和他们团结一致，并表示我们将代表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我们也对象锡兰轮胎修补有限公司、银冠印刷所有限公司的工人，以及所有其它由于参加上一次罢工而遭到他们雇主迫害的工人作出同样的保证。

## 经济上的胜利

在总结期间，锡兰工联代表它的会员也取得了大量经济方面的胜利。这些胜利中最杰出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以锡兰电影院和摄影厂工人工会为一方，和以锡兰影剧场有限公司、电影院有限公司、锡兰娱乐有限公司、自由电影院有限公司和卷心菜剧场有限公司等为一方所签订的集体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资方同意生活津贴费应按照没有冻结的科伦坡消费品指数支付，并根据雇员得到的包括全部增加了的实际基本工资计算。此外，资方还应向雇员支付和政府雇员同一基数的特别生活津贴费。这一协定追溯到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起生效。由于签订了这一协

定，电影院雇员的收入每月平均增加了二十五卢比，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八十五卢比。这是近来那一部分工人都沒有得到过的一次工资增加最多的样板。

印刷行业工人关于要求按照政府雇员的指数发给他们特别生活津贴费这一长期沒有得到解决的纠纷，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得到了圆满的结果。摩勒奇印刷厂举行罢工支持这一要求，这一纠纷就被转到劳资法庭处理。我们在那里设法和锡兰雇主联合会达成了一项协定，通过这一协定，锡兰工联在印刷业工资局的代表通过工资局成功地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规定按照政府雇员的指数发给全体印刷业工人物价津贴费。

去年，锡兰工联在机械行业和茶、橡胶出口业工资局的代表也分别通过该两工资局成功地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属于这两工资局的各个工种的工人每天增加工资一个卢比，机械行业的熟练工人每天增加一卢比三十五分。

## 新的最低工资

按照新的最低工资，锡兰雇主联合会答应给不同工种的工人每天增加工资从三十分到四十五分。锡兰工联对增加这点工资是不满意的，因为当时政府已经给它的雇员每天增加工资七十五分。诚然，增加这点工资是不



够的，锡兰工联要求雇主联合会最低限度要仿效政府的榜样。但没有就此事达成协议，只是由一方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一下，我们和锡兰雇主联合会就储备基金签订一项协议的磋商即将完成，根据这一协议，支付给我们会员的的储备基金将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八，工人交的储备基金费将从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六。

将来，全支付实施雇员储备基金协议前的所有退休金时，该按照任职一年支付两个星期的全部工资这一比率计算，这对于现在任职一年只支付十八天基本工资的退休金是一个巨大的增加。这种工资将以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发放的工资作为计算的基数。

雇主联合会也已同意，在我们继续遵守有关解决争议程序（这和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和雇主联合会签订的集体协议所提出来的程序相似）的基础上，免除我们会员的名册费。

我们希望很快就能签订这一协议，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成就。现在，由于生活费用的高涨和卢比的贬值，我们提出私营部门工人工资的增加应接近政府雇员的同样比率，即每天增加工资一卢比三十五分，或是每月增加工资三十五卢比，这一要求现在已经提交劳资法庭裁决。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情的发展。

## 差 异

现在，同一雇主支付给他所雇佣的体力劳动工人的工资和职员的工资有着很大的差异。尽管是工人从事实际的生产，是他们为公司赚取利润。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茶叶公司办公楼里工作的一名侍役或小厮，现时的起点工资是一百六十卢比外加十个卢比的币值贬值津贴。按照二十六个工作日计算的日工资是六卢比五十分。而就在同一公司楼下仓库工作的一名一级非熟练工人，每日只得到四卢比五十分和四十分的币值贬值津贴。这样，这两类工人每日工资的差异是一卢比六十分。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就算是在同一仓库工作的一级运输工人，他的工资也只有五卢比十分和四十分的币值贬值津贴费。因此，每天的差异是一个卢比。

或者，让我们看看机械公司的例子。一名刚参加该公司工作的职员每月工资是二百四十卢比加上十个卢比的币值贬值津贴费。这样他每日的工资是九卢比六十一分。然而，同一雇主每天却只给他的熟练工人，如装配工、铸工和车工支付五卢比六十分和四十分的币值贬值津贴，而这些人却是在公司中从事主要工作的。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表明，我们将坚持开展运动以取消这种差异。我们不是要求将职员和侍役的工资降低，

而是要求将工人的工资和他们拉平。

## 锡兰商业工会的分裂活动

我们在结束这一报告时必须提一提锡兰商业工会及其在工会领域中的分裂活动。这一工会现在进行的罢工，也许是任何工会从未有过的，罢工的目的是为了要求雇主解雇不是该工会会员的雇员，这也许是那一个工会从来没有举行过的首次这类罢工。我们不能原谅这种行动。因此，我们没有支持这一罢工。但是，我们在港口的工会，并没有象其它某些工会那样对这次罢工加以破坏。这点不但必须要对我们的全体会员和公众讲清楚，而且也要对唐波先生讲清楚，因为他经常在这一问题上撒谎。

我们也必须使我们的会员警惕锡兰商业工会的领导在工会领域中所搞的分裂活动。锡兰商业工会没有满足于代表职员阶层，它现正从事于在有悠久历史，为工人进行良好服务的工会中搞自相残杀。这样的行动只会削弱工人，因而也就帮助了雇主。

当注意到锡兰商业工会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时，对这点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和锡兰商业工会的埃·萨玛拉科迪和 M·费兰多两先生关系密切的政治领导人由于帮助统一国民党和反动派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推翻联合

政府而遭到工人阶级的永远憎恨。“国民政府”成立后，唐波先生就变成了这一政府的红人，在解决纠纷时，他从劳工部长和总理本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好处。

自从唐波先生得到亚洲基金会和本地美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奖学金到美帝国主义的土池作了臭名远扬的旅行之后；在他的老婆得到了另一笔奖学金到西德访问之后；以及锡兰商业工会成为西德尔伯特基金组织的主持人之后，他们就有资格被戴上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帮凶的帽子。

我们利用这一机会，不但要我们的会员警惕，而且也要锡兰商业工会内的所有进步分子警惕锡兰商业工会所走上的这一条保护资本家和反动派的和自杀的道路。

让我们将这次大会的彻底革命的前景、争取在锡兰工联的革命旗帜下达成工人阶级团结的意志，以及和农民、农村其他阶层的群众建立起紧密连系的决心带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能够击败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及其联盟的唯一基础。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 錫兰共产党

### 关于地方委员会法案的声明

当前赞成和反对拟议中的地方委员会法案的鼓噪无非是一种既愚弄泰米尔人又愚弄僧伽罗人，并转移他们对亟需解决的迫切经济问题的注意力的一种企图。

统一国民党被迫提出这个立法，并不是因为它真正相信这一立法能满足少数民族的任何真正要求，而是因为统一国民党要向联邦党私下许愿，诱使后者协助统一国民党组成现在的政府。

联邦党正施加它所能施展的一切压力来强行通过某种类别的地方委员会法案，这是因为它眼睛盯着下届选举，要取得一种能够骗取泰米尔人相信他们已为泰米尔人谋取到某些实质性东西的地位。

事实上，拟议中的地方委员会法案是统一国民党与联邦党愚弄泰米尔人的共同合作的产物。法案并不赋予少数民族任何基本权利。它甚至远不及已故S. W. R. D. 班达拉奈克先生所提出的分权程度较大的地方政府，那时他提出要建立地方委员会。根据现法案，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如此的无所不包，以致这些地方委员会最终甚至连村委员会那样的权力也没有。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就令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三党联盟与心怀不满的赫马·巴斯纳亚克先生竟然对这个法案大吵大闹，并声称这一法案将把国家一分为二。似乎那些声称追随班达拉奈克政策的人在他制定政策时从未和他接触过。他面对统一国民党的领导的反动的反对派的压力而放弃了建立地方委员会的提案，完全不是由于他认为这一提案不正确。

## 为什么对帝国主义默不作声

我们强烈谴责三党联盟使劲在这一问题上所搞的教派宣传和分裂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群众的勾当，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的群众应该团结起来，成为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国民党——的真正的同盟军。那些梦寐以求通过这些地方委员会建立泰米尔王国来压倒僧伽罗人的人们没有看到英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的真正存在，英帝国主义是以拥有茶、橡胶种植园、银行、商行等等，事实上是我们一切经济命脉的所有权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这些在折磨着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

这是英帝国主义扼杀我们经济的继续，我们目前的经济危机、高昂的生活费用与失业等等都要由此来负责。三党联盟不是把群众对统一国民党的不满导向到一个进步的方向；并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反统一国民

党的力量不问其语言、种族和种姓的不同团结起来，反而力图把群众的不满引导到教派的渠道中，这就使一切反动派高兴。

他们现在所玩弄的把戏同统一国民党在班达拉奈克政权时期所玩弄的把戏如出一辙。只是对调了所担负的角色而已。在一九五七年，正是统一国民党、杜德莱·森纳那亚克和J. R. 贾亚瓦地尼反对班达拉奈克一切尔瓦纳亚贾姆条约以及其后的地方委员会。他们甚至搞到这个地步——组织了臭名昭著的游行向康堤进发，但是这一游行队伍被甘巴哈的人民在伊博叉路口挡住了。今天，正是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和她的锡兰自由党以及先前的左派党在开展反对地方委员会的运动。

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与七月的选举中，正是统一国民党拿出了一张标明把这个国家分成两部分的锡兰地图，似乎它答应了联邦党的要求。今天，同样的地图正被三党联盟广泛地使用着。难道三党联盟的领导人能够老实地否认下列事实吗？就是只要联邦党愿意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参加一道组织政府，他们就会答应联邦党这些同样的要求。难道西丽玛沃能够否认在她的施政演说中曾允诺过建立地方委员会吗？

## 机 会 主 义

任何正直、客观的人一定认识到，这些是议会政治

机会主义最坏的表现。人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情况是，这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某个时候或其它的时候都曾支持成立地方委员会。然而，这只是他们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表演，从而适应他们的议会机会主义而已。

人们必须认识这样的真理，就是诸如语言、地区自治等等所有这些少数民族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问题。对于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的群众来说，都是寻找职业和谋生的问题。在当前萎缩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无法就这些问题找到永久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这些问题才能在共同有利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种族的情况下得到完美的解决。

因此，革命运动的职责并不是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在无益的教派渠道中，而要认清楚我们的主要敌人和共同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国民党，并在一个革命纲领之下，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这些反动势力。任何别的道路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锡兰，佛教僧侣在教派运动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在象越南这些国家里，佛教僧侣是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列的。这是我们的僧侣应该效仿的榜样。群众绝不会永远被“他们目前的苦难是命运注定的”这样的说教所愚弄。他们懂得，在象中国、越南这样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里，通过革命，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是僧伽罗族群众与泰米尔族群众必须懂得的。使他们团结一致的东西是大量的，使他们分离的东西则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要沦为双方的教派煽动者的牺牲品——不管是这—一个时候统一国民党和联邦党的教派煽动，或是另一个时候，三党联盟的教派煽动。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精力浪费在赞成或者反对地方委员会法案的运动中。我们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个法案。它既没有给泰米尔人带来什么东西，同样，对僧伽罗人也沒有危害。这只是各个政党结成的两个集团用来愚弄老百姓的一纸毫无意义的立法而已。相反，让我们集中精力在与群众休戚相关的诸如失业、高昂的生活费用等等问题上吧，集中精力在与其使群众分裂而不如使群众团结起来的问题上吧！

让我们摒弃议会政治的机会主义。让我们摒弃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让我们团结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吧！

（该声明由锡共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同志与S. D. 班达拉奈克发表）

（原载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

锡共《红旗》周报）

## 法国提供的教益

纳·桑穆加塔桑

革命大风暴席卷了法国和西欧北美的其他国家，把日本、土耳其和阿根廷这样一些遥远的国家也卷进它的旋涡里，这场革命大风暴将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正确预言，正在我们眼前实际得到证明。神气活现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在小小的然而勇敢的越南遭到惨败。可能的美元的稳定已经动摇。事实表明，法国的强有力的人物戴高乐根本不是那样强有力。现代修正主义者说什么西欧的工人不愿意斗争，这种理论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法国工人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参加了工会，但是它的一个五百万工人中有一千万人在革命的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强大影响下放下了工具，使法国停摆。

这些革命事件对我们锡兰人是有教益的。如果我们光是坐在靠椅上拍手叫好，那是不够的。只是感到鼓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汲取适当的教益，学会在这里应用这些教益。要记住的第一点是，全世界存在着革命的动

乱。鼓起这种革命的动乱的是，越南人民对残暴的美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辉煌胜利，毛泽东思想对世界各地的传播，在亚非拉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美国国内黑人的生气勃勃的斗争，等等。现在，大火已经烧到西欧和北美。它也已经开始影响锡兰。

## 青年的造反

要记住的第二点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正在带头进行这个造反，扩大这个革命的烈火。今天人人都在谈论学生的动乱。学生中间的这种动荡是自然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对于当前万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很敏感。此外，他们不愿意充当炮灰。例如，美国学生认为征召他们去打越南人是沒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同越南人沒有利益冲突。

在每个国家，都是学生点燃了这个烈火。“五四”学生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的革命。青年总是象征着未来，象征着摧毁腐败的现状、使它们变得接近于他们内心的愿望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青年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因此，青年起来造反，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迫使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悲惨条件，这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一段话，现在看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青年已经学会了，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工人现在也必须学会。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学的学生们采取了一些良好的行动。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因此它就逐渐消失了。斯大林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有革命的实践。”（未查到出处——译注）

我们青年中有造反的愿望。但是他们中间正确地指导他们的革命理论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用本国语言进行教育，他们同革命书籍隔离了，到目前为止翻译成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的革命书籍太少了。这不是批评把本国语言作为教学用语。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种缺点，设法克服它。用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出版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更加努力地学习现有书籍（现在有三十五篇以上僧伽罗文的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用办学习班和讲座的办法更快地进行政治教育。

## 需要革命理论

我国的青年一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革命性不会比其他国家的青年差。必须牢记，两年来在法国销售了几百万本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生们组织了关于国内大事的辩论会和宣讲会。然后他们到工厂去，邀请工人到各大学进行讨论，加强工人和学生的团结。《每日新闻》最近企图就法国发生的事件进行说教，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证明革命的先锋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这是胡说八道，我们必须警惕这种谬论，这种谬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挑动工人反对学生。

毛泽东同志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但他警告说：“**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他在谈到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时正确指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因此他劝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工农中去，去动员和组织他们。

因此，我们决不能抱有只有学生和青年起特殊

作用的任何理论。知识分子和学生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

而我国学生和青年运动没能走上更加革命的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已建立的政党或××左派没有正确领导学生。这里的情况同法国相同。

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已建立的政党，包括法国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内，对后来有工人参加的学生运动的爆发，完全手足无措。他们既不理解，也没有加以领导。只有在他们意识到这场重大的运动有把他们连同戴高乐一道淹没的危险时，他们才见风驶舵，予以批准。甚至在他们表示“假”支持的时候，还同当局共谋，把政治斗争纳入经济渠道，阻止对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垄断资本家的政权提出直接挑战。

### 同陈腐的旧领导作斗争

锡兰的形势就是这样。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一直在欺骗群众，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鸦片麻醉他们，扳闸刹车，不让任何群众斗争发展。在法国，学生和青年工人能够冲刷掉这种陈腐的领导，从他们的头上走过去。但是，在锡兰，形势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

现在是时候了，锡兰的学生和青年，工人和农民也

应当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这批已经成为僵尸的领导人那里得到革命的领导，这些人的脑子已经冻僵了十几年，他们的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水准排除了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性，他们拼命地想保持现状，因为任何变革也会毁灭他们自己和他们在目前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有的称心合意的地位。现在是时候了，群众应当懂得，那些只关心资本家公司股票涨落的领导人，那些（对于在锡兰建立社会主义没有信心）一心想保证自己在退休后过舒服日子的领导人，那些给自己建造××现代化住宅的领导人，换句话说，那些××剥削工人和依靠不义之财过日子的人，是不可能提供革命的领导。

锡兰群众的经济情况比法国的要坏得多。我国的经济危机正进一步加深。但是公认的反对党领袖把他们精力用于煽起教族情绪。他们不愿号召人们采取战斗的行动。当罢工给他们遏阻无效而爆发时，如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时那样，他们就把罢工导入安稳的途径，毫无羞耻、毫无顾忌地叛卖工人。

法国革命农民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越过这些过时的腐朽的领导，唤起学生、青年、工农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推翻旧的领导，去寻求解决办法——不是通过议会，不是通过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直接向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政权的挑战。

锡兰，象在新殖民主义剥削下的任何其他国家一

样，是一个火药桶，它只需要一个火星来点燃燎原之火。

（原载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锡共《红旗》周报）



## 錫共中央政治局在錫兰共产党 成立二十五周年时发表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我们庆祝錫兰共产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虽然从时间上来说，这个国家建立共产党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这个国家存在还只不过四年，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一月才开始有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摆脱了从党成立时就危害着党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沉重枷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党改造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就是这个党，我们也只能说，只是在今年四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党才作出了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确思想立场的正确决定。只是现在我们才正在錫兰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共产党。

我们这样说，并不想完全否定老党在修正主义领导下所做的一切事情。过去有一些好的积极的成就，如成立錫兰工会联合会，为反对托洛茨基反革命哲学而发动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攻势等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修正主义领导下的老共产党执行了使党陷于今天尚不能自拔的泥淖中的不正确的政策。那个党没有资格再自称

共产党。凡是老党中好的方面，现在正由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所发扬继承，只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才无愧于这个光荣的称号。

这篇文件的目的是要找出在修正主义领导下的老党犯错误的一些原因。找到党犯错误的原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只有认识过去的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我们今后才能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 错误的根源

使得老党走基本上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它成立时的环境。两种环境在党诞生时就影响了它。其一，它当时是由英国共产党培育起来的；而英国共产党从来不过是英国工党的一个左翼，是修正主义的，而且早在赫鲁晓夫把修正主义政策系统化、并在反革命的苏共二十大中以一种理论的形式提出之前，就执行修正主义政策。事实上，赫鲁晓夫一定从英国党的理论家帕姆·杜德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锡兰共产党是由在英国的大学里当学生的时候被导向共产主义的那些人，如魏克马沁格、克尼曼、瓦伊德林干等创立的。这些先生们把在英共党内堆积起来的全部修正主义垃圾带到了锡兰。在较小的程度上，党也受了当时印度党的普·克·约希的领导的影响。虽然印度

共产党曾经有过一些革命经历，但是它的领导还是遵循基本上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普·克·约希，约希今天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大修正主义者（克尼曼当时竭力仿效约希，甚至到了穿约希式短裤的地步）。

这些影响给党留下了到今天仍留着不可磨灭的烙印。不幸的是，由于其他逼人的国际因素，就在我们党成立以前，第三共产国际解散了，因此我们党不能得到它的教益和指导。但是，曾经在剑桥、牛津和伦敦留学的党的这些领导人，竟然会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共产国际关于应该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建立怎样风格和性质的共产党的指示，这是令人不能相信的。

### 从来不听从共产国际的忠告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曾对仍旧分散为几个敌对集团的印度共产主义者提出忠告：“为了保证印度革命的胜利，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我国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建立一个集中的、有纪律的、统一的、群众性的**地下**共产党，是今天争取我国解放的革命运动的主要和基本任务，而这个任务早就应该完成”。（声明原注——粗体字是我们加的）

要是当时印度和锡兰的党听从这一极好的忠告那就好了！大约在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印度劳动群众

的公开信中曾经警告说：“甘地领导下的印度国大党，就象中国的国民党一样。两者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不能对甘地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相反，我们必须反对他，以保证革命的胜利。”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共产国际在《真理报》和《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忠告：

“对印度革命胜利的最太威胁”，是印度人民对印度国大党及其领导人抱有幻想，群众还不懂得，国大党“是代表资本家从事反对印度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阶级组织”。

印度和锡兰两党忽视了这一极好的忠告而吃了亏。

### 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

使年轻的共产党走上错误道路的另一个影响是，共产党的诞生是托派的锡兰平等社会党分裂的结果。当时的锡兰平等社会党是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推行一条极左的宗派主义路线，同一切反动势力一起大肆进行反苏宣传。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决定，脱离了托派的锡兰平等社会党，但是不能抵抗朝反方向的路上走，使自己又走向右的立场。

锡兰平等社会党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极端宗派主义的而貌似革命的口号：建立工农政府，即使是在英国的直接统治下。他们甚至号召建立苏维埃，并且指责工

会工作是改良主义——这有它对的一面。

共产党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它提出了“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正确口号，可是采取了不能允许的和不正确的策略，追求同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产党在实行这种错误的策略时，设法进入锡兰国大党——当时的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政党——那怕当时它是受头号反动派、英帝最大的走狗顿·斯·森纳那亚克领导的。共产党人在杜德莱·小森纳那亚克影响下被接纳进来时，顿·斯·森纳那亚克从后门离开了国大党。

这是一个代价很高的愚蠢的错误。后来还导致更大的错误：在一九四七年的选举时竟要支持统一国民党。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导致这种愚蠢错误的荒谬理由，这些错误大大降低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有助于使平等社会党比较起来好象是一个更有革命性的党，因而使它能把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去。

## 右 倾

这条右倾路线的共同制订者是瓦依德林干和克尼曼——这两个人都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看到过，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资产阶级在某一个时期分裂成两部分——亲帝国主义的买办

资产阶级和动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应当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应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

诚然，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的提法，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策略为基础的。但是，正是在实行这一正确的政策时，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犯了错误。他们没有对锡兰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他们不懂得，锡兰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马克思主义者如此正确地预言的——当时尚未发生，后来到一九五一年已故的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先生退出统一国民党并建立锡兰自由党时，资产阶级内部才发生了分裂。

瓦伊德林干和克尼曼四处寻找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锡兰国大党就是这么一个政党。因此他们鼓吹同锡兰国大党结成联盟，甚至以个人身份加入锡兰国大党。这个决定也受到了一部分印度共产党人对印度国大党态度的影响。

这是对本国情况不作具体研究和彻底调查而机械地搬用正确政策的最好的例子。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现在不愿意人们提起这个大错误。最近写的彼得·克尼曼传记中根本就沒有提到这件事。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政党对待自己错误的应有的态度。

## 左 倾

在一九四八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从右倾转向另一面，即左倾。党在哈里·阿贝亚格纳瓦德内的短暂的反复无常的领导下，这时转向半托洛茨基的立场，它宣称，革命的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阶段，换句话说，它犯了把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还机械地抄袭了在兰那地夫领导下的印度共产党所执行的错误路线。哈里·阿贝亚格纳瓦德内在锡兰甚至开始鹦鹉学舌地重复兰那地夫对毛（泽东）的谩骂。怪不得这两个人现在都在现代修正主义和新现代修正主义的阵营里。

一九五〇年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纠正了右倾和左倾。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下纠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前一年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和策略自然而然开始对其他的共产党，特别是亚洲的共产党产生影响。

### 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正确地说明，现阶段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代表大会还预言资产阶级阵营将发生分裂，

号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尽管有这个正确的提法，但是代表大会没有对用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途径进行讨论和作出正确的结论。虽然使用了“革命”的字眼，但是用得很机械，党没有用暴力即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概念。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说明党的思想水平很低，领导上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这也说明领导上要象他们今天所做的那样，滑到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上去，在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泥坑里打滚，是多么容易。

但是，党在这段时期里取得的一个积极成就，是它发动了一次强大的运动，反对有毒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在锡兰有了一定的基础——在世界上，托洛茨基主义也许只有在这个国家获得这么多的群众支持。在这段时期里，党对托洛茨基分子毫不宽容，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 **托洛茨基主义所起的作用**

即使在今天，绝大部分的人还不认识托洛茨基主义的恶毒的、反革命的本质，不认识它给我国革命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害，这是一个悲剧。只要指出原来的那些托



洛茨基派领导人绝大多数都变了样，只要指出后来他们在锡兰政治上所起的反动作用，就够了。最臭名远扬的一个例子是菲利普·古纳瓦德纳，公认的锡兰托洛茨基主义之父。一度是博拉路戈达的吼狮今天是杜德莱·森纳那亚克怀抱里的温顺的绵羊。

那些在一九六四年脱离平等社会党主流派，建立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人起了反动作用，即允许它的两个议员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跟所有的反动势力一起投票，搞垮联合政府，从而为受人痛恨的统一国民党重新上台铺平了道路。这个党的总书记巴拉·唐波先生是以他的亲美关系和亲美活动而出了名的。他曾获得锡兰臭名远扬的亚洲基金会和驻锡兰美国大使馆主办的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的妻子也得到赴西德留学的类似的奖学金。他所领导的工会是统一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宠儿。

今天仍然留在平等社会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主体在政治上翻了那么多斤斗，以致他们已经失去一切正直的人们的尊敬。这个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左翼宗派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个斤斗翻到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而它的少数领导人力图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那些曾经登高大呼革命的人，现在已转变成为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驯服的皈依者。那些不愿给高明一些的、才能多一些的、比较进步的所·韦·里·迪·班达拉奈克先生充当副手的人，现在无耻地、无原则地愿意匍伏在他的寡妻的脚

下。他们在上次参议员竞选中的表现就是个明显的例子，那些曾经宣传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人今天干的是用大量的宗教狂热来麻醉群众，装扮成虔诚的佛教徒来欺骗人和上帝，为签订纲领和开始竞选运动挑选黄道吉日。曾经无畏地起来为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人，现在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煽动教族情绪，用泰米尔人统治来吓唬人——完全忘掉了英国对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实际统治。

平等社会党领导人在一九六四年联合政府内担任过公职，甚至在那一个短短的时期内，他们也是有罪的，他们的行动给反动派捞到了好处。由于提出不必要的糖水酒（？）法案，就把许多方面的僧俗人众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里。更糟的是，平等社会党所有的“高明”智囊没有能够引导新闻法案成功地通过议会——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如果这个新闻法案被议会通过了，那末统一国民党就要丧失它的主要的宣传武器，因此它重新上台的可能性也就很渺茫了。犯这些错误是不自觉的呢，还是故意的呢？人们不清楚。但不管怎么看，锡兰各方面的托洛茨基分子起了反动的作用，耽误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

我们对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有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在其一九五〇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争取一

切左派力量在正确的纲领（包括反对反苏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平等社会党内造成了分裂。但同时，由于共产党同菲利普·古纳瓦德纳集团成立联合阵线，它就帮助复活了一个已经阵亡的“英雄”。那些从平等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人，去跟菲利普·古纳瓦德纳短短地呆了一阵之后，进入了共产党。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个集团，即使在进了共产党之后，也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活动，奉行他们自己的政策。人们怀疑，其中有些人是不是由平等社会党领导派到共产党里来使共产党转而采取平等社会党的政治态度的。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局面：二十多年来一直互相不和的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今天已经结成联合阵线，而对他们过去的政治观点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

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是极其吹毛求疵的。而它现在对今天统治着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却是一片赞美声，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必须懂得的一点是，左翼宗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现代修正主义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彼得·克尼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平等社会党领导人叫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现在又能跟这些曾这样恶毒反苏反共的人联合，其原因就在这里。

## 向修正主义堕落

在一九五五年共产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几年里，党很快地向现代修正主义堕落。尽管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臭名昭著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但锡共领导不敢在党内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知道，普通党员是热爱斯大林的。只是在彼得·克尼曼和克·普·席尔瓦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克尼曼在会上答应苏联党领导，他能在锡共中央委员会内迅速通过一个亲苏决议以后，这个事才在锡兰党的中央委员会内被提出来进行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当这次持续了几个月的讨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开始时，大多数人是反对苏联领导所持的立场的，但是令人奇怪和不可思议的是，在讨论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他们看到中央委员改变观点，倒向苏联方面的怪事。我们只能猜测对他们施加了多少压力。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在中央委员会最后表决的前一天，苏联驻锡兰大使设宴招待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他们的夫人。克尼曼解释说，这种巧合是偶然的。天晓得是怎么回事！

不论如何，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以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在国际共运内部爆发的辩论中支持

苏联方面。那些反对这个错误决议的同志们要求，在公开发表（决议）之前至少要经过普遍党员的讨论和赞同。但是没有那样做。党员是从资产阶级报刊中知道这个决议的。

接着对那些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立场的全体同志进行迫害。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党内民主已成空文。中央委员会违反党章要求党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的规定。总之，领导怕见到全体党员群众。

党领导的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态度在一九六三年一——二月间发生的锡兰运输局工人的罢工期间已经表现出来，这次罢工是由党领导的工会所领导的。那次罢工象黑夜中的一道闪电一样，一下子暴露出各个政党对工人阶级斗争所采取的真正态度。那些反对罢工的中央委员滑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虚伪立场，而那些支持这次罢工的委员变成了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而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结伙，出卖锡兰运输局罢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两件事已为向锡兰自由党投降准备了基础。

### 左派联合阵线

但是这种投降的策略是以非常巧妙的手法制定的。从一九五六年班达拉奈克先生在选举中以压倒的多数当

选的时候起，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就在设法制造一个理论借口来跟着他走。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正适合这个要求，于是这两个党从它们自己的不同的道路改变到这个理论立场上来。这是对他们早先所维护的一切的背叛。

它们决定把它们的车子推上议会道路后，看来还认定，走议会道路取得成功的唯一的机会在于同锡兰自由党结成联盟。但是，首先必须争取班达拉奈克夫人接受这个观点。只有通过显示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成立了左派联合阵线。一般说来，左派党的联合是好事情。但是这种联合不是在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放弃素来的理想，没有就过去所犯的错误向公众作任何自我批评。联合是在忘记一切的基础上实行的，为了三党领导人达到议会野心而放弃了一切。

无疑，人民受了骗，他们衷心欢迎左派联合阵线的成立，认为宿愿得以实现。凡是看到一九六三年三个“左派”党组织的空前盛大的“五·一”节示威的人，都对群众的情绪相信不疑。他们认为这是真正的联合，如果领导人有足够的勇气发出任何召号的话，他们本会响应的。但是这些领导人还有其他想法。

同时，谋求工会联合的相应的活动也开展了。根据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倡议，工会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代表

私有和公有企业中的整个工人阶级拟定了著名的二十一点要求。虽然左派联合阵线领导人对工会联合委员会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因为他们不能完全控制它，他们决定利用它。纳·马·佩雷拉博士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主持了在加勒费斯格林举行的盛大的工会大会。那是又一次有力地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当时班达拉奈克夫人面临政治危机。她决定对付左派联合阵线的威胁以及对付支持二十一点要求的运动的威胁，设法破坏这两者。在这方面，她连指头都还没有动就很顺利地达到了目的，纳·马·佩雷拉和菲利普·古纳瓦德纳两人彼此没有商量，也没有同左派联合阵线商量就分别从两扇门来到神殿树下。可怜的彼得留在门外要求进去。左派联合阵线瓦解了。

如今回顾一下过去，记住我们当中那些曾经批评过左派联合阵线缺点的人如何被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扣上左派联合的反对者和破坏者的帽子，是很有教益的。我们所要求的，是以一个革命纲领为基础，实现左派力量真正的联合，而不是通过书记谈判，实现其领导人个人的议会野心。历史将会证明，不是我们破坏了左派联合，而正是聚集左派联合阵线内的领导人扼杀了左派的联合，以期达到其个人的、机会主义的目的。

平等社会党领导利用群众对左派联合阵线的支持和

二十一点要求，当作他们同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谈判时讨价还价的武器，要求在她的内阁里当部长。这是班达拉奈克夫人在策略上的胜利。左派联合阵线和争取二十一点要求运动被搞垮了；平等社会党取得的犒赏是在她的内阁里得到了三个部长席位。一时的革命者如今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尊贵的部长。如果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在联合政府里得到一个席位，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尝试。他们并不是没有乞求，而大门对他们关闭着的。

看看列宁在论联合政府时所说过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列宁说：“**革命迅速地彻底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是在平常和平时期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中和政治上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一八四八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所用过的那种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组成共同的内阁**”。人们几乎以为，列宁是在谈论一九六四年锡兰的政治形势。

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去探讨成立联合政府以后所发生的事件，而只要人们注意锡兰反动势力击败联合政府和**在选举中获胜所采取的策略。革命运动必须从反动派采取的策略中汲取许多教训。他们采用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共同的敌人的策略这是对的。现在已经**



是进步运动学会采用类似策略的时候了。

联合政府中各党派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策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主要的敌人，并加以孤立之。换言之，是因为他们没有辨别和找出锡兰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对于谁是你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他们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来。

## 主要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参加联合政府的党派不了解锡兰的主要矛盾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和以人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相反，参加联合政府的党派却把多数教族和少数教族之间的这个次要矛盾提升为主要矛盾。

他们对印度血统的工人的态度就是完全地证明了这一点的又一个事例。他们不可能了解锡兰工人和印度血统的工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相反，他们在锡兰工人中散播沙文主义。

值得重复一下马克思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关于英国工人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的一段话。他在一八七〇年说：“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现在都有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的工人阶级。普通的英国工人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国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使自己变成了本国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怒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这种对立状态人为地由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由统治阶级手中所掌握的一切工具保持下来并使之加深。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为什么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

如果我们用印度血统的工人代替爱尔兰工人，用僧伽罗工人代替英国工人，那就是锡兰现实的极好的写照。遗憾的是，这种态度得到了先前的左翼党派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

但是，以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一方，以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主要分界线，是对待政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革命的态度。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今天已经完全堕落

到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关于通过议会方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错误的立场。他们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

援引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有教益的。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同志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遭到了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拒绝。他们还在干着用议会民主的鸦片来麻醉人民的勾当。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发明的武器，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和使工人阶级不去注意真正的权力中心即武装力量的武器。这是企图用口头上的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

革命运动必须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理论所造成的堕落程度。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撕去这些虚伪的领导人的假面具，和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争取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如果锡兰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正如斯大林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用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撕下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假面具，揭露它们卑鄙地出卖锡兰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行为，是这一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揭露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破坏活动，这个集团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分裂锡兰共产党，并企图分裂锡兰工会联合会。今天，这个集团尽管得到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拼命支持，但是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存在。他们如果没有自由党和平等社会党的合作，就组织不起一次成功的集会或示威。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他们的追随者远远不及我们党的拥护者多，这在十二月——一月份的罢工中已经看出来了。他们是靠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开恩，在他们的黄色《真理报》煽动起来的教族的基础上生存的。

即使这样，他们也还面临着困难和集团内部的矛

盾。他们无法向这个集团的成员解释苏修统治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他们的成员在开始问到一些难办的问题，问到美苏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勾结在一起的问题，以及苏修出卖民族解放斗争，如出卖阿拉伯人争取解放巴勒斯坦斗争的问题。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现在仍停留于第七次代表大会，不得不一再推迟召开下届代表大会，原因就在这里。希望下届选举取得胜利和希望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一个政府，这是使这个集团抱在一起的唯一因素。

老共产党内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新组织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行动，以及我们党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荒谬理论而开展的意识形态的运动，是我国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我们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正在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的所有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小组的一边。我们欢呼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接受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今天世界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哲学。

在为我们所取得的有限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必须谦虚谨慎，要看到，要使锡兰的革命成功，还需要完成大得多的任务。加紧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以及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建设一个真正革命的共产党是当前的两项任务。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说过：“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局面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毅力的摧残者，越过旧政党并摧毁这个政党，才能做得到。”

越过在过去十年左右中已变成僵尸和头脑僵化的旧的领导人前进，越过现在已经变得陈腐的老党派前进，向革命迈进，正是等待着锡兰革命运动去完成的任务。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

## 这是毛澤东思想的大学校

### ——高地紅旗青年团第一次會議

七月十六日在哈顿王子剧院召开的高地红旗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堪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千二百余名代表与观察员不管恶劣的天气，多数身穿红色衬衫、佩带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侧身像的像章，参加了会议。当共产党领导人纳·桑穆加塔桑、塞·迪·班达拉奈克议员以及M.C.M.夏菲进入大厅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会议的第一项是共同朗读毛泽东同志的三段语录，这些语录已经印发给与会代表和观察员。第一段语录是毛泽东同志对青年的勉励，他把青年比作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第二段是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第三段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任何公众会议上以朗读毛泽东思想为其开幕式，在锡兰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好兆头。在印度血统的青年工人会议上这么做更是有双重的意义。这表明汤德曼和阿齐斯时代和高呼圣雄甘地万岁，尼赫鲁万岁的时代已成往事。

## 革命的红旗

今天，在种植园中为了可怜的工资而辛辛苦苦地劳动但却没有政治权利的印度血统工人已经学会了呼喊革命的口号：打倒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万岁！他们不再拿印度的三色旗，他们高举起革命的红旗。他们不再欢呼甘地和尼赫鲁，今天，他们颂扬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这是我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进步人士务必注意这一点。

O. A. 拉玛雅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向代表们、观察员以及来宾们致以敬意，并说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A. R. 埃德蒙同志转达了锡兰青年团联合会 对大会的祝贺。

接着，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同志讲话，他强调指出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席卷着全世界的革命风暴也正开始影响高地种植园青年。往昔，高地的景色是一片绿油油的茶树，今天正在发生变化，数百面红旗迎风飘扬，成千成万的人穿着红色衬衫和上衣，种植园正在变成红色。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二十多年来，组成我国工人阶级重要部分并为国家挣得最大部分收入的高地种植园劳工一直被反动的教派



的领导人汤德曼和阿齐斯引上了歧途。他们被赶进各个分裂的工会，并被阻拦和僧伽罗人进步工会运动的巨流相汇合。

这些年来，这些领导人没有搞过任何有力的斗争，为这些工人争取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与此相反，工人被剥夺了他们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此外，他们继续是锡兰工人阶级中收入最低的部分。

只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红旗工会（锡兰种植园工人工会）出现和发展以后，工人们才有了战斗的领导。只是在现在，种植园劳工才开始认识到，除了进行革命斗争，他们就别无其它获得解救的办法，并且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斗争需要印度血统工人中的革命派与僧伽罗工人和农民中的革命派建立起战斗的团结。

### 枪杆子保护剥削

桑穆加塔桑同志指出，外国的与本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对种植园工人进行非人道的剥削，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警察部队和其它的武装部队——资产阶级的看家狗——这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保护。假如没有这种武装部队、没有吉普车运载这些武装警察（这些警察一下车就能接到他们上司的电话指示），那么这种剥削就不能再继续下去。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认为，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不是通过议会（议会只是清谈馆而已），而是通过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因。枪杆子一旦从资本家看门狗的手里转到工人和农民手中的时候，群众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但是，桑穆加塔桑同志告诫道，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革命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险的。因此，我们务必要坚持到最后，克服一切困难，直到赢得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从思想上清除存在于工人阶级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毒草并在他们当中树立起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在僧伽罗农民与印度血统工人之间建立坚强的团结，是同等艰巨的任务。没有这种团结，锡兰革命永远不会胜利。

今天，虽然反动势力似乎强大，但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今天，虽然他们似乎很可怕，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他们只是纸老虎。人民终将取得胜利，他们才是强大的。

虽然本国反动派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支持，但后者是濒于死亡的力量，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正在成长壮大。我们有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支援。

正如一首中国歌唱的那样：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今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世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也指引着锡兰革命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信党和相信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迈步前进。

塞·迪·班达拉奈克议员同志带来了南锡兰革命青年的祝贺。他说，从他在议会中十七年的经验，他能够说，没有任何群众的问题能够通过议会得到解决，议会只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用来欺骗人民的武器而已。他说，唯一的道路是毛泽东主席所指引的革命的道路。他号召僧伽罗、泰米尔和穆斯林群众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

锡兰工会联合会助理书记M.C.M.夏菲同志代表锡兰工会联合会会员，转达了他们的祝贺。红旗工会总书记希戈达·达玛宙纳同志，维·康德沙米同志以及数名工人也讲了话。

次日，近两千名穿着红色衬衫的青年人，冒着倾盆大雨沿着哈顿的主要街道蜿蜒前进，前去高地女子学校开会。不管滂沱大雨，当这些穿着红衬衫的青年（无论是男的或女的），以他们战斗的口号震撼反动派的时候，在高地引起了轰动。这次会议与游行是高地正在发

生的变化的象征。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 大罢工及其对左翼运动的教训

八月十二日，我们将再一次纪念一九五三年光荣大罢工的又一个周年。这次大罢工是锡兰的革命行动从未有过的最高表现和最大的榜样。

十五年前，统一国民党企图将经济危机的重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将每两磅大米的价格从二十五分涨到七十分。对于人民的肚皮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接着还采取了其它的反人民的措施，如增加火车票价，增加邮费，停止供应入学儿童的午餐甜面包等。

但是，人民不能忍受对他们生活水准的这些猛烈打击。他们决定向令人憎恨的统一国民党进行战斗，群众响应了所有左派政党和工会发出的联合号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采取了直接行动。

今天，当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企图将工人的精力引向议会斗争形式的时候来纪念大罢工就象迎面扑来了一股清风。工人阶级和人民在一九五三年的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反对大米涨价，反对议会内的不信任决议，或是举行一、两次对政府无害的集会。他们也没有将任何反对削减米价的行动拖延到下届议会竞选。不是这

样的，他们采取了直接行动，这是一种何等革命的行动啊！

尽管资产阶级报纸大肆宣传（这些报纸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登载了令人发笑的大标题，说工作如常进行）、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军警机构，但科伦坡市内的工作和市郊的生产在那天一清早就停顿了。街上没有公共汽车行驶，那些冒险在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被破坏了，扔在路边成了人民所能进行什么革命行动的一个无声的标记。树木被砍倒了，横放在马路上。铁轨被拆掉。人民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奇迹，他们甚至在刺刀威胁下拒绝要他们解散的命令。十二位烈士以他们的生命作出了最崇高的牺牲。这一天成了我国人民革命行动的顶峰。这是有幸能够参与那天事件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忘却的一天。这也是使我们的统治者惊慌失措的一天，据当时广泛流传的谣传说，这些人那天逃到了港口的一条船上举行内阁会议。那天不仅使反动的统一国民党统治者感到惊慌失措，同样地，也使左派政党的官方领导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庄严的响应，他们甚至在大罢工没有达到高峰时就要下令撤消，他们放弃了要将大罢工推向更高阶段的任何计划。

但是，我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必将永远记取这一天的经验，以鼓舞他们在将来去从事更加伟大的革命事业。这次大罢工证明，如果我们的工人和人民有了正确和果

敢的革命领导，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是不会落在别人之后的。我们今天在左派和工人阶级运动内部所看到的情况与一九五三年的革命激情相比较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今天，在光辉的大罢工十五年之后，同一个统一国民，再次伸出了它的丑恶的脑袋，执行几乎是和过去一模一样的打击人民生活的法令，将大米配给量削减了一半。由于统一国民党宣布了紧急状态和将大米配给量削减一半，因此，落到统一国民党头上的将是和一九五三年大罢工一样的抗议运动，甚至是规模更大的抗议运动。

毫无疑问，人民感到愤怒，并准备奋起响应采取行动的任何号召。但是，始终没有出现这种号召。相反，抗议只局限于在议会内提出没有用处的不信任动议，和召开几次对政府无害的会议。我们党提出的组织一次即便是象征性抗议示威的建议都未得到赞同，这样统一国民党及其反动的盟友就安然无恙地渡过了这一关。

对导致人民在反动派猛烈袭击面前束手无策，犹如牲畜被任意宰割那样严重可悲的局面，原因必须认真检查。将错误归咎到群众身上，这样的辩解是不能容许的。如果要谈论群众的话，就是劳动人民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觉悟已经提高了。

错误是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领导人身上，今天他们控制着工人阶级运动，他们以机会主义和议会幻想

来腐蚀工人阶级运动，并使工人阶级运动脱离革命的道路。这些开始搞政治活动时口头上高喊革命的先生们，今天已经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一模一样。他们陷进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泥潭，不懂得这样的真理：即议会是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并转移人民对政权的真正所在的注意力而搞出来的一种机构。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学说，因而不能真正理解真正的权力是在掌握枪杆子的那些人手里，即武装部队的手里。换句话说，他们未能领会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真理。

因此，他们将他们的全部时间都沉湎于议会的各种活动中。为了从事议会活动，他们不惜牺牲长时期坚持的原则性政策，甚至将工人阶级的利益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从而挤进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的联盟中去。

他们不断地扑灭群众的革命热情，并顽固地反对群众进行任何形式的革命活动。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代理人——宣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好处，并阻挠群众走上革命的路线。

然而，这些先生的好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有这样一句谚语：“树欲静而风不止”。同样的情况是不管改良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如何胡扯和平共处和通过议会和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事实却将生活指向不同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今天，在亚洲大陆，革命的火焰已经在我们四周点燃。越南是最伟大的榜样，在那里，英雄的人民进行革命的人民战争抗击着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并以少胜多。在缅甸，在缅甸共产党领导之下，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已解放了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马来亚的爱国者从来没有放弃争取将他们的国家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下解放出来的武装斗争。老挝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获得解放。泰国和菲律宾的人民武装抵抗运动已经迅猛开展。在印度尼西亚，从印尼反动派残酷打击下复苏过来的印尼共产党坚持以武装抵抗反对苏哈托—纳苏蒂安政权。

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正在起来造反。在我们的邻国印度，红旗已经举起，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已经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根据地。那里长期受苦的农民已经起来造反，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这犹如震撼印度大地的一声春雷。

这些都是重要的朕兆，并表明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表明人民再不会中诸如“非暴力”或是“议会道路”这些鸦片的毒。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正在开始

认识到，只有依靠暴力革命和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实现完全的解放。具体说，就是要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建立并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坚持持久的武装斗争和用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办法，来对付暂时比革命力量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

这就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并使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人民战争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教导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这正是改良主义的平等社会党领导人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领会的理论。他们完全拜倒在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庙堂前。他们已经背叛了本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对于对统一国民党解雇上千名工人和将大米配给量削减一半都没有采取有效抗议行动的这些政党的领导人，期望他们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那对他们是要求过高了。

列宁在其不朽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号召德国工人“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违背他们的愿望，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我们必须响应列宁这一著名的

号召。

当我们纪念光辉的大罢工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本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分子发出这一呼吁。在我国的所有政党中，只有我们党谴责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骗局，号召人民接受革命的前景，以革命手段作为使他们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唯一手段。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

## 桑穆加塔桑痛斥联邦党

在我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象联邦党那样的机会主义、政治上不守信用和名誉扫地的政党。它将泰米尔人带领到最耻辱的境地。现在是他们接受他们过去的同僚、凯特斯地方国会议员的忠告，为了泰米尔人和全国的利益而自杀谢罪的时候了，否则，等待着他们的是被人民亲手埋葬的命运。

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同志于十五日在加夫那广场举行的支持被压迫种姓的斗争、谴责联邦党的背叛和纪念大罢市的公众集会上这样说。

桑穆加塔桑同志继续说，联邦党也许是在锡兰一切具有最反动纪录的政党中的一个。在两届班达拉奈克政府时期，他们奉行的是一种和伽僧罗人中所有进步阶层疏远的无用的政策。他们反对这两届政府所提出的一切进步的措施——如收回英国的基地，稻田法案，接管学校，将海港、保险公司和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报纸法案等。他们联合一切反动势力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将联合政府撵下台。

## 丢脸的招供

在宣称除非撤消僧伽罗语唯一法案，他们将不会接受参加任何政府的同时，他们却在一九六五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共同的反动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他们帮助组成了一个政府，但是这一政府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这些要求。他们和统一国民党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现在的政府就是在这项秘密条约的基础上产生的。

今天，这一条约已经名誉扫地，联邦党也赤裸裸地彻底暴露它的面目。联邦党的总书记阿米达林甘姆先生上周在国会发表的说明他们为什么继续留在政府的演说，是我国最丢脸的政客的最丢脸的招供。他甚至不能理解人民为什么说联邦党留在政府内是由于它的一些国会议员面临着受贿的指控。人民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想不出联邦党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政府内。联邦党接受了加在泰米尔人头上的各种耻辱，如西丽玛沃—夏斯特里条约，影响沿海地区泰米尔人生活的货物控制条例，解雇泰米尔族政府雇员中的僧伽罗语不熟练者，削减大米配给量和币值贬值（这两项影响了泰米尔人的生活水平，也同样影响僧伽罗人）。他们接受这一切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将实施地区行政委员会法案的许诺。

內阁提出的地区行政委员会法案甚至连一个村委员会的权力都沒有给予这些地方行政委员会。这一法案沒有给泰米尔人什么东西，也沒有对僧伽罗人构成威胁。但是，反对党所搞的教派运动使得统一国民党只用餐桌上一根细小的骨头就将联邦党骗到手。今天，他们留在政府內并不是为了泰米尔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私的阶级利益。

在谈到联邦党在最近被压迫种姓反对压迫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桑穆加塔桑同志说，联邦党是一个最可憎和最机会主义的角色。他们的眼睛钉着下次选举，希望不要得罪双方，装作与这一运动无关。现在，阿米达林甘姆声称，联邦党沒有加以干预，因为他们不想将政治带进寺庙。很明显，按照联邦党的说法，将被压迫种姓拒于寺庙之外不是政治，而要让他们进入寺庙就是政治了，真是极尽歪曲诡辯之能事。

### 政治上的欺騙

联邦党的部长泰鲁契尔凡的解释最为愚蠢，他不要政府干预，也不要基督教徒干预。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领袖契尔文雅康姆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尽管乌维达拉姆庙就在他的选区。他不要南方来的人进行干预，要让印度教徒来解决这一事情。好吧，他需要多长时间来解

决这一问题呢？泰米尔人中的开明人士曾以本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现在不得不听取这样的不平之鸣，即让其它力量参与来解决他们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泰鲁契尔凡先生也感到羞耻了——不是因为种姓压迫制度的残酷，而是由于这一制度已被公诸于全世界。对于据说北京电台已经广播了这一事情他也感到烦恼，但他对美国人在庙堂内拍了电视却无所谓。这是多么可憎的政治欺骗！

桑穆加塔桑同志保证：所谓被压迫种姓在争取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和种姓压迫的斗争中将会得到共产党的支援。但他警告说，这些问题不能孤立地加以解决，被压迫种姓应该学会将他们的斗争和全国总的反帝、反封建和反统一国民党的运动结合起来。由于种姓制度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残余，只有摧毁封建主义这一制度才能得以废除。而在今天，只有消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消灭封建主义。他们可以放心得到僧伽罗人中的革命力量的诚挚的支援。

桑穆加塔桑同志在回顾一九五三年的八月大罢工时说，这一次大罢工表明了我们的人民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革命，他们的全部需要是一个正确和革命的领导以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特别是由于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必需以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当代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去武装群众；必需摧毁目前在人民中盛行的对议会的幻想。

无需每年都搞大罢工纪念。现在我们在它十五周年的时候举行纪念。现在是我们从它的革命传统中得到鼓舞，从它的缺点中吸取教训，并向前去完成大罢工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即用暴力去彻底推翻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时候了。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 錫蘭工聯向勞資法庭 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

当勞資法庭就錫蘭工聯提出全體工人每天的工資應增加一盧比三十五分這一要求所作的調查處於收尾階段時，錫蘭工聯總書記桑穆加塔桑同志於八日和十日在勞資法庭發表了講話。

大家都會記得，在去年的十二月——今年一月的二十八天罷工之後，勞工部長根據勞資糾紛法將以錫蘭工會聯合會為一方，以錫蘭僱主聯合會以及其它的一些僱主為一方，這兩者之間存在的糾紛交付強制仲裁。

錫蘭工聯曾反對將糾紛交付強制仲裁，並要求所有的工會繼續罷工，儘管這次罷工是不合法的。但是，由聯合陣線政黨所領導的工會以繼續一次不合法的罷工會蒙受懲處來恐嚇它們的會員，並撤銷了這次罷工。由於它們出賣了這次罷工，錫蘭工聯本身也被迫撤銷罷工。

雖然，錫蘭工聯告誡工人不要對勞資法庭寄予任何信賴，但錫蘭工聯還是盡了它最大的努力向勞資法庭提出要求每天增加工資一盧比三十五分這一個十分強有力的訴訟案。對這一要求的調查已於十日結束。我們在下

面摘要发表桑穆加塔桑同志在劳资法庭上所引证的一些论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一个工人的工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基本工资，这就是按照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物价基数所能购到的被认为是一名工人的生活必须品的那部分钱。后来改用一九五二年的物价基数计算。另一部分是一系列的津贴费（包括生活费用津贴，物价津贴，战争津贴或是特别津贴，等等）。这些津贴是作为对经常上涨的生活费用的补贴。将工资分成两个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一种盲目的希望（实现不了的）所产生的，即希望生活费用的上涨是由于战争而引起的一种暂时的现象，战争结束后，物价就会稳定于或接近于战前的水平，到那时就可以取消各种津贴了。

### **相同的基本工资**

在确定基本工资这一事情上，国营部分和私营部分两者都是根据大约相同的原则，在基本工资问题上大体是相同的。在私营部分，工资局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份确定一名非农业部门的不熟练工人的每日基本工资为一卢比二十四分。科林斯—古涅蒂列克工资委员会后来就将国营部分不熟练工人的基本工资提高到同样的水平，其后鲍利尔工资委员会将国营部分的工资增加到每天一卢

比四十四分，工资也就仿效它，将私营部分的不熟练工人的每日基本工资提高为一卢比四十分——比国营部分中的日工资少四分。自此之后，基本工资水平就没有变动，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

## 不同的生活费用津贴

这样，国营部分和私营部分在基本工资上几乎是相同的。但这两个部分在衡量为了适应生活费用的上涨而需要补贴多少时却使用不同的尺码。

政府采用了W. T. 麦菲先生做的开庭报告中所推荐的一张分类表。根据这一分类表，那些每月基本工资低于一百卢比的雇员几乎得到生活费用上涨的全部补贴。生活费用上涨的幅度是用生活费用指数来估量的，现在已经改用科伦坡消费者指数来估量。按照这一分类表，政府支付的生活费用津贴是同基本工资和生活费用指数两者相联系的。基本工资愈高和生活费用指数愈高，就要付给较高的津贴。

在一九五〇年，政府增加了五个卢比的特别生活津贴。但是，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将指数冻结在那时的二八五点上。这相当于现在科伦坡消费者指数的一〇一·四点。然而，生活费用继续上涨。因此，在一次政府雇员罢工之后，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将每月的特别生活津贴再

增加十二卢比五十分。同时，对于那些每月基本工资在三百卢比和三百卢比以下的人，也增加五卢比的生活费用津贴。这样，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起，所有每月基本工资低于一百卢比的工人增加了十七卢比五十分的津贴。

后来，政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对每月基本工资低于一百卢比的人支付二十卢比的特别津贴；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又每月支付十五卢比的币值贬值津贴。

### 私营部分给的津贴较少

但是，私营部分没有按照这一做法。在一九四五年，工资局随意决定一定数量的钱作为支付特别津贴，这些钱和基本工资没有关系，但是和同一的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因而，支付给一名基本工资和国营部分工人相同的私营工人的津贴费数目远低于同一时期的国营部分的工人。甚至后来私营部分在一九五八年增加十七卢比五十分的津贴以后，就一名非熟练工人说来每天的差距还高达八十四分。就是说，相同职位，拿着同样基本工资的非熟练工人国营部门的工人要比国营部门的工人多得八十四分的津贴。

为了消除这一差距，锡兰工联在一九五七年发起了一次运动，并在一九五八年四——五月间搞了一次五星

期的罢工。锡兰工联一贯的论点是，不能也不应该有一种以上的办法来补贴生活费用的上张。既然基本工资只有些微的差异，就应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补偿生活费用的上张。锡兰工联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和锡兰雇主联合会签订了一九五九年的第一号集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锡兰雇主联合会同意象政府一样支付相同数目的补贴生活费用上张的津贴费。不只这样，如果政府在将来将津贴费加以分门别类时，锡兰雇主联合会也同意照办。

因此，到一九五九年，公营部分和私营部分（以锡兰雇主联合会为代表）所支付的津贴费也是一样的了。

### 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

同时，锡兰工联向锡兰雇主联合会提出了增加工资的新的要求，并为此举行了谈判，但这些谈判从未取得结果。然而，生活费用却继续飞张。政府承认生活费用不断上张，还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同意对所有每月收入低于一百卢比的雇员每月增加二十卢比，后来，每月又增加十五卢比的币值贬值津贴。

这样，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以来，每月增加的津贴费总数是三十五卢比，即每天一卢比三十五分。锡兰工联的论点是，即使私营部分也同样地得到和公营部分相等的津贴费，所增加的数目仍然是不够的。最低限度，

所有私营部分的雇员也应该得到政府在一九六七年答应给政府雇员所增加的津贴费。

锡兰工联并且支持要有一个足以糊口的最低工资的论点。印度的公平工资委员会已经基于工人的需要和雇主的可能勾划出工资演变过程的三个阶段。

### 工资演变的三个阶段

根据这一委员会的意见，“最低工资”就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生计以及保持工人本人工作能量所必需的、不能再少的工资数目。另一方面，“生活工资”就是这样一种设想，这一工资不仅能为工资收入者本人及其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且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享受。介乎“最低工资”和“生活工资”之间的是“公平工资”，这一工资的数目由最低工资和这一产业所能支付给工人的最大限度的数目所决定。

锡兰工联的论点是，工资局确定的法定最低工资，以及锡兰雇主联合会属下会员公司所支付的工资都少于最低糊口工资的标准。

如何计算这样一种不能再少的最低工资的数目呢？在印度，劳工上诉法庭树立了著名的白金汉和卡纳的纺织厂案子的原则。在印度许多确定工资的法庭都照此办理。在锡兰，唯一尝试按工人的最低需要来计算最低工

资的机构是韦尔蒙特·佩雷拉工资委员会。

## 最低工资应为九卢比四十分 我们只要求五卢比八十五分

这一委员会从医学研究所获得了关于“一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每天所需要的食物的材料。根据一九五八年的价格，统计调查部估计这些食物的价值是一卢比三十一分。锡兰工联请统计调查部对同样的食物按一九六八年的价格进行估价。L·N·佩雷拉先生代表统计调查部在劳资法庭说，同样的食物今天的价格是一卢比六十三分。

按照这一基数，一个工人的家庭包括他的妻子和两名十二岁以下的小孩，以三人计算，一天单是食物就需要四卢比八十九分。根据这一假设，锡兰的预算调查认为一名工人将他的收入平均百分之六十用于食物，如果他将四卢比八十九分用于食物，他的收入应为四卢比八十九分乘五除三，将商数乘三十，这样就得出他整月的收入。结果得数是二百四十四卢比五十分。将它折成每日工资，应除以二十六，商数是九卢比四十分。

换句话说，根据锡兰的条件，一名工人需要九卢比四十分的工资来维持他的身心。但是没有那一个工资局定出这一数目，也没有那一个雇主联合会的会员支付这

一数目。锡兰工联的论点是，现在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少于足以糊口的水平。

然而，锡兰工联并没有要求每日的工资为九卢比四十分。如果象锡兰工联所提出的要求那样，将现在支付给非熟练工人的最低工资四卢比五十分增加一卢比三十五分，其总数也仅是五卢比八十五分，比九卢比四十分这一数目要少得多。

### 一些公司的区别待遇

锡兰工联也指出，锡兰雇主联合会的一些会员公司每天支付给杂役和办公室劳动者的工资是六卢比五十分，而支付给仓库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有四卢比五十分。同样的情况是，一名新参加工作的职员在开始工作时每月就能挣到二百四十卢比，折合每天的工资是九卢比六十一分。然而，就算是一名熟练工人，受雇于同一的雇主，他的工资却只有五卢比六十分。这就表明了，这种区别待遇有利于职员和隶属于商店雇员法的那一部分人。

至于对那些叫嚷无力支付的公司，锡兰工联要引用众所周知的决定：“如果任何产业无力给它的工人支付甚至是最底的工资，这些产业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换句话说，支付工人的最低的糊口工资是一个产业的首



要义务。

桑穆加塔桑同志在结束他的讲话时指出，茶叶出口业工资局已经接受了锡兰工联要求每天增加一卢比三十五分津贴费的决议。产业法庭不应自相矛盾，去答应任何少于这一数目的津贴费。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 对班达拉奈克在锡兰 政治中地位的剖析

纳·桑穆加塔桑

下周，我们再次纪念在锡兰近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政治人物——已故所罗门·威斯特·李奇微·迪亚斯·班达拉奈克先生逝世周年。要对他在锡兰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一个正确的估价或许还需要一些时候

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在锡兰的政治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象已故的班达拉奈克先生那样赢得群众的欢心。由于他必须克服他的出身和家庭联系所带来的严重的局限性，他的这一成就就更加伟大了。他出生于一个臭名昭著、一贯是英国殖民主子最忠实仆从之一的家庭。他和最大的封建家庭结婚，这一家庭的先祖由于将凯彼蒂普拉出卖给英国征服者而声名狼藉。

但是，班达拉奈克先生能够克服这些局限性。据说，他从被称做自由教育的牛津大学那里得到了好处。然而，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他政治上的敏锐性才使得他能够觉察到时势的变化。从他由基督教改信佛教，以及他穿着民族服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有一个时候，他在D.S.森纳那亚克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两人都在国务委员会和第一届国会中。从才智来说，他是那时D.S.森纳那亚克周围的人中最杰出的一个。很有可能班达拉奈克先生要想成为既定的继承人。但是他在这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D.S.森纳那亚克要将总理的职位传给嫡系的继承人。他机智地利用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和班达拉奈克的敌对，而将班达拉奈克从最终能使他成为统一国民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任何位置上搞掉。

## 退出统一国民党

班达拉奈克先生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退出了统一国民党。当他退出统一国民党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存在着动员群众反对统一国民党领导人的潜力。由英国训练，贪污腐化和倾向西方的统一国民党领导人在每一件事情上，从他们的服装到他们的文化都仿效英国人，因此，他们遭到了热爱本国的古老文化、语言和宗教的人民群众的憎恨。

但是，班达拉奈克先生政治的敏锐性使他了解到仅在语言和宗教方面进行煽动是不够的。他知道，他已经拨响了人民固有的反帝愿望这根弦。他在一九三四年黄花运动（译注：一九三四年，锡兰一些青年学生发起的

一个运动,对一些农村的贫病农民进行赋济。并进行一些反帝宣传)中兴起的左派运动所搞的激进的反帝宣传中捞到了好处,他们将他们的口号全部接过来,并加上宗教情绪和他自己牌号的民族沙文主义。换句话说,他从左派运动领导人在诸如语言和民族文化这样一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中捞到了好处。这些左派领导人和统一国民党的领导人一样西化,具有相同的世界主义的观点,甚至和统一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同一所学校里受训练。班达拉奈克先生从左派运动领导人犯错误中捞到好处不仅表现在他能将一部分过去的左派分子引诱进他的营垒中,同时也表现在目前自由党的大部分骨干不是过去平等社会党的党员就是修正主义共产党的党员。

班达拉奈克先生肯定是迎合了人民的反帝和进步的愿望的。一九五六年人民联合阵线的纲领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纲领,这一纲领包括了要将全部外国人拥有的种植园收归国有。当然,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很可能,他从来也不想这样做。但是,他采取了某些有限度的反帝措施,如废除了英国在锡兰的军事基地。至于在将锡兰从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方面,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他甘心让半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和由英帝国主义控制这一经济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其后,他的寡妇也忠实地奉行这一政策。

## 外交上的新道路

在外交事务上，班达拉奈克先生闯出了一条和统一国民党奉行屈从外国帝国主义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担负起和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外交和友好关系的任务。说实在的，他在国际事务方面远比尼赫鲁进步，并远远的走在尼赫鲁的前头，然而，尼赫鲁却享有他不应该得到的声誉，并一贯企图压制班达拉奈克先生。

班达拉奈克先生是僧伽罗族中唯一想认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家。肯定地说，他是有史以来获得僧伽罗族群众充分支持来实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唯一僧伽罗族政治家。虽然他和契尔瓦纳雅卡姆签订的条约意图是好的，但由于两个原因使它归于无效。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他和契尔瓦纳雅卡姆签订协定，这样他就抬高了联邦党的地位和威望。他本应越过联邦党的领导人，将他认为是泰米尔族人民的正当要求答应下来；并将加夫纳的被压迫种姓动员起来支持他，因为被压迫种姓是反对联邦党的领导的，他们并占有加夫纳三分之一的人口。

第二个原因是，班达拉奈克先生在一些佛教领袖的有力的反对面前表现得太软弱。班达拉奈克先生一贯的麻烦是他过份依靠他的高人一等的聪明才智，他相信他

能够驳倒任何人。同时他还有一个弱点，他不能坚持他认为正当的东西并为之而进行斗争。

其结果就是班达拉奈克—契尔瓦纳雅卡姆条约被废弃。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必须载入记录的，就是班达拉奈克先生为维护他和联邦党所签订的条约，反对统一国民党针对这一条约的抨击而发表的演说应列为他所作过的最好的演说之一。然而，他显得太软弱，在反动分子的压力之下屈服了，并被迫废弃了本来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条约。在我们建成社会主义以前，在锡兰似乎再不可能出现类似的局面。

班达拉奈克先生的政权也给工人某些民主权利，工人在参加维护他们要求的罢工斗争中运用了这些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班达拉奈克先生总是采取比他的寡妇较为开明的态度。他从不说，他不愿与正在罢工的工人商谈。事实上，工人对他所取的对待工人的开明态度是颇为感激的。

##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然而，尽管有着这种种情况，班达拉奈克先生仍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他维护并发展了这一阶级的利益。

但是，悲剧在于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

的领导人未能理解这一点。

他们先是反对他——将他描绘成和统一国民党一样。后来，他们又无条件地向他投降。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班达拉奈克先生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领袖，他很好的发挥了作用。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必须看到这一点，并保证他们保持不受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性。

无疑，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永远不能接受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除非它愿意冒这种风险。班达拉奈克这一家仅仅是在国会中替换了森纳那雅克那一家而已。我国的反动派要用这两家之间互相争夺的把戏来保持国内的政治斗争。他们将两党制奉为神明。但是，群众对这种议会的把戏没有兴趣。他们开始认识到，议会是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赤裸裸的专政，并将人民的注意力从政权的真正所在，即武装部队转移开去而炮制出来的一种武器。

毫无疑问，班达拉奈克先生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但这不是他的政权以内的事情，也不是现在他的寡妇在议会制范围内所能促成这种觉醒的。觉醒的群众讨厌无用的议会制，他们要求社会来一个革命的变革，这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并采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

（原载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锡共《红旗》周报）

## 要使工人阶级政治化

### ——桑穆加塔桑在汽车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锡兰汽车工人工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是在锡兰和外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革命运动正阔步前进的时候召开的。

在国际上，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反帝解放战争特别是越南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英勇抗战，正向着胜利奔腾前进。西欧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高潮，甚至在北美也是如此。

在中国，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市和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全部胜利地成立了革命的政权机构。

这是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巨大打击。它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保卫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存了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加速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阿尔巴尼亚，一个革命化的群众运动保证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障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一个又一个危机之中。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陷进了人民战争的泥潭。它化在这场无结果的战争中的愈益增长的开支进一步加剧了它自己的经济危机以及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这方面的迹象在英磅贬值和美元越来越不稳定中可以看出来。帝国主义之间对立情绪的有增无减也反映出了这方面的迹象，如法美之间的矛盾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从法国搬到了比利时。人民的激烈斗争震动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

同时，以苏共为主要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现在已被揭露。由于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丑恶面目，即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已暴露无遗。现在所有革命者都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同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办不到的。

总的说来，世界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今天，由于帝国主义继续扼杀我国的经济，锡兰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外国帝国主义不断压低我们的出口作物的价格，同时却提高我们进口商品的价格。因此，锡兰正受到双重剥削。我们既不能在本国生产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也不能用一种出口货物所得到的代价来进口生活必需品。从而造成生活费用的疯狂上涨和失业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对于劳动人

民说来，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统一国民党政府无法解决锡兰所面临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也没有兑现它在竞选时所作出的任何一个保证。事实上，由于它拉紧了将我们缚在外国帝国主义战车上的锁链，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

随着将我国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统一国民党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实施大规模的镇压，希望借此以窒息任何不满的呼声。同时，它还通过紧急状态来继续维持统治，它实施的紧急状态的期限打破了所有过去的纪录。这一政府镇压人民的本性的最坏的表现是它迫害所有参加一月八日罢工的工人。最惨的受害者是锡兰运输局的雇员，他们当中的三千八百多人都遭到了迫害。

虽然我们的工会没有参与呼吁举行罢工，也没有参加这次罢工，因为这次罢工具有教派性质，然而锡兰运输局的反动官仔却利用这一机会对我们绝大部分积极的干部进行迫害。一些人被解雇了，而其它绝大部分则被调到不好的地方工作。我们高兴地向大会报告，我们已经使我们被解雇的绝大部分会员复职，并使大部分被调动工作的人恢复了原职。但是解雇和调动工作使我们的组织结构遭到了破坏，有一个时候甚至使我们的各种活动都瘫痪了，很多较老的同志停止了活动，只得培养新的干部。然而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做到重建我们受到轻微破坏的组织，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并希望，由于各

种原因而停止活动的较老的同志将再次的在我们的工会中振作起来。

稍微回顾一下紧接着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后这一时期的情况，应该说，我们成功地克服了由于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和由于我们的一些工会领导成员和少数负责人所引起的破坏作用。

我们工会和锡兰运输局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好。当国有化事业部长按照他的办法承认了在锡兰运输局雇员中新建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工会时（甚至联合阵线政府也拒绝承认这一工会），我们的工会却一直遭到怀疑和敌视。所有官方的好处都给了统一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锡兰运输局的官员公开让统一国民党的工会成为实际上是招募新人的御用工会。锡兰运输局内各工会联合理事会没有定期的会议（只有一次例外），因此没有任何作用。锡兰运输局的最高层分为勾心斗角的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由被认为是杜德莱·森纳那亚克的门徒、运输局的主席R.T.德·席尔瓦先生领导，另一个集团由被认为是J.R.贾雅瓦地尼的宠儿，副主席奥斯卡·德·利维拉少校领导。

偏袒和缺乏效能的现象在锡兰运输局内部增加了。为了满足让统一国民党国会议员的人能进入锡兰运输局，标准被降低了。事故增多，直到杜瓦悲剧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时，整个执行局才被迫辞职，成立了一个新的执行局。尽管新来的主席会晤了各个工会，但锡兰运输局

和它的雇员的各个工会之间的关系是否能恢复到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月罢工前的正常地步，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锡兰运输局雇员面前摆着很多迫切的问题。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修改包括职员工资在内的工资结构。将汽车司机的起点工资从每月二百一十九卢比恢复到削减前的二百八十六卢比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另一个要求是超时工资和储备基金利息应按照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十二月已全部增加三十五卢比数目支付。

但是，妨碍锡兰运输局雇员当前的要求不能得到实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不团结和分裂成无数的工会。除非锡兰运输局的雇员能在富有战斗性的领导下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工会组织中，并准备进行斗争，否则他们就无法前进。

尽管工人阶级和群众遭遇到了艰苦和由于这种艰苦，特别是由于象大米配给量削减、货币贬值和生活费用上涨等问题在人民中引起了不满和反对，而三党联盟却无法将这种不满引导到革命的方向，进行一次坚决的斗争，以击败统一国民党及其外国主子。相反，他们用议会主义的鸦片来麻醉群众，并象一个制动器那样阻挠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特别是，正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的罢工浪潮时，他们拒绝呼吁锡兰运输局的雇员参加罢工运动，尽管我们的工会和锡兰工会联合会发出了呼

吁。在一月八日罢工后这一时期，锡兰工会联合会呼吁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迫害参加一月八日的罢工者时，他们又重复了拒绝的做法。必须清楚地向工人揭露他们的这种背叛行为。

我们也必须利用这一机会来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破产以及追随这一无聊的议会道路是无用的。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分裂群众和将群众引入歧途，并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权的真正所在——武装力量转移开去所发明的一种武器。

这就是上届锡兰工联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要开展一个运动使我们的工会会员政治化，并使他们认识到必需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要将工会的斗争和经济的斗争转变为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取社会主义。不能通过议会来实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全体会员认识到这一点，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逐步将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 ——锡兰共产党和锡兰工联的联合呼吁书

科伦坡港口和锡兰运输局一些停车场近来发生的罢工和大学生当中不稳定情绪的巨大增长，以及政府雇员准备于本月底举行罢工，是我国工人阶级和青年新的觉醒和再次显示出战斗精神的朕兆。这是工人和学生克服了他们害怕遭受反动政府报复和作好战斗准备的一种预兆。

但是，这一形势中存在着不幸的因素，这种形势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缺乏正确的领导、组织和团结，因而存在着这种可能：如果工人阶级和革命力量不采取步骤来克服这些缺点，它会再次遭受失败。

这使我们想起了去年的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尽管学生表现出巨大的战斗精神，但由于缺乏团结、互相配合和正确的领导，这些罢课和示威游行却遭到了失败。同样的危险威胁着当前出现的高潮。

去年年底，当私营部门的工人开展罢工运动时，我们呼吁所有的重要工会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将工人阶级的队伍再次团结起来，进行一次团结的战斗来赢得工人的

经济要求。然而我们的呼吁却被置若罔闻，无人加以理采。结果，只有一部分私营部门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即便是这次罢工由于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跟劳工部长举行幕后谈判，不到一个月就被他们出卖了。

### 为什么不团结？

今天，政府雇员正组织起来，要在本月底举行罢工。但又一次不让政府部门的工人投入这一斗争。这次斗争除邮电部门有工人参加外，只限于白领工人参加。甚至是在这次罢工，也正在分两摊子进行准备，一摊子的罢工正由政府文职人员工会领导下的协商委员会进行组织，另一摊子的罢工则由邮电部门的所有工会的统一战线进行组织。看来，似乎两摊子将决定在同一天举行罢工，其主要要求也是相同的。然而，在这两摊子之间，却没有统一的领导进行指挥。同时，据说修正主义分子领导的公用事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一部分也正打算在不同的日期举行另外一次罢工。所有这一切对谁有利呢？肯定不是工人！当港口和锡兰运输局的工人近来表现出他们的战斗精神时，正象资产阶级的报纸报道的那样，由于平等社会党的领导或是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进行煽动和施诡计。结果其它工人却没有这样做。如果将真相说出来，

就是这两个党甚至比统一国民党更为害怕发展着的罢工运动。他们害怕这会招致政府的镇压行动，甚至会危害他们正在垂涎欲滴地期待着竞选。

## 出 卖

事实上，港口和锡兰运输局近来的罢工是由于工人反对不能容忍的工作条件而由他们主动发起的。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害怕他们孤立于工人之外，就装作支援和领导罢工的样子——他们以政府的镇压会造成悲惨的后果恐吓工人，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工人出卖了。同时，他们通过后门和当局进行谈判，在当局原来提出的相同条款的基础上解决了这次罢工。这就是近来港口和锡兰运输局这两次罢工所遭遇到的情况。这类背叛行径不仅破坏了当前的斗争，扑灭了工人的战斗精神，并且在将来难以使这些工人参加行动。

在学生斗争方面也出现了相同的局面。学生提出了大量的正当要求。当局不仅没有对这些要求表示任何的同情，却对他们使用了前所未闻的镇压手段。在学校当局的要求下，对大学生加以逮捕和扣押，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唯一的“过错”是，他们举行了一次饥饿罢课以引起人们对他们不满的注意。然而，平



等社会党领导的学生和修正主义分子领导的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是如此激烈，因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抗议。这两个党的领袖也没有在他们如此信赖的国会中提出有关这一暴行的问题。

在工人罢工斗争和学生不满这两起事件中，只有我们锡兰共产党、锡兰工会联合会和红旗青年联盟联合会表示无条件支持工人的罢工和反对对学生施加镇压。我们可以骄傲地回顾，正是锡兰工联在一九六六年所领导的各次罢工斗争驱散了由于政府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罢工后采取严厉的镇压而笼罩着工会运动的恐惧心理和麻木不仁的情绪。正是这些斗争鼓舞了工人，并给予他们在其后岁月中所进行的斗争以新的信心。

今天，在我国存在着一种爆炸性的局面。工人和学生正盼望得到自由。由于生活费用的飞涨，他们入不敷出。甚至卫生部也已正式承认，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期间，有两千人由于营养不良而死去。自此之后又有多少人死去，而卫生部没有公布，这是任何人都正在猜测的事情。

由于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和生活费用之高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就引起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学生当中不满情绪的蔓延。但是，必须将这一运动联合起来，必须使这个运动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具有一个目的，就是使运动冲破不时发生的经济斗争的传统形式，发展为实

现最后彻底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如统一国民党）的更高水平的政治斗争。

必须教育工人和青年认识到，如果他们将斗争局限于经济要求和只是试图在现存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改善他们的境遇的话，他们到头来将是维护了现在的剥削制度。他们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剥削的结果进而为消灭剥削制度本身而斗争。

但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建立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其它进步阶层的革命团结。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武装他们。

只有反对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领导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和累赘。在他们的心目中沒有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只对他们在议会的席位感兴趣，只想踩着工人的肩膀爬上内阁的宝座。他们的真正态度从以下事实就可以看清楚，尽管罢工的形势在发展，三党联盟的工会领导人和大吹大擂的工会组织联合理事会由于内部矛盾，甚至连一次会议都沒有举行。三党联盟中沒有一个党发表过有关罢工的声明。

工人怎能指望得到这些人真正的领导呢？出路何在？工人必须从下边并从他们当中抛弃这些领导。他们必须向法国工人学习，法国的工人于今年五月在沒有官

方工会领导的帮助下，带动了数百万没有组织的工人投入了行动。但是，在锡兰，我们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它能给予正确的革命的领导。我们有准备领导工人行动的强大的锡兰工会联合会。工人必须在这些组织之下再次联合起来，在基层中建立组织，采取决然的手段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领导人赶下台，越过他们向新的革命未来迈进。

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的工人和私营部门的工人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团结起来，城市工人和种植园工人团结起来，工人和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要求。让我们团结起来投入行动。

我们向各个部门的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保证：我们对拟议中的政府雇员罢工将给予全力的支援。

朝着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革命团结前进！

（原载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锡共《红旗》周报）

## 电影院工人赢得了新的要求

——桑穆加桑塔在锡兰电影院和摄影场  
雇员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工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会斗争之一的时刻举行的。在这次斗争中，尽管有一部分领导人出卖罢工；尽管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尽管参加罢工的各工会之间缺乏团结和互相配合，广大的政府雇员在过去两周中仍然同时停止工作，举行了罢工。这就显示出了我们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这次罢工的结局如何仍然不得而知。不利的情况已经出现了——特别表现在缺少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在罢工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结束之前，我们除表示完全支持罢工者的完全正义的要求外，对罢工将不加评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的总工会——锡兰工会联合会将让你们了解从这一次罢工中所要吸取的正确教训。在这一阶段，让你们知道下列情况就够了：就是锡兰工联已经向公营部分和私营部分的所有工会发出了一个呼吁书，呼吁建立共同的统一战线，以迫使政府撤消“必要服务条

令”，恢复一切工会权利和自由，让所有被解雇的罢工者复职，并答复罢工者的要求。但是这一呼吁却无人加以理睬。

## 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

从我们工会上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的这一时期，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了很多重大的发展。在国际上，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一直处于一个危机接着另一个危机的境况之中，遭到越南人民痛打的美帝国主义正在谋求通过和平谈判来取得它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的革命风暴，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体制并引起了深刻的经济危机。英镑已经贬值，并面临着再次贬值的威胁，而美元和法郎的稳定性正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世界帝国主义正在处于最后崩溃的边缘。

另一方面由于修正主义分子所统治的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也遭到了揭露。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酷入侵彻底地撕下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骗人的面具。这一事情应该能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当中被本国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蒙蔽的那一部分人清醒过来。

## 光 明 之 处

国际上的光明之处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它不仅在中国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加速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群众革命化运动的胜利，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的革命斗争，预示着国际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 最 坏 的 地 步

在锡兰，经济危机已经恶化到最坏的地步。这从削减大米配给量，卢比贬值和生活费用的飞涨上就可以看出来。人民无法使收支平衡。第一次有报告说，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有两千人死于营养不良。

经济危机恶化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分子继续掌握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人为地压低我们出口作物的价格，另一方面他们又提高我们所有进口物品的价格。因此，锡兰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两方面的诈取，它们还以一部分的掠夺品用“援助”

的形式拿回锡兰。

除非我们将我们的经济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分子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经济上的任何一个问题。这是工人阶级和其它进步力量必须专心致志解决的政治任务。

在有关我们的经济要求方面，我们的工会对于自从我们上次大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将不详细谈那些较小的和个别的胜利，只谈谈所取得的两个重大的胜利。

## 集 体 协 定

第一个重大的胜利是以我们工会为一方和以锡兰剧院有限公司、锡兰电影院有限公司、锡兰娱乐有限公司、自由电影院有限公司、卷心菜剧院有限公司的资方为一方所签订的集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文，我们会员的生活费用津贴将根据未冻结前的科伦坡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基础支付，并按照他们所得到的全部增加了的实际基本工资来计算。此外，他们也得到了和政府支付给政府雇员同样基数的特别生活津贴。

这一协定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签订的，但上溯到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这一协定标志着我们工会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我们的会员每月能够增

加从十个卢比到八十个卢比的收入。这大概是那一次工会运动都没有得到过的最多的工资增加。但是，必须说明，只是在我们的工会威胁要举行总罢工的情况下才赢得这一要求的。

接着，我们的工会开展运动，要求剧场的雇员也能享受票房职员所享受的诸如假期优待、退休年令、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待遇。这些都是最合理的要求。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名在剧场的办公室里管理账目的职员所得到的照顾要优于在剧场内放映电影的放映员。

原先，这一要求是向锡兰剧场有限公司提出的，但该剧场的资方拒绝答应这一要求，结果锡兰剧场有限公司的全体雇员举行了两星期的罢工。在资方同意和工会谈判一个集体协定之后才撤消了罢工。我们骄傲的宣布：在这次会议的前夕，我们和锡兰剧场有限公司的谈判已经取得了最后的结果，并签订了一个协定。它标志着我们工会所取得的又一个胜利。

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文，工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获得一种有较多增加的新的基本工资。雇主交付给储备基金的数目将从百分之六增加为百分之八。雇员交付给储备基金的数目将从百分之四增加为百分之六。雇主同意另加两天公众假日，七天病假假期。此外。资方也答应让雇员享受现在票房职员所享受的退休待遇。这一协定并规定了解决双方纠纷的详细程序。



在向锡兰剧坊有限公司争取到这些要求之后，现在我们劝说其它的公司也必须答应这些要求。如果他们加以拒绝，我们就必须准备以工会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要求。这次会议对此事必须引起重视。

## 使工人阶级政治化

当我们为我们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胜利，并为我们的工会已被证明是唯一为电影院雇员争取到增加大量工资的电影院雇员工会而感到骄傲的时候，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将我们的活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内将是致命的。通过工会的胜利，我们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内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命运。我们并没有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只有通过政治行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为此，我们必须象锡兰工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那样，使工人阶级政治化。这是我们必须专心致志去完成的任务。因为，除非工人阶级接受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否则我们将永远陷在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的泥潭中。

同时，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所指的通过政治行动并不是已经被揭露的虚假的破产了的议会道路，而是指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行动。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全心

全意地献出我们的一切。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 讓我們朝着根除不可接觸制度的 方 向 前 進

納·桑穆加塔桑

自從加夫那青年大會（該組織現已不存在）在三十年代領導的爭取錫蘭完全的民族獨立，反對頓諾摩委員會建議書的運動之後，爭取根除不可接觸制度的運動就成為加夫那所發生的最進步的事物。

至少，這一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聯邦黨和泰米爾人大會黨的反動政策。對南方進步人士在加夫那的進步事業所造成的損害，它已經贏得了南方的進步人士的尊敬。

從基本上說，保留種姓制度及其最可憎的形式——不可接觸制度都是封建主義的殘餘，在錫蘭的其它地方也存在着種姓制度。但是，唯獨在加夫那一個地方仍然實行着不可接觸制度，所謂被壓迫階級的成員竟被看成是劣等人。他們不能到所謂高等種姓打水的井里打水，不能進入茶館和飯店，只能站在茶館和飯店的外邊用一個特制的錫碗喝茶，但卻要付同樣的價錢，並要對此表示滿意。他們的小孩被禁止同高等種姓小孩進入同一個

学校念书，他们也不能将他们死者的尸体和高等种姓死者的尸体埋在同一个公墓。他们并被暴力阻止拥有土地、膜拜相同的神灵和进入庙堂。

## 不时的爆发

反对这种非人和野蛮制度的情绪不时有所爆发。但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谓被压迫种姓的每一次反抗都被野蛮地镇压下去了。他们的水井被放进毒药，小草房被放火焚烧，而他们自己也被无情地加以殴打。这些不幸的人们指望现下的各个政党来拯救他们是徒劳无益的。这些眼睛死盯着议会席位的政党不愿得罪所谓高等种姓，因为在所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被压迫种姓选区中，所谓高等种姓都拥有多数，尽管所谓被压迫种姓占有加夫那人口的三分之一。

## 阶级的问题

班达拉奈克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制订了防止社会不公平法案，然而这一法案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三年前，泰米尔少数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组织由联邦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共同领导——跑出来在这一问题上组织了一次消极抵抗运动。但是，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局

限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及和政府官员进行毫无结果的閒谈上。

锡兰共产党在它刚刚摆脱掉修正主义重负之后就在这一时刻出来给予所谓被压迫种姓以明确的领导。它告诉他们，这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阶级问题，因为所谓被压迫种姓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和农民。它告诉他们不要受资产阶级的非暴力哲学的愚弄，非暴力只是要他们永远受奴役的一种诡计。它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并号召他们用所谓被压迫种姓的革命暴力来对付高等种姓中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反革命暴力。

共产党向他们指出了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样板。它告诉他们，象马丁·路德·金牧师这样的黑人改良主义领袖，多年来就一直在向黑人宣扬非暴力的学说，然而，这种做法只是增加了白人的暴行而已。今天，黑人已经抛弃了非暴力的道路，走上了武装自卫的革命道路，并以革命的暴力来回答反革命的暴力。黑人的造反是插在美帝国主义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被压迫种姓从这些革命的忠告中受到了鼓舞，同时在第一次得到一个政党的支援的情况下，在过去的两年中开展了反对种姓压迫的英勇斗争。他们并在一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关于进入庙宇的问题在很多地方仍然是一个僵局。但是，他们通过这些斗争，例如去年著名的马维达普拉姆庙宇的斗争，不仅已将全国的注意

力集中到加夫那社会制度的这一祸害上来，而且也赢得了南方的各种进步力量的赞扬和支持。

## 真正的朋友

他们也已经认识到，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联邦党、泰米尔人大会党、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它们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根除种姓压迫的事业，却不肯拿出一个小姆指来支援所谓被压迫种姓的斗争时，唯有我们共产党是所有各政党中完全支持所谓被压迫种姓事业的独一无二的政党。我们能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种姓压迫是锡兰社会生活中最不人道的暴行之一，而且也因为我们受机会主义议会政治的掣肘也不怕得罪所谓高等种姓的意图。

## 警察——种姓压迫的卫士

所谓被压迫种姓也已认识到，当他们反对种姓压迫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要起来反对国家的镇压机器。这些镇压机器长久以来一直保护着种姓压迫制度。警察被视为是法律的保卫者。然而，在被压迫种姓进行反对种姓压迫斗争的时候，警察不仅不去维护本国的法律——防止社会不公平法案，而是以种姓压迫制度的维护者出

现。他们野蛮地殴打并驱散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反对种姓压迫的和平游行队伍的人群。他们在所谓被压迫种姓斗争的道路上尽可能的设置各种障碍。当警察副总监跑到马维达普拉姆庙时，并不是为了要维护所谓被压迫种姓的权利，而是去保卫藐视法律的头号反动派 C·孙达拉林甘姆；他还让警察用警棍殴打在马维达普拉姆庙外进行和平消极抵抗的人群，因而出尽洋相。

所谓被压迫种姓必须懂得，他们反对种姓压迫的斗争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斗争。单靠他们自己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斗争和锡兰人民的其它斗争，即和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如统一国民党、联邦党、泰米尔人大会党等等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在社会制度这方面发生革命的变革，种姓压迫才会消失。

我们也必须将所谓高等种姓中的劳动人民、农民、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他们是我们潜在的同盟者。虽然他们可能被多世纪以来封建的蒙昧主义所暂时蒙蔽，但我们必须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将他们争取过来。

毫无疑问，一九六九年将会看到更多得多的反对种姓压迫的斗争。这些斗争要求所谓被压迫种姓方面有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更大的团结、具有勇气和决心，同

时要求他们和高等种姓和僧伽罗人中的进步人士结成更加广泛的团结。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愿向我们所谓被压迫种姓中的同志在反对所谓高等种姓中的反动分子和警察的无比英勇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致敬。毫无疑问，他们已经作出了牺牲。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一些亲人。但是，他们的勇敢精神——如尼克汗蒙的一个妇女从警察手中夺取一枝枪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就是我们的楷模，并预示着我们被压迫的人民只要有了这种勇气和战斗精神，一旦振奋、团结起来，有了正确的领导，他们就能战胜所有强大的敌人。

加夫那的所谓被压迫种姓在为根除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锡兰共产党将永远和他们站在一起。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



## 答馬迪赫·潘那西哈·台洛法師

我们代表我们各自的组织，回答一部分报刊反对我们关于在五月一日庆祝五一节的决定而搞的若干恶意宣传。我们也一道回答马迪赫·潘那西哈·马哈那雅盖·台洛法师、H.W.阿马拉苏里亚先生和基莱里夫人就这一问题所提出的一些论点。

首先，我们要问问这些人们，他们是否知道这个事实：一九五〇年的五一节和维萨克节刚好在同一天，那时候同时举行庆祝两个节日并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抗议。你们这些佛教领袖们那时候跑到那里去了？如果你们那时候不提出抗议，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抗议呢？

潘那西哈·台洛法师对其他工会表示感谢，因为这些工会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五一节，而追随统一国民党在四月的一天庆祝五一节。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在政治上都是有名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曾经多次在政治上作出反复无常的表演，并叛变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今天他们冒充佛教徒，或是装作尊重所谓佛教情感，是因为他们正在陷入议会主义的泥沼之中。

当然，尊敬的法师不会期待我们堕落到如此伪善的

地步。

最有意思的是看到尊敬的法师提到人民中国有四亿佛教徒，并且呼吁我们说，既然我们高度敬仰中国，我们务必不要忽视佛教情感。但是尊敬的法师是否知道，中国的四亿佛教徒（我们不保证这数字的准确性）正在和全中国的七亿人民一道在维萨克节即五月一日那天庆祝今天的五一节呢？事实上，他们今年五一节的庆典，规模将更大，因为他们将同时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

因此，我们也将将在维萨克节那天庆祝五一节的做法，就同世界上最大部分的佛教徒——四亿人——的做法是一致的了，如果法师提供的数字是正确的话。

我们还怀疑法师是否有资格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们劝告。潘那西哈·台洛法师曾经不只一次用湖滨大厦及其他报刊的专栏来鼓吹一切僧伽罗人政党的团结，不管它是佛教的、非佛教的或反对佛教的。这个团结大抵是用来对付泰米尔人的，因而也就不管他们是不是佛教徒了！

这种做法同佛教教义有什么相干呢？这不就是纯粹的教派主义和种族主义吗？释迦牟尼佛祖是僧伽罗人吗？还有美国、英国、德国、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徒又该怎么办呢？

麻烦的是，潘那西哈法师不懂得什么是剥削，什么

是痛苦。他是由肉桂花园内有钱的太太、老爷们所“虔诚地”供奉的一座庙堂内的法师，这些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登上天堂的一条捷径，又是偿赎他们一切罪恶的手段。潘那西哈法师同那些捧着讨饭碗挨家挨户去求乞的乡村和尚是迥然不同的。

潘那西哈法师是否发出过这样“强大”的呼声去反对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呢？人们是否听到过他支持工人的工会斗争的呼声呢？为什么没有呢，那么，现在他怎么能期待工人们来支持他呢？

再看看 H. W. 阿马拉苏里亚先生的情况。他是本国最大的资本家和劳动剥削者之一。释迦牟尼佛祖是否宣讲过对工人施行残酷剥削和积聚大量财富是一个佛教徒的美德呢？怎能期待世界上的工人联合起来支持 H. W. 阿马拉苏里亚先生呢？或者是支持基莱里夫人呢？

在锡兰，有一类人一年三百六十四天进行残酷的剥削，然后在维萨克节这一天搞一次施舍或是盖一个牌坊，企图以此来抵偿他们的剥削罪过，没有再比这更加伪善的了。

基莱里夫人指责我们采取反宗教的态度。同所有真正的佛教徒以及释迦牟尼佛祖本人一样，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反宗教的。宗教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宗教是使工人阶级——不问其国籍、种族、宗教或种姓，都从资本主义剥

削底下，从诸如H·W·阿马拉苏里亚先生和基莱里夫人一类人手中解放出来。无疑这是人们能够具有的最崇高的理想。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这里，佛教僧人违背佛教教义，占有茶园和橡胶园及其他财产，住在高楼大厦，并坐在“本茨”汽车内旅行；在这里，曾经有一个佛教法师当一位总理向他俯身礼拜时就开枪把总理杀死；在这里，就在不久以前，据报纸报导，马塔拉地方的一个佛教法师招认了在他的庙堂里用斧头劈死了两个男孩；在这里，完全同释迦牟尼佛祖的教导相反，佛教僧侣按照不同种姓划分为各个不同的教派，而属于不同种姓的佛教僧人不能坐在同一张蒲席上领受“施舍”；在这里，佛教僧人的一切训诫，都无法将锡兰从占世界谋杀案纪录第三名的地位降下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竟然有人认为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庆祝五一节这个工人的节日是反佛教的，或者是违犯佛教的主张的。我们还要提醒潘那西哈法师，全世界工人数的数目比一切信教的人加起来的数目要多得多。

我们只是要求停止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伪善的做法。让那些要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庆祝维萨克节的人按他们的意愿去做吧。让那些要把五月一日这一天作为五一节来庆祝的人按他们的意愿去做吧。让那些要在同一天庆祝两个节日的人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吧。让我们表

现出同情的精神，我们以有这种精神而自豪。

但是工人们只能够在五一节即五月一日这一天庆祝五一节，因为全世界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从而表现出他们的国际主义的阶级团结，表达出他们要求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实现一个将由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统治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

锡兰工会联合会主席

全锡农民大会主席

红旗青年联盟联合会主席

锡兰共产党总书记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

一九六九年一月号）

## 錫兰共产党“五一”节賀詞的 新聞公報

今年“五一”节，錫兰共产党号召一切革命者加倍努力，建立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革命团结，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如统一国民党、联邦党等。我们特别号召一切革命者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爱国阶层的牢固团结，并坚决表示我们同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国际团结，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国际团结，和同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小组的国际团结。

我们要求人民正确认清谁是他们主要的敌人，谁是他们真正的同盟者。我们要求他们不要混淆敌友，以致把可能的同盟者变成敌人，而让我们的敌人感到舒服。我们特别要求他们不要被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中的反动势力带头搞的教族仇恨运动引入歧途。搞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转移我们的视线不去注意对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必

要性，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入教族的途径，来使可能的同盟者互相斗争，而敌人却逍遥自在地骑在两族人民的头上。

我们号召各革命阶层，在自己的队伍中肃清托洛茨基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有毒的、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理论。从以下一个事实，可以看出这些分裂势力在工人阶级中所造成的堕落的程度：有些工人已经被说服放弃于五月一日庆祝“五一”节，而跟随统一国民党及其同盟者于四月份某一天庆祝“五一”节。

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从一九六三年的公共汽车公司罢工事件起，后来在二十一项要求的问题上，直到最近的私营和公营部分罢工事件，叛变和出卖了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给工人阶级运动造成了莫大的损害。它们拒绝开展任何斗争来反对统一国民党领导的政府的反民族、反人民和反工人阶级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大规模解雇工人、把大米配给量减少一半、使卢比贬值、让生活费用步步上升、使失业者增加，等等。这些政党今天已经堕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势力。肃清他们的毒害，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国的经济危机日益恶化。这是我国经济继续从属于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结果。目前统一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已经进一步把我国的经济拴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

如果不把我国经济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就不能取得任何进展。

但是这决不是通过破产了的议会道路和我国已经实行了三十八年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所能作到的。剥削制度并没有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议会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空谈场所，它不过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不让我们去注意真正的权力中心，即武装力量而发明出来的。剥削阶级化了很多的钱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保障和保护剥削劳工的制度。这个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是军队和警察。他们手里没有枪，剥削就连一刻也继续不下去。因此，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懂得，只有到今天在资产阶级看门狗手中的枪转到了工农的手中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他们粉碎了镇压工农的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国家机器（马克思把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解放。

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教导。他们的集体智慧今天叫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用这种革命的思想武装自己。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的实践。但是同时，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应有差距。理论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而且必须在实践后变得更加丰富。

因此，在今年的“五一”节，让我们致力于这个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运用到锡兰的革命实践的具体条件之中，从而建立一个由工人及其同盟者掌权的新锡兰。

(总书记签字)

## 答我們的誹謗者

### ——錫兰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党成了来自我们敌人的不同方面的大规模攻击的目标。资产阶级报纸（一个泰米尔文日报）指责我们秘密地资助锡兰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运动。锡兰的“太子”阿努拉·班达拉奈克（班夫人的儿子——译注）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纳·桑穆加塔桑和塞·迪·班达拉奈克两同志是毛泽东的“小伙计”。工贼彼得·克尼曼通过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去增加一些破烂货，这些东西是他的资产阶级破烂《真理报》每隔一定时间呕出来反对我们的。

我们还受到平等社会党工会的攻击，它叫嚷在维拉瓦特纺织厂没有一个支持者。他们说维拉瓦特纺织厂大部分工人实际上都是三党联盟的追随者。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三党联盟领导的工会出卖罢工以后，并要全体工人复工时，没有一个工厂工人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复工。锡兰自由党汽车工人工会攻击我们，因为我们在锡兰运输公司的工会在一月八日罢工时为亚帕同志（基鲁拉路总站锡兰自由党工会职员部主席）赢得了

六千四百八十卢比的复工补偿金。在科伦坡港口的安德尼·马萨拉斯先生的亲西德团体也散发传单反对我们。

从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组——所谓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散发传单就我们号召举行罢工反对劳工法庭三月二十三日的裁判而反对我们。他们班门弄斧，想教训我们单靠工会行动是没有用处的。这些我们在我们的锡兰工会联合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教给整个工人阶级了。他们题为“反对”的传单对我们进行了攻击。

一位曾在卢蒙巴大学学过修正主义经济学的先生出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我们。在这本书中，他在企图教我们经济学时，恰恰暴露出他自己是个糊涂虫，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知识。仅仅是由于桑穆加塔桑同志在批判这位先生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不出卖劳动力的错误理论时，引用了苏联作家列昂捷夫所著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的话，这位先生就冒然断定桑穆加塔桑同志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因为他摘录了一个修正主义者的东西。咳！桑同志所摘录的是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时代出版的一本书。列昂捷夫以后变成了修正主义者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早期观点和他所摘录的马克思的话。

一个平等社会党的种植园工人写的一本所谓泰米尔歌曲，由平等社会党领导的锡兰种植园工会总书记写了一篇序言，在歌本的第一页上并印有纳·马·佩雷拉的

照片，其中有一首歌完全是诽谤桑穆加塔桑同志的。

由于我们决定在五月一日庆祝五一节（尽管这一天恰好是释迦牟尼诞生和逝世周年纪念日，就象一九五〇年那样），我们遭到了几乎所有反动派的攻击，包括各种报刊和佛教法师的反动上层的攻击。

一本题为《中国领导人的另一副面孔》的小册子一方面企图诽谤和辱骂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另一方面企图诽谤和辱骂锡兰共产党和桑穆加塔桑同志。这本小册子是修正主义者出版的。象这样把我们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也许是对我们的最大的赞赏。如果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错了，那么，我们则因为同这样一个伟人一起犯错误而感到自豪。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现已被我们党开除出党的、以前对党不满的一群党员，散发了一个传单，题为“我们不要经济斗争”（僧伽罗文传单题为“放弃为一碗稀饭的斗争”——译注）。但他们没有勇气公布自己的名字，而是收买了三名前托洛茨基分子、流氓的签名，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属于所谓反领导阵线的。

因为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又受到攻击，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革命者！无止境的诽谤运动（主要是口头上的）直接对准我们的党及其领导。这些诽谤大都无休止地引起教派主义，因为我们的总书记恰

巧是一个泰米尔人。面对着这一联合进攻（这一进攻正在进行，好象是按电钮一样，肯定有一个共同的指挥中心），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应该说一些话来进行答辯并阐明我党的政策。

就反对我们党及其领导的诽谤运动来说，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中得到勇气。他说：“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从这里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如果我们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那就说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敌人结合在一起向我们进行联合进攻的原因。

我们的党是从修党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继承了许多无用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党改造成成为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真正的革命的党，我们就必须抛弃那些无用的东西。为此我们需要时间。我们不得不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学习其他马列主义党，特别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党的经验。我们必须融会贯通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然而，

最后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决定包含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举行的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一致通过的报告中。这一报告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锡兰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

今天我们承担了把这些正确决定付诸实践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样做时，我们遇到了来自右的和所谓左的方面的反对。从右的方面来的对我们说，革命对于锡兰人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不打算说明为什么凶杀事件在锡兰居于世界首位，至于在种姓骚乱中，对于佛教徒的虔诚和非暴力所发生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人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歌功颂德是为了破灭人民的革命理想。

从所谓左的方面我们受到宗派主义的训导，说我们走得不快。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或群众的准备情况。毫无疑问，宝贵的时间被早期左翼党派的错误领导所浪费了，这些左翼党派今天都背叛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我们不得不完全回过来探索正确的起点，并且都要从新开始。但是，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的诽谤者不注意以下这件事，我们同时反对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与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改良主义。我们是做这件事的唯一力量。我们保持了锡兰工会联合会在马列主义者的领导之

下，锡兰工会联合会是老党领导下的主要群众组织。我们还击败了克尼曼—曼迪斯集团破坏它的一切企图。

我们宣传了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向锡兰群众解释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意义。我们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忠于革命的广泛的思想运动。我们第一次负责用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没有得到我们今天的诽谤者的任何帮助。

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揭露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和出卖，他们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鸦片毒害群众。我们必须把思想运动放在首位。因为如同一所房子需要一个坚固的地基一样，一个革命运动和一个党也需要一个牢固的思想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这是列宁所教导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限于理论。我们对于所爆发的每一个斗争都给予了领导。谁都会记得我们如何领导了一九六三年一至二月间的锡兰运输局的罢工。这次罢工第一次揭露了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叛卖。在加夫那被压迫种姓问题上，我们党给这些无正当权力的、今天已起来造反的人们以坚定不移的领导。

我们对于那些高地的印度血统种植园工人，在他们的一九六六年罢工期间给予了正确的领导，并进行了反

对汤德曼及其背叛政策的广泛的宣传。结果，我们的红旗工会成了汤德曼和他的锡兰工人大会的唯一挑战者。今天，印度血统的种植园工人用毛泽东的照片代替了甘地的照片。在削减大米配给和卢比贬值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是唯一号召起来反对统一国民党的声音。我们是揭露统一国民党反民族、亲帝国主义及其叛卖本质的、进行广泛宣传说明我们的经济危机的继续恶化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继续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我们正确地领导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私营部门的罢工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国营部门的罢工。独立日的前一天，在佩拉迪尼大学学生与军队发生了正义的冲突时，我们是支持他们的唯一的政治力量。我们举行了两个会议（一个在科伦坡，一个在康堤），谴责军队对大学生和大学财产的暴行。

一九六五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举行了农民代表大会，正确地制定了农民要求，并代表他们领导了少数斗争。如果说还没有开展更多的斗争，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打破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对于群众特别是对僧伽罗工人的控制。

毫无疑问，一个党只能在斗争过程中发展。没有一个党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党也不能发展。一种理论只能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所以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毛泽东同志的教



导：“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所以，我们在领导斗争时不要冒进，而要使群众都参加。

对于那些表现性急的冒进分子，我们以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提醒他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们绝不能做玩具兵的游戏。革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严肃地作准备。不论右的或左的偏向都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不接受看不到共产党的必要性、否定群众作用的有名的“古巴纲领”或“格瓦拉”纲领。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他还这样教导我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列宁曾教导我们，正如一个军队需要一个司令部一

样，工人阶级也需要一个共产党给以政治领导。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的珍贵教导弃置于一边。不能因为某些共产党走上错误道路变成修正主义（如第二国际的老社会党）就否定共产党的必要性。谁也不会把婴儿同婴儿洗澡的脏水一起倒掉。如果某一国家的共产党修了，那个国家的革命者就应象我们在锡兰做的这样再建一个党。

我们不能否定群众的作用，也不能相信受过训练的几百个勇士从一个国家降落到另一个国家，并发动革命。我们拒绝通过几百名英雄好汉夺取政权，然后吸引群众的左倾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理论。这种观念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理论不是相信群众，而是相信个人。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他还教导我们：“**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

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所以革命运动不能脱离群众。只靠领导者或少数积极分子是不能够领导革命运动达到胜利的。我们必须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觉悟和动员起来。不要期望立即得到称心的结果，而只有到基层群众中去做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法在这里也是适用的。按群众的水平，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革命工作，过一定的时间就会产生革命形势。革命没有捷径。

如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我们要防止愿作大事而不愿作细小的日常工作的革命急性病。这是在锡兰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些人“谈论”革命，但拒绝散发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的传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同志不考虑主客观条件，而害了革命急性病。他们不是到群众中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是充满幻想，只愿作大的事情。”（未查到原文——译注）

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只是谈论革命，但不作

革命的任何准备，那是错误的。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作为口号提出来，而同时却连怎么使用玩具枪都不会，那是毫无意义的。那是可笑的。我们说的与做的之间不应该有距离。

然而，在要把我党重建为一个革命党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必须是说。我们必须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平等社会党领导划清界限。我们必须使革命群众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我们党是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这样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并不到此为止。

但前提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透，并善于把它与锡兰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借此机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学说简要地概括如下：一切阶级社会都划分为相互对立和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因而产生了阶级斗争；压迫阶级用巨资建立一个叫做国家的机器以便镇压和压迫被压迫阶级。这个国家机器的主要形式是武装部队，其他则是警察、官厅机构、法庭、监狱等；只有在这种国家机器的保护下才能进行剥削；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要想抛掉奴役和压迫的枷锁，只能粉碎充当剥削者的看家狗的国家机器，主要是军队和警察，同时，代之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国家机器，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这件事

不能通过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即通过和平过渡来完成，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教导说，在今天宗主国的政权已经高度军国主义化，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仍受帝国主义蹂躏的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要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权，革命力量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这样一个人民军队，就不可能摧毁敌人的政权。

这就是中国革命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显著特点。正如斯大林所指出：“**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还存在阶级，因而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他通过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如何防止象在苏联和其他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里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在中国捍卫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保持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通过上述方法，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今天我们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正如列宁当时所说的，它不过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之间是不能够调和，没有中间道路，不能够搭桥的。

朝鲜和古巴的领导人、日本修正主义者、甚至越南党的某些领导人，曾一度发表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观点，但今天他们却伪装采取中间路线，而实际上他们是沿着现代修正主义的下坡路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之间不可能保持中立。油与水不会相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与世界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为自己设立的最后支柱现代修正主义相对立的。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包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革命运动必须完全掌握这一学说，并且必须受到鼓舞，从而把它变为锡兰的现实。我们党誓为这一任务而奋斗。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许多工作，但前面的路程还很长。我们还有很多缺点要改正。但我们是在前进。

我们决不要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和干部花费在竞选或做合法的工会工作上。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农村工作。

我们必须把农民和种植园工人组织起来，这两种人都是在封建或半封建条件下做工，尽管资本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发展。我们必须建立僧伽罗族农民和印度血统工

人之间的团结，这是在锡兰的任何革命获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我们必须到青年学生中间进行工作，他们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没有前途，因而渴望来一切革命的变化；而且他们是能够实现这种变化的。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由一个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中主要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它一切爱国阶层，以反对我们的主要的共同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统一国民党和联邦党等。

要作到这一切，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有纪律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凡是违反党的纪律、进行无组织的和反党的活动的人，一句话，凡是削弱革命领导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凡是在背地里，以非组织形式，散布无根据、不正当的诽谤，反对党和党的领导的人，也是反革命害人虫。有些中等阶级的人，对任何革命都不感兴趣，因为取得大学学位，学得一点不完整的理论，就骄傲得头脑发胀，以为自己什么事情都知道。这是整个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托洛茨基也是这样。他们不能做持久的和耐心的工作。工人阶级决不要为他们的“漂亮”话所欺骗。

在这些先生们中间有些人也空谈党需要有一个全民

性的领导问题。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要回到修正主义的议会政治中去。他们要僧伽罗族的、信佛教的、种地的男人或女人做党的领导人，就象其他一切党派的情况那样。这是为了要吸引选票。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干革命。我们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宗教的、也不是以种姓为基础的。我们要说明这一点。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个加拿大医生，他曾到西班牙为西班牙国内战争服务。最后，他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战斗，并献出他的生命。是什么东西使他——一个加拿大人为中国人战斗和献身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就是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这种精神。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

我们并不因为民族、国家、宗教和种姓的不同而感到不安。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战场。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对哪里最有用处，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就应该是这样。我们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决心要在全世界根除剥削现象。

我们是毛泽东主席及其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小兵。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

## 答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下面是納·桑穆加塔桑同志写給錫兰《每日新聞》，答复該报上阿馬拉达薩·費尔南多先生两篇文章的两封信。——《紅旗》杂志編者)

### 一

当我阅读到四月六日贵报上阿馬拉达薩·費尔南多先生关于今年三月苏联侵入中国边境事件所发表的混乱和糊里糊涂的托洛茨基观点时，我觉得好笑。

托派思想总是混乱和糊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无法举出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是奉行托洛茨基的教义的。因此他们处于能够批评和谴责一切事物和任何人的“轻松愉快”的地位。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費尔南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是如何“偷偷摸摸地”对托派一贯攻击的对象——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所施加的攻击。

同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国家的反动派一样，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仍然憎恨和污辱斯

大林的名字，他们象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害怕他。对斯大林同志来说，沒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

费尔南多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偷偷摸摸地放进一个完全捏造的说法，说列宁要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

这是帝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煞费苦心散播的一个神话。这大概是引自曾经多次出版的著名的列宁“最后遗嘱”吧——在这里头列宁对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某些批评。

但是，让我们首先指出，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首次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那时列宁还在世。

毫无疑问，列宁那时在党内享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如果他曾经想过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适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话，他早就这样做了。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卫士，他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而斯大林则是同列宁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同创建者。

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曾不断同列宁发生争执，十月革命以后仍然是这样。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不得不扬言要对托洛茨基采取纪律制裁。

关于列宁要以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的那种说法的唯

一凭据就是在列宁逝世后由他的孀妇所透露出来的所谓最后遗嘱。

甚至这个遗嘱也没有建议让托洛茨基当总书记。遗嘱里面有某些从来没有向斯大林当面提过的批评。

尽管如此，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列宁逝世后第一次召开、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读了列宁的这一遗嘱。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听取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一批评后继续选举斯大林当总书记的，只有自己想当选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一人投反对票。

诚然，斯大林犯过某些错误，包括他对中国局势的某些估计。但是，人们不会只看到玫瑰花园中的粪堆，而看不见整个玫瑰花园。

用两分法来对待斯大林的工作，就能看出他的功远大于他的过。

我们还要记住，他所从事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使人惊奇的不是他犯了一些错误，而是他建设了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捍卫了它。

他基本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费尔南多先生的观点甚至更加混乱。费尔南多先生不能看到下列二者之间的区别：列宁主张推翻本国参加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封建政府，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土地、工厂和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地主

和资本家所有；斯大林（列宁在反对外国干涉的战争日子里也是这样）则主张捍卫工人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时候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工人的了。

不错，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废除一切由俄罗斯各沙皇强加于他们的弱小邻国的不平等条约。就欧洲来说，这一措施已经实施了。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八六〇年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却没有废除。在这一点上没有理由归咎于斯大林。因当时列宁还在世，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长。

中国的同志们说，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这个问题本来能够解决，这样说是正确的。但那时候这一问题并不迫切。当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有争执的边界时，边界问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事情并不迫切。

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和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上台执政之后，在这一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以及在这一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开始在一切国际事务上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参与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之后——这一战略以起自日本，经过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苏联，又回到日本的各个军事基地来包围中国，这就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今天的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表现在

它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并同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印度尼西亚刽子手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它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目前对中国实行边界冒险的行动上。

但是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要求他们本国的人民不要抵抗苏联的侵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保卫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堡垒和根据地，这不仅是有关中国人，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一切革命者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费尔南多先生把它解释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帮帝国主义的忙。

这个斗争使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重新得到活力，并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苏联的群众定将从现代修正主义的祸害下把自己解放出来。他们必将进行另一次十月革命，恢复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历史。

中国的群众已经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领导下解放了自己。

他们并不需要费尔南多先生或在某些国家内仍然点缀着政治舞台的个把托洛茨基分子为他们效劳。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 二

在离开将近一个月又回到锡兰岛上来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被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是对我答复他的信的一个答复。我相信你们会慷慨地让我再有一个答复他的机会。

我不想占用你们过多的篇幅。但是费尔南多对我的答复包含着这么多的历史谬误，我不能不加批驳就让它过去。

首先，我得指出，费尔南多先生没有对这一事实表示异议。即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即列宁在世时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

其次，让我们谈谈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事实上这是由列宁口授，写给即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这次大会后来在列宁逝世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列宁要求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斯大林自己这样做了。

费尔南多先生引证了列宁信中适合他要求的那些部

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封较早和主要信件中有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如下的描述：

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列宁写这封信同后来他写信的附注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害怕发生一次分裂，他是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分裂的。人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阅读这些信件。

列宁从来没有如费尔南多先生所说的那样讲过：“所以我向同志们建议撤掉斯大林的这个职务，指派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斯大林的人来接替这一职务。……”列宁说的是，“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霭，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他从未用过“优越”这个词，这个词是从费尔南多先生丰富的想象中迸发出来的。



费尔南多先生对托洛茨基的才能谈了很多。这是毫无意义的。曾经有过许多做了各种事的能人。在我们本国的托派圈子里出现过一些“智多星”，但他们却无法使“新闻法案”在国会中获得通过。资产阶级有过他们自己的能人。温斯吞·邱吉尔就是一个特出的例子。但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仅仅有能耐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很重要的。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才能也是没有用的。

费尔南多先生老是断章取义。列宁从来没有说过“不应该因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反对他”。列宁说的是：“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我并非因托洛茨基是一个非布尔什维克而指责他。我只是说明一件为列宁所证实而费尔南多先生也已承认的事实。我用这一点来说明托洛茨基不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而没有权利象斯大林那样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没有用暗示或其他方式建议由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如果列宁有这种想法，他定会用文字把它下写来——他在一切其他事情上都是这样做的。

费尔南多先生说列宁听凭布尔什维克党的良知去选择一个继承人。正是这个良知，使党代表大会在听取了

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后，仍然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而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列宁的信是由斯大林本人在会上宣读的，其中包括关于他的粗暴的一部分。宣读信件以后斯大林坐下来评论说：“**是的，我对那些想分裂列宁的党的人是粗暴的。**”

我想，毛泽东同志所明智地采取的那一种方式。就是解决党领导的继承人这类问题的正确方式，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同志让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就由谁来继承他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了一致的决定。

我还必须举出列宁对托洛茨基所作的一个使人难忘的性格描述，列宁有一次把托洛茨基称为犹大什克·托洛茨基（见《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八页。犹大是基督教《圣经》中出卖耶稣的叛徒。——译注）。我在这里只举出列宁的几段话。列宁说：“**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接着，他对托洛茨基在各个时期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作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列宁评论说，“**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

的左的‘不断革命’。”

他的描述是这样结束的：“这种典型（如托洛茨基一作者注）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谈论同他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一九〇八年起就确定和规定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上几段引文均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四六一三四七页。）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我只要举出××在“九大”报告上所援引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的宣言》。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苏维埃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这里没有提到“一当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就归还所夺取的一切领土。这只是费尔南多先生所炮制出来的一种诡辩，用以解释为什么当列宁在世和托洛茨基

处理外交事务时没有实现归还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为什么要归咎于斯大林呢？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当斯大林在世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斯大林逝世后，中国政府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建议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一九六四年举行了会谈，但没有结果。因此就出现了目前的情况。

费尔南多先生答复的其余部分包含这样多的谬误，要对每一点谬论都加以批驳将不胜其烦。因此，我将只批驳他的一些主要的论点。

（一）因为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友好关系，费尔南多先生就找中国的岔子，谴责中国是十足的伪善和机会主义。这么说他也要谴责列宁了，因为列宁曾经同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曾不断的大力反对这一和约）。同样地斯大林也曾经同希特勒签订了一个协定取得了暂时的缓和，从而避免陷入对一切敌人同时进行斗争的境地。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一协定是在英法政府拒绝建立共同反对希特勒的共同阵线之后签订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所做的都是同毛最近所宣布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相符合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策。

（二）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没有“解散它自己，让它的党员加入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为普通党员。”

真实的情形是，在一九二四年，由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接受了三大原则，即一，同苏联友好，二，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三，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解散过，只是允许它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完全正确的政策，因为两党合作后在广州成立了革命政府并开始北伐，从军阀手中解放了中国的大部分。

那时期中国党所犯的错误是在统一战线内没有保持党的独立自主。这就使得在孙逸仙博士逝世后继承他的蒋介石能够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统一战线。这是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下所奉行的错误政策，陈独秀后来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

不管怎样，在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则由布哈林接替。在一九二七年之前，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没有担负重要的职务。那么，为什么要咎归于他呢？

（三）如果一个人问问自己，锡兰平等社会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原来的委员现在还有多少留在党内——没

有经过任何清洗——就会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洗，对于肃清内部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做，希特勒就会实现了对苏联的吞并，大门就会从里面打开。

内中可能有一些过火的做法。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处决了。但是历史并没有停留下来记载这些过火的做法，它记载的是革命的伟大成就。

（四）斯大林把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分子描写为一丘之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是列宁首先用来描写社会民主党人的，它的意思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德国共产党曾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但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个号召。

（五）各国共产党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一起参加政府的政策，是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而不是在希特勒失败后提出来的。这个政策是正确和符合列宁的观点的。

（六）第三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由于历史环境所造成，这样做使得每个共产党能够同它本国的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签订建立反对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协议。

我相信当时的费尔南多先生总不会指责马克思解散了第一国际吧。这也是由于历史环境造成的。

（七）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戴高乐

政府和交出武装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同这没有关系。那时候没有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不要把多列士的错误放在斯大林头上。

同样地，锡兰共产党参加锡兰国民大会党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那时候锡兰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联系。建立联系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锡兰共产党的这些行动违反了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早晚要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反帝的资产阶级，尽管是动摇的——的理论指导。斯大林认为后一部分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暂时的和动摇的同盟者。

为什么要把克尼曼和瓦戴林甘姆的蠢事归咎于斯大林呢？

（八）费尔南多先生关于苏联的成就与斯大林无关的说法，使我记起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经常爱说的那种胡言乱语。当红军撤退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错误。当红军前进并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就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造成。

你看这是多么开玩笑？

（九）我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费尔南多先生，因为这就象是对牛弹琴。

(十)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同毛所提倡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十一) 托洛茨基主义的破产，在有目能视、有耳能听的人们面前，已经暴露无遗。我大胆地说，将来在苏联恢复名誉的绝不会是托洛茨基，而是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

我所提到的“斯大林花园中的玫瑰”，就是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挫败了国内外的颠覆活动捍卫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他从事的是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过去憎恨他，而托派分子现在仍然憎恨和污蔑他的原因。费尔南多先生曾经听说过资产阶级报刊对托洛茨基说过一句刻薄的话吗？为什么没有呢？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

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 掌握毛澤东思想

### ——錫兰共产党政治局

#### 为建党二十六周年发表的声明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錫兰共产党庆祝它成立二十六周年。在庆祝这一节日的时候，我们感到惭愧，但也为我们终于取得一些成绩而感到自豪。

我们之所以感到惭愧，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前二十年是白白浪费在走现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上了。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举行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才从修正主义的重负下解脱出来，并将我党重建为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可是，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举行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才不仅从政治上与修正主义决裂，并采取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而且割断了仍将我们同老修正主义的组织方法和工作作风联系在一起的脐带。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地、成功地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在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根据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立场，作出了正确的组织决

定。我们今天正在从事于将这些决定付诸实践的更加艰巨的任务。

在这方面，我们是带着一些自豪感，来叙述一些足以表明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成绩的。资产阶级报纸及其他反动势力，以及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在锡兰还残存的可怜的托洛茨基分子们开始对我党进行疯狂的攻击，就是我们走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的极好的证明。如果敌人攻击我们，我们就一定是正确的。

今年“五一”节发生的事件，就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那一天，我党在对付警察的镇压和暴行中接受了洗礼。尽管有某些缺点，我们已经证明，首先，我们党是我国唯一的革命的政治力量，它具有坚定的信念，不顾警察的禁令，五一节那天在科伦坡和加夫那举行了五一示威游行和集会。其次，我们证明了，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敢于与反动的看家狗——警察进行战斗。

这是我们取得的胜利。这不是说我们的同志第一次与警察斗争，但“五一”事件表明了质的变化。五月十五日在加夫那举行的前所未有的抗议警察的“五一”暴行的盛大示威游行和集会，向我们表明人民是同情我们的。

“五一”事件也暴露了佛教僧俗的反动上层和资产阶级报纸的虚伪嘴脸。这些反动派要求我们不要在维萨

克节期间庆祝五一节，以免激起对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仇恨，可是他们对残暴的警察在维萨克节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却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无疑，我国的革命运动正在前进，可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打破了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平等社会党对僧伽罗族工人的控制。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出现了各种假的、奇里古怪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新修正主义派别，以及以格瓦拉的名字和他关于游击战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招摇撞骗的派别。所有这些派别都极力标榜自己是革命派，而其中有些派别甚至达到宣称他们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地步，而我们党才是首先在锡兰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唯一的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我党成就的一种赞誉，但是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假革命派别的本质。

同现代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一样，新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反映。这是列宁在领导反对他那个时代的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时所指明的。

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往往从两条战线上来反对劳动人民，一个是直接地进行，一个是间接地进行。他们利用武装部队、监狱等直接打击我们。与此同时，往我们中间派遣拿工资或不拿工资的代理人。如果杜德莱·森纳那亚克或者J.R.贾亚瓦地尼在工人阶

级的会议上说革命是件坏事，那么，工人们就不会听他们的，因为工人很容易就会辨认出他们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但是，如果让克尼曼或И.М.佩雷拉来做这件事情，就会产生混乱，因为他们曾经一度和我们在一起，甚至现在还假装说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做到了杜德莱和贾亚瓦地尼所不能做的事。

所以，揭露现代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新修正主义等都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散播资产阶级思想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我们首先十分强调思想工作就是这个原因。必须先破后立。必须从思想上粉碎这一切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而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在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内部获得胜利。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这样重视全体革命者掌握世界上先进的和最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就如同一个房子需要一个坚固的地基一样，一个革命运动和一个党也需要坚固的思想基础。正如列宁所说：“**沒有革命的理论就沒有革命的实践。**”（原文如此——译注）

然而理论和实践不能分离。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两者之间不能有万里长城。沒有理论的实践和沒有实践的理论都是无用的。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的言论与行动之间有大的距离。如果出现这种

情况，某些假的“革命”派别就会乘机迷惑那些纯真的同志，而特别是这样的青年同志。

所以，在我们党成立二十六周年之际，我们必须为把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正确决定付诸行动的任务而奋斗。首要的事情是把我党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就象毛泽东同志和列宁过去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必须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有纪律的党。我们党必须用当代最先进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必须学会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不正确的方式与作风，并将每个党员培养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善于同自私自利和追求名誉、个人荣誉、物质利益、舒适生活的卑鄙动机进行斗争，善于放下不必要包袱，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员必须善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和他们打成一片，并领导他们进行反对反动势力的一切斗争。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党，我们才能保证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因为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革命的党就不会有革命。但是建党不能够在真空中进行，而只能够通过大大小小的斗争来进行。没有党就不会有斗争。没有斗争，党也不会发展。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并且同形

形形色色的政治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运动和我们党内的种种表现，如现代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新修正主义进行不断的和无情的斗争。我们必须开展不停顿的运动来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和宣传革命道路。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大选即将到来，由于人民对议会还有强烈的幻想，所以在不久将来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甚至还会更加艰巨、更加重要。

第三，当时机成熟，群众愿意起来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大胆地对这样的斗争进行革命的领导，并准备作出任何牺牲，与此同时，又要防止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偏向。

国际国内形势对于革命者是一片大好。从国际上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由于它的内部矛盾，由于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打击，已摇摇欲坠。同样，充当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柱、妄图使之不遭毁灭的、以苏共为主要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也由于内部分歧而分崩离析，今天已赤裸裸地暴露出它是美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伙伴，是出卖一切革命运动的叛徒。

苏修统治集团及其修正主义伙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以及他们与美帝勾结，“遏制”强大的和革命的中国，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

同时表明它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时在对外政策上的种种表现。

从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工贼和叛徒会议上所看到的世界修正主义势力公开的混乱现象，已向全世界表明现代修正主义破产了。今天，他们甚至不能自夸有什么共同的思想了。他们大谈与美帝和平共处，同时却侵略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耍各种阴谋反对革命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至威胁这两个国家的主权。最近他们在中国边境屯兵三十万，却与美帝国主义亲切会谈共同事物。在“柏林”这样的问题上也不作任何事情对抗美帝。他们与美帝合作寻找被朝鲜人击落的间谍飞机的残骸。今天，世界修正主义势力正处于空前糟糕的不团结状态中。这是他们随着世界帝国主义一起倒台的前奏。

另一方面，全世界革命力量却奔腾向前。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內奸，防止了象苏联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捍卫并巩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成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已从政治上巩固了这一切。中国在各条战线上即将出现大跃进，它象巨人一样地屹立着。已经使全世界的反动派吓得发抖。

虽然处在法西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正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它正在执行革命化的纲领，今天已成为欧洲的马列主义堡垒。

各国的马列主义党在前进，同时在修正主义老党中正在孕育着马列主义的新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马列主义党的思想团结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不团结成为对照。

从国内说，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政府从一个危机陷入另一个危机。它关于粮食已接近自给的吹嘘已证明是谎言。它按照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指示，增加外汇保证金百分比后，不得不第三次降低卢比的价值。它关于已经建立了民族团结的论调已破产了。由于削减大米配给量和卢比一再贬值，生活费用急剧上涨，这就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另一方面却对继续剥削我国的外国公司作出让步。最近作出决定，允许把从一九六四年起延期交付的所有利润在沒有外汇证明的情况下汇回在国外的股东。这笔汇款估计共约一亿五千万英镑。这个政府充当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大资产阶级的奴才的真面目已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三党联盟除了破了产的议会道路和连“帝国主义”一词都没提到的共同纲领



外，也不能向人民提出任何别的解决办法。由于三党联盟未能给以正确的和战斗的领导来反对政府的反人民的政策，如大肆镇压工人、削减大米配给量、一再降低卢比的价值等，所以才使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存在到今天。

我国存在的好几个托洛茨基小集团一贯充当反动派的代理人。各种新修正主义分子的老集团，不论他们是执行古巴路线、朝鲜路线或是伪装追随毛泽东，也都从事于破坏活动。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党必须起到一种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有我们党才向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只有我们党要求群众认清并孤立我们的主要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我们党已经提醒劳动人民注意到这一事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剥削他们，是因为这些反动势力用巨资建立了残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其主要形式是武装部队；如果反动派的看家狗手中没有枪，反动派就不能继续进行剥削；劳动人民要摆脱剥削，唯一的道路是用暴力打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残暴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国家机器。

是我们党，曾经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教导的正确性，

并且指出建立一个人民军队和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必要性。

是我们党，曾经号召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分其民族、宗教和种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只有我们党，曾经指出：这个团结的目的决不是要取得仅仅作为说话的场所的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而且永远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统一国民党和联邦党等。

我们有正确的、革命的政策。让我们再次致力于争取群众拥护我们的政策并把它付诸实践这一任务。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錫兰共产党关于結束种姓压迫和 不可接触制度的声明

自从去年发生关于进入有历史意义的马维达普兰庙事件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了。那时候，政府和警察当局违背了他们所作的诺言，千方百计地保护加夫那自封为社会保守势力捍卫者c.孙达拉林加姆和他雇用的打手们武力阻止所谓低种姓进入庙堂，而按照“防止社会不公正法”，他们是享有这种权利的。当那些和平的消极抵抗者被野蛮的警察用警棍冲击并强行解散的时候，他们受到伤害又遭到侮辱。

加夫那的政府官员和警察总监，用欺骗和武力剥夺了所谓低种姓的合法权利。当警察搜查庙堂时，发现了炸弹、刀子及其他致命武器，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任何庙堂用作礼拜的东西。但警察对在庙堂内窝藏这类危险和违法武器的庙堂执事竟沒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些事件已引起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并使南方的人民首次真正看到了加夫那的所谓高等种姓中的封建反动派所实行的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度的实质。顺便提一下，恰恰是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否认本民族一部分人具

有平等社会地位，同时又叫嚷要同南方的僧伽罗人享有同等的地位。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联邦党和泰米尔人大会党的领导人。

去年在这个庙堂发生的事件，也暴露了政府和警察当局的伪善。他们许诺要实行“防止社会不公平法”的条例，但他们干的却是派遣警察副总监去保护这次事件中的祸首c.孙达拉林加姆，并帮他从愤怒的群众中脱身。事实证明了警察真正是反动派的看门狗。这就清楚地证明了我党的下述论点是正确的：即被压迫种姓不能指望政府、法律或执法当局、警察去主持公道。

在去年节日结束的时候，加夫那的政府官员在警察和报刊上许多虚张声势宣传的配合下，召开了一个会议，以图在下一年到来之前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委任了一个由四十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是，象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书记之一的威拉穆图先生公开宣布的那样，这个委员会开会时，到会人数下降到这样的程度，最后，直至没有人来接受他的辞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委员会。

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年的节日又将于七月十八日开始。除了警察当局象去年那样装模作样，假意支持所谓低种姓以外，当局什么事也没有做。警察到头来将代表他们的高等种姓主子挥舞起警棍。顺便提一下，加夫那的警察都属于“高等种姓”。因此，他们一有机

会的时候，就对K. A. 苏布拉马尼亚姆同志进行报复。八次都殴打他肩部的同一部位，打得他肩部脱节。警察殴打他是由于他是反对种姓压迫运动中起卓越作用的人之一。

在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两者中都有影响的政党中，我们党是唯一一个毫无保留地支持消除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度运动的政党。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由于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会因害怕失去选举中的支持，以致不敢得罪所谓高等种姓中的反动阶层。一心热衷于爬进议会中的联邦党、泰米尔大会党、锡兰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等所有这些政党主要就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害怕心理，使他们不敢公开地和直接地支持所谓低种姓的正义斗争。

我们的党重申它以下的信念：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度是一种时代错误，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人对人最不人道的最坏的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将它消灭掉。但是，为了使斗争获得胜利，必须把这一斗争同总的反帝反封建和反统一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使它成为这些斗争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一定不要滋长速胜的幻想。反对我们的反动势力是强大的，并且得到他们的国家镇压机器的全部力量、特别是野蛮的警察部队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呼吁所谓低种姓中的各阶层建立最坚强的革命团结，同时还呼吁泰米尔族人的所谓高等种姓中各个进步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给与支持，并呼吁僧伽罗族人民中一切有进步思想的阶层给与支持。

种姓制度（不可接触制度除外）和其他封建主义残余的危害，不仅限于北方省。它流行于锡兰的许多其他地方。革命者必须在全岛进行一次坚决的战斗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残余。这是我们的反帝斗争的一部分，帝国主义一贯保护和培植封建主义并使它有可能继续存在。

我们一方面号召所谓低种姓的一切阶层和北方省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民加强他们反对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度的运动，不要受警察和政府当局的虚伪诺言和妥协的解决办法所欺骗，另一方面号召锡兰其它地方的一切进步分子和革命分子对这个正义事业给与全面的支持。

共产党重申它完全支持消除种姓压迫和不可接触制度的运动，它向那些贡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和正在牢狱中受苦的人致以敬礼。

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让这些烈士白白地牺牲掉。最后，让我们记住，只有在一个已经推翻了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的社会里，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才能够得到伸张。

今年马维达普兰庙的大门是否将向所谓低种姓开

放，将取决于这些受压迫者的革命团结和警惕性以及他们从其他锡兰人民的进步阶层方面所得到的支援而定。

附注：写毕上文之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加夫那两个孙达拉林加姆同马维达普兰庙的主持所达成的一个协议。

应该在发生争执的双方之间达成协议。不能在同属于争执一方的人中间签订协议。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达成这一协议的没有和所谓低种姓的任何代表进行磋商，也没有取得他们对协议的同意。

协议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就规定了今年的节日要象一九六六年那样举行，这是一个阴谋。在一九六六年，所谓低种姓是不许进入庙堂的。所以，现在的协议想方设法使那种状况永久化。唯一不同之处是，将以孙达拉林加姆“合法”的警察部队代替c.孙达拉林加姆的非法志愿队来保护所谓高等种姓的特权。

警察真的有兴致到庙堂来庆祝节日吗？抑或他们真的有兴趣要执行“防止社会不公平法”的条例吗？我们将会再一次看到警察玩弄两面派的把戏。当然，他们在实质上就是反动派的忠实看门狗。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

## 馬克思主义的派別

（锡共《红旗》杂志编者按：我们在下面发表桑穆加塔桑同志就这一问题写给锡兰《每日新闻》的两封信。这些信是答复托里·戴·苏萨先生发表在该报上有关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的）

### （一）

我带着兴趣阅读了托里·戴·苏萨先生就上述问题所写的文章。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自己当中分成各个派别。

戴·苏萨先生能够指出有哪一种哲学沒有分派的吗？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本身就分裂为二，更不要说还存在着希腊正教会了。正如新教徒一样，天主教会也分为各个宗派。释迦牟尼佛祖的信徒们也分为各个宗派。印度教的信徒们也是如此。甚至伊斯兰教的皈依者也是分裂的。

戴·苏萨先生是否也把这些派别的出现归根于各个宗派领导人的个人野心呢？那么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运动出现派别归咎于个人爱好与厌恶的动机上呢？我认为，曾经一度是锡兰的左翼运动，其内部之所以产生分



歧的原因，是由于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应用于锡兰革命的具体现实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矛盾是一切进步的基础。

戴·苏萨先生指责我们的党接受北京的命令。他作出这个论断时却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就算对一个资产阶级的新闻撰稿人来说，这种做法也是非常不符合新闻道德的。现在打算说服戴·苏萨先生接受我们的说法可能为时已晚。不过我愿意向贵报的读者们保证，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我们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我们的决定。我们各次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远多于统一国民党或锡兰自由党的代表大会。我们上次的代表大会开了四天，会前会后都在党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正等于佛教徒遵循释迦牟尼佛祖的教旨一样。没有人指责佛教徒接受或是服从释迦牟尼佛祖的命令。他们仅仅是遵循他的教旨。同样地，我们不是服从毛泽东，而是遵循他的学说，因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他对一切被压迫人民给予正确的革命指导。戴·苏萨先生为什么不指责本地天主教会接受梵蒂冈的命令呢？

所以，我们不是服从毛泽东同志。我们是赞同他。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二)

托里·戴·苏萨先生沒有看到我于六月二十一日对他关于锡兰马克思主义的派别问题所作评论的答复，这是由于我的答复被放在不重要的版上，被一大堆致编者的信淹沒了。当然戴·苏萨先生对我的复信的答复是刊登在重要的社论版上的。

我冒昧再写一个简短的答复，希望它不致遭到与上次信件的一样命运。

首先，我要纠正戴·苏萨先生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不是一个黑格尔辩证法的信奉者。我不知道他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的。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不是客观辩证法的规律，而是主观辩证法的规律。换句话说，黑格尔用唯心论的观点来解释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讥笑黑格尔，指出他把真理树立在头脑上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它的唯心论外壳中解放出来，并使它同唯物论相结合。因此产生了称为辩证唯物论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信奉唯物辩证法，不信奉黑格尔辩证法。

我的答复的主要点是，指出世界上沒有一种哲学是不产生派别的。唯独把锡兰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派别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野心或互相对抗，这是不公平的。

戴·苏萨先生对这一点没有加以回答。所以，我也不多谈这个问题了。

我要继续谈的是，这个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之所以产生分歧，是由于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应用于锡兰革命的具体情况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冲突。我也指出了这些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矛盾是一切进步的基础。

戴·苏萨先生象小孩那样欢喜若狂，没有一点象他这样的人本应有的理智，竟然抓住最后一句话大做文章。他说，如果矛盾是进步的基础，那么锡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定是世界上最进步的运动了，因为我们有这样多的互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这是一个廉价的文字游戏。如果我这样表达我的主张：“矛盾是运动或活动的基础”，戴·苏萨先生就会得不到玩弄文字游戏的机会了。我所用的“进步”一词的含义同戴·苏萨先生所用的形容词“进步的”毫无共同之处。

当我们说矛盾是一切进步的基础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中，而这个运动或活动的基础是矛盾的规律和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同一个时间内，我们并存着生存和死亡。赋予我们生命的力量同导致我们死亡的力量在进行不断的斗争(矛盾)。当前者占优势的时候，我们就活着。当后者战胜的时候我们就死亡——

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繁殖自己，所以生命就延续下去。

辩证法这个字源出于希腊文“辩证”一词，它的意思就是“辩论”。希腊人有一种理论，认为从对立面冲突的结果中可以得到真理。但并不永远都是从思想的冲突中就可以得到真理的。在一九三三年的德国和在一九六五年的印度尼西亚，得胜的不是进步方面。两种对立思想冲突的结果是进步的思想受到了挫折。法西斯主义却树立起来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正确的思想最终将获得胜利。革命运动永远不会直线前进。它是有起有伏的。

所以，戴·苏萨先生所说的事实，即存在着七个集团，每一集团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菲立普·古纳瓦地尼或其他的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无疑是最最大的侮辱，但先不谈这些），这只是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有七种或七种以上的解释，它们都在为取得统治地位而斗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进步的运动。顺便提一下，把马克思主义运动称为进步的运动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它确实是进步的。

我的看法是，在这几种互相斗争的解释中，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我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它必须通过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将整个革命运动团结在它

的周围。只有这样，革命（戴·苏萨认为它已经灭亡了）才有可能。这样一种形势将会实现——尽管这需要时间。

我还想指出，即使只有一个党，象在中国那样，也会产生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论点。这是旧社会势力和新社会势力之间关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场巨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一场阶级斗争。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和亲自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胜利。

矛盾的规律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并没有过时。他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哲学思想指引下联合起来。

一九六九年七月六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

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 錫兰工会联合会 特別代表會議的決議

## 一、新的工资制度

考虑到生活费用螺旋式地上升对于整个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有着不利的影响，注意到最近国家预算所宣布的财政措施和最近对外国垄断企业所作的巨大让步，必然会使业已高涨的生活费用进一步上升；

还注意到最近预算宣布，除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临时补助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货币贬值补助外，再给政府雇员增加一些工资，而对占全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工人，却没有给予这种补助或类似的救济；

还考虑到下述事实：锡兰工会联合会过去要求每天增加工资一卢比三十五分，目的在于使私营企业工人同公营企业工人得到同样的工资。由于劳资法庭拒绝接受这个要求，由于政府后来又进一步增加政府雇员的工资，这个要求已经不适当了；

锡兰工会联合会这次代表会议要求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并为私营企业工人和公司雇员提供新的就业条件，

这样既能给予工人足以维持自己及其全家生活的最低工资，又能消除同一个雇主所雇用的办事人员和工人在工资和就业条件方面目前存在的悬殊现象；

锡兰工会联合会这次特别代表会议要求，根据新的工资制度付给私营企业工人和所有公司雇员以工资。新的工资制度将规定，非熟练工人（不分男女）每天的最低工资为六卢比五十分，熟练工人每天的最低工资为九卢比六十分（每天六卢比五十分是机关雇用的一名杂役的现有工资，而每天九卢比六十分则是一名缺乏经验的办事员的最低工资——均由每月的工资改为每天的工资。根据医学研究所提供的适合于一个工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量，并由人口调查和统计局按照一九六八年的物价计算的结果，一个工人每天至少需要九卢比四十分来养活他本人、妻子和两个不到十二岁的小孩）；

除了上述工资要求以外，这次代表会议还代表私营企业工人和公司雇员提出下列要求：

（一）每年可请事假七天。

（二）每年可请病假二十一天，并可将此假期集中起来来年使用。

（三）同办事人员一样，节日放假十三天，工资照发。

（四）将雇主对“雇员节约基金”的捐款从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八，将雇员对“雇员节约基金”的捐款从

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六。

(五) 在开始实行“雇员节约基金”以前，付给所有的在职工人以慰劳金，其数量每年相当于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上述慰劳金按照一九六一年一月的薪资计算。

(六) 工人年满五十五岁即有退休的自由，但亦有继续工作至六十岁的权利。

此外，这次代表会议还代表种植园工人提出如下要求：

(一) 提供较好的住房便利，并保证工人有招待亲友而不受管理人干涉的权利。

(二) 将种植园办的学校纳入全国教育系统，并在这些学校中教授僧伽罗语。

(三) 在所有的种植园中建立设备精良和人员齐备的医院。

(四) 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在种植园内举行工会会议的权利。

(五) 将居住在锡兰的印裔种植园工人根据“种植园劳工（印度）法令”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方便也扩大到僧伽罗族种植园工人中去。

(六) 将一切外国人所有的种植园收归国有。

这次代表会议号召私营企业的全体工人和全体公司雇员围绕上述正义要求团结起来，并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



## 二、工人政治化

这次代表会议回顾锡兰工会联合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使锡兰工会联合会会员政治化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后注意到，该决议并未为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各部门所一致执行，并且，有些工会有了好的进展，而其他一些工会则没有进展。

这次代表会议希望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全体会员注意到这种迫切性：使工人阶级政治化，用政治统帅我们的一切活动，从而使我们的工会活动不致变质为纯粹的改良主义，不致堕落到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步

（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只能为工人取得微小的让步）。相反地，这次特别代表会议强调这种迫切性，即通过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来教育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在一定阶段，必须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并且，不能够通过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来获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只能通过粉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其主要形式是军队）。这种国家机器是由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和大资本家花了不少钱建立起来充当他们的看家狗的，以及维护他们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的。

这次代表会议使人特别注意到开展持久的思想运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这样一种鸦片的必要性（锡兰

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正企图利用这种鸦片来麻痹群众)。

这次代表会议特别希望全体会员注意到反动派每日每时所开展的思想运动，他们的目的在于利用报刊（它已成为腐蚀人的一种广泛的工具）、广播、电影、讲坛、学校等来笼络工人的心。

这次代表会议强调有必要通过政治学习班、讲演、阅读《工人报》（僧伽罗文报纸——译注）和《劳工报》（泰米尔文报纸——译注），而尤其是通过参加阶级斗争，从而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和加深人们的阶级仇恨，来同这种反动的思想运动作斗争。

这次代表会议遗憾地注意到，《工人报》和《劳工报》在我们的会员中销售的情况很不令人满意，因而勉励所有的工会和工厂分会把每周推销上述报刊这件事情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三、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 三十周年庆祝活动**

这次特别代表会议赞成锡兰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关于庆祝锡兰工会联合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决定。时间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将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举行锡兰工会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示庆

祝。

#### 四、世界工会联合会

考虑到世界工会联合会目前已蜕化变质，并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世界工联目前的活动完全违反它成立的宗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并为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努力；

也考虑到世界工联已经成为苏联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因而它正在被苏联修正主义者利用来推行其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从而企图霸占世界的政策；

也注意到世界工联的报刊已经被滥用来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及其工人阶级这一事实；

注意到这件事实，即在去年十二月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锡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已被剥夺了提出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权利；

也考虑到世界工联及其同盟组织对锡兰工会联合会及其下属工会所采取的许多不友好的行为；同时，也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世界工联已将锡兰许多工会纳入自己的怀抱，而未作任何努力来达成全国性的团结；

锡兰工会联合会这次特别代表会议决定断绝同世界工联及其同盟组织的一切联系。

与此同时，这次代表会议表示热切地希望，由于世

界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思想胜利的结果，由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目前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不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为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打下基础。

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

## 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作用

——答維·卡拉拉辛格哈姆

纳·桑穆加塔桑

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在八月二十二日《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对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拙劣的曲解，我不能不予以批驳。

虽然，在文章的开头，他承认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次于伟大的列宁，但有些地方，他甚至试图暗示列宁曾在托洛茨基门下学习理论。这是对事实的完全歪曲，甚至那些只要知道一点点十月革命历史的人，也都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就算是冒牌的知识分子也要遵守这样的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可以自由。所以，我要举出一些同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的分析是完全相反的事实。

十月革命是由列宁所缔造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列宁在党内的主要副手是斯大林，不是托洛茨基。事实上，托洛茨基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

我先列举一些事实来证明我的看法。然后再谈理论

方面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举行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同孟什维克派决裂，并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党。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斯津达梁等人。为了领导俄国国内的革命工作，成立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叫作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实际中心。

这个事实表明了党对斯大林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认识和了解的。当列宁主要是从国外来领导运动时，是斯大林在俄国国内把地下党建立起来的。为什么西方的新闻记者对斯大林没有象对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流放在欧洲的俄国人那么熟悉，这是原因之一。

不用说，那时候托洛茨基并没有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事实上，在同年八月托洛茨基将一切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集团和派别纠合在一块，组成了所谓的“八月联盟”。就是在这个时候，列宁将他叫“犹大什克·托洛茨基”。

紧接着推翻沙皇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斯大林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的第一人。列宁于四月回来，并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四月纲领”，斯大林马上就对这一提纲表示支持。

后来，托洛茨基才从美洲回来。最初，他企图自己成立一个组织，但失败了。只是在他认识到全国都团结在布

尔什维克周围的时候，他才决定跟布尔什维克走。他承认了过去的错误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正确，并要求参加党。列宁也要团结一切力量来胜利地进行革命。

这样，曾经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反对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在放弃他先前的观点之后，就进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来了。

这是发生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事情。列宁当时正隐蔽在芬兰，所以没有能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那里给大会以指导。正是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主要报告，并同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一起领导了大会。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列宁的“四月提纲”。他还被选进了当时第一次成立的政治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三个书记之一，并被委任为党报《真理报》的编辑之一。

就是在这一次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大会上接纳了托洛茨基为党员，这次大会还决定了要夺取政权。关于这次代表大会，有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正是斯大林在这次大会上建议（显然是得到了列宁的同意）接纳托洛茨基和“区联派”入党的。这个集团曾经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现在它宣布无

保留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政策，并要求入党。

第二，也是斯大林在会上提出了夺取政权的决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人后来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则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说只有当西欧有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才能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托洛茨基不在，因而没有支持这个修正案。

这是后来发生的关于能否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争论的先声。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彻底的辩论。斯大林用下列的话答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很有可能，正是俄国会成为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决议以绝大多数通过。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列宁已经在十月七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列宁的决议提出修正案，但被否决了。

十月十六日召开了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选出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它是进行合法活动的起义总部）的领导核心，它实际上领导了整个起义。



这些事实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因而使得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能够全部否定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仅次于列宁作用的人，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二二年，当列宁中弹受伤卧病的时候，斯大林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那时列宁还在世——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有了列宁对斯大林所作的事后批评，斯大林仍再度当选，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的原因。甚至在托洛茨基分子大吹大擂的所谓列宁的遗嘱里，列宁只是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称为“目前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卓越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没有将托洛茨基放在高于斯大林的地位。

事实既然如此，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说托洛茨基是“党的主要发言人”的这种厚颜无耻的说法只能是出于愚昧无知。就算撒谎也应该有个限度嘛。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文章里在理论方面的歪曲。他要我们相信当时的主要争论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还要我们相信甚至列宁也对托洛茨基的观点感到惊异，后来就接受了它。

这是明显的无稽之谈，还要花时间来驳斥它，可真是倒霉。

那时候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真正的争论是关于革命的阶段问题。列宁以前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间隔时期。他们设想有一个资本主义“合法”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将发展为人口中的大多数。

正是列宁最先指出，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那样的国家中的爆发已经推迟，在那里，高度集中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封建的胚胎中成长起来了，所以就无需在两个革命中间树立一道万里长城；只要不让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果敢地领导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有可能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换句话说，在沒有否认两个革命不同性质的情况下，列宁首次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在当时俄国的环境下，两个革命实际上是同一个革命的两个阶段。

这就是他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在他的著名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所说的话：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

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九卷中译本第八五页。——译注）

所以，列宁远在一九〇五年就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的看法。他用不着请教托洛茨基。正是列宁写出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不朽的著作，列宁在这一著作中分析了作为全球性力量而出现的帝国主义。从这里他得出帝国主义的锁链是可以从它最薄弱的环节击破的论断。

列宁也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他在一九一五年一篇题为《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里所说的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译本第三二一页。——译注）

列宁于一九一六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

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译本第七五页。——译注）

事实并不象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列宁并不是在十月革命前夕突然间从托洛茨基那里学到这些论点的。

最好笑的是，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的文章和本地参加无线电广播小组讨论会的托洛茨基分子们，竭尽全力迴避讨论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主要争论问题，即能否在单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如卡拉拉辛格哈姆先生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将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存亡问题同先进国家工人革命斗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或者，象托洛茨基所大言不惭地宣称那样，只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拯救俄国的革命。

这里，托洛茨基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了。斯大林证明了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当法西斯侵略苏联的时候，在史无前例的最野蛮进攻面前捍卫了社会主义。难怪托洛茨基分子今天在这个问题即当时的主要争论问题上放低了调子。

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争论的由来，要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紧接十月革命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

內就存在着三个固定的派别。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他们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成立了一个集团，该集团的政策同孟什维克的政策没有区别。而布哈林、拉狄克和施里亚普尼可夫领导着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则摇摆于各集团之间。

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一方向托洛茨基及其党羽之间为一方的大辩论，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即列宁逝世前一个月开始，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时结束的。争论的中心环绕着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让我们援引一些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托洛茨基在写《一九〇五年》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说的：“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一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

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以上这一段话见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援引这一段话并加以驳斥，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译本第三一七一三一八页——译注）

斯大林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作如下的答复：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

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克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以上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译本第三一八一—三一九页。——译注）

上文已经援引了列宁关于有可能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就是立足于这些论点上，采取果敢的决定，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果敢的人才能采取这样果敢的决定，而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关于在一国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

经纯然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了——只有那些没有其他消遣的知识分子才会去辩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久以前就向全世界证明了能够这样做。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人们甚至俄国国内的人民对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楚的。许多人怀疑：能够这样做吗？这就是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是今天托洛茨基关于一国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死寂无声。托洛茨基主义本身也已经从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一种错误的思潮转变为一种公开的反革命哲学。

有些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派的作者捏造这样的谎言，说斯大林是一个十足的官仔和暴君，不让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个进行公平辩论的机会。这纯粹是捏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一个手上握有这么大权力的领导人对他的反对者表现出这么大的容忍，象斯大林对托洛茨基那样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讨论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内部曾无休止地继续了多年。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击败了。但他不认输。对他的最后的毁灭性打击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当时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民主投票，以确定每个党员的个人立场。七十二万四千名党员投票支持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党员投票支持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

如果托洛茨基要的是民主的辩论和决定，他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些东西。但是，直到那时他还不承认失败或放弃他的派系斗争。就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即十月革命的十周年，托洛茨基和他的党羽还企图搞一次对立的示威游行，但又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稍后，托洛茨基被放逐到苏联的一个边疆共和国去，但仍让他享有完全的自由，只是下令他停止反党和反对国家的活动。但由于他再次食言。一年后，就将他驱逐出苏联。

他在流放中的活动，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怎样被当作一个来访问的国王来接待，他怎样成为国际反苏活动的中心，谁支付大笔金钱供给他的许多铺张的活动，最后他怎样定居在墨西哥的一所防卫森严的城堡里，并被他的女秘书的情人由于争风吃醋而把他杀死——这些都是另一桩故事了。

还要谈一两句关于所谓恐怖统治。列宁写道：“如果革命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话，那时我们将用雅各宾的方法，或者，如果你们喜欢的话，用古罗马庶民的方法来同沙皇主义算帐。”列宁还援引马克思于一八四八年在著名的《新莱茵报》上所说的话：“法国的恐怖不过

是同资产阶级的敌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和市儉主义算帐的一种（古罗马）庶民的方法而已。”

近一点来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许多人也忘记了，在十月革命后，用以对付反革命的最初的秘密警察力量——非常委员会，即契卡——是由列宁在沒有通过正常的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被资产阶级分子描写为赤色恐怖。

那时候沒有人反对，甚至托洛茨基也沒有。事实上，直至一九二四年，当时托洛茨基和他的党羽都是“官厅机构”的一部分，从来沒有担心过他们的前途，他们从来沒有埋怨过这“官厅机构”。

关于所谓清洗事件本身，我只能引用一下 W·杜兰第的话：“我不能忘记一位处于高位然而忧心忡忡的法国人最近在华盛顿和我讨论清洗问题时所说的话。他说：‘是的，那一定是很可怕的，如你所说的，象发狂那样。但是，不要忘记，在俄国他们把第五纵队分子枪毙了，而在法国，我们却让他们当上了内阁的部长。今天以及在赤色战线上，两种结果你都可以看见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三月号）

## 反对选举骗局

### ——錫兰共产党关于地方政府选举的声明

选举热潮又一次掀起了。在几周内就将举行包括首都科伦坡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机构的选举。议会中的一切政党象往常一样用大肆宣传议会政治的手法来拉拢群众。人们认为这些地方政府选举是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的预演。因此，人们对这些选举予以不同寻常的重视。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为指导的革命党，我们的责任是向群众解释我们对这些选举的态度和为什么我们不参加选举。

自从一九三一年成人获得选举权以来，在过去三十八年中，我国参加议会的一切政党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假象欺骗人民。它们一再向人民许诺，通过对地方政府机构和议会的选举，人民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甚至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也是可能的。今天又在重复这样的许诺。

但是事实怎样呢？如果谁忠实地分析实际的现实，他将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尽管对两届省议会、五届议会和许多次的地方政府机构的选举投了票，我国人

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境况并无改善。相反的，境况恶化了。的确，采取了一些社会服务的措施，建造了一些医院、学校和住房。但是同人口的猛烈增加和随之产生的问题比较起来，这些只是沧海一粟。每天政府每建筑一幢新住房，就有人搭起一百个棚房。总的说来，群众的生活条件仍然没有改变。

尽管经历了好几届政府，有的属于同一政党，有的属于不同政党，但是甚至象科伦坡这样大城市中的老百姓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尽管游览局表面上进行粉刷，但是科伦坡基本上是一个充满着贫民窟居民和破破烂烂的街区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一大部分地区没有下水道，即使下不太大的雨也就无法排水。大部分街道不清洁，卫生条件很差，传染病流行。每年由于洪水泛滥，这个城市的一些地区被淹没，很多居民被弄得无处栖身。救济部门对穷人的救济连科伦坡的一部分困难问题也解决不了，即使是这种慈善行动，也是执政党为了政治目的而做出来的。普雷马达萨先生在城市计划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丝毫没有减少不断按几何级数增加的棚房的数目。不管执政的政府是哪一个，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德希瓦拉一芒特拉维尼亚市政委员会的统一国民党政府被联合政党击败后曾经大吹大擂一番。但是，一年以后，人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那个地方却成了锡兰某些最严重的弊病的温

床。其他地方机构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证实了我们的论点，那就是：不论地方政府由哪个政党当权，在现有的经济和国家制度下，它都不能解决任何一个人民的基本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劳动人民之所以生活悲惨是由于他们身受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是由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不得不向剥削阶级极其廉价地出卖劳动力。一方面，剥削阶级通过从劳动人民的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而积聚了巨额利润，变得越来越富；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则由于受到这种残酷的剥削而变得越来越穷。

选举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不是靠地方政府或议会来保护的，而是靠国家机器来保护的，剥削阶级不惜工本地建立国家机器正是为了要让它充当其看家狗。所谓国家机器，我们主要是指武装部队以及法律制度、司法机构、监狱和开支浩大的官厅机构，所有这一切不受任何选举的影响，不管哪个政党上台，都继续发挥作用。

每个参加过罢工的工人都知道，他的雇主——不管是白人还是棕种人——只要拿起电话，几分钟之内就会有一队武装警察开到工厂的大门口，不是来保护工人而是来保护私有财产和雇主个人。我们知道，在锡兰，尽管有人夸耀我们有权组织工会，甚至有权罢工，但是，由于

使用武装力量破坏罢工，这些权利最近已成了笑柄。正是为了掩盖剥削阶级用暴力镇压劳动人民的赤裸裸的事实，剥削阶级搞起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闹剧。议会和地方政府是用来作装饰品的，是掩饰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层面纱。这种选举骗局是由一个狡猾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然后由本国反动派继承下来的，其目的是要欺骗和分裂人民，通过散布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幻想来麻痹人民的阶级觉悟，并且转移人民对真正的权力即武装部队的注意力。这是企图用唇枪舌剑的斗争来取代武装的斗争。

应当说，在锡兰，剥削阶级在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骗局欺骗人民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一度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也沉溺于讨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在这坊欺骗人民的骗局中对反动派助了一臂之力。正象一坊足球赛要有两个队一样，资产阶级议会的把戏也只有两个党或两批政党才能玩起来。光有森纳那亚克之流，议会把戏是要不起来的。他们需要佩雷拉（平等社会党领导人）之流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领导人）之流来对耍。这就是议会没有反对党的领袖就不完整的道理。政府付给反对党的领袖更高的薪俸就是为了让他来“反对”给他付薪的政府的。

我们所以说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背叛

了劳动人民和成了劳动人民的叛徒，就是因为他们同反动派一起来玩弄这场欺骗人民的把戏。由于这些政党沉溺于议会民主，它们诉诸于近来已变得十分肆无忌惮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机会主义。这是因为议会主义孕育着机会主义。我们看到了拉特纳普拉市政委员会的先例。在该委员会中，当选的多数是联合党党员，但是，它却选举一个统一国民党人为主席，因为统一国民党成功地“收买”了一位锡兰自由党党员并且使他当上了主席。在选举坎迪市政委员会时也发生了同样令人作呕的事情。最近，我们看到了平等社会党的可靠党员因为平等社会党不让他们竞选他们想要得到的席位而倒向统一国民党的事情。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名议员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这些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事例最后一定会使一切正直的人明白过来。他们一定会认识到，群众现在的悲惨境况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继续被外国帝国主义所控制，而通过选举上台的哪一个政府都不曾为从根本上把我国经济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有过任何作为。统一国民党是我国社会中最反动的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对他们唯命是从。它在一九六五年重新上台以后，进一步把我国经济紧紧地绑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因而使我国长期处于经济危机的状况下，生活费用暴涨到了最高

点，失业已达不可控制的程度，人民生活受到粮食定量减半和卢比三次贬值的打击。我们现在进口大米的数量还是同以前一样，这一事实揭穿了所谓粮食运动取得成功的说法是骗人的。

不推翻统一国民党及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子，人民的生活条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但是，反统一国民党和反帝力量必须认识到，在选举中击败统一国民党同推翻它不是一回事，在议会选举中，统一国民党曾被击败过两次，有些平等社会党的先生，如科尔文·德席尔瓦，在一九五六年选举中统一国民党被击败时就曾经说过，统一国民党已经进入棺材了。但是，今天，这具尸体已从棺材里爬出来，又在统治国家了。

统一国民党之所以能够重新抬头，再度执政，是由于它虽然在一次选举中遭到了失败，它在我国以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为依靠的经济基础并没有破坏。因此，外国帝国主义能够重新抬出统一国民党来掌权。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只有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否则是不能推翻统一国民党的。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绝不能把精力消耗在通过选举来击败统一国民党这样的无谓尝试上，而是应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用暴力一劳永逸地推翻国内外反动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对人民说通过选举可以推翻统一国民党的政权是一种欺骗。我们要告诉人民，只要目前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原封不动，不管哪个政党通过选举上了台，人民的痛苦都不会有任何减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号召所有真心实意地希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的人们摒弃议会道路，选择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所照亮的革命道路。为了要继续欺骗人民而对人民说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通过在选举中取胜而得到改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党不想参加干这种犯罪行为。相反，我们要指出，只有用暴力粉碎现在的剥削阶级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用我们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我们号召所有革命的和真正进步的力量动员起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 議會是騙人的，只有 用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

桑穆加塔桑在伊朗格拉特那主持的  
“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一次题为《議會  
能不負所望嗎？》座談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代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的锡兰共产党发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这是议会制  
度的正确的名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上层结构。只  
有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才会付给一个反对派领袖每月一  
千五百卢比来攻击政府。对于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来说，  
议会不負所望，但是对于深受剝削的劳动人民来说，议  
会则一事无成。议会并不有助于改变剝削方式。设立议  
会是为了掩盖剝削，在锡兰，议会造成了种族和宗教方  
面的分歧。自从锡兰在一九三一年举行成人选举以来，  
工人阶级的意见不是减少了吗？我们派出了卓越的和第  
一流的演说家、博士、律师和鼓吹者，但是他们取得了  
什么成就呢？今天当你看到“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公开  
讲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你不要看他们的嘴，要看他们  
的手，看他们的财产增加了多少。自从三一年以来，共

举行了八次议会选举，但是国内仍然有大规模的剥削。这说明议会制度是不成功的，并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思想的真理。议会只是一种欺骗国内群众的手段。在锡兰，谁有枪杆子呢？警察和军队。除非群众也有枪杆子，否则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推举萨·迪·班达拉奈克参加竞选，桑穆加塔桑回答说，他们打算利用议会作为一个讲台来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以便从议会内部来摧毁议会，而不是通过议会来夺取政权。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共运参资》）

## 錫共政治局关于促进工人和学生 在革命领导下团結的声明

工人和学生的斗争的兴起在过去几周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向这些斗争、特别是港口工人和大学学生的越来越高涨的战斗精神致敬，并且要指出，这些斗争反映了这个国家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劳苦人民入不敷出的状况。工人和学生日益增长的战斗精神是未来的良好征兆。

同时，我们必须毫不犹疑地谴责政府对工人和学生所实行的残暴镇压。学生们遭到了警棍的殴打；两所大学已经关闭，另一所大学也即将关闭。在港口，政府除了利用平等社会党所控制的港口工人联合工会以及公司和商业雇员联合工会来破坏罢工以外，还使用了以武装部队来破坏罢工的惯伎。

使用武装部队来破坏港口罢工一事证实了我们常常重复的论点：武装部队是资产阶级进行镇压的国家机器的主要形式，目的就是要他们充当剥削阶级的看家狗。现在该是工人阶级懂得即使在进行争取实现所谓纯经济

要求的经济斗争的过程中，也免不了要同这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看家狗遭遇的时候了。工人阶级必须懂得，即使是在经济斗争中——这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也必须正视从政治上教育其成员对付和击败这些武装部队的挑战的任务。工人阶级必须通过痛苦的教训懂得，如果它不能同时学会同保护剥削的看家狗进行斗争的话，就不可能同它们剥削者进行斗争。现在早就该是全体工人阶级接受这个教训的时候了。

工人阶级的第二个重要教训，是要学会辨认暗藏在自己队伍中的叛徒。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团结是它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但是只有通过同工人阶级内部的反工人阶级分子的破坏进行斗争并击败它们，才能实现这种团结。目前各港口的罢工暴露了平等社会党所领导的潘蒂斯·古纳辛格和阿尼尔·古纳辛格公司的工会是最坏的破坏罢工分子。现在已经完全确凿无疑的是，古纳辛格的衣钵已经传给了平等社会党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要实现它的目标就必须击败自己队伍中的这一破坏势力以及其他破坏势力。

第三，工人阶级还必须懂得，只有通过象哈顿地方的梅菲尔德系统的工人最近所进行的那种英勇斗争，罢工斗争才能得到成功。梅菲尔德系统的工人不但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战线，而且还英勇地击退了警察的野蛮镇压，并获得了哈顿县所有种植园工人以总

罢工的形式给予的支持，从而实现了他们的一切要求。这是革命的工会运动的范例。

学潮已经促使两所大学关闭并威胁到第三所大学已要关闭，它反映了现政府教育政策的混乱，反映了大学学生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得不到保证。学生们要求改善教学设备、增加贫穷学生的奖学金，恢复政治权利并对大学当局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督。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大学生已经实现了的一些要求。但是，没有能力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毕业生失业问题的顽固的政府正企图用使用警棍和关闭学校的办法来解决学潮问题。

目前的学潮反映了大学生在完成他们的学业以后无可期望。学生们必须懂得，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每况愈下而造成的，尽管所谓独立已经有二十一年了，但是我国的经济仍然为外国帝国主义所控制。他们必须懂得，如果不砸烂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系和保护这种体系的国家机器，他们就沒有前途。同样，他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单靠自己来达到此目标。只有同工人、农民和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他们才能达此目的。

只有在这些斗争由一个革命的领导统一协调的情况下，目前的工潮和学潮才能被引导到更高的阶段，这样一种革命的领导要能够把所有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并给予它们正确的战斗的领导，以便永远摧毁一切外国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锡共《工人报》）

## 不能防止洪水嗎？

### ——錫兰共产党声明

錫兰人民又一次遭受到了洪水的灾害。这次洪水的灾害据说是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大批人死亡，成千人流离失所，丧失一切，变得赤贫如洗。现在几乎年年都要发生洪水。以至加强了这样一种理论：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力克服它。反动派极其造谣机构，竭力散布一种理论，说这些破坏是由于“天灾”，人类对于防止它们是无所作为的。

所有这些恶意的反动宣传背后的企图，是要阻止群众了解毁灭性的洪水发生的真正原因。从而，他们希望阻止人民找出正确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洪水也如同日食和月食一样，不是天灾。而仅仅是另一个自然现象。落在我们的土地上的雨水是对于人类的最高天惠，它和阳光是所有植物的生命的源泉，这些植物给人类提供养料。

只有当人类不能正常地收蓄、排出雨水和有利地利用这些雨水的时候，这个天赐之福的水才会走向反面而变成一种灾难。真的如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洪水是不



能防止的吗？我们的回答很明确，不是的。洪水的产生，是由于可以把雨水泄入海洋的天然渠道——我们的河流，由于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土使河床淤积，从而不能继续承担这一任务所造成的。这就是所说的水土流失的问题。这种情况是英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所造成的，即将我们山头的森林砍掉，而在那里种植了茶树。

山头上的森林不仅有使含有雨水的云彩被冷却而降下雨来的有利作用，而且由于强壮的树根防止雨水一下子被冲走，而有助于使一部分水构成永不枯竭的地下水。砍伐这些森林和种植茶树，造成两个后果。首先是沒有东西阻止雨水一泻而下。其次是由于种茶和为给茶树施肥而要在茶树周围松土，使雨水一落到地上就带着掘松的底土冲刷走了，而这种土是我们土壤中的最肥沃的部分。

正是这种由水从山头冲刷下来的土，几乎使我们的所有河流都淤塞了。其结果是河床升高，河流变浅，以至在下暴雨的时候这些河流不能盛下所有的雨水。发大水 and 浪费宝贵的水就成了自然的结果。它们不仅造成灾害，而且使受洪水祸害的人民遭受损失。它们也使平原的农民得不到极需要的水——缺水是发展农业自给自足的主要障碍。

人们只要看看我们河里水的颜色，就会懂得我们说的真理。我们的河水不是象过去一样或象其他国家的河

水那样是绿色的。由于河床淤积起来了，所以水是褐色的和混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殖民统治时期，请来的一个英国专家，在提出防止锡兰洪水的措施报告时挖苦地说，锡兰正在被冲到大海里去。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肥沃土壤正在被冲走。看一看我们所有河流入海处的大沙滩，就可以懂得这是真的。我们的河流甚至不能使驳船通行，因为河流太浅了。结果，锡兰完全忽视了最廉价的运输方法——水运。

在过去二十多年内，由于连续几届政府不科学地砍伐森林的结果，由于开采锡兰剩下来的唯一的原始森林的辛哈拉贾地区的几个部分；由于锡兰国家种植园公司为了建立种植园而开采努瓦利亚地区的森林以及其它类似这种不科学的举动，情况更糟糕了。

那么，难道没有办法补救这种悲惨的境况吗？难道这种破坏性的洪水及其对人民造成苦难的后果不能防止吗？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洪水不是天灾。这是由于人们没有采取适当步骤为了人类的利益去保存和治理降到我们土地上的丰富的雨水的结果。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必须将英帝国主义者所开始的过程倒转过来。我们必须拔掉我们山头上的茶树，并且重新造林。这是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和适当的灌溉便利问题的唯一方法，以便使我们的农民将得到足够的水，而使锡兰在粮食方

面自给自足。在我们这样建议的时候，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这样将破坏制茶工业，这一工业为我们国家提供主要的收入。关于这方面必须提醒三点：第一，我们要求的只是在山头上植树造林，而不是拔掉所有的茶树；第二，种植茶树是为了给我们提供购买大米、面粉和其它进口货的外汇，为什么不能解决水土流失问题，在锡兰种植我们所须的全部大米呢？第三，不打破我们的整个经济依赖于单一作物茶——英帝国主义者为使成为他们的经济上的奴隶而兜售给我们的方案——我们就不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如果我们要建立独立的经济，绝对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多样化，并摆脱完全依赖于制茶工业。

一旦我们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剩下的就是疏浚和加深河流，以便使这些河流不仅能把水蓄起来，而且可以把这些水用来发出更多的电，当我们有了大水库积存多余的雨水，并通过深的河流把水引向平原的池塘，洪水的威胁将会消灭。同时还将为我们提供廉价的水运。

但是，为做到这些，我们就要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既得利益分子进行顶撞，他们占有我们山头的茶园和从人民的痛苦中捞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几届统一国民党政府和锡兰自由党政府拒绝正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愿意也不准备同国内外反动的既得利益分子进行斗争。

这就是共产党之所以清楚地告诉人民，不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国内走狗，如统一国民党，不论象洪水，水土流失，灌溉这样的问题还是其他与之相联系的群众的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就是共产党之所以号召在一个革命的纲领下建立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团结，以暴力推翻这些构成人民的主要敌人的反动势力。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

一九七〇年第一期）

## 桑穆加塔桑号召錫工人 冲破經濟主义束縛投入政治斗争

### ——錫兰工会联合会新聞公报

錫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在一次由五个工会组织的半天象征性罢工和示威之后于海德公园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宣称，鉴于政府经常凭借军队和警察来破坏罢工，罢工工人今后应当认真考虑如何同军队和警察——他们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斗争的问题。

他宣称，錫兰工会联合会号召它的会员参加这次半天象征性罢工和示威，有三个原因：一、抗议在港口使用军队和在塔拉瓦克莱的梅德孔布拉种植园驻扎大批的警察，以便破坏这两个地方的罢工。二、声援科伦坡和亭可港、塔拉瓦克莱的梅德孔布拉种植园、基里拉韦拉的××××搪瓷厂以及沃尔克工业公司的工人的正义罢工。三、重申我们关于对私营企业工人实行新的工资制度、使最低工资达到每月二百二十五卢比的要求。

在錫兰，所有当权的政府都经常使用军队来来破坏

港口罢工,这一事实向工人运动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时常受到训斥,要求我们把行动约束在纯工会主义的圈子里。但是我们的雇主们,我们的剥削者和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从每次罢工的一开始就采取政治手段。工人阶级应当怎么办呢?除非工人阶级愿意而且能够对付雇主们和政府的这一挑战并使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暴力,否则他们就不能希望通过罢工斗争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在港口使用军队和在最近的种植园罢工中使用警察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如下论点是正确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仅靠议会来维护,而且还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军队和警察来维护。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局限于单纯的经济斗争,那结果就将是保护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我们必须打破纯工会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束缚,把工会运动发展到革命的、更高的水平,使工人阶级能够参加政治斗争,以粉碎维护剥削制度的国家机器——主要是军队,消灭剥削制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向在埃尔皮蒂亚的德维图赖种植园、哈顿的梅菲尔德种植园以及最近在塔拉瓦克莱的梅德孔布拉种植园举行罢工的工人们表现的战斗精神致敬。虽然他们暂时被占优势的力量打下去,但是工人们表现的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好比火花,它将很快地象草原烈火蔓延开来。其他工人阶级的队伍必须向他们学

习。

最近我们发现报界发表许多关于暴力、法律和秩序的谬论。当暴力被用来对付种植园工人，即给他们每天三·〇一卢比的惨无人道的低工资强迫他们劳动时，他们不掉一滴眼泪。当他们不给工人一周六天的工作，使工人甚至连这么低的工资也拿不到时，他们不掉一滴眼泪。但是当工人们长期克制的愤怒和仇恨情绪稍许爆发出来，破坏了一个种植园时，他们就吓得面如土色。

我们要提醒这些毋须靠每天三·〇一卢比的工资来谋生的先生们：正如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先生们，你们为什么害怕暴力呢？如果不使用武力和暴力，法国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能给全世界带来进步吗？

暴力不是自然法则吗？如果不使力，植物种子能出芽并从土里长出来吗？如果一只小鸡宣称它反对使用暴力，拒不打破它在其中生长的蛋壳，你想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听到过一个母胎中的婴儿不使力就出世吗？没有！你们没有听到过。你们反对的是革命的暴力。但是你们对反革命暴力是支持的。你们主张砸烂制造财富的工人们的头颅。但是你们不愿意雇主的私有财产被触动。我们则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暴力才能推翻反革命暴力。

但是要这么做，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理想的基础上

团结起来。如果我们谴责政府的镇压，我们同样谴责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的两个工会在港口破坏罢工的行径，这些工会的成员恬不知耻地站在武装部队一边。看来似乎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工会领导集团已十足地继承了古尼辛格的衣钵。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广大党员及其追随者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不只是潘帝斯和阿尼尔·穆内辛格的过错。锡兰平等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支持他们的决定。由于作出这项决定，锡兰平等社会党再也没有资格声称它是工人阶级政党或左派政党。这项决定同它过去的某些领导人参加统一国民党的决定是一脉相承的。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建立工农之间的团结，建立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其他爱国阶层之间的团结，以便最终推翻人民的主要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然而只能自下而上才可以实现这种团结，让我们为实现这一任务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吧！

（原载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参资）



## 在所謂獨立了二十二年后 得到了什么样的結果？

——錫兰共产党声明

二月四日，政府将庆祝我国所谓独立的二十二周年。这一天将鸣炮悬旗，举行军队检阅，还将举行文艺演出。但是，所有这一切表面上隆重盛大的活动都无法掩盖下面这样一个丢脸的事实：在所谓独立了二十二年后，我们只是一个靠乞讨度日的国家，连手带脚全被缚在外国帝国主义战车的车轮上；我们现在靠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施舍的贷款过活，而为了这些贷款，我们已把我们的国家、我国的资源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几代里都抵押给了帝国主义者。

如果你环顾一下自己周围的情形并且正视现实，你就会认识到统一国民党所宣传的锡兰越来越繁荣的神话是虛假的。人民的境况从来没有这样糟。日用必需品不是买不着，就是只能在黑市以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到。生活费用飞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达到了历来最高的纪录。失业现象如此严重，有的人估计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学生毕业后失业的人数如此之多，据估计有一万五

千多名毕业生没有工作。由于教学和图书设备不足，贫苦学生得不到奖学金，宿舍极为不足，毕业后又面临失业，再加上冷酷无情的官僚机构和不胜任的教育部长对学生的问题处理不当，大学学潮已发展到接近爆炸的地步。

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而政府和雇主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来弥补生活费用上涨造成的损失。在国营公司中，政府拒绝接受它自己任命的一个委员的建议。大米配给量已削减了一半。卢比已三次贬值。交通运输系统陷于最混乱的状态。到处都排着长队。而当初曾对我们说过，一旦统一国民党掌权，这种现象就会消除。

这种种苦难似乎尚嫌不足，洪水又吞噬了大量生命和财产。

但是，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美过。统一国民党上台以后的第一年里就对他们减税。最近又允许英国帝国主义者甚至不用缴纳手续费就把他们被封存的将近一亿五千万英镑的利润汇出了锡兰。向大资本家和大公司出让了数千英亩的王室领地，而农民则渴望得到土地。中央银行的报告表明，资产阶级缴付的所得税增加了。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则变得更穷。锡兰现在进口的大米象以前一样多，而且政府连医院里的病人的米饭都供不起，这个事实本身就揭穿了政府所谓在粮食战线上已取得成功以及我们的稻田已发生

了革命的骗人之谈。

人们只要把我国的暗淡景象同象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的进展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锡兰统治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已经跃居到世界强国的地位、拥有现代化的工业、机械化集体化的农业和先进的技术。她不仅能生产本国七亿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而且她还能向象锡兰这样一些贫穷的国家出口剩余粮食。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新殖民地。

造成这样暗淡的不景气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遭到了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造成这一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尽管表面上取得了独立，但是我国的经济仍然完全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我国经济的制高点——绝大多数茶园和胶橡园，我国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绝大多数银行，运输公司目前仍然控制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手中。统一国民党六五年执政后，仍然进一步抽紧把我们束缚于外国帝国主义战车上的绳索。

在锡兰政治舞台上上窜下跳的傀儡都是在锡兰扶植的。但是仍然由白厅和华盛顿牵线。如果我们不能使我国的经济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束缚，我国人民就不能得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必须把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他们在当地的走狗——统一国民党是其中的主力——看作是我们主要敌人。因此，我们的职责应该是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这些共同的敌人。企图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统一国民党的运动引入教族斗争的渠道或者把我们的朋友当作敌人看待只能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高兴和破坏我们的联盟。

很清楚，统一国民党是锡兰买办资产阶级的党，它主张保持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控制。因此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还必须要推翻统一国民党。

不幸的是，锡兰有些声称反对统一国民党的党派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使它们区别于统一国民党的革命政策。虽然锡兰自由党曾两次统治这个国家，但是他们除了在语言和宗教这样一些问题上煽起人民的情绪外，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基本利益并没有采取比统一国民党更多的行动。锡兰自由党同它们的所谓左翼同盟——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制定的共同纲领也没有为人民群众提出任何根本的或者革命的纲领。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党派只限于搞议会活动。

这些党派不了解，帝国主义者和大资产阶级提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使他们的阶级意识不敏锐，散布通过议会和平过渡的幻想，用舌战替代武装斗争，使人民不去注意建立武装部队的实力。

这些党不懂得，对群众进行剥削不仅得到议会的保护，而且也得到掌握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手里的、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份的枪杆子的保护，如果枪杆

子不是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掌握变为由劳动人民掌握，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一场革命，那就不能消灭剥削。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并不能消灭剥削。

我党之所以说通过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无论是一党掌权，还是几党联合执政，对群众都没有好处，其原因也就在此，我党之所以在大选将近、议会各政党准备给人民再服一剂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麻醉剂时号召人民拒绝破了产的议会道路、支持毛泽东思想照耀的革命道路，其原因也就在此。

议会机会主义的哲理已经使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沦为纯粹是锡兰自由党的附属品。本港由平等社会党领导的工会这次破坏罢工的活动是该党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卑劣行径，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他们走上了古尼辛格的道路。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出卖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如果我们不在工人阶级内部彻底肃清改良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流毒，我们就不能前进。由于这些一度的左派党不满，致使有些青年和学生采取了同样是错误的新修正主义的立场，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或是所谓古巴（格瓦拉）路线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意必须建立一个革命党和发动革命群众参加革命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

革命运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原因就在于此。必须懂得，要革命，就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党，同样，只有群众参加，革命才能成功，革命不能仅仅由少数中坚分子来进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的原因也就在此。

只有掌握毛泽东思想，扎根于工人阶级，深入农村唤醒和组织农民，建立工农联盟，建立工、农、革命知识分子的团结，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一支人民军队和开展人民战争，才能实现最终彻底地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一国民党和一切地方反动势力统治的目的。

（原载一九七〇年二月六日锡共《工人报》）

## 港口罢工，局部胜利

### ——錫兰工会联合会声明

历时六十二天的港口罢工于二月十二日结束了。港口工会联合阵线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日开会讨论罢工形势，决定下令复工。

联合阵线在作出这个决定时考虑到了港口（货运）公司宣布的，为港口各级职员以月工资为基础修改工资等级。联合阵线也考虑到下述事实：面对着政府的镇压和平等社会党领导的两个港口工会组织的工贼的破坏他们的会员无耻地与政府派到港口破坏罢工的军队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已经持续了六十二天。

不管怎样，港口工人强硬拒绝那种难于接受的修改的工资等级。同时将来还得展开一个为争取圆满的工资制度的斗争，这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答应港口工人长期为之斗争的月工资制的要求，废除了原来想要附加在这个制度上的条件，以及取消监工制度，这些是港口工人获得的显著胜利。这仅仅是通过六十二天的罢工斗争所能取得的局部胜利，而不是通过由工贼潘蒂斯及其一伙所推行的任何谈判取得的。

罢工沒能以完全胜利而告终，是由于港口中平等社会党所领导的工会采取卑鄙的破坏罢工的活动和由于进行罢工的工会在罢工中沒有采取完全正确的斗争策略。

但是，由L. Y. 潘蒂斯和阿尼尔·木尼辛哈分别领导的两个平等社会党的港口工会是主要罪犯。他们的工贼活动以及同意与破坏罢工的军队人员一起工作，将被作为平等社会党在其长期历史上所已经陷入的又一个最深的深渊而记载下来。古纳辛格的衣钵已经完全地和径直地落到了平等社会党的工会领导的身上。暴露了他们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雇主和政府的代理人。锡兰平等社会党赞同这些反工会活动，而且其总书记发表为这些活动辩护的声明恰恰表明这不是潘蒂斯和木尼辛哈的个人的错误，而是平等社会党的既定方针，由于平等社会党在罢工期间的难以容忍的和永远不能忘记的行为，它失去了始终可以被称作左派党或工人阶级的党的任何权力。

然而，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必须懂得这就是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必然下场。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之父，投入统一国民党的怀抱已经多年了。虽然隔了五年，他的昔日的同志正在迅速地踏着他的步伐走下去。还有几个会留下来，以便在与反动派相互撩逗时喊叫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但是正象白天接着夜晚一样，他们也必定会走上同一条道路。

促使港口罢工沒有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因素是罢工



工会在罢工期间没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新近的所有政府——统一国民党的和锡兰自由党的政府都动用军队破坏港口的任何罢工。这是应该预料到的，而且罢工者必须作好战斗准备。如果不是让工人呆在家里而是听取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劝告，并且使一万七千多罢工者组织起来在港口大门进行集体纠察，如果必要并与工贼和军队进行战斗，那么结果将是另一种样子。它可能以失败而结束，但这将是一种光荣的失败，是一次战斗后的失败，它将为今后指明前进的道路。

但是其它工会，主要是锡兰商业工会和它的头脑膨胀的领袖巴拉·唐波拒绝了锡兰工会联合会的这个建议。在罢工的末尾，举着标语游行的罢工者（每人给两个卢比）的行动，不可能弥补先前的过错。

一月十八日的光辉的半天象征性罢工和盛大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这两件事都极大地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与港口罢工者的团结，并且是打在平等社会党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以后，锡兰工会联合会提出，要把斗争再推进一步。锡兰工会联合会建议所有组织半天象征性罢工的工会中心联合起来，以在最低限度的月工资要求下，组织私营部门的全体工人，准备举行一次总罢工。锡兰工会联合会提出以最低限度每月工资二百二十五卢比为基础的新的工资制度的要求，这个要求自然是包括港口工人的要求在內。

但是，商业工会的领导不愿听取这个建议，并且失去了扩大罢工和领导罢工走向胜利的机会。相反商业工会的领导企图把自己所已经采取的一个决定强加给其他工会中心，即只发起一个支持港口罢工的总罢工。其它工会没有同意这个决定。结果，商业工会的领导单独地组织了它的会员仅仅只是为了支持港口罢工的总罢工。这种宗派行动的结果是，甚至商业工会的所有成员并未都响应罢工的号召。商业工会丢了脸，这对所有的工会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绝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过低估计在共同要求下建立工人阶级的广泛团结的必要性。

港口罢工结束了。但是，工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现在为了正确的政策、正确的斗争方法和正确的领导，以及在这一切基础上，为把港口全体工人团结在一个革命旗帜之下，斗争将在港口内部继续进行着。

这次罢工给了工人阶级很多教训。第一，统一国民党政府是一个顽固的反工人阶级的政府，它会毫不迟疑地动用军队来破坏罢工。第二，平等社会党已经变成反工人阶级的力量，它毫不踌躇地组织工贼破坏罢工，并且乐于听任其会员同破坏罢工的军队人员一起工作。第三，商业工会领导的以我为核心的宗派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政策和策略不可能取得胜利。最后，在每一个阶段，只有锡兰工会联合会为了领导罢工达到胜利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策略。

港口工人必须很好地学习这些教训。如果他们要使将来的斗争取得胜利，他们就必须学会在一个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 錫兰共产党关于开展募集基金运动的决定

錫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下半年开展一个募集党的基金的运动，要求全体党员、支持者和同情者尽力帮助。

在所有的议会政党为了推行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骗局，为了在选举时大搞假票，为了贿赂舞弊而收集基金的这个时期，共产党是为了能发挥自己在社会的革命变革中的先锋作用而要求人民捐助党的基金。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宗旨是消灭给人民带来极端痛苦和灾难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政府。

共产党相信无论是通过和平过渡的破产道路，或是通过议会都不能够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坚信，这个任务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只有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才能实现。

为了完在这个任务，我们还必须进行坚强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必须巩固和发展在我们领导下的现有的群众

组织并使之政治化。必须发展我们的党以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健康的革命力量都集合于我党周围。

为了这一切，特别是为了印刷书籍和我们的周报以做思想工作，为了维持脱产同志的生活所需要的钱。我们没有任何秘密的途径得到钱，也不可能乞求富人的援助。只有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才可能成为我们的财金支持者。

我们的呼吁就是向这些人发出的。为了这笔基金我们向我们的党员，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特别是锡兰工会联合会的会员们，要求捐献出自己一天的全部工资。你们的援助如不能一次付清，可在半年内分期交付。但，不管怎样，极其需要您的帮助。我们也要求其他人尽可能的帮助。

在号召捐助基金的同时，也必须提一提共产党对工人阶级运动所做的贡献。在经济方面，我们通过锡兰工会联合会组织了锡兰第二大的、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工会中心，我们为工人阶级赢得了最多的经济要求，可以指出这些就是我们所作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可以说我们比别人更多地揭露了统一国民党的丑恶的、反民族的叛徒面目。我们也揭露了新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本质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运动的革命传统的无耻出卖。只有我们党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坚

定和革命的思想。也只有我们党支持它，在我们的人民中进行了思想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照亮许多群众。

但是，我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在实现我们的目的之前，我们还必须走很长的路。必须清除工人阶级当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使毛泽东思想取胜。从组织上说，必须联合全体革命力量。

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满怀信心地、诚恳地要求我们有贡献的工人阶级及其朋友捐助我们以使募集基金运动成功。

（原载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锡共《工人报》）

## 假革命是为反动派利益服务的

上星期，大多数报纸刊登了有人企图在锡兰制造骚乱的消息，并且说这是“革命”，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说，那就是，打算制造的那种骚乱并不是为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府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毫无疑问，若干时候以来，一些以前同这个或那个左派政党有过联系而后来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直在谈论要在国内引起骚乱的问题。他们自称受切·格瓦拉的教导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批青年的出现，基本原因在于对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革命政策感到失望。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青年中间有一些是真诚倾向革命的，他们希望锡兰社会起一个根本的变化。

但是，这批青年的领导权无疑已落在自觉的反革命分子手中，这些反革命分子妄图用切·格瓦拉路线或古巴路线来破坏毛泽东思想日益增长的影响。

这些人已经暗中和统一国民党领导集团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建立了关系，并且可能还已经通过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搞颠覆活动的组织有了联系。目前在国内制造骚乱有双重目的：第一，统一国民党中的某些人对在

下一次普选取胜沒有把握，他们只想找一个借口推迟普选，实行所谓紧急状态下的统治。发生骚乱的话就为他们提供了借口。

第二，同时，发生骚乱还能为对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行镇压提供借口。

事实已证实了我们的分析。我们掌握了确凿的材料，了解到几个月来罪行调查部对这个小组组织的活动情况一直是知道的，但是沒有采取对付他们的措施。事实上，我们知道，约在一年以前，国防委员会（由武装部队的首脑和国防部与外交部的常务次长组成）曾收到罪行调查部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报告以及同时附送的几本格瓦拉著作的英文、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译本。但是罪行调查部的报告说，这个运动不是针对统一国民党的，所以不必采取行动。如果罪行调查部现在装出一副事先毫不知情况的样子，那么，我们只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罪行调查部从来就沒有得到过爱说真话的名声。

从这个小组组织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方面的浅薄方式中可以明确看出沒有任何进行革命的真诚愿望，并且其他党的成员也已在若干点上渗透进去。这个小组组织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当中也沒有真正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小组组织尽管口头上大谈革命，实际上是极力主张过激的种族主义，与理·戈·森纳那亚克或霍马·拉斯纳亚克的路线沒有区别。照他们的意见，锡



兰人民最大的敌人不是英美帝国主义而是印度扩张主义，而印度血统的工人是印度扩张主义的工具，因此，印度血统的工人也就成了锡兰人的敌人，而不是他们的盟友。

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个小组织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那里面有很多人真诚的革命愿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领导层的那些暗中的联系。必须挽救他们。他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青年急不可待地希望变革，在看到那些名义上的“左”派政党领导人的叛变之后就感到失望。但是，急躁代替不了认真的革命准备工作。我们永远不能把革命当儿戏。革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为了革命的成功，必须有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学说的影响的革命党，这样一个革命党必须有一个久经考验的领导，必须以工人阶级以及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为基础。我们必须在革命的领导的领导之下，以革命的远见，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群众性组织。我们必须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革命不是搞密谋。革命是发动千百万群众投入革命的政治行动。没有群众的参加，没有正确的领导，革命就不能进行。

如果否定这些革命原则，那只能使那些本来是怀好意的人变到加入把革命当儿戏的阴谋集团，最后变成被

反动派利用的工具。我们还要记住，共产主义与种族主义是决不能混同起来的。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 拒絕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議會道路；團結起来通过革命推翻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統一国民党

——錫共总書記桑穆加塔桑声明

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骗局来对人民进行政治欺骗的把戏又紧锣密鼓地开场了。所有的议会政党正忙于向群众大量灌输议会政治的鸦片。某些有学问的干过一阵子革命的革命家甚至装作绝对无误的样子说什么即将举行的这场大选将是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最大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报纸在拚命煽动这种竞选热，竭尽他们欺骗人民之能事。

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哲学指导下的政党，有必要说明我们对这些议会选举的态度、以及为什么号召人民反对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破产的道路。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被授予成人选举权的背景吧。由于多诺莫尔专员公署的推荐，于一九三一年（当时我们直接受英帝国主义的统治）成人选举权就被狡猾地塞给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领导人（除古尼辛哈之

外)从未要求过这种选举权。

难道有人会轻率到认为英帝国主义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对被他们用武力征服的、残酷剥削的锡兰人民的仁慈和好心?这种说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恰恰相反,英帝国主义者从这个成人选举权的骗局中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那就是根据种族、宗教、种姓和其他琐碎的宗派问题来分裂锡兰人民,阻碍和破坏反帝力量日益增长的团结,以使帝国主义老爷们继续骑在锡兰各阶层人民的头上。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英帝国主义者可以回顾一下他们做过一件什么好事!

我们要知道,锡兰成年人凡年满二十一岁就有选举权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法国(一个非常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妇女还没有得到选举权,法国妇女直到一九四五年才得到这种权利。瑞士(另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妇女至今没有选举权!然而,我国男女从一九三一年起就享受这种“权利”。现在选举年龄已降到十八岁。我们也要记住,统一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没有反对这样做!

可以肯定,如果选举权对我们来说是这样一桩好事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就不会这样热心地赐予我们!那么,这种被如此吹嘘的权利的本质是什么呢?这种权利就是每五年在一个类似农村厕所的建筑物里,用钝秃的铅笔在两个或更多一些的候选人中作出你的选

择，关于这些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情况你却无权发言。

其次，再让我们看看我国人民行使了多少次这种所谓的选举权，以及他们通过选举把一些什么样的男女送进了立法机关。在一九三一年，人们选举了第一届邦议会，一九三六年选举了第二届邦议会，一九四七年选举了第一届议会，一九五二年选举了第二届议会，一九五六年选举了第三届议会，这届议会把班达拉奈克先生推上了台。在一九六〇年，好象一次投票还不够，人们投了两次。他们在一九六五年投了票，而在一月之内又要投票了。

通过行使这种所谓的选举权，人们把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送到了立法机关——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有学问的律师、慷慨激昂的演说家、雄辩家，等等。其中有些人，如克尼曼，庆祝他们进入议会二十周年。另外一些人，象纳·马·佩雷拉宣称他们在议会里耽的时间甚至更长。

我们不驳斥这些叫嚷。这些“有名的”、“有学问的”先生们作为我们国家立法机关的成员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他们作了聪明的甚至很好的演说，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也再一次为他们喝彩。还会有其他的人为他们喝彩！

但是，这不是引起争论的问题。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些踏着普通人的脊背而进入议会的大名鼎鼎的先生们的绝妙的演说和努力的结果有否使自从一九三一年成人选举权和议会政治的丑剧上演以来，我国劳动人民

所受的残酷剥削有一丝一毫的减轻吗？

公平合理的回答只能是：“沒有！”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劳苦人民所以遭受痛苦是由于他们受到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因为工人、农民和其他劳苦人民被迫以廉价向剥削阶级出卖劳动力。剥削阶级通过从劳动人民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攫取了巨额利润发财致富，而劳苦人民自己由于这种残酷的剥削日益贫困，这种情况无论那个政党在议会中当权都是持续不变的。

选举从来沒有改变这种情况。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剥削不是议会保护或维护的、而是由剥削阶级用巨额建立起来的起它们看家狗作用的国家机器保护或维护的。我们所说的国家机器主要是指军队以及法律制度、法院、监狱和高薪的官厅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经过选举而是不管那一个政党当权都在起着作用的。

就是这些人才是真正在管理国家的事务——不管名义上是谁执政。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保护，这些人就不管他们为谁服务。目前的总理常任秘书就是上届政府迈特里帕拉·森纳那亚克先生的常任秘书。他同那能够为历届政府效劳。刚辞去海军头目职务的拉·卡迪拉加马尔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他在一九六二年罗伊斯·德梅尔同政变企图有牵连以后，被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升为

海军司令。而杜德利·森纳那亚克继续任用他，并给他增加了新的职务。

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一个官仔从科伦坡调到马塔拉或者从康堤调到努瓦拉埃利亚。但是，国家机器还是原封未动，不受选举变化的影响。我们有两届班达拉奈克政府，但是有谁听到过那一个工人的儿子被任命为警察总监、或那一个农民的儿子被任命为海军司令了？没有。国家机器中的高级职位都是给那些关心维护资本主义的阶级的人保留的。

正是这些人组成了起剥削制度看家狗作用的国家机器。每一个罢工的工人都知道，他的老板，不管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只要拿起电话，不到几分钟，武装警察部队就会出现在大门——不是保护工人而是保护老板的私人财产和他自己。但是，一个工人因为遭到工头的打击或者老板不付给他法定的工资而打电话找警察，却得不到反应。——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的看法：警察部队象其他武装部队一样，只不过是剥削阶级的看家狗而已。他们当然也干别的工作，象指挥交通，偶而也捉小偷。但是，他们的基本责任是维护剥削。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有罢工，首先到达的就是警察吉普车。

他们来的时候配备着武器。他们是不会空着手来的。他们的手中有枪。要枪干什么？有一次，当反对派

由于警察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枪杀一个和尚而在议会动议提不信任票时，琼·理·贾雅瓦德尼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问锡兰自由党的领导说：在你们统治时期，你们不是也给警察发了枪吗？那些枪是干什么用的？用来钓鱼吗？据说他是这样问的。

不，那些枪是用来射击的，如果你射击，人们就要死亡。

这就是国家机器的权力所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枪在谁的手里？在剥削阶级的看家狗手家。因此，政权在他们手里。只有当枪易手的时候，当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能够把枪从剥削阶级的看家狗手中抢过来，即：当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政权才能归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只有当资产阶级用于镇压的国家机器被暴力所粉碎而被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的时候，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并向社会主义前进。

列宁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有许多漏洞和限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压迫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状态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军事戒严等等。**”

他还说：资产阶级议会——不管它多么民主，也不



管是在多么民主的共和国里——只不过是一小撮剥削者为维护资本家的财产和权力所必需的对千百万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机器。

所以，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不管资产阶级的统治采取何种形式——无论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君主立宪制或是民主共和制——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

剥削阶级正是为了掩盖其用暴力压迫劳动人民的赤裸裸的事实而制造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丑剧。议会是装饰品，是用以掩盖赤裸裸的资本专政的薄纱。帝国主义者炮制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骗局是当做一种武器来欺骗和分裂人民的：通过制造有可能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来挫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瓦解他们斗志，转移人民对权力的真正所在——武装力量的注意力。企图用舌战代替武装斗争。

应当指出，锡兰的剥削阶级在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谎言欺骗人民方面有几分成功。那些曾宣称代表工人阶级而也落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甜言蜜语的圈套的党

派，如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等，在这方面帮了剥削阶级很大的忙。没有他们的帮忙，反动派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丑剧欺骗群众是很困难的。

正如需要两个球队才能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一样，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把戏也只有在有两个党或两套党的情况下才玩得起来。杜德莱·森纳那亚克一伙自己玩议会把戏是玩不起来的。他们需要纳·马·佩雷拉和彼得·克尼曼充当对立面来帮忙。政府之所以给这个反对派的头目高薪就是为了他或她会“反对”这个给他们报酬的政府。这也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议会里制造种种统称为议会规章的最大支持者和对立宪政治、议会政治的偶像礼拜最勤的就是过去的左翼领导。

这些规章中有些是值得研究和揭露的。上届议会期间，议长命令克斯贝瓦选区的议员坐下。因为他不听从，议长就让警卫把这个人赶出议会。反对派提出对这位议长投不信任票的动议。奇怪的是，反对派头目们提出指责的主要理由不是因为用警察来驱逐议员，而是因为同英国议会的传统相反，议长仍然在台上观看。在英国，议长发布这种命令之后，就要辞去议会职务！

看一看另一个惯例。在预算日，在喝茶期间，党向所有领导人通常坐在财政部长的桌旁喝茶。每年在这一天都是如此。你可以看到那些在外面互相谩骂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喝茶！这里要说明的是：尽管在议会争论

中和公开的讲坛上相互谩骂，但是双方的众议员一致同意保持现状，即保持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同义词。由于同样的缘故，以杜德莱为首的一方对佩雷拉为首的另一方进行板球比宙。毕竟这场议会比宙与朋友之间的板球友谊宙、与同一阶级成员之间的板球友谊宙十分相似，并根据双方事先规定的、容易接受的规则进行比宙！

在拉加马席位补缺选举期间，彼得·克尼曼作为他的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住在希卡杜瓦休养所，它也是统一国民党首脑杜德莱·森纳那亚克总部所在地。早饭以后，两人各走不同的道路——杜德莱在统一国民党的讲坛上谴责共产党，克尼曼则在他的讲坛上谴责统一国民党。中午，两人又回到休养所，穿上游泳衣，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一起在海边观鱼。多么引人注目的场面——据某些人说。但是，在那里你可以看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实质——那些根本利益相同而在无聊的事情上争吵的人之间进行假斗争。

科尔温·德席尔瓦现在正在跑遍全国各地，嘶哑着嗓子叫嚷下届大选是这个国家从未出现过的最大的阶级斗争，他对他邀请对立阶级领导人杜德莱·森纳那亚克参加他女儿婚礼宴会的做法并不感到不安。那些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工人阶级代表会邀请对立的资产阶级首要代表参加婚礼宴会吗？——除非是让他吃毒药。

还有比这更糟的阶级合作的例子吗？由于众议院的两个联合阵线的领导人尽管口头上互相指责，但是他们大体上是维护同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所以这种真的阶级合作和假的斗争就有了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双方都不想公布他们的私人财产而不动声色地让强迫他们这样做的法案逾期。

我们听到双方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谈论是同他们通过剥削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成正比。据说列宁曾经说过：当你同社会民主党人谈说时，不要看他的嘴唇，应看他的双手。如果我们冒昧地把这句话译成锡兰语的话，那便是，当你同社会党人谈话时，不要看他的嘴唇，应该统计一下他占有的庄园的数目。

在公开的场合谈论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通过剥削积累私人资金。这就是众议院双方大多数领导人的两面手段。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之中没有人能真心实意地希望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有没有一个在公开场合下滔滔不绝地谈论社会主义的联合阵线的政党领导人自己是不靠剥削劳动人民而生活的？庄园主、资本主义公司里的股东和磨坊主这样的人说他们希望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话是可信的吗？这不等于自杀吗？这不是骗人的鬼话吗？

议会政治还孵育最卑鄙的机会主义。我们曾看到杰克·科特拉瓦拉和维杰松德拉之流的锡兰平等社会党顽

固派投靠了统一国民党。修正主义集团的珀西·维克雷马辛格也采取了同样行径，加勒·马哈特马亚则脱离统一国民党投向了锡兰自由党。这些朝三暮四的行为并非由于政治信仰有了改变，而是由于他们想要争得自己垂涎的席位而未能如愿。要是杰克·科特拉瓦拉能够争到他所要的席位，那他就是锡兰平等社会党人，争不到，他就成了统一国民党人，就跟换件衬衣一样容易。

人们将能在加勒通过即将举行的大选看到机会主义的最典型的标本。作为“左派”的候选人开始政治生涯的人，今天正在从右派立场进行竞争。一贯从右派立场参加竞争的人今天却正在从“左派”立场进行竞争。可能有人认为，尽管这样变来变去，但是现在仍可分右派和左派，总算是可安慰的事情。不幸，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能如此轻易地变来变去，完全说明右派同所谓的左派之间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别。有人如此经常谈到由统一国民党同锡兰自由党结成联盟以拯救僧伽罗族，也正是这个缘故！

从一名前议员最近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左派”在向右派方面走，右派在向“左派”方面走，既然如此，那么双方该能在中间的某一点会合在一起，那么双方现在还斗争些什么呢？这种说法是发人深思的！

有一些人是其他类型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典

型，这些人，有的自称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却以到卡塔拉加马朝山进香或在佛像脚下献鲜花作为参加竞选的开始！有的在过去自命为少数民族的代言人，然而现在却低声下气到甚至接受锡兰自由党右派的“马萨拉瓦代（锡兰反动分子对泰米尔族的表示蔑视的称呼——编者注）”方针。

在锡兰，选举已经成为大量的贪污、大量的冒名顶替、贿赂、大运酒类、暗杀等等的同义语。这一点是不需要我们来指出的了。我们不知道民主在哪里。再说，在经过这些年的民主“训练”之后，哪一个党会提名一个不属于某一个特殊种姓的人作为竞选巴拉皮蒂亚或拉加马的席位的候选人？加夫那的席位会让一个属于所谓最下层的种姓的人赢到手吗？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谈什么民主？

凡此种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事例，以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的暴露，总有一天会使一切正直的人擦亮眼睛。一切正直的人必定会认识到，所有这些大肆宣扬的所谓对立政党在议会里的斗争全都是骗局，其目的完全是欺骗人民，阻止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

人民必定会懂得，目前的民不聊生，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继续遭受着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人民继续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统一国民党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自从一九六五年上台以来，

把我国的经济更紧地系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战车的轮子上，从而把国家拖进了长期发生经济危机的状态。

生活费用上升到最高点。必需的消费品购买不到。失业人数多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由于大米配给量减少一半，卢比贬值三次，人民的生活受到了打击。

如果不推翻统一国民党及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子，从而解放我们的经济，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就不可能改善人民的状况。反对统一国民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必须认识到，在选举中击败统一国民党不等于推翻它。在议会选举中统一国民党曾两次被击败。在一九五六年，统一国民党在议会的力量减少到了八个席位，锡兰平等社会党的空谈家如德席尔瓦曾说，统一国民党的棺材已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然而，今天统一国民党的尸体从棺材里爬出来了，现在正统治着这个国家。

统一国民党能够重新抬起它的丑恶的头，重新上台，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它在选举中被击败了，可是它的经济基础——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没有遭到破坏。结果，外国帝国主义就能够把统一国民党重新扶上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除非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否则就不可能推翻统一国民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决不能把我们的精力消耗在通过选举击败统一国民党的枉然的企图上，而是应该同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

和一切爱国人士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使用武力一劳永逸地推翻外国和本地的反动派。

只有通过革命以武力推翻外国和本地反动派并且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因此我们说，向人民说什么在投票处击败统一国民党就可以推翻它的政权，那是一种欺骗。我们要告诉人民：如果不打破现存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镇压的国家机器，不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那么，不论哪一个党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手段上台执政，人民的根本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统一国民党不比锡兰自由党更反动。它是更反动的。它是锡兰最反动的党派，代表着露骨地亲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而锡兰自由党则代表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性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平等社会党或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性质，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叛徒，因此其性质是反革命的。）

毫无疑问，在锡兰自由党内有一部分人是可能参加革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反帝国主义和反统一国民党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才会变成现实。但是，只要他们落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圈套并且帮助统一国民党来欺骗群众，他们就是在起反动的作用。这就是他们今天正



在干的事情。他们正在帮助统一国民党维持资本主义。

有些人一定会问，我们的政策难道不会间接地支持统一国民党吗？我们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请人们研究一下班达拉奈克夫人对于总理吹嘘他是第一个当满五年总理的人所作的回答。她的回答是什么呢？那就是：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它们（即联合党派）是一个民主的反对派。它们没有想用议会外的方法来推翻统一国民党。这样一种自由是很离奇有趣的。但是它却说明了真实情况。

班达拉奈克夫人承认了真实的情况：在数千名工人由于参加一月八日的罢工而被开除或者受到其他惩罚的时候，联合党派却拒绝了我们的举行总罢工的号召；在大米配给量被砍掉一半的时候，联合党派却拒绝组织另一次总罢工总罢市；在一九六七年私营部门举行总罢工和一九六八年政府经营部门举行总罢工的时候，联合党派却拒绝了我们的组织一次总罢工来支持这些罢工的口号。

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些把一切活动都限制在议会厅内的软弱无力的政策才使得统一国民党维持了五个不幸的年头吗？难道任何正直的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吗？难道联合党派的支持者们现在能开口来指责我们这些拒绝参与向人民宣传他们的根本问题可以通过议会得到解决的骗局的人是亲统一国民党的吗？一千个“不能”！

在资产阶级议会游戏中，就象在抢椅子游戏中一样，在根本问题上沒有多大差别的两个党派或两个党派集团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范围内互相取而代之。参加这样一种游戏也就是把对人民的欺骗长期保持下去。我们党拒绝参与这种罪行。

一切真正反对统一国民党的人都必须认识到，永远推翻统一国民党的唯一的办法是用暴力打碎现存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镇压的国家机器，用我们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爭得劳动人民的解放。只有那样，人民的根本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号召一切革命的真正进步的力量动员起来，为爭取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锡兰共产党总书记

桑穆加塔桑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原载一九七〇五月八日《共运参资》）

## 錫兰共产党发表声明 号召人民不要参加大选

錫兰共产党号召錫兰人民不要上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骗局的当，不要相信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要以任何形式参加即将举行的大选。

反之，它号召他们耐心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用暴力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反动势力；它号召他们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的革命道路。

共产党向劳动人民指出，他们的苦难是由于他们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剥制造成的，是由于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劳动人民不得不向剥削阶级廉价出售劳动力。一方面，剥削阶级通过剥削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了巨额利润而越来越富；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由于受到这种残酷的剥削而越来越穷。

选举从来沒有改变这种局面。狡猾的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把骗人的成人选举权塞给了我们，其目的是分裂我们，阻挠我们日益增强的反帝团结，我国人民曾经投了八次票——两次选举国务委员会，六次选举议会。他

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著名人士、能说会道的辩论家和口若悬河的演说家选入这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但是，这种闹剧演了近三十年以后，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一九三一年就存在的人民受剥削的状态和苦难依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处境更坏了。原因很简单。保护和维持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的不是议会而是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花了极大的代价建立起来的，为的是要国家机器充当他们的看家狗。我们所说的国家机器，主要指军队以及法制、司法机关、监狱和高薪官厅等等。它们不受选举的影响，不管什么党执政，它们都继续行使统治职能。

为了掩盖代表剥削阶级行使暴力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这一赤裸裸的事实，剥削阶级编导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闹剧。议会是用来掩盖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装饰，一层面纱。制造议会选举的骗局是为了蒙骗和分裂人民，散布通过议会道路就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来降低人民的阶级觉悟，同时使人民不去注意真正的权力所在——武装部队。这是企图以口头斗争来取代武装斗争。

除非象足球和板球那样有两方比拚，否则这场闹剧是演不成的。因此，要是没有一个反对党领导人——他领取高额薪金来“反对”付给他薪金的那个政府——议会班子就不完备。正是在这一点上，平等社会党领导和

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变节帮助了统一国民党。如果不是这些党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奉承所迷惑，统一国民党不会那么容易就蒙蔽了人民。

锡兰议会里耍的花招近似森纳那亚克一伙和班达拉奈克一伙之间争夺席位的把戏。双方在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非本质问题上却争吵不休。每五年就要假打一番，双方甚至使用激烈的言词来愚弄人民。但是制度仍然不变。

自从实行议会制度以来，我们从一九四七年——一九五六年（九年）经历了森纳那亚克政府；从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五年（九年）经历了班达拉奈克政府；从一九六五年——一九七〇年（五年）经历了另一个森纳那亚克政府。但是，人民的任何根本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没有。

共产党告诉人民：不粉碎现在的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国家机器，不打破目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经济结构，无论那一个或那一些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取得政权的政党都不能解决人民的任何根本问题。

这样讲，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统一国民党不比锡兰自由党更反动。统一国民党是锡兰最反动的政党。它是亲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他们的对立

面的锡兰自由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动摇不定。我们不去谈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阶级本质，因为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因此是反革命。

毫无疑问，在锡兰自由党后面有一股革命的潜在力量。但是只有在反帝反统一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才能成为现实。反之，如果他们落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圈套，决定帮助统一国民党欺骗人民，他们只会起反动的作用。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执行这个政策，会不会间接支持统一国民党。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请人们看一看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总理吹嘘他是唯一执政达五年的总理的谈话所作的答复。他是怎么答复的呢？她说，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它们（反对党）作为一个民主的反对党进行活动。这就是说，它们没有诉诸非常的议会手段推翻统一国民党。

这是多么异乎寻常的坦白啊！但是这是实情。班达拉奈克夫人说的是，由于一月八日罢工，当数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或者受到处分的时候，联合阵线各党拒绝了我们提出的组织一次总罢工的要求。当统一国民党减少大米配售量的时候，联合阵线各党再次拒绝组织另一次罢工。在一九六七年私有部分企业总罢工和一九六八年公有部分企业罢工期间，联合阵线各党拒绝了我们提出

的组织一次全岛总罢工以支持这些罢工的要求。

正是由于奉行这些优柔寡断的政策，在这可悲的五年当中，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在室内进行的！任何人能够××由于我们不准备参与欺骗人民的的活动（告诉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可以用夺取议会中大多数席位的办法来解决）而指责我们亲统一国民党吗？一千个“不能”！

我们还想告诉人民：在选举中击败统一国民党，和推翻统一国民党不是一回事。在一九五六年，统一国民党在议会里的席位减少到八个。当时，平等社会党空谈家们说，已经给统一国民党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如今，尸体从棺材里跑出来了，而且在统治这个国家。不是这么一回事。

唯一的出路是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摧毁它的用来镇压的国家机器，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成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哲学指导的、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的人组成的革命统一阵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原载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锡共《工人报》）

## 拒絕議會道路

### ——錫共对錫兰泰米尔人的号召书

所有的议会政党，现在正施展其欺骗人民的惯技。他们企图把人民拉上破产的议会道路，说什么要解决泰米尔人的问题，要夺回泰米尔人失去的权利，必须把自己党的候选人送进议会里去。

泰米尔人民应该考虑一下，在同样的时机进行假宣传欺骗人民，也作过同样保证而钻进议会的政党和领导人解决了泰米尔人的任何问题了吗？或为解决问题提出过任何办法吗？

以前在泰米尔人中间制造民族分裂主义的也是 G·G·彭南巴拉姆和他的全锡兰泰米尔人大会党。他要求“五十对五十”在泰米尔人中间煽动反僧伽罗人的狂热，而于一九四七年作为泰米尔人“唯一”的领袖钻进了议会。但是一年之间他就出卖了锡兰泰米尔人和印度血统的泰米尔人的利益，为了得到森纳那亚克内阁的一个部长职位，而拜倒在极反动的 D·G·森纳那亚克的脚下。

从彭南巴拉姆被停职那天起，他的一个伙伴契尔文纳亚加姆就建立了泰米尔联邦党继续实行了民族分裂主



义的政策。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不赢得泰米尔人的权利，不赢得一个联邦式的政府，不改良僧伽罗语为唯一国语法案，不赢得具有印度血统的人民的权利，自己就不接受任何部长职位。僧伽罗族部长到北方时，他们打着黑旗迎接。他们禁止庆祝民族独立日，进行反“SRI”<sup>①</sup>运动，让泰米尔人（泰米尔领袖的孩子除外）抵制学习僧伽罗语，从高尔路广场到卡切里发起消极抵抗运动。甚至在上次大选中，他们还进行了激烈的反统一国民党的运动。

但是，在一九六五年进入议会后，他们也沿着以前彭南巴拉姆所走过的投降道路走下去。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了一个部长职位，他们出卖了泰米尔人的利益。彭南巴拉姆向老森纳那亚克投降，契尔文纳亚加姆向其儿子小森纳那亚克投降。

联邦党在议会内外支持削减大米配给、卢比贬值、身份证法（？）和政府的一切反动措施，是在蒂鲁契尔文还在内阁的统一国民党—联邦党政府时期。

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政府镇压人民对这些背叛人民的措施的反抗。联邦党也未能保护人民免受军队、警察的压迫。

---

<sup>①</sup>政府规定汽车牌子上都要有僧伽罗文字母SRI的标记。

SRI在僧伽罗文中是美好吉祥之意。联邦党坚决反对。

为帮助被谓之贱民的宗族人民反对种姓压迫和迫害的正义斗争，联邦党连一个小指头也没举，当反动的封建势力和政府的国家机器镇压这些无辜的人民时，联邦党也没有给这些人民任何帮助。尽管联邦党如此投靠反动的统一国民党政府，反对民族利益，出卖泰米尔人民，可是连他们大肆美化的地方行政委员会法案也未能通过。联邦党最可耻地退出政府，充分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破产。

现在他们到人民当中来重弹老调，唸民族分裂主义经，企图再次欺骗人民。

泰米尔人民现在就应该想一想，泰米尔大会党或联邦党的领导从事政治活动几十年了，为什么还不能解决泰米尔人民的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在自己的人民中煽动民族分裂主义，在两个民族中造成了两部分政治家，他们把在下次大选钻进议会为唯一目的而在群众中煽动民族纠纷分裂主义，阻碍了少数民族问题的公正解决。

另一个原因就是少数民族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在充满了失业和危机的现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中不可能解决。

联邦党宣传说，在联邦制度下可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但是有很多例子说明，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连联邦制政府也不可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美利坚合众国是

联邦政府制。但是，少数民族黑人丝毫没有得到保护。在加拿大虽然也是联邦制，但近来在讲法语和讲英语的加拿大公民之间，敌对情绪不断加剧。在联邦制的比利时的情况也是如此。还可以举出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例子。

如果存在联邦制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的话，那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此，泰米尔人民应该懂得通过煽动反僧伽罗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通过与僧伽罗族中的反动势力建立机会主义的团结，都不可能赢得自己的权利。相反，他们应该懂得，自己要走向进步，只有和僧伽罗人当中的进步的和革命的部分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应该懂得，剥削僧、泰两族人民的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本国反动派也是泰米尔人民的共同敌人。削减大米配给，不仅是对僧伽罗人，同样也是对泰米尔人的打击；卢比三次贬值不仅使泰米尔人生活水平下降，同样也使僧伽罗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生活费用的急剧高涨，都使这两个民族面临同样的困难。

我们应该懂得僧伽罗人的挨饿跟泰米尔人是挨饿并不是两个东西。所以，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面临的共同的经济问题不首先解决，我们就无法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不能通过议会。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泰米尔和僧伽罗这两个民族中的反动派及其主子外国帝国

主义，才可能解决受到他们剥削的这两族人民的问题。

所以，锡兰共产党号召泰米尔人不要参加议会选举的骗局。无论是投泰米尔大会党的票还是投联邦党的票都是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

也有一些政党要求你们的选票。他们当中也有三党联盟的候选人。的确，平等社会党分子和修正主义集团一段时间也曾代表过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在同锡兰自由党建立了联合阵线后，他们就投降了自由党的右倾民族分裂主义。在一九六五年，当联邦党拒绝帮助三党联盟建立政府时，平等社会党分子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无耻地叫出“马沙尔瓦戴”<sup>①</sup>的口号，诬蔑整个泰米尔人民。正是这些人今天又向泰米尔人乞求选票，但是泰米尔人民不会再允许他们进行这种侮辱了。

这些先生们，在所谓低种姓的人民进行反对宗族压迫的斗争时，甚至没有伸出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他们不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害怕失去所谓高种姓人的选票。他们毫不踌躇地支持“把具有印度血统的人强行送出国境”的僧伽罗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口号。这些叛徒不仅出卖了泰米尔少数民族的利益，而且出卖了全体锡兰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你们的选票。

---

<sup>①</sup>泰米尔人吃的一种饼，被用来辱骂泰米尔人。

正因为如此，由于要求泰米尔人投票的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提出一项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正确方针，所以他们失去了你们的选票。第二，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不可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我们要求泰米尔人懂得这些道理，拒绝破产的议会道路，拒绝通过议会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不以任何方式参加选举。

为此，锡兰共产党号召：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照耀的革命道路，为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残酷的国家机器，为代之以一个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国家机器，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政府，与僧伽罗人民中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

## 对印度血统工人的号召

纳·桑穆加塔桑

议会选举已经临近了，真正有选举权的印度血统的种植园工人实在是极少数。各政党正竭力争取这少数的选票。

想一想任何政党是否有权要求你们的选票则是你们的义务。同时你们还应考虑通过投票和走议会道路是否可以解决你们的任何一个问题。

汤达曼和阿齐斯两位也要求你们投两个不同政党的票。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是如果他们所支持的某一个党上了台，他们就可以成为指定议员而钻进议会里。印度血统的种植园工人今天之所以落入如此悲惨的境地就是由于这两位领袖的破产的政策。

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六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务会议议员选举时，印度血统工人都投了票。一九四七年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他们也投了票，而且选进了自己的代表，与此同时也促使了其他选区的反统一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胜利。

结果是什么呢？在一九四八年由于错误的领导和当时左翼运动的错误前景，使印度血统工人连选举权和公

民权也丢了。今天他们被打上了无国籍的烙印而陷入不光彩的境地。

现在，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重新获得了选举权。在上次大选中汤达曼却要求这些工人去投票选举过去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和公民权的统一国民党。这真是好比去舔踢自己的脚一样。另一方面阿齐斯却要求投票选举签定了西丽玛沃—夏斯特里协定的锡兰自由党。

统一国民党在汤达曼的帮助下上台后，就给他、安那马雷和乔苏达桑以议员和参议员的职位作为报答。但是，印度血统工人得到什么益处了呢？

他们的大米配给被削减了一半，卢比三次贬值，物价飞涨，失业加剧，而工资丝毫没有增加，工作天数减少，老“排房”比过去更加破烂不堪，整个国家都抵押给外国帝国主义了。这就是给工人的礼物。

当你们考虑到这些的时候，你还能相信议会吗？你们的明确回答应该是“不能”。议会是个骗局。那只是个“清淡馆”。它只不过是一块用来转移人民对真正有权力的地方——武装部队的注视的遮羞布而已。

军队和警察保护着对种植园工人的剥削。不用暴力打碎这个国家机器，不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府，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期望解放，这一点是不可能通过取得议会里的多数席位实现的。

失去了选举权的大多数印度血统种植园工人对这个

问题，是容易理解的。与此同时还应懂得无论是统一国民党领导的还是锡兰自由党领导的联盟或者是自称独立的议员候选人都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你们的选票。他们是一群联合起来剥夺了你们的权力的人，他们都是发出民族分裂主义的叫嚣反对你们——印度血统工人的人，他们是出卖工人阶级的人，是极端的反动派，是反革命分子。试图从他们当中找出合适的人就好比渔夫问抓到的鱼，“你愿意把你煎了吃，还是愿意把你熬了吃？”一样。所有那些政党，所有那些候选人都是印度血统种植园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你们的选票。

关于没有解决你们问题的正确政策的维勒延和维卢比雷，要说的也是这些。

同时你们也必须懂得通过破产的议会道路不可能解决印度血统工人的任何一个问题。所以你们应该拒绝议会选举骗局，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革命道路。

你们能够投票选举在一九四八年使你们失去了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统一国民党吗？

你们能够投票选举威胁着要把你们强迫出境的锡兰自由党吗？

**拒绝议会道路！！**

**沿着革命道路前进！！！！**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 《为人所痛恨的统一国民党被赶下台了， 但这还不是胜利》

### ——錫兰共产党政治局关于国内局势的声明

统一国民党的大人物一齐倒台了。象菲利普·古纳瓦德纳和麦·德·班达这样一些在选举中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的人也一败涂地。

这是人民对统一国民党五年暴虐统治的判决，它在这五年中使人民遭受了严重的艰难困苦，资本家却获得了大量利润。这是对亲帝国主义、反民族、反工人阶级和极端反动的统一国民党政府报仇的一种办法。可惜的是，没有用这种具有最强大的潜力的猛烈的人民力量来把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由统一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派扫入大海——永世不能再起来。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反统一国民党的势头是如此之大，本来是会扫除其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但是，从来沒有发出那种革命的号召。我们单独的清醒的呼声被忽视了，又上演了另一次选举闹剧，在这次闹剧中当然在政治上打败了统一国民党，但是却容许该党及其外国主子保住他们的经济实力地位，而这种地位一向

是他们权力的基础。

但是，首先让我们稍微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促使锡兰自由党所领导的联合阵线取得这一轰动的大胜利的原因。第一，它代表着大多数群众的基本的、健康的、不容置疑的反对统一国民党的情绪。第二，最重要的、对将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点是，这次选举的胜利代表着青年的造反。

联合阵线取得这一罕见的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这次选举中，议会中所有反统一国民党的势力第一次联合在一个阵线之中，有一项共同的纲领，还有一位单一的领袖。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第四个原因是，联合阵线第一次有了一个资产阶级报系作为他们的宣传工具。我们当然是指《日报》系的报纸，但是我们必须立即指出这方面所潜伏的危险。公众总的来说还不知道《日报》系同西德垄断资本公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指望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继承者结成联盟的人会赞成进步和社会主义，那就有点奢望了。下面我们还将谈到这一点。

第五个原因是联合阵线在僧伽罗人中进行了民族主义宣传运动……《日报》系报纸当然在这次反泰米尔人的宣传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你不能又散布民族间的不和而又希望不承受民族主义的后果。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趋向。除非反统一国民党的势力能认知到

民族间的不和同进步是不能相容的，否则一切都将不能成功。湖滨大厦报系也从反面帮助了联合阵线获得胜利……

……这一次湖滨大厦报系把谨慎小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它就象一只发狂的疯狗。它为统一国民党进行的竞选露骨得难以形容。但这是有原因的。

湖滨大厦报系是在拼命设法使它的三个董事免于受到可能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刑事诉讼。此外，它也是在拚命设法阻止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湖滨大厦报系是否参与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锡兰自由党议员倒戈事件的问题。它象一只陷入绝境进行垂死挣扎的老虎。

选举的结果完全打破了湖滨大厦报系能对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神话。不仅如此，它激起了一切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的愤怒。二十九日那天有人试图袭击湖滨大厦，这是不足为怪的。这是湖滨大厦自找的。湖滨大厦董事长兰吉特·维杰雅瓦尔德纳在选举结果宣布之后马上溜出国去，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借此机会向一切被人民通过这次选举已掌握政权的幻想所迷惑的人们指出，所有参加了对湖滨大厦的袭击的人们都被粗暴地提醒说，实权仍旧操在国家机器手里，这个国家机器急急忙忙地出来保全湖滨大厦的财产，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正是对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掌了权的人们放了催泪瓦斯，动用了警

棍！

北方的民族主义政客们也受到了教训。一个是选民们所给的教训。联邦党主席和总书记以及它的能说会道的纳加纳坦博士都丢了脸。泰米尔大会党的正副领袖也同样丢了脸。另一方面，联合阵线在南方获得的巨大胜利粉碎了联邦党和泰米尔大会党试图实行的同僧伽罗人中互相竞争的党派中的某一个达成协议的机会主义政策。这一次当切尔瓦纳雅加姆先生乘飞机到达科伦坡的时候，谁也不会对他的到来感到兴趣了。人们只能希望，泰米尔人总的来说现在至少将会懂得，机会主义政策是没有前途的。

在这次选举中被打败的另一个人是汤达曼先生。作为一个大种植园主，他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的阶级的利益而活动，但是他却装作是代表印度血统的种植园工人，他令人吃惊地摇身一变，要求种植园工人投票赞成那个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党。

但是，大多数人民，特别是那些投票赞成联合阵线的人们所关心的是，新政府将如何履行它竞选时的保证，以及它是否会履行这些保证。如果说曾经有哪一个政府得到过明确的信托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政府。它将拥有比议会全部成员的四分之三少两票的大多数。它将面对已被粉碎的反对派。它那一边有着“正式的”所谓左派运动——既包括托洛茨基派的锡兰平等社会党，也包

括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如果它愿意的话，它甚至可以修改宪法。它没有理由辜负众望，不履行竞选时向人民作出的保证。我们在第一页上列举了人民的一些愿望——他们正是为实现这些愿望而于五月二十七日投了赞成票的。这些愿望大部分都是联合阵线领导人做了保证的。

这些愿望能否实现？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并不乐意给所有投票赞成联合阵线的人的希望泼冷水。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真理。正如我们在选举之前所说的，“不打破现存的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的看家狗，不打破现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革命，那么，无论哪一个党或哪一批党派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手段上台掌权，都不能解决人民的任何基本问题。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也不能实现这一点。

正如我们曾经反复指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反动派为了欺骗和分化人民，为了散布有可能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来模糊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且使他们不去注意真正的政权所在——军队——而发明的一种手段。我们重申我们的这一坚定信念。也许有不少人由于被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鸦片麻醉过度迄今还不能承认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时间将使他们信服，并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特别希望向如此大批地投票赞成联合阵线的青

年们指出：你们是为了进行变革，为了改善教育条件，为了在受教育之后能找到工作——简言之，是为了有较好的前途而投赞成票的。你们在投了票之后就坐在家里是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的。这些目标只有通过对社会实行革命的变革才能实现，用任何其它手段是不能实现的。从现在起就要为了实现这一点而组织起来！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政府包括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集团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这样两个组成部分。他们都已证明是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十足的叛徒，他们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参加将使这个政府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们的压力。这两股反革命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将会加剧。

锡兰自由党的议员的组成情况大大有利于封建主和有钱人的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将是实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或经济变革的突出的障碍，因为这种变革将影响他们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

希望这样一个政府能履行诺言和实现人民的愿望，那是奢望。但是，人民这样令人信服地投票赞成联合阵线，是因为他们希望实行巨大的变革。因此，他们有权要求履行竞选时做出的保证。我们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大资产阶级。我们要懂得，我们的责任是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不分种族、宗教信仰、语言或种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应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统一国民党的团结引导到具有破坏作用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上去。

我们还应当懂得，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而不是通过和平的议会方法才能推翻我们的主要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明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的道路。

必须看到，在以压倒大多数投票反对统一国民党的成千成万的人民中间，特别是青年中间，是存在着未来的革命运动的潜力的。毫无疑问，他们受了欺骗才认为他们通过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基本变革的。但是，幻想很快就会破灭的。

我们就是对那些人讲话的。请耐心地听一听我们所说的话，学习毛泽东思想——指导被压迫的唯一的革命学说。让我们用这一革命学说武装自己，组成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和革命集团的统一战线，手挽手向前进，彻底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本国反动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这就是我们的号召。（声明完）

下面就是人民投票要求实现的事情！降低生活费

用！给失业者以工作！恢复大米配给！答应学生的要求！把美国“和平队”赶回去！禁止“美国之音”！接管湖滨大厦！对湖滨大厦的董事们提出起诉！解除一九六二年政变的一切嫌疑犯的职务！给工人以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按阿梅拉辛格委员会的报告去做！把水稻保证价格提高到每蒲式耳二十卢比！制止公务机关中的贪污腐化和任人唯亲的现象！消除教育事业和交通事业中的混乱现象！把一切外国所有的种植园、银行、经理行和商行等等无偿地收归国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〇年六月四日）



## 把羣众爭取到革命道路上來

### ——錫共政治局为建党二十七周年 发表的声明

錫兰共产党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纪念它的二十七周年。我们从隐藏在老党的领导中并至今还无耻地戴着錫兰共产党的面具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负中解脫出来已经七年了。但是，只有在一九六八年举行的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才实现了我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思想统一。

由于在最近这次大选的前夕，我们决定不仅完全拒绝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欺骗道路，而且不以任何形式或方法做任何与资产阶级议会有关的事情。我们就朝着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更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依照这个革命的决定，我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参加最近这次议会选举。

我们认为这是我党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和清楚地认识到，在世界革命接近胜利的这个时代，即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不是自觉地、完全地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议会政治，他

在革命的道路上连起码的一步都不能迈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不参加最近这次大选的决定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向前进的决定性的一步和在思想上的进一步的提高。

我党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认识，不只是由于我们看到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如此公开地豢养机会主义和所有议会主义政党对人民的严重欺骗，而且也是由于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本质及其特点。我们懂得了列宁在多年以前就阐明过的真理，即从来没有“纯粹”的民主，而且，只要有阶级存在就只能是阶级的民主。列宁曾断言：“**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列宁还这样教导我们：“**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他说忘记了这一点并把自己限制在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范围之内，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我们也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给予人民的所谓权利实际是给革命者设立的圈套和陷阱。这是一种奸计，为了对革命者进行监视，助长革命者公开地工作，以便反动派及其镇压机关可以监视他们和他们的活动，从而当时机一到，反动派就能以致命的打击一举

消灭整个革命运动，如果革命运动愚蠢到相信资产阶级民主的话。这就是由一九六五年在印尼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而反动派发动了世界上前所未见的一次最血腥的反革命事件所教给整个国际革命运动的严重的教训。

这些重要的革命真理有必要重申，因为我们相当的一部分群众受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所有形式的改良主义者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鸦片的麻醉。在我们祝贺我们自己是唯一的向人民发出拒绝破产的议会道路、选择革命道路的革命号召的政党的时候，我们也沉痛地发现我们当前正在逆流而上，是反潮流的。我们不能忽视现代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改良主义还相当紧地控制着人民，我们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从思想上打败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并把他们从工人阶级运动中赶出去。

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大概认为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取得资产阶级政府的内阁职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是否有所认识他们正在抽紧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他们以许诺他们上台后做什么来愚弄人民是一回事，试图说明为什么他们在所谓的联合政府——列宁恰当地描述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社会主义的叛徒的联合内阁——中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伙后，不能兑现这些诺言又是一回事。但是揭露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假面具的斗争，是一场需要一些

时间的艰巨斗争。然而我们已经在种植园工人中和加夫那的所谓被压迫种姓人民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们中的很多人响应了我们的不参加选举骗局的号召。但是，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程，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单有思想说服还不能使人民信服。他们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习。这个经验只能通过斗争得到。所以，如果要把群众争取到革命道路上来，我们不仅必须在思想上争取他们，而且要发动他们和勇敢地领导他们，支持他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被错误地引到投票给新政府。

事实上，联合阵线政府成立后出现的形势是理想地适宜于推进我们党的政策和活动的。所发生的事是，亲帝的买办资产阶级在选举战中被动摇不定的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同两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徒集团的联盟的击败——确实，它在以前，即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〇年曾两次被打败。尽管已经造成了全国的歇斯底里和大肆叫嚷通过选票建立了社会主义，但并没有发生任何基本的变化。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我们是指剥削阶级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劳动人民的劳动力并把它变成剥削者获得利润的剩余价值，这种制度在上次选举中没有丝毫的变化。

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手段仍然在那些人的手里。外国帝国主义仍然控制着我国经济的制高点。新政府的首

要任务之一就是向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商讨借债。同样的经济体制依旧保留下来。同样，国家镇压机器保存下来是为保卫和做剥削的看门狗。

于此，把新政府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或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政府都是对人民的最卑鄙的欺骗。但是这种欺骗不会太久。不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镇压机器，不打碎现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这不是现政府或其任何组成部份有没有这种能力的问题。而是由于制度不能带来好东西。不彻底粉碎这个制度，代之以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人民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不是联合政府而是议会制度本身在经受考验。

这就是为什么对现政府幻想的破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当这种幻灭产生的时候，当投票给现政府的青年发觉自己继续失业，当人民群众发觉政府不能降低生活费用，当资本家和地主找到新的策略，牺牲穷人而使他们自己越来越富的时候，革命者的义务应该是不要使这种不满再一次滑回议会政治的游戏里去，而是动员他们和领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平等社会党领导接受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位而彻底地堕落和背叛，给全体革命力量在新的立足点上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谷与糠

已经清楚地分离。界线分明。由于他们的背叛和由于他们受资产阶级议会的滑稽剧的愚弄，这些叛徒们用反面例子表明了他们不是革命者。今天群众越来越懂得一个人要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必须是一个革命者、他们必须准备进行革命。我们的责任是使愈来愈多的群众，相信这个革命真理，特别是那些即将达到对现政府幻灭的程度的群众相信这个基本真理。

为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革命者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武装起来。有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结论是比较容易的，但把它付诸于行动就困难得多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来到河边并决定过河，如果我们不采取必要的步骤造一个桥或找一条船，这个决定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言行之间的差距上搭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政策变成行动。

关于这点，我们必须从如下事实中得到鼓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呼吁中指出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必须从我们的亚洲地区的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亚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走上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的事实中得到鼓舞。令人极其惭愧的是，在这个地区几乎只有我国人民还继续受到资产阶级议会选举骗局的欺骗。

这就激励着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同

现代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所有其它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左派”集团的流毒进行斗争，巩固和更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国内反动派的阶级和势力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和一切爱国者的同盟，以便永远推翻这个国家的所有反动势力，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府。

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献身于这一任务作为纪念我党周年的最好方式吧。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  
一九七〇年第四期)

## 为什么迟緩

为什么延緩呢？竞选期间，联合阵线的许多候选人——虽然他们都不是来自上层的——曾直截了当地保证要结束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西德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对我国人民的控制。其中一些保证是写在联合阵线的竞选宣言里的。但是，自从联合阵线在选举中获胜以来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在反帝的行动方面，还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辜负了许多人的希望。虽然我们不同意这些借口，有些人可能发表议论说，在经济方面，不能采取轻率的行动，人民必须忍耐一个时期。

但是不能以这个论点作为不实现人民的其他反帝的愿望的借口。结束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机构对我国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是不要花钱的。

为什么没有把美国和平队从锡兰打发走呢？连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姻兄本人都说和平队是臭名远扬的中央情报局的一翼。为什么在新政府成立一个月后，还容忍它在锡兰国土上呆下去呢？为什么还没有请各种美国“教授”和其他假“学术”人员——他们渗入了我们的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卷行李离开呢？为什么没有废除同美



国之音的合同呢？根据合同，美国之音通过锡兰电台转播它的节目。我们还要象统一国民党政权时那样起外国帝国主义的宣传神经中枢的作用吗？

大家都知道，臭名扬远的美国机构亚洲基金会及其西德帮手艾伯特基金会都一直从事颠覆活动，并且通过给奖学金、到外国游历、对教育机构和作家提供补助金、开办所谓工会讲习班等等方式腐蚀有地位的锡兰人士。美新处不仅在科伦坡，而且在更重要的××有特务网甚至办公处。在新政府成立后，为什么没有请他们撤走呢？

能够提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没有履行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保证吗？

一九六五年统一国民党当政时，立即把当时在科伦坡办公的亚非作家常设局赶走了。它立即降低了东德、北朝鲜和北越大使馆的地位，要求它们的最高职位的人离开锡兰。

那么，为什么联合阵线政府方面在实现人民的反帝愿望方面这样延缓呢？这并不涉及政府花任何费用。在政府里是不是有任何反动势力在打一场后卫战呢？是不是美帝国主义露出了牙齿呢？人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

（原载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锡共《工人报》）

## 为消灭加夫那的封建反动派而斗争

### ——桑穆加塔桑的声明

一九七〇年马维达普兰庙节日活动以不准许贱民进庙而告结束。所谓高等种姓又一次得逞。

五月间成立了一个答应保证给受压迫的所谓各种姓以社会平等的新政府。作为这个政府组成部分之一的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向受压迫的所谓各种姓作了动听的诺言。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属于受压迫种姓的成员被提名为议会的派定议员。这一切曾使人们期望，马维达普兰庙的大门将终于对贱民们开放。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警察的诡计和以孙塔拉林甘为首的一小撮所谓高等种姓印度族的顽固的反动态度。尽管要求消除“不可接触”制度和种姓制度的群众运动在各阶层的泰米尔族人民中，包括在相当一部份的所谓高等种姓中，已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是这一小撮顽固的反动分子却再次拒绝向人民的意志和压力低头。

在这方面他们得到警察当局的两面政策的帮忙。加夫那的警察采取他们惯用的两面派手法。他们开始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在那个庙宇出现是在保障所谓受压

迫种姓的权利——虽然沒有能力使內殿的门打开——接着，他们在被孙塔拉林甘反动分子恫吓后，采取战略性退却。孙塔拉林甘反动分子们不但美起门来举行宗教仪式，并且还采用武力对付聚集在庙宇外的贱民。

贱民们被殴打，他们的妇女受欺负，而警察意味深长的好长时间不在场。这就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即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警察是反动派的看门狗，仅仅在议会范围内改变政府，不会使国家机器的镇压性质发生改变。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是武装力量。

我们再次谴责种姓制度及其最坏表现，“不可接触”制度。这制度是人对人的最大不人道，是现代社会中不应有的封建主义的过时的残余。我们还重申，封建主义，正如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不可能用和平方法或通过议会或通过派所谓受压迫种姓的一个成员到议会里来推翻。

它只能用革命斗争、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和成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政府来消灭。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号召一切进步和高尚的泰米尔族人，不论属于那个种姓，团结起来。孤立以孙塔拉林甘为首的一小撮封建反动分子。争取多数人民站到我们的正义事业一边。不要相信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或这个政府的虚假诺言。不要受骗而认为警察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揭露假朋友。孤立主要敌人。踏上斗争的道路，斗争到取得胜利为止。

为消除“不间接接触”制度和种姓制度而斗争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总的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这个斗争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整个锡兰的一切革命和进步的人们的支持。

(原载一九七〇年八月二日

锡共《工人报》)

## 除非革命的哲学，空话是没有用的！

### ——致被格瓦拉集团引入歧途者

在过去几周里，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大肆宣传一个与切·格瓦拉的名字——为了炫耀和装饰——缠在一起的新的政治运动。不用说这些报纸如此宣传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现在这个假革命运动已经公诸于众，并起个名字叫“人民解放阵线”。为了提出他们的充满了吹嘘和毫无意义的词汇杂乱无章的观点，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报纸。

### 空洞的革命理论

揭露这群戴着假面具的空洞无物的家伙的任务就落在了以唯一正确的和革命的政治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我党身上。我们进行这样的揭露是为了使群众对这个新的集团有清楚的认识，同时为了引导那些被这个运动送上歧途而追随他们的同志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一系列原因促使这个运动出世。我国真诚的革命者

长期以来所爱护和捍卫的崇高的革命原则被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卑鄙地出卖因而在群众中产生的不满，可以认为是各种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我党重建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可耻的叛卖，给群众以革命的领导。广大群众开始被吸引到我党所指出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种托洛茨基组织已无法阻止毛泽东思想在锡兰的深入传播。面对这种局面，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抛出了试图阻止毛泽东思想进程的纲领。那是什么呢？就是提出与切·格瓦拉的名字相联系的空洞的革命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现在他们提出这个与马列主义相敌对的观点，企图做现代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做不到的事情。

是谁为了从内部破坏马列主义运动而把人民解放阵线的头子送到莫斯科卢蒙巴大学受训，然后以反修的面目再派回锡兰的？是苏修。这绝不是偶然的。很明显他精读了莫斯科的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里，中国的反革命做了什么呢？打着红旗反红旗。同样地，为了帮助反革命、支持反革命分子消灭锡兰革命，“人民解放阵线”分子打的也是革命的旗号。

## 资产阶级观点

如同不能以一个人自己说的去判断他一样，对一个运动也不能以它说自己怎样去看待它。读了人民解放阵线发行的报纸的创刊号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在群众面前公开的确定的观点。没有观点的地方有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个报纸又特别卖力地掩盖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前不久还在散布的他们的真正的观点。这些领导人在现在已经很“流行”的五课程讲座中的第一课里就进行了反对具有印度血统的种植园工人的民族主义的宣传，但这个报纸对此一个字也没有写，这是为什么？

这个集团之所以扩大到某种程度是由于他们善于很狡猾地把民族分裂主义与革命思想搅在一起提出来因而争取了一部分僧伽罗族青年。民族分裂主义是人们当中一种最低级的而又最易煽动的感情。然而民族分裂主义与马列主义或其他革命观点却是天地之别，决不能混为一谈。即使是格瓦拉也与民族分裂主义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根本不赞同格瓦拉及其追随者所散布的理论，特别是拒绝他的排斥以正确的、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对工人阶级进行领导的政党的必要性的理论和任何革命都不需要群众参加的理论。但，格瓦拉从来不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不考虑民族与国家的，他

生于阿根廷，为危地马拉革命工作过，在古巴革命中战斗过，据说为帮助玻利维亚游击战士献出了生命。

但是，锡兰的格瓦拉集团引导的革命试图反对的是谁呢？他们反对的是我国工人阶级中相当大数量的和生产我国国民收入中大部分的印裔种植园工人。为什么？据说是因为这些具有印度血统的工人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工具！这部分工人也象因英帝国主义者制定的荒地法而被残暴地赶出自己世代耕种的土地的高地农民一样，是遭受英帝国主义祸害的受苦群众。

## 可耻的一幕

僧伽罗族工人、僧伽罗族农民和印裔种植园工人共同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所以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都是天然的朋友而不是相互敌对的势力。每一个希望革命成功的革命者都应懂得这个根本的道理。而反动派呢，却已经懂得了，反动派知道如果僧伽罗族工人、农民和印裔种植园工人团结起来，将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从D.S.森纳那亚克开始直到R.G.森纳那亚克、黑玛巴斯那亚克和K.M.P.拉贾拉特尼为止的反动派以及锡兰自由党右派总是企图使这两部分群众互相冲突。这就是他采用了此种策略以破坏锡兰革命



运动的原因。

现在人民解放阵线通过在僧伽罗族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制造对印裔工人的刻骨仇恨的运动正在做什么呢？这就是积极地破坏为使我国革命成功所必须的建立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所以，不管他们吹嘘的多么“革命”，而实际上他们上演的还是D. S. 森纳那亚克、R. G. 森纳那亚克、黑玛巴斯那亚克、K. M. P. 拉贾拉特尼之流在过去和今天一脉相承的极其可耻的一幕。因此，人民解放阵线分子已成为自觉的反革命分子。虽然如此，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指责是针对其领导人的而不是对着误入歧途的追随者的。

今天对锡兰革命运动存在着两个威胁。一方面是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分子和各式各样的托洛茨基分子，另一方面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以，跟正在进行的反对钻入工人阶级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敌对思想的思想斗争一样，我们必须进行反对这一民族分裂主义的强大的斗争。

### **是革命、还是民族分裂主义？**

我们要求大家不断地阅读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白求恩是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他到中国为红军服务。他

到中国南部后，蒋介石曾企图利诱他加入蒋介石的军队，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得逞。

结果他甚至得不到交通的便利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那里。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白求恩克服一切障碍，千里迢迢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自愿上前线并在那里模范地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手指受伤的情况下，他给另一个同志做手术时血液中毒，牺牲了。毛泽东同志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他。今天，这篇文章已经成为被广泛阅读的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的一篇。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革命与民族分裂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混淆。宣扬民族分裂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革命者不能仅满足于喊口号，真正的革命家必须善于在革命的各个时期识别和孤立主要敌人，善于联合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共同敌人并善于执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如果他任何一个也不善于的话，那么就会落入反动派的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为他们的工具。今

天，我们号召那些被人民解放阵线或叫做格瓦拉集团的反革命理论家蒙蔽的真正革命者以当代世界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最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研究锡兰的政治形势。

到那时他们就会懂得所谓独立二十二年之后继续存在严重的失业、土地不足和压迫人民的原因不是由于民族或语言的问题，而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控制着我国，就会懂得我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大资产阶级。就会明白为了孤立主要敌人我们的战略原则应是不分民族、语言及宗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会明白必须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学生、青年和一切爱国者都包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里。这个统一战线的坚如磐石的基础就是工农联盟。

## 打碎国家机器

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国内反动派。毛泽东思想指明了通过改良、通过议会的和平过渡是不能消灭剥削阶级的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实现这个任务的唯一的道路，就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为了根本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就要打碎帝、封、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

制及剥削制度的看家狗——国家机器，建立起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

掌握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是每个革命者的首要义务。这个浅显的口号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所以革命者必须懂得并拒绝完全是骗人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必须是完全彻底地、丝毫也不相信它，彻底的拒绝它。既不应该为竞争议席浪费时间，也不应该煽动人们参加选举愚弄群众。

议会是反动派为了分裂和欺骗群众，削弱他们的阶级觉悟、在群众中制造通过议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把群众对真正的权力所在——武装部队的注意力引开而制造的一个工具。它企图使人们习惯于用言词的战斗来代替武器的战斗。

## 议 会 骗 局

这是走上革命道路的每一个革命者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我们高兴和骄傲，因为我们党是唯一勇敢地拒绝资产阶级议会道路骗局的党。从人民解放阵线报纸第一期上的政策声明可以看出这个集团没有摆脱议会主义。他们在这次大选时号召人民投联合阵线的票还不满足，又要求现政府建设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建

设社会主义可以不通过革命。他们到此为止了吗？没有。他们又提出“群众占有”、“无产阶级占有”国家权力的新“理论”。这是修正主义的另一种面貌的表现。列宁曾与取得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使用的理论进行过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因而他坚持应该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崭新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如果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不管受到怎样的训练一小撮人——即使五十个人袭击一个警察所——也不可能使革命成功，靠群众参加才会成功。必须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少数人。革命者的责任就是离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强大的、反动势力的中心——城市，到群众力量更为强大的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武装部队并壮大其力量，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反抗暂时比革命力量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用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这就是革命者的任务。

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导致伟大的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人民战争的灵活的战略战术。经过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加工之后，无疑地也会成为保证锡兰革命成功的战略战术。企图脱离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同志阐明的上述共同的革命理论或企图把正在发

展的革命运动拉入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中去的努力只能带来灭亡。

平等社会党这个老的“左翼”政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在群众面前已经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广大群众不相信现政府会实践自己的诺言或会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他们也不会被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洞言词所欺骗。群众对他们不信任。今天，群众在渴望着新的革命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要在寻找新的革命领导时落入更危险的深渊，他们也不要被在一个主子下的按不同调子舞蹈的人们所迷惑。

我们要求寻找新的革命领导的人，特别是那些被我国格瓦拉集团引入歧途的人学习和接受毛泽东思想，可以使锡兰革命成功的唯一的革命理论。革命不是军事政变，而是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是武装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是必须有成千上万群众参加的事情，是必须得到用科学制定的革命原理指导的运动。正如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译注——原文如此）

错误的理论意味着导致错误的实践。所以，人民解放阵线不会走上正路，他们的观点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希望一切革命者努力接受毛泽东思想，按照锡兰的具体情况运用于实践！

锡兰共产党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日

（译自锡共散发的传单）

## 桑穆加塔桑关于艾克梅制铝有限公司 工人罢工的声明

艾克梅制铝有限公司的工人过去四十八天一直在举行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是生产奖金问题有争端，但工人们还提出了其他要求。

为解决罢工而作的几次尝试都告失败。现在劳工部长把这个争端提交强制仲裁，促使这场罢工成为非法。他这样做就是给雇主帮了忙。劳资争端法规定把争端提交强制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办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劳工部长二十一日在议会发表的讲话立即表明，把这个争端提交强制仲裁是为了使这场罢工成为非法，使雇主有机会要求劳资法庭准许解雇罢工者。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这位劳工部长在议会里说什么，他已叫雇主征召新工人，如果罢工继续下去的话。劳工部长没有这种权力。在法律上，准许解雇工人的权力属于劳资法庭。

但是工人们不会为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政府的部长的这种威胁所吓倒。他们决定继续罢工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时为止。（属于锡兰工会联合会的）联合机械工人工会完全支持这个决定。如果劳工部长希望创造一种局面来使这家公司的外国雇主得到解雇罢工者的合法权



利，那么让他这样干吧。这样，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可以清楚看到，尽管这个政府说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话，它事实上是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说明一个政府的真正的阶级本性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

劳工部长在议会里指责锡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为了扰乱政府而继续这场罢工。这种指责太可笑了，不值得予以答复。不论那个政府当政，我们将始终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我们号召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团结起来，支持艾克梅制铝有限公司的罢工工人。

桑穆加塔桑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 在錫兰工人階級的历史上 打开了革命的一章

博纳斯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该公司的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合作下赶走了总经理并继续进行生产，从而在锡兰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打开了革命的一章。

博纳斯有限公司的资方几次试图破坏工人的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他们解散了锡兰工会联合会，然后成立了一个修正主义工会。但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总罢工中，工人们再次团结在锡兰工会联合会的革命旗帜下。资方解雇了一百多个工人，甚至试图对某些工人捏造罪名。但是锡兰工会联合会使每一个被解职的工人都复了职。

这一点激怒了资方。资方的另一个罪行是它自一九六〇年以来一个没有给职工支付津贴。此外还企图削减目前的特权。工人的耐心到头了。工人们起来造反了，他们要求立即支付职工津贴。总经理报之以辱骂。工人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下令他滚出办公室，并锁上了门。他们叫其他董事派一个新的总经理。同时，工作继续顺利进行——这证明我们的一个论点是正确的，即资

产阶级沒有工人阶级什么也干不了；而工人阶级沒有资产阶级同样能干活。

在博纳斯有限公司的工人采取这个革命行动之前，基纳加拉种植园工人拒绝让一个反对工会的英国种植者到这个种植园内充当管理人员。博纳斯有限公司工人的这个革命行动是今后的行动的先声。重要的是指出，奥鲁韦拉钢铁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已有六个多月不让厂长、总经理或人事经理进入这个工厂，但是他们照样使工厂开工。这一点证明，我们的工人阶级学习得很快。

我们祝贺和衷心支持博纳斯有限公司工人的革命行动，并号召全体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给予他们以全力支持。

（原载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锡共《工人报》）

## 制止警察的迫害

在新政府的头四个月中，警察对普通人民群众的迫害事件有了空前的增加。如果这个政府是在人民支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人民自己就可以留心那些在他们之中的反社会的分子了。就不需要警察采取这么多的迫害和镇压的行动了。

我们不是仅仅指在这个政府成立后的头三个月内有三人死在警察手里的事实。在全国各地，人民不断地受到逮捕和拘留，甚至受到殴打。有时据说被逮捕的人是属于所谓格瓦拉运动的。看来这已经成为警察的一个方便借口。我们了解到有数起这样的事件：众所周知的支持我们党的人却以他们是格瓦拉运动的成员的口实加以逮捕和痛打。

我们是激烈批评所谓格瓦拉运动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警察有权逮捕任何集合起来进行研究或甚至徒步旅行的一群人。尽管警察署长公开否认，但是这些逮捕还继续进行，人们被非法拍照，而且没有地方长官的命令就强迫人们按指印。当然，大多数情况是没有接着进行起诉，因为没有有什么诉讼事件。其目的只是为了扰乱。我们了解到加夫那发生的这样一件事：警察没收了锡中友好

协会加夫那分会为举行群众集会庆祝中国国庆而准备的标语。不仅如此，这次袭击中，警察还以下流的语言谩骂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这就是锡兰的警察对国家表示的谢意，这种表现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人们能够举出的采取这种过分行动的唯一原因是：政府或政府的一部分或政府官厅，对于政府不得人心的程度迅速增加感到惶恐，并且害怕人民。这当然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所应有的行动。他们也无法把这种表现作为官厅的偶然过分行动加以掩盖。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下，每一个部长对他下面的官厅的行动负有责任。我们要指出，警察是归总理她本人直接管辖的。

国内发生的种种只能证明，所谓部长对官厅们的行动负责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空话。国家机器不受部长们的控制而独立地行动。今天控制着这个国家机器的反动派深知国内革命运动正在取得进展，而政府没有能力解决人民的问题，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因此，他们决定加紧进行镇压。这就是把警察部队人数再增加六千人的决定的用意。我们可以肯定，警察人数这样大量增加，不是为了管理交通，也不是为了破获偷窃案件。这肯定是为了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和觉醒的人民。但是，镇压是绝对扼杀不了一个运动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动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

脚。但是，人民怎样对付警察的这种加紧迫害呢？在克纳克莱种植园，他们枪杀了我们的两个同志。工人阶级应当怎样对付呢？他们应当怎样反击呢？办法是到法庭和皇家委员会去吗？毛泽东同志已经十分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他本人得到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换句话说，他教导说，必须以武装革命对付和打败武装的反革命。

除非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吸取这个教训，否则没有出路。

（原载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

锡共《工人报》）

## 伊兰加拉特尼先生的药方

这个星期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伊兰加拉特尼先生号召人民不仅放弃他们第二份应得的两磅大米，而且还要放弃他们的第一份免费供应的两磅大米。这种号召不外是要人民自愿接受由于我们的经济继续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而落在我们身上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负担。这种号召已使投票支持过联合阵线政府的大部分人感到震惊。我们也吃惊地擦一擦眼睛，再读了一遍，才相信确实提出了这么一个号召。

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号召中有什么初创或新鲜的东西。过去统一国民党也干过这样的事情。读者必须还记得统一国民党把大米定量减半和提出免费供应两磅大米之后所进行的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导演了丑剧，叫人民交出他们的大米配给本以表示爱国主义和表示他们在为使经济摆脱已陷入的状况而努力。

当时在野的现政府领导人嘲笑过这个运动。他们说统一国民党提出的减少大米定量的理由——即所谓全都出现了大米不足问题——是说谎，并指责这个措施是在世界银行提示下采取的。佩雷拉博士甚至扬言，如果联合阵线执政的话，那些响应统一国民党的号召交出大米

配给本的人将永远不能再得到定量大米。

在为了争取选票击败统一国民党而采取的策略中，联合阵线在每次的竞选纲领中都把大米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多数评论家在回顾上次大选时都认为，联合阵线许诺恢复大米定量是它在大选中获胜的最重要原因。人们还记得，联合阵线的领导人曾说，为了使人民能获得第二份两磅大米，甚至要他们上月球去要大米他们也愿意。

结果是，他们不必去那么远。社会主义中国援助了他们，给了他们所需要的大米以便能向人民提供第二份两磅大米。但是，现在伊兰加拉特尼先生却要人民自愿作出牺牲，不仅不买第二份两磅大米，而且也不要接受第一份免费供应的两磅大米。

时仅五个月就这样彻底改变政策使人难于理解。这位尊敬的部长说明的理由是锡兰有大量的外债必须偿还。因此他想削减用于进口大米的外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伊兰加拉特尼先生不再进一步要求人民自愿饿死，或者，好一点的话，要求他们都成为托钵僧或隐士呢。这样的话，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也根本不需要进口消费品了！由于这个政府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即将提出，所以所有这些关于要人民节俭和自愿作出牺牲的言论是不祥之兆。每个资产阶级政客或社会主义的叛徒向来是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同时却放任资本家和地主搜刮



财富！至于议员(?)部长和公司经理们的薪水，却不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要三千多卢比。但是却一定要工人和农民为了资本家和地主过更豪华生活和获得更大的利润而作出牺牲。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部长在提出给第二份两磅大米的诺言时是否不懂算术。他们曾吹嘘说，他们在野五年期间不是游手好闲的，他们拟订了一个纠正这个国家的经济弊病的完整纲领。他们中有些人声称他们口袋里有他们的计划。现在这些计划到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认为他们能从月球上得到免费的大米？

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在大选之前他们自己也不懂自己在说些什么。现在他们也还是不懂。他们只是急于把经济危机的负担推到人民肩上。这也是统一国民党曾试图要做的事情，而正是这件事导致了它的失败。每个人都会谈自力更生。但是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自我节制，也并不意味着向美国、俄国、中国和其他愿意借钱给我们的国家去借钱。自力更生意味着依靠本国的人民，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在不完全依赖外援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生产来为国家利益利用这些资源。

但是，如果不把我们的经济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人会自愿作出牺牲，除非他确信他作出的牺牲或他的努力的成果不会落入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口袋。而目前在锡兰还没有

这种保证。政府的变动并没有带来社会上的经济变革或社会变革。还是同样的阶级在进行统治，剥削还继续存在，而同样的国家机器继续在维护着剥削。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权要求政府不要试图愚弄他们，有权要求政府履行竞选时提出的庄严诺言，不要用要人民自愿作出牺牲的办法逃避履行自己的诺言。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 致革命的知識分子

在我国的学生、青年和教师等知识分子当中，象今天这样的革命觉悟还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那些对毕业后的美好前途的愿望被急剧恶化的我国经济所破坏而感到惆怅的青年人。财政部长本人计算的失业人数就在几十万之多。真实数字要比财政部长所说的还要多。在这些失业青年中很多人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的。如果再把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寻求职业者的数量二十万人加进去，就会理解到问题是多么严重。再看看象蜗牛爬行一样的就业速度就会明白无论怎样办，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际革命运动的有利发展也影响了我国知识分子。我国的知识分子为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而高兴。同样，他们也为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扶植的以色列犹太国，解放巴勒斯坦的斗争而高兴。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席卷西欧、北美的学生斗争，象尖刀一样插入帝国主义心脏的美国黑人的英勇的武装斗争都使我国知识分子为之欢欣鼓舞。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义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幻想被这个世界范围的斗争浪潮冲击得粉碎。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现代修正主义者、其他改良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大谈阶级合作、和平共处的方针，然而阶级斗争却把人民的生活引导到另一条道路。对于外国，对于锡兰这都是真理。

这就是反动派如此卖力地把锡兰青年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引入歧途的原因。这就是青年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必须很好地理解什么是我国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为什么自己失去了有意义的光明前途等问题的重要性之所在。严重的失业、与日俱增的生活费用，外汇危机、国民收入减少等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国激化了的经济危机而造成的。产生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继续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结果，尽管吹嘘二十二年的所谓独立，但我们的经济实际上依然是英国帝国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种植园经济。这个经济的命脉即大部分种植园、银行、进出口贸易、商业机构、几乎所有海运公司以及其他的主要经济部门依然被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掌握。

外国帝国主义砍伐我国山林、种植茶树，结果使我们今天面临水土流失的问题。解决水利和粮食自给问题的主要障碍就是这个水土流失问题。

因而，不把我们的经济从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大资产阶级的控制

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我国就不会有任何进步。所以，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上述三部分，而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这些共同敌人，也是我们的目的。

同时，我们还应懂得另一个问题。保护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大资产阶级对我国、我国人民和我们的财富进行剥削的是进行这种勾当的剥削阶级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的主要工具是武装部队，其他的是法律、监狱、领取高薪的官厅阶层等等。真正的权力存在于这个国家机器中，参加过罢工的任何一个工人都很明白这一点。

剥削阶级搞出议会作为装饰品来掩盖资本的赤裸裸的专政。这是为了分裂和欺骗群众、削弱群众的阶级觉悟，在群众中散布通过议会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把群众的注意力从军队具有的真正权力那里转移开去而制造的工具。这种做法企图用言语进行的斗争代替武器进行的斗争。

所以，我们应该懂得不打破现存的帝、封、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不砸碎保护这个体制的残暴的国家机器，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游戏上了台，也不可能解决人民的任何一个根本问题。在锡兰，我们看到从一九四七年起森纳那亚克和班达拉奈克两个家族之间就在议会里做抢椅子的游戏，两个家族轮流统

治锡兰。但是，人民的任何一个根本问题都没解决。现政府带上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无耻地自吹为社会主义政府竭力欺骗人民。然而，这个政府在五月二十七日取胜之后，却没有在我们的社会中进行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五月二十七日以前存在的帝、封、大资产阶级剥削，今天照样存在。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过议会搞和平过渡不可能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革。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用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鸦片麻醉人民，是对我国劳动人民最严重的背叛。这就是为什么我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断然与这两个党及其宣扬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领导决裂的原因。

现在冒出第三个新的集团，利用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出卖，大肆宣传他们自己的反革命观点。我国知识分子还必须警惕他们。我们这里指的是切·格瓦拉或被称作人民解放阵线的集团。这个集团善于利用青年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正确革命思想缺乏了解（其原因是缺少用僧伽罗文出版的革命文学作品）。用革命词句裹着最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并把它冒充为马列主义以麻醉青年。他们能够在青年当中制造相当程度的混乱。但是，由于他们宣传的反革命理论和反动势力明显地支持他们，这个集团正在迅速暴露出来。

革命知识分子应该懂得在民族分裂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没有丝毫的共同点。二者有天渊之别。切·格瓦拉集团宣传反对印裔种植园工人的露骨的民族分裂主义是为了通过在革命队伍当中制造分裂，在工人阶级当中挑拨离间来帮助我们的敌人，企图把我们的朋友变成敌人，以使我们的敌人满意。这是反革命的道路。

他们建议的“瞬息革命”的解决方法是与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根本相违背的。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的是革命者应该到农村去，在农村群众中耐心地进行工作，发动并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军队，进行持久战争，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全国。这是今天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即人民战争的具有灵活性的理论。拒绝这个理论的指导就是自取灭亡。

切·格瓦拉集团不承认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成份，而认为主要成份是其他阶级。他们的这一理论极其危险，将导致毁灭和妥协。工人阶级是目前社会上最革命的阶级，是不妥协地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大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阶级。没有这个阶级的革命领导，打败国内外敌人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成功。

必须牢固地掌握这些革命的道理。我国革命运动面前存在两个最主要的障碍：一方面是现代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另一方面是民族分裂主义。必

须坚决地、不动摇地同这两方面进行斗争并击败它们。我们必须断然拒绝议会道路。我们必须懂得不建立僧伽罗族工人和农民的团结及这两部分人与印裔工人的团结，锡兰的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刻地懂得这个道理。应该认真地、积极地学习当代最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结合于锡兰特定的革命情况。知识分子能够起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向农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应尽的义务。

今天我们党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青年和教员尽到以下义务：

拒绝破产的议会道路，

不要上民族分裂主义的当，

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照亮的革命道路前进！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为什么繼續实行紧急状态

锡共《红旗》和《工人报》十二月五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继续实行紧急状态》，摘译如下：

人们本来以为在所谓的人民政府掌权以后，紧急状态的岁月将会过去。一个“人民”的政府怎么会需要特别的权力来防范人民呢？这听起来是不相称的，而且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们显然是弄错了。这个自称是压倒多数的人民选出的政府就象它以前几届政府一样需要严苛的紧急法来限制人民。利用了提出第一个预算和废除旧的高票面钞票的机会来重新实行了紧急状态。谁也没有提出很大抗议。大多数人认为一个月以后就将取消紧急状态。可是你瞧，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不仅延长了紧急状态，而且以公共安全法的种种严苛规定的形式，为它装上了新的更有力的牙齿。给予了军警以搜查和拘留的广泛权力，而对发表消息的权利却施加了各种限制。

自然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个政府怕的是谁呢？为什么它要限制新闻的发表呢？为什么给军警以特别的权力？大谈特谈的人民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现在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们的看法是，现政府同前几届政府一样正在忙于使自己取得一切可以取得的权力，以便对付人民的抵抗。它预料到由于经济危机的恶化以及政府未能找出摆脱的办法，将会出现这种抵抗。

人民希望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将能为解决失业和生活费用上涨等问题找到办法，但这个“政府”实行的社会主义却使这些问题恶化了。给几百名毕业生分配了工作甚至触及不了我国失业问题的皮毛。失业人数据财政部长本人估计为七十万之谱。

另一方面，尽管佩雷拉提出了得到大加喝采的“社会主义”预算，生活费用继续猛涨。国内外贸易部长对生活费用上涨问题的回答是非常令人好笑的。当人们抱怨芥末、达尔豆、洋葱和辣椒涨价时，他回答得很简单，不要吃这些东西嘛，这是印度的食品。人们不晓得他为什么没有想出更高明的主张，就是要人民为了健康和为了宗教上的原因去饿饭。那样的话，政府的一切问题就会解决了。想一想早先在已经谈妥从中国增购大米的时候，他曾要求人民表现出爱国精神，不要去买第二份大米。他甚至更进一步要求更多的爱国的人不要免费供给的第一份大米。他现在忙于大力去说服人们把大米配给证交给政府，就象在他之前森纳那亚克曾做过的一样。

我们还必须指出，目前来锡兰的是本政府就任以来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第三个代表团。正在中央银行大楼进行着激烈的讨价还价。美帝控制的这个基金会正在要求为今后给锡兰的任何贷款付出重大的代价。它要求锡兰再将其卢比贬值百分之十三，以使之与印度卢比等值。作为一种替代办法，它希望把外汇领取卷制度扩大到百分之七十。这当然是另一种形式的贬值。这两种作法不管那一种，都将使生活费用提高。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可憎的事情。政府了解这一点，并准备对付在这些经济上的事情变成确凿的现实时人民中必定会出现的反对。这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加强了镇压力量（警察部队增加了六千人、提高了警官的薪金、警察的镇压行动增加了、宣布了紧急状态、政府给了自己更多的权力等等）的背后，政府知道它正在逐步变得不得人心，所以便采取行动来应付这种状况。

危机正在深化，斗争即将开始。学生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人民也必须作好准备。人民不要被那些说这个政府的性质或关于国家机器是中立的修正主义幻想弄昏头脑，我们多次说过，这个政府只不过是剥削阶级的看门狗。

我们还告诫人民不要上那些为政府辩护的人的另一个把戏的当。《民族》周刊以及为政府效劳的其他报纸企图把一切反对政府政策的行动看作是有中央情报局、统一国民党或联邦党和一些其他反动势力插手其间。这

是反动派的惯技。

政府不能解决人民的问题，因为它正在走着以前所有政府的老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不得不指望它的进行镇压的国家机器的保护，而不是指望人民的保护。

## 工会的任务

### ——錫兰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同志 在十九次工代会上的报告摘要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在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某些成员中造成相当混乱的极重要的问题。这种混乱的反映也或多或少地钻进了我们的队伍。所以，我们应该真诚地、全面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关于工会和通过工会斗争必须实现的任务及其与革命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清楚地知道，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工人们开始组织工会的时候，资本家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都变得更加狡猾。他们懂得了，正如给工人们成立工会的权利一样，不仅是给工人们集体讲价钱的权利，甚至连工人们罢工的权利都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他们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自己成立劳资法庭、劳工仲裁委员会、工资管理委员会等，作为解决斗争的途径。这就促使工人比相信自己集体斗争的力量更相信在这些委员会里为自己出面的律师或工会领袖。

就是这种制度诞生了从用工人的钱积累的基金中牟

取高薪的官厅主义工会开办者。提供高薪、拥有特权的工会工作纲领对他是很有利的。这种制度的结果，使资产阶级能够给工会运动树立一定的威严。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制度繁殖了一类在自己周围安设一个拥有高工资的执行委员会，有时甚至安置着一群律师，而傲慢地坐在带风扇的宽敞的办公室里的工会领袖。这类工会领袖的目的，是进一步维持与自己的生存命运相连的资本制度。

### 并不是新东西

对工会运动的这种腐蚀和由此产生的工会政治在很多国家迅速蔓延。这一瘟疫也流传到了锡兰。比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厂主更加富裕的工会领导人在锡兰也不难找出。这种工联主义和把工人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的必然的结果不仅使今天工人们自然地气馁起来，而且使他们认为每一个工会活动都是反动的，而脱离他。

这种分歧并非新的东西，在马克思的时期就有了。对此我们也来进行讨论。必须首先指出，每一个工会路线都有改良主义的阴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进行工会斗争时，我们反对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之所以说每一次工会斗争的背后都有改良主义的阴影，是因为这种斗争仅仅是在资本主义框框里为改善工人状况

而作的一种努力。所以，如果我们仅局限于经济斗争，我们的工作就会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自己就会帮助继续保护只是给工人以小恩小惠的资本主义制度。

同样，我们必须懂得，也不能阻止工人阶级参加工会斗争。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劳动力变成商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以，与资产阶级争辩劳动力的价格是工人阶级的不能放弃的需要。正是由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所以这种情况成了工人阶级固有的东西。

### 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如果工人们不进行这种斗争，他们就会成为不可挽救的听天由命的一群可怜虫。马克思又指出，这种情况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不是使工资的平均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使劳动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点。”所以马克思指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

工人们应该容易理解这点。我们现在的工资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工资高两三倍。但是工人们可以买到的东西随着工资的增加而相当地增加了吗？没有。换句话说，他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停留在一点，并没有变。所

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进行的斗争，其实只是为维持自己工资的现有水平，使其不降低而作的一种努力。

正因为这样，工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被马克思称作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或由于资本的经常的侵袭而不断爆发的游击战。另外，工会斗争是向工人阶级提供向政治斗争发展的经验的一种初步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工人是首先通过经济斗争懂得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工人阶级是在进行这种斗争中懂得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不是通过议会而是通过由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和大资本家建立的，以武装部队为主的残酷的国家机器得以保护。在那时，他们才会懂得真正的权力在剥削阶级看家狗手中的枪里。工人阶级只有从这种经济斗争的经验中才会懂得在某一阶段把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即为消灭剥削的斗争——的必要性。

### **需要意识形态斗争**

但是，这种使工人阶级政治化的道路只有遵循对宣扬破产的议会道路、实行工会政治的现代修正主义、各种标签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新修正主义等反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

教育我们的会员不要过分夸大工会经济斗争的重要



性，不要只热衷于这种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日常的经济斗争只是反对结果，而不是反对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只是降低跌入深渊的速度，不是改变行进方向；只是使用止痛剂，而不是铲除病根。

所以，极为重要的是通过让工人参加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态的、反对资本家的经济斗争，使他们懂得为了消灭强迫自己用低价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阶段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 革命的工会工作

我们进行工会工作，如果仅仅是为了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如果仅仅是为了通过经济的和思想的斗争加强他们的阶级仇恨、使他们懂得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即如果是把在资本主义框框内为改善自己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斗争转变成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同时如果不是过分强调工会斗争的意义而浪费时间，即如果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所进行的是革命的工会工作。

当真正理解了这一道理的时候，认为一切工会工作是反动的，不必要的而加以谴责的左倾宗派主义的态度

就沒有市場了。正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一樣，工會工作也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我們必須善於區別革命的工會工作和改良主義的工會工作，支持前者而反對後者。

## 馬克思的寶貴思想

我們在以前就曾提到，關於工會任務的思想分歧是早在卡爾·馬克思在世的時期就存在的老的爭端。一個叫約翰·威斯頓的英國工人曾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上宣稱，爭取高工資並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所以工會產生的是壞的影響。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兩次會議上分析了威斯頓的觀點以作答復。這個講話，第一次是以名為《工資、價格和利潤》的小冊子發表的。

鑑於馬克思的這一思想的重要性及與當前形勢的聯繫，所以我們把馬克思這個講話的最後一段全文摘錄如下：

“上面這些不多的解釋足以表明，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定會愈來愈有利於資本家而有害於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既然現代制度下的實際情況有著

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抛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

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

### 最终解放阶级

（3）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sup>①</sup>

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并掌握马克思的这些智慧的语言。我们不应向左的或右的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让步。即是说，我们不应拒绝以革命前景进行工会工作，

---

<sup>①</sup>《马、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北京）三〇七页。僧文译文与原文略有出入，此处系照抄原文。

同时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政府企图加在我们身上的狭隘的、纯工会工作的外套。

## 可怜生活的原因

我们应该告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取低工资和过着可怜生活是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结果，其进一步加剧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继续处于外国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而产生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同时，也应该教育他们，不最后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就连充分的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希望也不可能。

我们应该教育工人阶级，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同时还应教育他们，这种剥削导致阶级斗争，压迫阶级为了欺压被压迫阶级以巨资建立了名为国家的机器，只是在这个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剥削才得以进行，如果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要打破奴役和压迫的枷锁，只有粉碎剥削者的家门狗——这些残暴的国家机器，并用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国家机器代替被粉碎的残暴的国家机器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教育他们，这件事只有通过暴力革命而不是通过议会的和平过渡才能做到。

## 必须消除差距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要求我们的所有分会努力使自己的会员政治化的决议，要求把自己的会员从改良的工联主义泥坑里拉出来，给他们指出道路以从事有革命前景的工会工作。

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分会都一样地执行了这一决议。一些工会非常圆满地执行了，而另一些工会在这方面却没有进展。这个差距必须消除。

我们必须最明确地引起工人们注意，反动派每日每时都在发动思想运动以毒害工人人们的头脑。做为媒介的资产阶级的报纸、电台、电影、寺庙、教堂和学校都被用来腐蚀群众的思想。

我们的头脑从来不是真空的，在那里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两种思想是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的，两者必有一个取胜。我们有责任使工人头脑里的无产阶级思想取胜。

## 工会运动的祸根

只有通过政治课、公开演讲、坚持阅读我们的《工人报》和《劳工报》、刻苦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更主要的是参加阶级斗争才能做到这点。遗憾的是仍然有些分会、工厂、车坊和种植园不出售我们的周报。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我们用以回击从四面包围着我们的反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思想武器只有我们的周报和我们印刷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每个工会分会都应开始在自己的会员中出售《工人报》和《劳工报》，把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义务。

关于工会团结，我们也必须说几句。锡兰工会运动中的祸根就是工会的不团结。就是因为这一点，虽然工人阶级有相当高水平的组织力量，却不能从雇主那里赢得自己的要求。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一贯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抛弃其他一切宗派主义的意见分歧，作为赢得经济要求的前提。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发动和开始了根据被誉为锡兰迄今最高级的工会团结的著名的二十一条要建立的统一运动。

### 忘记不了的教训

从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出卖上述团结以及由于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原因进行叛卖以后牵制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的行为，从他们出卖一九六七年私营部门和一九六八年国营部门的罢工中，我们已经能够学习到许多忘记不了的教训。我们的全体会员

都知道，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私营部门工人罢工中和罢工前我们为团结做了怎样的努力。你们也大概还记得，我们的努力是怎样被三党联盟领导的工会特别是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领导的工会的领导粗暴地拒绝了。我们的全体会员都知道，对那次罢工失败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是这种叛卖。

我们仍将代表所有表示需要改进自己的生活状况的工人们的团结，同时，我们赞成在象罢工这样的时间与持有其他政治观点的工人联合，并且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懂得，即使在现在这个社会范围内，也使“政治观点的分歧”渗透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中。在当年的俄国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现实这种情况。

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尼克曼修正主义集团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他们从本质上更喜欢“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斗争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团结。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个东西。即我们必须从这里警惕“用只是突出仅仅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工人们团结来代替为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开辟道路的斗争的工人们的团结。”



## 让我们自下建立团结

由此产生什么情况呢？在造成我们的工会运动分裂的深刻的政治分歧存在的情况下，团结只能自下而上产生，而不能自上而下产生。在一九六三年至六四年期间，认为团结将通过领导人建立起来的梦想只是局限于梦境之中。它将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工人们应该把建立团结这件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工人们应该审查形形色色工会中心的领导的工作报告和阶级特点，做出选择。

诸如平等社会党领导、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汤德曼这一类不断出卖工人阶级、依靠剥削过活的领导难道能带领工人阶级消灭剥削吗？这难道是能够做到的吗？明确的答复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说工人阶级应该在革命纲领的后面，为了革命活动把团结工人阶级这件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该从下面开始。这里已经出现的是工人阶级自身的需要。要实现它们，别的办法将不会成功。

在我们为团结全体工人阶级而进行的努力当中，与其相关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了实现这种努力而进一步加强锡兰工会联合会的力量。

（原载于锡共《工人报》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 总理的新年文告反映了国家的 经济危机和政治上的无能

人们都期望在总理的新年文告中谈到关于这一年所要实施的一些计划。但是夫人在新年文告中只谈了一些普遍的不完整的事实。

夫人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现有财富的分配，而且也是创造新的财富”。修正主义分子克尼曼也经常用另外的话来谈论这个。用克尼曼的话说“社会主义不但是合理的制度，而且是优秀的制度”。

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求人民好好工作，艰苦地工作，增加生产。他们并没有谈及关于现有财富的分配和关于合理制度的建立。指出社会主义的两个因素，但过分地强调其一方面的重要性，这是修正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个重要伎俩。起草夫人新年文告的人也对这一伎俩稍加运用，它可以成为新的一年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标志。

但是，对于从逻辑上对待问题的我们来说，必须是如何认识矛盾的两个方面，同样必须那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因素，也清楚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了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分配现有财富，才能大规模地创造新的财富。必须反对歪曲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企图，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光辉的革命道路。并为此把人民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新年文告。

## 危机不予解决

从总理的新年文告可以看到我们经济上的危机局面和统治阶级政治上的无能。夫人说，解决失业、生活费用上涨、东西不足等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直接的艰苦劳动，节约和爱国主义。他说，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无论哪个政府执政，国家的前途都将是黑暗的。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没有注意创造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社会条件，进行关于艰苦劳动、节约等说教的人，并不是真正喜欢社

会主义。而是企图医治得了病的我们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的人。这种人的任何政府执政都解决不了我们的经济危机。

## 言 和 行

总理的新年文告还提到了尊严问题。夫人说，如果没有尊严独立也就没有意义了。夫人说为了我们的需要，只有不相信别人，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才能保护我们的尊严。就在夫人发出这样的文告的同时，夫人的计划部的一个重要官员却说从世界银行得到的帮助是最杰出的帮助。我们上一周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和世界银行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尊严的例证！

## 外 债

在谈论尊严的时候，必须考虑我们的外债。今年要偿还的本、息就是八亿卢比。这说明我们负债负到了何等地步。我们负了那么多的债，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九五五年出口物资所得收入是十八亿九千万卢比，一九六九年出口所得收入是十九亿卢比，如果把货

币贬值和菲克斯计划计算在内应该说我们出口物资的收入减少了。在我们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债务却上升到要把我们出口收入的一半用来还债和付利息的程度。这些贷款对于减少我们的进口并没有帮助。一九五五年我们的进口数为十四亿七千万卢比，一九六九年是二十六亿五千万卢比，即大约是一九五五年的两倍。

在得到大量外国贷款的同时，我们的经济却走向恶化。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把管理经济的责任交给了世界银行。

象个利息商店老板一样，世界银行管理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变成了债务国。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几年之中，我们出口的全部收入将不够还债。但是夫人的计划部却认为世界银行的帮助才是最良好的帮助。在搞这种剥皮的协议的时候却发出尊严！尊严的狂叫。

（原载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  
锡共《工人报》）

## 团结起来争取真正的自由

二月四日，锡兰要庆祝所谓独立二十三周年了。那天节约将稍停。庆祝将按惯例进行。将发表往常那样的演说。但是，这里唯一的一点区别仅仅是，今年的庆祝活动将在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府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的阵合阵线政府的领导下进行。

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禁要自问：我们是什么程度的独立者？我们庆祝什么？——认真地探讨一下是很重要的。一个锡兰人取英帝国主义者而代之，登上了女皇的宝座；英联邦的旗帜换成了锡兰国旗；“母亲，向你致敬”作为我们的国歌而取代了“上帝保佑女皇”这支歌。这一切都是实事。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二十三年来，我们的半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发生了什么根本变化了吗？或者说，发生了打碎外国帝国主义利益对我们经济的控制的任何一点值得欢迎的变化了吗？

### 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被自己的殖民帝国里广泛发展的解放运动所震撼了的英帝国主义，比

别的帝国主义更加狡猾，决定把它自己对殖民地实行的直接统治改为同殖民地内部资产阶级合伙的间接统治，英帝国主义清楚地知道，它和殖民内部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联系。它们二者——英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内部的资产阶级，看到殖民地国家里蓬勃兴起的工人阶级运动，吓破了胆。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不会仅仅清除了外国帝国主义而停息，而且对自己的生存也将构成威胁而感到胆颤心惊。

### 统治在继续

这就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条约打下了基础。以不改变保护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为交换条件，外国帝国主义同意把政权转交给它的附庸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这就是在印度、缅甸、锡兰这样的国家里被美化了的独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在这昔日的殖民地里，外国帝国主义的渗透越来越多了。举个例子，英国对尼赫鲁的印度的投资是大英帝国印度投资的两倍。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美国、西德、日本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也对印度进行渗透。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卷入了这场竞争。对原殖民地国家实行这样的间接控制就是今天所说的新殖民统治。事实

上，这就是独立所需要的所有假象。但是整个经济必须服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它们的走狗们，继续受着它们的剥削。在南美就有这种情况。南美国家命运，掌握在美元帝国主义的手里。这些国家仅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并且还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呢。

### 实际情况正在被遗忘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锡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锡兰政治舞台上表演的傀儡们都是在锡兰扶植的，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操纵的绳索却一直拉到伦敦和华盛顿。我们的经济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绑在外国帝国主义的车轮子上。统治锡兰的可以是统一国民党，可以是锡兰自由党，或者是三党联合阵线——无论是谁，情况却一直是这个样子，而且将继续是这个样子。在统一国民党政府时期锡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相，是非常露骨、名目张胆和无耻的。而锡兰自由党政府呢？它试图为阻止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犹豫不决地采取了一些软弱无力的措施，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当我们的经济沿着外国帝国主义指出的方向动荡不定的时候，只听到气壮山河的演说，而现实却被忘却。

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拙劣表演的人是政治上的伪君子。企图用“锡兰已摆脱了帝国主义而获得了解放”这



样的谎言来欺骗人民的蒂·班·伊兰加拉特尼，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最好的典型。要想治好病，首先必须有正确的诊断。一切爱国者，一切希望我国成为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的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们，弄清我国经济的实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懂得，所谓独立的二十三年以来，人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生活费用没有下降；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失业的严重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我国已经成为了个不得不靠借债去偿还欠债的债务国家了。

## 经济统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仍然受外国帝国主义既得利益集团的压迫，我们还不能把我们的国家从这个铁爪中解放出来。英帝国主义者，破坏了我们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我们没有权力规定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我们经济的好与坏都取决于帝国主义控制的变化无常的国际市场。此外，由于英帝国主义砍掉了我们山上的森林，种上了茶树，使得水土流失，河床污塞，水、旱灾害不断交替发生。农民得不到所需水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们粮食不能自足的主要原因也是它。

我们国家财富和外汇的大部分都来自种植园，但是大部分种植园却都在外国帝国主义手里。银行和商行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至今还被外国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控制着。

## 必须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

必须注意到，外国帝国主义为了镇压和剥削人民，已经同封建主义和在政治上以统一国民党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这三股势力是人民当前的主要敌人。因此，我们的策略必须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当然这样做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因为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中最革命的，唯一能够不妥协地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亲密朋友是农民阶级。所以工农联盟是反帝、反封建联合阵线的支柱。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力量的革命联合阵线。

由这个政府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些矛盾通过和平的途径或直接谈判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拒绝同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走革命道路；如果它还沉醉于破了

产的议会道路，那么它就不可能起革命的作用。相反，它将与统一国民党携起手来，一起来玩抢椅子游戏，欺骗人民和维护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的控制。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中间有左翼也有右翼，只有民族资产阶级里的最进步的力量才有能力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和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联合起来。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最终将加入反动势力。

### 企图欺骗人民

摆在锡兰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这是很必要的，因为现政府的领导人欺骗和愚弄人民，说什么反帝、反封的任务已经完成，在锡兰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十足的谎言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歪曲。

用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也是荒谬的，它是同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相联系的左倾宗派主义的一种显著的表现。说建设社会主义是锡兰人民的迫切任务，就是意味着要人们忘记在国内还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通过混淆迫切任务，来达到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目的。当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前，必须首先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连稍微有一点政

治常识的人都清楚的。现在外国帝国主义利益和它们在国内的走狗还在主宰我们的经济，在这种时候谈建设社会主义是愚蠢的。这种说法会引起人民思想的混乱，阻挠人民踏上完成自己面临的迫切任务的道路。结束人剥削人，实现社会主义，当然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必须把自己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在还没有付之实践之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还存在的时候就大谈建设社会主义是政治上的背叛和欺骗。

## 必须认清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承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分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各有其同盟军和不同的目标。两个阶段的敌人也不一样。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阐述过这个问题。不区别这两个阶段各自必须完成的目标，都会打乱自己的步伐，就会推迟整个革命运动。一个革命者的高尚，不在于他大声疾呼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相反而在于为推动革命运动，他决定采取的行动。

在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下一步该采取的行动就是确定战胜我们敌人的路线。那么

这是一条什么路线呢？是现代修正主义、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主义所鼓吹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呢？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革命道路？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选举胜利之前，我们就正确地指出，只要目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经济的控制不打碎，只要还没有粉碎它的看门狗国家机器，任何一个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方式上台的政府，都不可能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

### 腐化在继续

八个月以来的历史事实证实了我们的论断。尽管在议会里占有压倒多数，但现政府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前政府所走的经济老路。现政府仍然向曾经左右过统一国民党经济的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乞求贷款。现政府同前政府一样要求人民做出象交出大米配给证那样的牺牲，在降低生活费用，解决不断扩大的失业问题上，现政府都遭到惨重的失败。而且象上一届政府执政时期一样，裙带风和贪污如今更加肆无忌惮了。要控制租金的措施一时呼声很高，如今也消声匿迹了。

### 必须用革命来推翻

现政府没有把我们的经济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桎梏中

解放出来，就是造成上述这一切的原因。政府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这一解放肯定是不可能的。平等社会党的部长N·M·佩雷拉之流用“因为事实上不是经过革命来掌握政权的，所以不能采取强烈的措施来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的说法来非难人民。这也正是我们要对这些有学问的绅士们说的。如果不用暴力手段即不通过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我们就不能为我国的解放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正是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平等社会党领导集团的这一政治背叛和他们滚进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泥潭的结果，使得象人民解放阵线这样的反革命集团，靠资产阶级报刊的帮助，靠统一国民党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有组织的支持，用革命的词藻，宣扬十足的宗派主义，还美其名曰马列主义，从而把青年的革命愿望和目的引入了歧途。

### **必须不懈地同两个敌人斗争**

我们必须懂得，今天主要有两股势力在阻碍革命运动和毛泽东思想的前进。一个是有毒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另一个是起破坏作用的教派主义。革命运动必须对这两个敌人进行不断的、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斗争，把它们从工人阶级运动中清除出去。我们必须为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铺平道路，引导工人阶级接受它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让那些愿意参加游行和受检阅的人，愿意举旗的人，愿意为现政府唱赞歌的人们，在二月四日那天去那么做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会为一些假象、假演说、假诺言所欺骗。我们认为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我们拒绝已经破产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我们要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道路，我们要学习和掌握光辉的毛泽东思想，并运用于锡兰革命的具体实践。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

## 局 势 严 重 ！

风向是清楚的。现在，谁都清楚，青年、学生、农民以及家庭主妇的不安的局势，不管怎么说，是严重的。还没有一个政府以如此之力量受到广泛欢迎上了台，同样也还没有一个政府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破坏了这种广泛的欢迎。这届政府在议会中取得的绝对多数的席位也要对现在这种局势负责。政府没有回答为什么自己不能实现竞选诺言这个问题。

这种失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生活费用不停地上涨到了连统一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未曾到过的高度。统一国民党倒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未能降低生活费用。大选时，联合阵线许下主要诺言是，如果自己上台将降低生活费用。

虽然新政府成立九个月了，然而生活费用却以火箭速度似的比以前涨得更快。看不到政府有能力插手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在这个问题面前是束手无策。

造成这个危机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没有进口急需的消费品所要的外汇和不能在本国生产这些消费品。现在几乎每一个到市场去买东西的家庭主妇，在回家的路上，都要责难政府。可能会争辩说，黑市商人和囤积居奇者



加剧了这种局势。但是人民的选票不是向黑市商人或囤积居奇者投的。人民希望的，是政府采取措施对付这些反社会分子，以合理价格提供急需的消费品。

现在达尔豆、孟买葱、辣椒、芥末和胡椒等东西，要么根本没有，要么昂贵。说什么这些食品和佐料是从印度进口的。不要这些东西，那也没有用。因为对这些食品人民已经习惯了，所以每天的食物里必须有这些东西。

然而，这不仅仅是影响到食物的问题。由于桶、割胶刀和蚁酸的价格急剧上涨，小橡胶生产者也面临着危机。由于禁止进口比迪烟叶使比迪烟制造业也面临危机。作为穷苦人吸的烟——比迪烟涨价。

锡兰贸易公司成立后，曾向国家保证进口货物价格会降低。现在发生的事情却完全与此相反。贸易公司进口货物的价格一般估计要高出百分之四十。但是汽车附件的价格却高出好几倍。一个灯泡的价格要高出七十五分钱。

在农业方面，由于拖拉机涨价，农民不得不多付拖拉机租金。肥料、进口锄头、铁蒺藜也同样涨价。向作物喷洒的油料价格也上涨。

同时，政府还准备抬高公共汽车车费和火车费。汽油每加仑已经增加三十四分，石油每加仑已经增加十二分。连国家公务人员向政府借的债的利息也增加了。因

为谁都记得去年预算报告之后，邮电费和纸张、墨水价格是怎样上涨的，所以不必再说了。

现在连一杯茶的价格也涨到十五分，缺糖越来越严重，有些饮食店已经停止出售米饭。而那些出售米饭的商店里每盘饭的价格也上涨了。所有这些一并造成了生活费用的严重上升，同时在那些投票选举这届政府的人当中也产生了不安。而当人们考虑到议员们竭力提高自己的薪水和花费极需的外汇为自己进口法国小汽车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不愿作表率领导人希望人民节约那是空想。

不仅在生活费用问题上，而且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政府都是无能为力的。开除了几百个亲统一国民党分子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是事实，给一千来名大学毕业生安排了工作也是事实。然而这些措施才刚刚接触到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雇主借口政府削减了自己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而成百成千地开除工人。为反对以上行动政府以颁布法令相威胁也未起作用。

因此，普遍地发生人民对政府的反抗是不足为奇的。正因为如此，统一国民党中的某些由于自己的彻底失败而颓然沉寂的人又开始利用这种动荡之势象狮子一样地吼叫起来。统一国民党之所以连琼·理·贾亚瓦地尼的象蛇一样钻入联合阵线这个口袋的企图也拒绝了，其原因也在于此。按照统一国民党的想法，可以看出它似

乎提出了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业已失去人民信任的政府的论点。

切·格瓦拉分子也在混水摸鱼。他们在第一次科伦坡大会上吹嘘自己在上次大选中帮助联合阵线在大约四十个选区赢得了胜利，现在看来他们自己也迷惑不解，为什么自己支持的政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就反对政府。反动派利用格瓦拉运动制造反对政府的局势。他们除了用车辆从外地把自己的所有亲信拉到科伦坡参加每一次大会以外，他们还得到统一国民党青年协会的不遗余力的支持以增加所谓的人民解放阵线的人数。统一国民党青年协会的首领尼亚德帕拉和另外几个统一国民党的干将，竟敢于站在科伦坡海德公园格瓦拉分子大会的讲台旁边观察这次联合集会的效果。听说锡兰商业工会也要求自己的会员参加这个集会，还听说青年基督教工会运动和天主教堂也在幕后活动促使这次大会成功。

必须强调指出，我国的其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至今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报纸对人民解放阵线那样的宣扬。不要忘记（人民解放阵线）在科伦坡召开的两次大会都得到了上述报纸的及时的宣传。

读者还会记得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星期资产阶级报纸中就有那么一家报纸发表消息宣传切集团。警察也很愿意抓几个人说他们进行了破坏活动，过几天把他们放走。这是因为提不出对他们的指责。但这对切集团却是

个很好的宣传。可以明显地看到警察，资产阶级报纸和统一国民党正在联合行动。或者有另外的某种势力在幕后操纵它们联合。

然而阴谋诡计不会维持很久。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只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锡兰共产党在大选前就向人民提出警告，不打碎现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体制无论哪一个政府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上台也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民的任何一个根本问题。

现在这个预言正在被证实。摆脱这种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分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拒绝议会道路，走上革命道路。

（原载于锡共《工人报》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

## 我們的敬意！

——关于六日在科倫坡襲击美国  
使館，反对侵略老撾

六日（正午），一百多人袭击了在科倫坡的美国大使馆。这些同志跳牆进入位于高尔菲斯旅馆旁边的高尔路上的使館，用手榴彈袭击了使館和停放在那里的车辆，两辆汽车完全燒毀了，还造成其他各种损坏。并且曾试图扯下美国强盜国旗。

这样做是为了抗议美帝国主义及其南越傀儡还要把印支战争扩大到老撾。这次袭击表明广大锡兰人民是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进行的肮脏战争的。虽然在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零星事件发生，但这一次是对驻锡美国使館的最大的一次袭击。

在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们开始以哀伤的语调写道“最残酷和最野蛮的”暴力行动的这个时刻我们有一点必须提醒这些混蛋。这些帝国主义走狗们应该知道正是美帝国主义正在世界上广泛地使用最残酷和最野蛮的暴力对付国内外为解放而斗争的人民，正在进行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屠杀。跟由于美帝国主义在

印度支那的暴力行动而失去和将要失去的成千上万的生命比较起来，在科伦坡的美国使馆被砸烂的几辆汽车连一个零头也不够。尽管美国走狗为这个行动而悲伤，但由于对驻锡美国大使馆的袭击表达了锡兰人民的真诚意愿，所以我们向这个行动致敬。

这里特别突出的是在美国使馆的配合下我国资产阶级报纸企图把这个反美行动说成是反革命切集团的行动，为它们捞取资本。不管是什么人进行了这个反对美使馆的活动，这些人绝对不是切集团。进行这个活动的人们明确地表示他们与切集团没有联系。在袭击的同时散发的传单里就有“立即停止援助反革命的格瓦拉集团”的口号。这清楚地表明切·格瓦拉运动是得到美国大使馆的援助的。

但是第二天早上资产阶级英文报纸发表的是怎样的译文呢？译文是这样的：“立即停止援助反切·格瓦拉运动的运动”。反动派企图以此证明这个行动是切集团搞的。本报第八版照原样刊登了那天散发的传单。

报纸上发表的这个错误译文是由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官员提供的。英文报纸没有对照僧伽罗文原文就发表了。僧伽罗文报纸总不登原文。

这也证明了我们经常说的我国的切集团得到资产阶级报纸、警察和其他反动势力以及美国大使馆的援助和支持。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沒有任何必要颠倒事实把

别人进行的反美活动拿来做有利于切集团的宣传。愿被切集团蒙蔽的人也想一想这个问题。

下面是那个传单

美国杀人凶手，

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滚出去！

立即停止援助反革命的格瓦拉集团！

印度支那人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毛主义青年阵线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

## 桑穆加塔桑致班夫人的公开信

夫人，我以锡兰共产党和锡兰总工会的名义写这封信，表示抗议以所谓有人是恐怖主义者或者煽动人民采取暴力行动为借口在全国各地到处对人民乱加逮捕。

我写这封信特别是为了抗议逮捕我们的二十七位同志，他们有的是我们的党员，有的是我党的同情者，当时他们在从事完全合法的活动，即，参加三月十八日在我们在马图加马的办事处举办的一次政治课。主持这次政治课的是我们的领导人之一、锡兰汽车工人工会主席萨马尔·德席尔瓦同志。

在我们岛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把讲授或听政治课当作是一种非法行为。显然，在你的采用“人民政府”这一名不符实的名称的政权下，就连这种完全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权利似乎也被剥夺了。你们急于扩充警察部队，你们决定召集武装部队并且授予他们警察的权力，你根据你手下官仔们的意见急不可耐地宣布紧急状态，看来，这些行动意味着这个国家已走上了变为一个警察国家的道路。

从你们取得你们大吹大擂的、以为是压倒多数的选举胜利以来还不到一年，而你们已经是只有宣布紧急状



态才能进行统治了，这件事只能证明，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丑剧上台的任何政府不但不能解决人民的基本问题，而且，结果是，除非借助于你据以宣布目前这种紧急状态的公共安全法之类的镇压措施，否则就无法进行统治。

虽然你们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开理由是说出现了所谓的叛乱或恐怖活动，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你们想用武力镇压人民对你的政府未履行竞选时作出的诺言而产生的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那些装饰你的内阁的“著名的”平等社会党的律师们本可以告诉你——正如实际上他们在反对颁布公共安全法的时候已经指出的那样，锡兰的正常的法律已经有足够的权力对付所有违反法律的人了。

另一方面，如果象你们所说的你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依靠人民和要求人民去反击反社会分子而依靠军队的力量呢。

我们认为，那些走所谓切·格瓦拉运动道路的人是误入了歧途，而且背后有人为了反革命势力的利益操纵他们。但是你们用枪或武力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和他们斗争。事实上，你的政府正给他们以新的动力。由于你的政府未能履行竞选时的诺言，即未能降低生活费用和解决失业问题，因此他们正在社会上扩展力量。你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未能正视人民的愤怒

和不满情绪，而是企图用显示粗暴的武力来镇压这种不满情绪。但是，这种政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在锡兰也不可能成功。

至于我们，我们不主张恐怖主义或者个别人的暴力行动。我们是一个革命党，我们不想隐瞒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锡兰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在政治上以统一国民党为主要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你们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没有能推翻这些敌人。只有靠革命的力量才能推翻他们。我们致力于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确信这是符合绝大多数锡兰人民的利益的。

就象你们的警察在克纳克莱种植园所干的那样，你们可以采取逮捕、拘留、监禁、甚至杀人的办法，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只会使我们更坚强。实际上这是你们虚弱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你还搬出袭击美国大使馆一事作为宣布紧急状态的一个理由。当然，你不可能不知道，在许多国家里，美国大使馆一直是人民为了反对美国压迫许多国家而表示

愤怒时所针对的目标。在你的政府的眼里，美国可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但是，锡兰人民对美国却不是这样看，锡兰人民愤怒谴责美国的蛮横侵略的政策。

因此，我们向你提出如下要求：

一、撤消紧急状态。

二、无条件释放所有因此而被逮捕的人。

三、采取步骤降低生活费用。

四、解决失业问题。

我们特别要求立即释放三月十八日在我们的马图加马办事处被逮捕的我们的二十七位同志。

总书记桑穆加塔桑（签名）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 錫共《工人报》致总理的公开信

### ——用枪杆子不可能平息怨声

在上一周，你允许出动三军，授予三军以警察的检查和逮捕之权，以空前的程度实施了所谓公共安全法的某些部分。（在这里还必须提醒一下，在最初提出这个法令的时候，你的现在的联合政府的成员们曾经坚决地反对过。）从你的政府一作出增加六千名警察和加强武装部队的决定后马上就付之于行动可以看出你要把我国变成一个警察之国。

从你的政府上台那天起，警察的违法乱纪行为就加剧了。在过去的九个月中有四个人被警察杀死。这四个人是小包莱勒的索马帕拉，克那克雷的拉玛亚和阿加拉沙米，以及上周在马哈拉加马警察局关押期间，被警察杀害的西里塞纳。无理地逮捕和拘留无辜百姓已失去限度。更有甚者，警察已开始取消早先进行罢工的工人所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在科伦坡电影院职员和河谷发展委员会的一万三千名左右的工人正在进行的罢工以及其他许多罢工中，警察公开地站在雇主一边，他们手执法律甚至连设置纠察的普通权力也废除了。

谁看到了授予警官以特权和用军队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力量的安排，谁就会为我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向何处去而担忧。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已经有了足够的暴力的政府为什么还需要增强这种暴力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尽管你及你的同伴们为你们在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过分吹嘘，但是，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国家机器懂得，随着这场胜利在人民中产生的希望的破灭我国革命运动就会加速到来。正是在你从议会选举中所得到的巨大胜利里面也就包含了你的毁灭的种子。你在议会取得的多数席位也正说明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实践你在选举期间欺骗人民的竞选诺言。

其结局是，在比前政府更短的时间里暴露了你的政府是个骗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你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你没有实践竞选诺言的原因。

虽然你和你的部长们继续欺骗人民说正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你甚至不愿采取起码的步骤粉碎外国帝国主义控制我国经济的索链或粉碎我国的封建势力。如果说在五月二十七日你取得选举胜利之前，有一股势力掌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那么今天还是这些人掌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

你和你的政府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走着统一国民党走过的路。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议会里提出的许多问题统

一国民党都支持。也就是为什么统一国民党中最精明的，对本阶级最了解的领袖琼·理·贾亚瓦地尼甚至走的更远，竟提出要支持你的政府。

谁都看得出来，琼·理·贾亚瓦地尼向你的政府表示合作不是由于他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愿望而产生的感情。而是他已看出反对革命的最好的毒药存在于你和你的政府之中，这些难道现在还不清楚吗？他已明白无遗，你对人民的欺骗能够最好地保护他的阶级。

从你的政府的举动中产生反动派的这种幻想，难道不是自然的吗？你不是声明你的政府不准备触动种植园、银行和贸易垄断等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根本利益吗？因为与美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建立了可恶的联系，你强烈地谴责了统一国民党，不又是你正在向世界银行借款吗？你批评统一国民党削减了一半配给米，你保证说即使到月球去取也要拿来另外两磅大米，然而要求人民不要领取那两磅大米，为了表明爱国主义连免费供应的两磅大米也不要领取的不正是你的政府吗？

你和你的部长们指责统一国民党及其政策是现在的经济危机的罪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从D.S.森那纳亚克开始统一国民党所执行的允许外国帝国主义控制我国经济的破坏性政策是我国今天所处破产境地的原因。但是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班达拉奈克统治时期，这个可恶的政策是否有引人注目的或根本

性的改变呢？难道不是你和你已故丈夫代之以走过并正在走着这同一条胡同吗？难道不是已故的S.W.R.D.班达拉奈克先生头一个向世界银行借债的吗？不是你在第一次任总理的时候就允许美国和平队首次进入锡兰的吗？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这段时期，在反对党时你难道不知道统一国民党把我国逐渐地拖入经济危机里吗？你不是吹嘘说你和你的同伙们在作为反对党的五年的长时间内有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计划，一上台就立即执行之吗？现在这个计划怎么样了呢？

你和你同伙反对一切用暴力推翻统一国民党的意见，对人民说要等着瞧大选结果，说要忍耐，这样你们不成了统一国民党的罪孽的直接同伙了吗？当你向人民保证一定降低生活费用、一定解决失业问题时，你仅仅想到的不就是要去欺骗人民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有沒有某种计划来实践这些诺言呢？

现在很清楚，你不仅沒有这样的任何一个计划而且是十足地欺骗了人民。毫无真实的原由，生活费用比统一国民党时期涨得还要高。日常消费品如达尔豆、孟买葱、芥菜、胡椒、干辣椒、大蒜等东西价格涨到了一般人买不起的程度，纸、墨、汽油、石油和穷人吸的比迪烟价格上涨。电话费、邮费和包裹费上涨就不用说了。公共汽车票价上涨的威胁就悬在我们的头顶上。农业方

面，肥料、拖拉机、醋酸、铁刺网、锄、刀等每样东西都涨了价。糖不但涨了价，而且很难找到。盐也缺乏了。

成立锡兰贸易公司作为日用消费品涨价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被大加宣扬。现在看，这个公司的主席（据说他也是与统一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密切联系的一个人）对我们说通过该公司进口的货物的价格至少也要提高百分之六十。希望某些东西的价格提高百分之百。人民的反对越来越激烈是奇怪的吗？在公共汽车上和在火车里议论政府是奇怪的吗？你不要忘记给了人民极大的希望然后又毁坏了这个希望的正是你。

你对人民说要节约、要勒紧裤带、要过俭朴生活。然而你却增加议员和部长们的薪水，给他们进口法国小汽车。在你和你的部长们乘坐着“奔茨”小轿车兜风的同时人民却置生命于不顾踏在公共汽车和火车的脚踏板上赶路程。

在大选期间你及你的同伙们不是批评统一国民党任人唯亲、在任命公职时舞弊、把失败的候选人选入参议院和公司的高级职位，欺负反对自己的工人而特别照顾支持自己的工人吗？你能够说你和你的政府上台后没有做这些丑事吗？你能够说没有任命失败的候选人为公司的主席吗？你没有任命一位因证实是挪用了自己部门所管辖的一个公司的财产而失去了席位的前部长为该公司的



主席吗？沒有以在大选时沒支持你的党这个唯一的理由把成千工人开除吗？沒有把你和你的同伙们所亲信的工人来顶替这些被开除的工人的空位吗？你沒有通过无地方议员的证明就不给政府的职业而将国家任命当做玩笑吗？

你和你的政府企图用将要制定一部新宪法这个谎言来继续蒙蔽人民。你拿出的又一个骗局就是暗示你不能实现竞选诺言是由于现行宪法的缺陷，通过新宪法后你将得到机会来实现这些诺言。难道你竟无知到不懂得宪法不过是一张纸，它所包含的只是人民通过革命或其他方式所赢得的权利吗？一般人不会上修改宪法这个诡计的当这点，是不足为奇的。

人民的不满已达到何等激烈的程度以至使你竟匆忙地颁布法令来压制反政府宣传。难道你不知道镇压永远也不能消灭不满吗？所以你作的加强军警和授予三军以警察之权的努力沒有有什么用。如果存在一个你和你的警察所说的发展中的反政府运动，那么自称为人民政府的你的政府为什么不能依靠人民的帮助进行你所说的对这些反社会分子的战斗呢？

事实是你不相信人民的帮助。另一方面被称为切·格瓦拉集团的反政府运动是被过分地吹起来的東西。警察有意地把这个甚至还没有发展到用石头打警察的地步的运动吹起来是为了恐吓你的政府，是为了使你的政府

愿意把他们所需要的权力交给他们。警察巧妙地进行了他们的游戏并从中取得了成功。

这种事情的发生也符合你的希望。这是因为你知道当你的政府或早或晚要采取不得人心的步骤时将要面临人民的造反。

你认识到必须及早地准备足够的镇压力量以对付这种形势。所以你毫不迟疑地满足了警察的要求。

在此机会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明，我们相信我国的切·格瓦拉运动是一个由各种反动势力在幕后操纵的反革命运动。但是，如果他们取得了某种成功的话，那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同伙们背叛革命原则，第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破产，第三是你的党的某些成员支持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击败这个运动。用枪杆子是不能把它镇压下去的。

在加强了你那充满了凶残武器的武库后，上个星期你在新市政礼堂做了一个血腥威胁式的讲话，你以为这个会吓倒所有革命者。但是事实上是因为你吓得发抖才做了那样的讲话。正是你大叫不害怕任何推翻政府的企图，如果谁这样做，将采取及时的、有效的行动对付他。但是如果你不害怕，那么你为什么要加强你的武装部队、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呢？即使是个女人，说话也应合逻辑。

你在另外的场合说过锡兰是个佛教国家，我国人民

不喜欢革命，他们反对暴力活动。如果你说的这番话确实不错，那我们要求你解散武装部队，相信（佛）教民的善良本性。没有警察的保护，你能够象释迦一样地讲你的这种哲学在这个国家周游吗？（系揣译）

实际并不如此。你说的安分守己地生活只是对人民念的经。但是当以武装部队为主的国家机器以野蛮的、赤裸裸的暴力对付人民时，你的经就变成屠杀人经。人民不准备接受这种情况。人民越来越懂得现存的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不用暴力推翻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建立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国家机器，自己是沒有前途的。由于你虽然上台九个月了仍解决不了我国人民的任何根本问题，所以你提供的反面教训就是不管什么政府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上台，都不能够解决人民的任何根本问题。

但是，不要以为这一次钟摆会摆到统一国民党一边。你指出这种威胁并不能吓住人民。对于二十三年来森那纳亚克家族和班达拉奈克家族在议会中进行的抢椅子的游戏。我国人民已经腻味了，你的政府不能解决人民的问题正好证明议会民主制的破产。我国人民不会用统一国民党来代替这个破了产的制度，他们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照亮的革命道路前进。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

## 革命不仅仅是准备手榴彈，社会主义 也不意味着飢餓和物价上漲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领导的联合阵线政府给社会主义一个坏名声。它使老百姓错误地以为加强镇压、经常宣布紧急状态法、缺少日用必需品、生活费用上涨、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与社会主义是同义语。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知道政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声明是假的。

象无法阻止商人用贴假商标兜售商品一样，也不能不让这个政府说自己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说建设社会主义怎样了，这个政府就连把我们的经济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枷锁中解放出来和消灭封建制度统治的起码步骤都没有采取。这也正是他们的言与行、决心与兑现之间的矛盾。因此，联合阵线式的“社会主义”在一切善良的人们中间开始变臭了。

正是这个原因，最近举行的科伦坡市议会苏都威拉区补缺选举被统一国民党利用了。统一国民党不再胡诌支持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词句，在科伦坡市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包括“混賬的社会主义”这样字句的标语，

竟然褻瀆社会主义。从统一国民党在苏都威拉区的补缺选举中得到以前的两倍的多数选票就可看出他们把人民搞乱了。典型的修正主义分子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全国组织员V·A·萨玛拉威克拉玛在一九六九年以差五百一十六票而败北，这一次竟少了一千零一十五票，遭到惨败。联合阵线可以认为在苏都威拉区的失败不重要而把它不当作一回事。但是它预示了将来的失败。这也是对政府的一记耳光。这次并非是那样有利于统一国民党的投票，却是反对政府的一次投票。许多人都知道，在一切向政府表示反对的形式都遭到镇压的今天这个时期，人民就利用补缺选举来表示自己的反对。

但是，正象政府沾污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一样，格瓦拉集团也以自己的行动沾污了革命的崇高理想。格瓦拉集团的领袖们不是笨蛋就是在人民中间制造混乱的敌人的代理人。或者是警察在撒谎。这第三种说法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是愚蠢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这些军警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监禁了前陆军司令、现自由党议员乌杜加玛和尼亚纳西哈法师。还是这些警察对于从秘密警察局四楼“跳楼”的多当贝老板和高尔巴拉·伊拉加拉特尼的死负有责任。这个政府把自己的全部权力交给了武装部队，这个部队在前政权的统治下为所欲为。这中间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以所谓左翼知识分子为编辑的《民族》这样的周刊也说在目前的紧急状态法时期，军

警以良好的方法工作。

对所谓的人民解放阵线难以做出正确的政治评价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党没有一个政治纲领或政策宣言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人们记得在大选以后这个集团公开出来的时候，他们曾吹嘘自己在使政府上台当中的贡献。他们在第一次海德公园大会上狂叫，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联合阵线才能在四十多个选区获得胜利。换句话说，证明了他们用好听的革命词藻掩盖自己的反革命计划，却象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所做的那样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把戏来迷惑和欺骗群众。

这还不够，在第一次大会上，这个集团要求政府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还保证如果政府那样做，他们将解散人民解放阵线。换句话说，他们在人民中间散布不用摧毁现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骗局选出来的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的幻想。无论是在他们党的领导人的公开讲演中还是在花了很多钱办的他们党的引人注目的报纸上都沒有明确地宣布该党的政策和目标是什么。

只是在这届政府几个月的统治证明了我们关于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骗局上台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解决人民的任何一个根本问题的论断之后，人民解放阵线在海德公园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对锡兰平等社会党和修正主

义集团进行了雷鸣闪电式的攻击。但是，在第二次大会上他们也没有打击锡兰自由党。在这个会上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乞求政府不要对他们的党进行镇压，并保证今后一定做好孩子。

难道这些全是欺骗政府的假话吗？无疑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会说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能够成为一个革命党的品格吗？远在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我们共产党人只保守组织纲领的秘密，而政治目的是不保密的。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使人民了解我们的这些目的，团结最广泛的群众反对共同敌人。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人民解放阵线对搞群众运动不感兴趣，他们不愿意相信人民。因此，在他们的杂志和公开讲话中看不到进行反对印度血统种植园工人的赤裸裸的民族分裂主义宣传，而这一宣传仅在他们的秘密学习班里才有。他们要的是建立一个能以恐怖主义推翻国家机器的小型秘密运动。这就产生了手榴弹的需要。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应该由谁来使用这些手榴弹，用这些手榴弹去反对谁，或仅仅用恐怖主义能否使革命成功。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是一伙暴徒们演的话剧。它也不是制造手榴弹并把它们隐藏起来的孤立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只有动员我们队伍中的千百万群众才能进行革命，只有当不仅仅是领导者而且是广大群众都相信革命的目的是正确的时候，它才能胜利，当着国际国内出现了有利形势的时候才能胜利，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胜利。

不管警察和政府一起给予人民解放阵线何种鉴定，这一切试金石都已证明了人民解放阵线不是一个革命运动而是阻碍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国家前进的反革命运动。它成了真正革命运动的阻力，把青年和其他革命力量的注意力从毛泽东思想引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由于僧伽罗知识青年没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使维杰维拉趁机把在赫鲁晓夫的卢蒙巴大学学到的赤裸裸的民族分裂主义用革命词藻掩盖起来，把它说成是马列主义从而获得了暂时的成功。

切·格瓦拉分子曾和我们的同志辩论，说毛主席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者能够训练一支革命的人民军队以便发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理论不正确。现在，在大多数领导人被捕，用来进行突击的炸弹之类的东西全被发现的情况下，其追随者们应该认识到毛主席教导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了。所以，



这就暴露了人民解放阵线的政治思想的破产，如果他们有那么一个政治思想的话。我们相信他们的追随者将严肃地考虑问题的这一面。

对人民解放阵线的更严重的指责是：其领导人可能是发誓要在人民中间制造混乱，消灭革命运动的敌人的代理人。为什么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呢？因为在这个运动中的秘密警察足以了解他们的所有活动。所以，在警察需要更大的权力武装自己的时候，他们利用这个活动，抛出自己已经了解到的东西从而获得紧急状态情况下的权力。同时，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报纸大力宣传人民解放阵线的报道是从警察的报告中得来的。警察惯于逮捕这个运动的成员，把他们拘留起来，然后又说没有证据而把他们释放。警察和报纸就是以此方式制造了关于人民解放阵线的舆论。

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件怪事。在否定了政府和总理散布的袭击美国大使馆的组织者是人民解放阵线的谣言后（我们以前分析过这个问题），产生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在进行某种活动时，那怕是向一个警察投掷石头时被抓住。

警察公布了据说是袭击毛那拉加拉办公楼、要绑架坦纳空部长之类的话。但，这只是预想中的事，并没有实行。不管电台和报纸怎样狂吠，这就是事实。确实发现了手榴弹和其他爆炸品，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对任何

人使用过。

因而产生的问题是，是否是设置了绝妙的圈套，有意地把上述手榴弹和其他东西放在警察能够发现的地方，结果宣布紧急状态法给警察以特别权力。这在一方面和政府的计划也有关系。政府也需要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力武装自己，以镇压由于没有实现诺言、没有降低生活费用、没有解决失业问题而日益严重的动荡局势。

政府需要一个宣布紧急状态的借口。人民解放阵线提供了这个借口。没有比这更好的策划和配合了。这样才能对本月发生的事件做一个比较正确的评价。然而，在这里重要的是，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的，在议会中占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席位的政府执政没几个月，就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法，在我国第一次颁布一个对于放火、抢劫、和不得允许强入民宅者甚至处于死刑的恐怖法令。这粉碎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锡兰平等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宣扬的对议会民主的优点的幻想。这证明了我们一贯所说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真正的权力在武装部队的枪杆子里，而不是在议会里。所以我们说谁掌握着一个国家的权力这个问题可以从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找出答案。在锡兰枪杆子仍然在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看门狗手里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现政府全盘接受的仍然是外国帝国主义制造的、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交给了统一国民党又交给了自由

党政府的那个国家机器。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和她已故的丈夫一样，仍然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森纳那亚克父子使用过的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这支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仍然在山德赫斯特英国陆军军官学校，警察骨干在伦敦警察厅受英帝国主义的训练。他们的训练和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他们受到的训练和武装是为剥削阶级效劳的。最近武装部队出来搜捕所谓叛乱分子的时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思想。众所周知，和其他半殖民地国家一样，锡兰的武装部队的政治觉悟水平是很低的。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切·格瓦拉也好、班达拉奈克也好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自称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政府的武装部队在最近的袭击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著作当成切·格瓦拉写的书而凌侮。闯入我们的玛图加玛办公处里逮捕我们二十七名同志的警察把揭露美帝在越南的暴行的标语都撕毁了。给我国以慷慨无私的援助——锡兰为了自己的生存所希望的——的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被忘恩负义地没收了。闯进大学的军警把图书馆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袖的著作当做叛乱的证据没收了。

这就是政府在维护民主的幌子下用自己的武装部队实行暴政时发生的。为当前在国内进行的横行无忌的镇压而忧心忡忡的人们如果以为这仅仅是对付格瓦拉分子

的而借以自慰，我们就必须及时地向他们发出警告。象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样，镇压也不会中途停止。今天对着这一部分，明天又对着另一部分，镇压永不停止直至所有的民主都遭践踏，镇压的魔爪冠于一切。因此一切善良的人们现在就应表示抗议。

我们强烈谴责当初反对公共安全法、而今天却要求采取加强法令的措施以反对自己的政敌的平等社会党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行为。在佩拉迪尼大学里，这些“绅士们”堕落到何种地步，他们竟下贱到充当为武装部队提供情报的密探和帮凶的地步。他们只配让人们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破产，以至不能象我们党所做的那样，同格瓦拉分子进行面对面的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

一度为左翼的这两个党的赤裸裸的背叛和出卖给人民解放阵线的出世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们不能正视人民解放阵线的挑战，竟无耻地动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对付自己的政敌。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为这种卑鄙的行动付出代价。

我们指出群众的不满或青年中间的动荡终归是个政治问题，也必须用政治来解决。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反而会用事态恶化。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的毛主席所面临的形势。在那里，对立面不是那些没有一点革命实践经验的人，

也不是不成熟的理论家或神经衰弱患者，而是那些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担负着主要职务、握有国家机器和党组织的人。我们所指的就是刘少奇及其黑帮。他们预谋的反革命活动的舞台不是一个小岛，而是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

但是毛主席即沒有惊慌也沒有实行紧急法令，他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反革命分子，最终让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沒有禁止大字报，相反中国所有的城市、农村和有条件的地方都史无前例地地贴上了大字报。不但不禁止游行和群众集会反而给予鼓励。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游行。沒有限制印刷传单和报纸，给予了通过印刷品发表自己观点的完全自由。这种大辩论的结果是分清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揭发并孤立了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毛主席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文化革命后期，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时候，特别命令他们不许使用暴力，不许开枪。

我们认为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相反，我们看到在锡兰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今天我们生活在可怕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现在连反对政府镇压政策的一个字也不能说，即使说了，俯伏在政府脚下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予报道。但是赞助这种镇压的政府和反动派都不会长期为所欲为了。

当造成宣布紧急状态法的真正原因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的时候，群众一定会被推上革命的道路。

执政党和人民解放阵线的追随者都必须认真想一想，自己的领导者所执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只要他们思考一下就会认识到自己受骗了。这样他们也就懂得唯一能使自己摆脱这种情况的方法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照亮的革命道路前进。

（原载锡共《工人报》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

# 国际部分





## 桑穆加塔桑在紀念日內瓦協議 十四周年集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在科倫坡舉行由錫蘭共產黨發起的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紀念日內瓦協議簽訂十四周年。錫共總書記桑穆加塔桑同志等人在公眾集會上講了話。以下是桑穆加塔桑同志講話的新聞公報：

美帝國主義在蘇修集團的幫助下，正企圖用目前的巴黎談判把越南人民在戰場上取得的勝利變為失敗。總之，有什麼可談判的。談判意味着，一件事情總有兩個方面。在越南，情況不是這樣。越南人民的自決權是沒有什麼可談判的。不把美國趕出越南，它是決不會滾出越南的。而談判決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這就是錫共總書記桑穆加塔桑在科倫坡紅十字會禮堂舉行的紀念日內瓦協議簽訂十四周年的會議上講的話。桑穆加塔桑說，世界認為日內瓦協議給飽受戰禍的印度支那帶來了和平，但是情況不是這樣。他譴責美帝蓄意破壞他們自己簽了字的日內瓦協議。他們不顧這些協議，在南越建立傀儡政權，設置美國軍事基地和派去大批美軍，今天美軍的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一九五六年

举行选举的诺言没有履行，而南方的傀儡政权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政治迫害。

人民被迫反抗，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越南人民抵抗美国侵略。南越人口只比锡兰人口稍多一点，南越人民抵抗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残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英雄事迹，是对一切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的鼓舞。美帝今天投入南越的侵略军的人数远远超过它在侵朝战争中投入的人数，美军同它的仆从军和南越伪军加在一起已超过一百万。它已经动用了它的将近半数的地面部队，将近五分之一的空军和四分之一以上的海军。它已经使用了除核弹之外的一切最新式武器，用在战争上的钱一年为三百亿美元。

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使这个强大的战争机器停了下来。美帝想用把战争扩大到北方的做法来讹诈越南人民这是徒然的。这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在北方已经打落了三千架美国强盗飞机。在南方，五分之四的领土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已经获得了解放。最后，在今年的新春攻势中，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西贡打响了战争，彻底打击了美国侵略强盗。美国受到的打击和损失是如此惨重，它不得不撤换了威斯特摩兰将军。

对这一惊人的成就如何解释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

贺电中指出：“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美国在越南的强大的战争机器，被越南的人民战争打破了。在苏修集团帮助下目前正在巴黎举行的谈判，企图把越南和全世界革命力量的这一胜利变为失败。桑穆加塔桑痛斥了苏修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破坏越南的抗战，竭力为美帝奔走效劳，去说服越南人坐到会议桌旁。他举例说，一架载美军飞往越南执行屠杀任务的飞机被迫在千岛群岛降落，后来苏修把这架飞机释放了，这是苏联对越南人民假支持的典型。

锡兰人民有许多地方要向越南斗争学习的。他们必须懂得，真正的独立只能是进行争取解放，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结果。他们还必须懂得，锡兰只有象越南人所做的那样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使自己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紧紧控制。在锡兰有些所谓的进步人士的团体，他们假惺惺地说支持越南人民，但是谴责和拒绝走越南人民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榜样的革命道路。平等社会党领导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其中的这些集团。这种假惺惺是最令人厌恶的。

桑穆加塔桑最后号召成立国际统一战线进行反对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美帝国主义今天正经历着垂死的痛苦阶段，它受到了内外夹攻。他还号

召全体锡兰人表示声援越南人民的英勇反抗，越南人民已打破了美帝军事威力的神话，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威信扫地。

（原载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共运参资》）

## 桑穆加塔桑发表声明 譴責蘇修侵略捷

錫蘭共產黨總書記桑穆加塔桑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對報界發表聲明，譴責蘇修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全文如下：

我們譴責蘇修統治集團伙同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侵略。

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和他們的報紙正在利用這一局勢作為打擊所有共產黨人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棍棒。他們是用把現代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同共產黨人等同起來這個簡單手法來這樣做的，而完全忘記了，並且無視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十幾年來，這些政權已經變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已經完全走上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因此，他們沒有任何權利被稱為共產黨人。

各種各樣的托洛茨基分子（在錫蘭有三種），利用這個時機發現修正主義叛徒杜布切克是個托洛茨基。他們是用把東歐各修正主義集團（包括蘇修統治集團）同斯大林主義者等同起來這個簡單做法來這樣做的，而完

全无视这样一个政治事实（这个政治事实看来还没有反映到他们的顽固的脑袋中去）：自从反革命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这些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否定而且实际上谴责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

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完全陷入了混乱，对已经发生的事没有提出任何象样的解释。他们既没有勇气公开支持苏联的侵略，也没有勇气加以谴责。只有理解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国内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推行现代修正主义政策的结果，才能理解同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事件。在政治上，赫鲁晓夫鼓吹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这些政策导致在一切外交事务中公开同美帝勾结，出卖一切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

在经济上，现代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所奉行的政策，逐渐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并代之以一心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们在农村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把集体农民的自留地的面积增加一倍。他们在工业中实行资本主义利润刺激。他们的经济发生了脱节，甚至发生了罢工。他们允许国际垄断资本家在他们的国家里开设工厂，剥削他们的劳动力。

在文化上，他们为西方文化的一切腐朽的东西打开了闸门。夜总会、妓女、小费制度、从西方传入的最新

式的疯狂舞蹈、选美、超短裙、甲壳虫式发型——所有这些成了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各国（包括甚至在杜布切克上台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流行的东西。

因此，苏联既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都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走下去。诺沃提尼和杜布切克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愿意在苏修统治集团的保护下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后者要独立地和更快地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这里头埋着冲突的种子——捷克斯洛伐克是不是想留在苏联的范围里走向资本主义，或者它是不是能够象苏联自己所做的那样，独立同美帝和西德做交易。这也就是苏修和美帝之间的矛盾。这两股势力一面互助勾结，一面又互相斗争。两方都想当能够支配对方的伙伴，并且以真正的强盗方式，忙于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苏修说什么他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社会主义团结”，这是天大的笑话和虚伪。既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要保卫，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团结要保卫。同样，统一国民党和托洛茨基分子说什么杜布切克的自由化纲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这也是无稽之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杜布切克所谓的自由化纲领实际上是要给予资产阶

级和其他反动势力以更多的自由，以便于资本主义迅速复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只是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将有自由来宣传他们的观点。

必须指出的是，杜布切克企图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的是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但是这是更充分的民主，因为这是对在任何国家占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民主。同样，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同资产阶级民主并立。对劳动人民实行民主，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这样。

因此，杜布切克不是进步分子，也不是革命派。他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叛徒。我们热切地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的革命力量有足够的力量来击退苏联的侵略，并且推翻他们本国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重新走上他们在现代修正主义上台之前在他们本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原载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共运参资》）



## 处于混乱状态的修正主义集团

以苏联共产党为主要中心的修正主义阵营现在已开始比大多数人所预料还快地分崩离析了。整个修正主义集团处于混乱的状态。霍查同志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析是何等正确呵！

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霍查同志指出，“目前，修正主义阵线自身的基础已被破坏，它好象是一群饿狼准备要把彼此撕得粉碎。指挥者的指挥棒再也不能使修正主义的乐队听话了……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的争夺势力范围互相争吵不休，要求尽可能地摆脱卢布的控制从而依赖美元”。

这正是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捷克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之间今天所发生的情况。当赫鲁晓夫在臭名远扬的苏共二十大追随了铁托的道路，把现代修正主义系统化为全面的理论时，他正是推动着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无法希望控制的力量。

正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修正主义同伙提出了同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理论，并采取主动与美国、英国、西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

甚至积极勾结它们推行全球的“遏制”革命中国的政策。正是苏修统治集团倡导了在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实行全盘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改革。这种情况甚至到了允许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剥削这些国家的工人的程度。他们的政策向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开放了闸门。

目前的情况是学生拚命赶过老师。最近在捷掌了权的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今天是企图要在赫鲁晓夫开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还希望不在苏修保护下就能干下去。实际上，正如阿尔巴尼亚报纸讲的，苏修统治集团要向捷克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说的是：我们能同美帝国主义有关系，而你们不能；我们能同西德有关系，而你们不能。它看来并不认识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追随的背叛的道路是苏修领导本身背叛路线的结果，而且后者直至最近才支持修正主义的杜布切克集团。

苏修和他们的伙伴感到的不安是由于杜布切克集团同西方特别同德国联邦共和国迅速达成和解，以及它脱离苏修领导权和指挥的倾向。

苏修统治集团及其在东欧的盟国目前进行的一场斗争，是为了使新的捷克统治集团继续保持同苏联结盟的修正主义者。因为杜布切克集团不同意这样，而希望独立于苏修领导权之外，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道路，与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作交易，所以苏修统治

集团希望过去的听话的诺沃提尼集团重新上台。

## 争夺势力范围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资产阶级的一种影响，并在现修统治的国家中复辟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之间所发展的矛盾象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内部矛盾一样。事实上，这些是争夺势力范围的争吵。

毫无疑问，捷克斯洛伐克在朝着资本主义复辟走得很快了。这从他们废除新闻检查（实际上意味着给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建议允许存在反对党和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实际上意味着完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表现出来。这些都证明新捷克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已经变质到什么程度。

但是这并不是苏捷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实际情况，虽然苏修企图说明目前的争执是保存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实话。苏修只不过用革命的词藻掩盖掠夺的目的。事实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修正主义集团并不为苏联新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后者正在施加压力使前者下台。

这个事态发展在修正主义阵营引起了不得不进一步深化的危机局势。铁托叛徒集团，意大利、法国、英

国和其他修正主义者都纷纷活动起来，一部分出来为杜布切克集团辩护；另一部分如法修为了避免修正主义阵线发生更大分裂，建议召开欧洲修正主义党的会议研究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然而，后一建议显然在苏联压力下又很快放弃了。

锡兰的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已陷于困境。这个修正主义集团根据捷克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变化是得到苏修的支持这个前提，曾倾其全力支持杜布切克集团。到上星期，看到捷修和苏修之间发生矛盾，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转了一百八十度。这一周他们要栽几个斤斗，还要拭目以待。但是不管怎么样做，他们都无法找到论据来巧辩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

苏捷关系中的危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危机。这是预示现代修正主义注定命运的一个事态发展。

（原载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锡共《红旗》周报）

## 苏联对捷克的侵略 表明苏联修正主义总破产

### 苏联对捷克的侵略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军队上周在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集团伙伴的军队协助下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什么理由采取这个史无前例的步骤呢？

全世界的反动派正在利用这个局势来打击一切共产党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这样作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及其同盟者称为共产党人，而完全忘记和忽视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政权十多年来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因而无权被称为共产党人。

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在锡兰有三派）利用这次机会说叛徒杜布切克是托洛茨基。他们这样作的简单的手法是把东欧修正主义集团包括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而完全忽视——并且看来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这些修正主义集团自从一九五

六年反革命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就反对并且事实上谴责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

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则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作出应该作出的解释，而只是照搬他们的主子从莫斯科提出的说法。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能够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的解释。当现代修正主义之父、无人为其悲痛的赫鲁晓夫被撤除他在苏联政府和党内担任的职务时，我们就提出过，后代人将诅咒他，因为他犯下了最大的罪行。这一罪行是：他通过执行修正主义政策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破坏了在斯大林时期帝国主义者不可忽视的强大因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 修正主义分裂

不仅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遭到了破坏，今天甚至以苏联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团结也支离破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不久前大叫大喊地鼓吹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理论也破产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反对革命，反对使用武力，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唯恐星火燎原。他们宣传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种叛

卖、欺骗性的理论。而现在他们竟然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同由修正主义伙伴统治的一个邻国的分歧，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些事件表明现代修正主义完全彻底破产，并且预示他们即将最终灭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是多么正确。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修正主义阵线已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就象一群饿狼随时都可能互相吞噬。指挥棒已经不能再指挥整个修正主义乐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正在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争吵，并且要求尽可能摆脱卢布而投靠美元。”今天这些话证明是多么正确！

为了了解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执行的现代修正主义政策是如何造成目前的困境和危机的，有必要回顾一下，清楚地看一看这些政策。最先把现代修正主义毒草转入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的是一度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厄尔·白劳德和铁托。白劳德后来被美国共产党开除了，铁托被赶出了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是在斯大林正确的革命领导之下。

## 虚伪的理论

然而，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篡夺了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权，在臭名昭彰的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把过去这些修正主义理论系统化了，使之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正是他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是他反对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这些是叛卖的理论。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理论是工人阶级运动行列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一种反应，这些理论毒害，分裂和扰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致使革命力量遭到暂时的挫折。

由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由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的英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所有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团体对这些现代修正主义的虚伪的理论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斗争。

## 资本主义复辟

虽然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废黜了赫鲁晓夫，但我们这里更担心的是修正主义集团统治的国家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和其他一些由现



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已逐渐复辟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已逐渐被抛弃了。他们扩大属于集体农庄的私有土地面积，在农村鼓励资本主义的增长。他们在工业部门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刺激。他们允许外国的国际垄断资本家在他们的国家开设工厂剥削他们的工人阶级。

在政治上，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公开地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一切外交事务中勾结。它背叛一切民族解放斗争。它在越南问题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在去年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侵略阿拉伯人民时它背叛阿拉伯人民。它向反动的印度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让印度进一步开展反华运动。它与印度尼西亚的血腥的反动政权友好并给予援助。它参与了美帝国主义用军事基地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它无耻地参加了世界上最反动的分子最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华大合唱。

东欧其他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包括捷克统治集团（不论是以诺沃提尼为首还是以杜布切克为首）全力支持这些现代修正主义政策，始终同苏联修正主义叛徒一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执行这些政策。

这些事件的必然结果是，在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的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成果早就被出卖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就被抛弃了，并且被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特权阶层的专政所代替了。在苏联和东欧的一切修正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剥削本国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

## 伪 善

正因为这个缘故，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胡说什么它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维护“社会主义团结”，是极端可笑和伪善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以保卫的。正如中国同志指出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历史上最可恶的叛徒！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两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如象斯大林时期那样）变成了象两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那样的相互矛盾的关系。这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模一样。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同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但是在统治苏联和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可能有矛盾，而且确实有矛盾。

这些矛盾是由于统治各修正主义国家的各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相互矛盾而引起的——每个国家都试图摆脱苏修统治集团的控制，走它们各自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因而也就要求有权同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单独进行交易。这就是现在修正主义阵营内部的这场狗咬狗的争

斗的原因。

这必然地给苏联修正主义造成困难和内部矛盾。这也将它们在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造成矛盾。苏修统治集团一直在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控制全世界。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如此大嚷大叫地支持的关于不扩散核能的要求的目的所在。

这两个大国互相勾结，但同时又有争斗。两个伙伴都想争夺统治地位并按照不折不扣的强盗方式忙于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或统治范围——如果你愿意这样叫的话）。苏联修正主义想把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欧国家保持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以便增加它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资本。同样，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德企图把捷克斯洛伐克从苏联的势力范围拉过去，以增加它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就是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根本原因。这是倒退到老一套的强权政治的把戏。它同社会主义、自由或民主毫无关系。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反动盟国以及全世界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报刊是最不配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因为这些绅士们从来不承认小国的国家主权，如果这样做符合它们的政治利益的话。美帝国主义者，它把越南淹没在血泊中，它干涉黎巴嫩、危地马拉，干涉刚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它试图干涉古巴，但失败了，它在全世

界其他人民的国家派驻军队，所以它几乎没有资格谴责苏联侵略。

这些所谓的西方大国去年拒绝去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放弃它侵略阿拉伯国家而占据的领土，所以它们没有道义上的权利现在来要求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

### 修正主义暴露无遗

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大概要搞一个妥协办法，这个妥协办法十之八九是，两国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正象美国侵略越南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暴露了他们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一样，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也赤裸裸地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表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不过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同时，我们必须看清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的本质和据说他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实行的所谓改革的本质。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反对苏联侵略捷克人，我们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我们不支持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实际上，我们热切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健康的、革命的力量获得足够的力量，不仅能击退苏联入侵者，而且能推翻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上台并把他

们拖入这种困境之前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杜布切克，尽管反动的国际报刊和托洛茨基分子对他说了大量的恭维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想使捷克斯洛伐克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进一步滑下去，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他所实行的改革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而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改革。他的改革是要给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

### 杜布切克——决不是什么进步分子

看到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对杜布切克的吹捧，真是荒谬透顶。杜德莱·森纳那亚克前几天在议会中说，自从托洛茨基死后，锡兰平等社会党领导一直在找一位国际领袖，并且选中了班达拉奈克夫人。但是看起来好象他们又正在把赌注押在杜布切克身上。可怜巴巴地指望他会成为另一个托洛茨基，即使是小号的托洛茨基也罢。

资产阶级报纸近来登了不少平等社会党的自封的理论家卡拉拉辛加姆的说教，他的胡说八道读了令人作呕。他想把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要发动的所谓党内的改革，同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党里存在的准则等同起来。这是对列宁的莫大侮辱。

列宁关于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党的观点，即它要起

到对工人阶级实行有组织、有纪律、集中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作用，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所作出的最重大贡献之一。党是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活动的。这就是，全体党员——在合法的条件下——在讨论和决定一切问题时享有最充分的民主。全体党员一律享有当选担任党内的一切职务的权利。

但是共产党不是一个辩论的讲台。它需要采取行动。因此，列宁把民主的原则同集中的原则结合起来。那就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代会所选出的中央。党内的一切讨论都不应公开举行。

一个有着铁的纪律的党——列宁所设想的党，他所建立的党就是这样的，证明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党就是这样的。列宁好几次说过，没有这样一个有纪律的党，十月革命就决不能胜利。应当说清楚，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原则是列宁制定的，后来由斯大林严格执行。说这些原则不过是在喀琅施塔特叛变事件或内战时期以后短期实行的不正常措施。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伪造历史。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仅两个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之后，不喜欢党内这些纪律规定，这是确实的。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列宁为此在苏联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托洛茨基采取了纪律措施。托洛茨基老是在党内搞派别，他跟列宁和领导一有分歧，总是跑到外面去搞

一个自己的纲领，要党在两个纲领中挑一个。列宁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对托洛茨基采取了纪律措施，对他发出了最后警告。

因此，我们要十分清楚地看到，杜布切克政权提出的改革，跟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准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杜布切克集团要使反对党合法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必须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以法律上的承认，给予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和要资本主义的鼓动的权利！如果说这不是反革命的道路，又是什么呢？怪不得世界各国反动派都向杜布切克欢呼。

杜布切克集团取消了新闻检查并允许新闻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切反动势力将得到自由传播他们的反工人阶级观点的权利！难道这是前进了一步吗？在锡兰，一九六四年，包括平等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提出了一项新闻法案，要缩减垄断资本的报刊。所有的进步舆论都欢迎这一法案，因为这是方向对头的一个步骤。不过，也许平等社会党对此没有诚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宝贵的”智囊破坏这项法案以便统一国民党更易于重新上台。怪不得联合政府各政党现在的共同纲领对垄断资本的报刊不造成任何威胁。这是不是平等社会党的影响呢？

杜布切克集团要重新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这是

什么意思呢？议会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在现代修正主义者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加充分的民主，因为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在这个国家占多数。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下，只对占少数的剥削阶级有真正的民主，而占多数的各劳动阶级则在专政下呻吟。

## 社会主义民主

因此，不能把民主这个概念同阶级观点分开。资产阶级有民主，就意味着劳动人民没有民主，反过来也是一样。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并存。在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民主又在胜利地抬头。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兴高采烈。

但是，这并不是说苏联进行侵略就是有理由的了。而且捷克斯洛伐克面临资本主义西方的颠覆威胁，这不是头一次。一九四八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帝国主义逼迫一部分阁员辞职，希望制造政治危机，好为西方的干涉铺平道路。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



呢？它沒有要求苏联的坦克大炮的帮助。而是在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同志的革命领导下，共产党使人民团结起来，号召他们给予支持。

整个工人阶级就举行总罢工，支持共产党。同样地，农民代表大会也出来支持。武装部队保持坚定。在接受一些部长的辞职，任命原来那些党派里的人员当新部长，并且选举了哥特瓦尔德同志当共和国总统之后，危机就解决了。帝国主义者上当了。（原文如此，疑为“失败”之误——译者注）

但是，今天捷克人不可能再次采取他们一九四八年的行动，因为他们的领导，在接受现代修正主义之后的那段时间内，已经腐化了。它再也不可能领导人民走革命的道路了。这次，帝国主义者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搞了个破坏集团。蜕化变质来自内部，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领导已经打开闸门，把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中央情报局特务放进来。

### 阿尔巴尼亚是如何抵抗的

还必须指出，苏修统治集团对之大发雷霆的，在东欧不止捷克斯洛伐克一国。一九六二年，阿尔巴尼亚就面临过苏联侵略的可能性。当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竭尽一切力量来推翻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但是沒有得逞。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政府。他撕毁了一切经济协定，就象他后来对中国做的那样，从阿尔巴尼亚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苏联潜水艇示威性地从阿尔巴尼亚的华沙条约潜水艇基地撤走了。

阿尔巴尼亚的反应如何呢？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宁可吃草，也不向赫鲁晓夫屈服，这不是空话。他们是一个比捷克斯洛伐克人少得多的民族，但是，他们有一个依靠政治上先进的勇敢的人民的正确的革命领导。赫鲁晓夫不敢开进这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

相反，当苏修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修正主义领导，却号召人民不要抵抗。曾经是勇敢和革命的人民的这种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堕落，是奉行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切革命者必须从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危机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训。正是现代修正主义应当对不抵抗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人负责。同样，正是现代修正主义应当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可怜处境负责。

## 致 命 的 打 击

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危机，以苏共为领导中

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再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重建修正主义的团结。举行非法的世界修正主义共产党会议的一切前景，拼凑一个反对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国际阵线的企图现在都被粉碎了。

但是这些事件一定会教育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现代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的人民。他们开始认识到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曾经警告过的现代修正主义破产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们现在将认识到，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把国际革命运动拉向后转，给国际革命运动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害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使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感到舒服。通过反面例子得到的这种认识应当使他们能够努力摆脱现代修正主义的枷锁，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道路上去。

毛泽东同志说：“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捷克的危机也提醒我们毛泽东同志这一分析的正确：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后，阶级继续存在，因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不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残余进行长期的和继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保护社会主义不受国内外的颠覆。正是因为现代

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没有坚持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占了上风。这对我们大家来说应当是一个教训。苏联人民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必要的阶级斗争，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和接受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这样荒谬的理论，他们今天才落到这样的地步。

### 不同帝国主义共处

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汲取的教训是，不能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力量。因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虽然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步阵营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但是仍然要求进行无情的斗争来最后消灭世界帝国主义并代之以世界社会主义。

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帝国主义，世界和平就没有可靠的保证。正如法国社会党领袖让·若雷士曾经说过的，就象云孕育着雨一样，帝国主义孕育着战争。事实上，正象走投无路的野兽变得更加凶狠一样，帝国主义看到死亡临头，十分可能把世界拖进一场浩劫中去。

因此，世界上的革命者决不能放松警惕，而要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把无情的斗争进行到底。所以，赫鲁晓夫所谓甚至在世界帝国主义最后消灭之前就能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为了掩盖他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只有埋葬了世界帝国主义，才能建立没有战争和没有剥削的新的文明。

## 克尼曼集团

尚待考虑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锡兰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响。一向冒充锡兰共产党的这个集团由于在外国依靠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集团的保护，在本国依靠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保护而得以存在。

这个集团跟着苏联指挥棒转，在党内不加批判地，未经过民主讨论全盘接受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货色。这个集团在淫威之下，分裂了锡兰共产党和锡兰工会联合会。这个集团在全国把现代修正主义理论付诸实施，反对革命，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政治机会主义挂上了钩。它甚至拥护地方自治主义。它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于以锡兰自由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拜倒在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脚下。

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表演是为了爬进班达拉奈克夫人可能组成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中去。现在甚至这样的

前景看来也很渺茫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朝哪里转。这个集团的政治局发表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声明，声明支吾其词到了家。它没有勇气出来公开地和完全地支持它的主子，因为它知道，这样做将会影响它的选举前景。它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其他两个要参加联合政府的党——锡兰自由党和平等社会党——出来公开谴责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此外，平等社会党根据他们过去托派的那一套，对苏联进行了痛骂。

## 支 支 吾 吾

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也不会向舆论屈服而谴责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这将意味着激怒他们的克里姆林宫主子们，如果没有这些主子们的援助，它是无法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的。

因此，他们继续支支吾吾。但是，这对于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基层党员和那些被他们的修正主义谎话欺骗的工人，应当是一个教训。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开始用最卑鄙的手段——不排斥教族主义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来孤立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它甚至吹嘘说，联合政府党派的三辆蒸汽压路机将把我们压倒。

如今，可笑的是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正是他们已

经陷于孤立，而一切有正直思想的人都承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说我们是正确的，决不是在摆架子。不是的。我们是希望所有上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当的人能够三思再思。你们已经上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当，这种思想把你们引入歧途。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犹如闪电一样，照亮了沉沉黑夜，清楚地暴露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质。

我们借此机会向所有上了现代修正主义当的人呼吁：抛弃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立场上来。不要再为一种虚假的威信犹豫不决了。这个问题较之重要得多。

必须打倒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锡兰和整个国际运动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只有到那时，革命才有可能朝着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

# 毛澤东思想照亮了全世界

纳·桑穆加塔桑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为歌颂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而作的一支朴素的歌曲开头的几句。这支歌曲今天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的国歌。其原因是，朴素的歌词里面包含着深刻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人口已超过七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她继承了伟大的文明，也许是最悠久的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个国家首先为全世界作出了许多新发明，如印刷，制造火药，等等。

但是，在今天，必须承认，中国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同志，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是定将影响人类命运的罕见的天才之一。他不是仅仅属于中国人的，正如马克思不是仅仅属于德国人的和列宁不是仅仅属于俄国人的一样。他们都是伟



大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活动和影响超越他们所出生的国家的边界。毛泽东思想的国际重大意义就在这里。

## 马 克 思 主 义

★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他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给人类的被压迫者制定了新的航向。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定律。但是他们生前势必不能看到自己的理想的实现。他们的观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时代，投身于革命运动。换句话说，他生活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革命的时代。他的伟大在于，他反对第二国际的头目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之流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的企图（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把他们叫作修正主义者），在一系列论战的著作中，坚强有力和光辉夺目地重新发现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真理，并且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以适应当时已经改变的形势，那时帝国主义已成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

## 列 宁 主 义

但是，列宁不仅是一个理论家。他还是一个实践家。他对国际革命运动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缔造了一个新型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成为进行十月革命的武器，这个党具有铁的纪律，受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没有机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武装起来，并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样一个党的帮助下，列宁领导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灯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列宁解决了一系列有关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大海所包围的国家中建立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他活得太短，来不及解决在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所有的问题。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提到了新的高度，因而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称作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尽管他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做了出色的工作，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和抵抗希特勒—法西斯的野蛮侵略，捍卫了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在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中苏联所起的重大作用，不仅使得社会主义扩大到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外，并且在世界上创造了全新的

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有利于拥护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力量。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人类的四分之一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向社会主义前进，因此这种变化就变得更有决定意义了。产生了一种有利于世界革命胜利的崭新的局势。

##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经过种种曲折的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显示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条件的才能。这样，他就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新的高度。因此，毛泽东思想并非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或不相关的。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不对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样。

在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长期斗争的艰苦曲折的道路上，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天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只有到今天才在国际上受到了欢呼。特别重要的是，他在人民战争和人民的军队以及必须从一开始就用武装的革命反对

武装的反革命的问题上作出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他对进行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贡献，即使连敌人今天也承认这种贡献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高的思想。

要在一篇短文里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的全部重要贡献，那是很难的。但是我特别愿意引用他所说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件主要武器：“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 革命成功的条件

在这条短短的语录里，毛泽东同志用罕有的简洁语言，概括了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革命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一）一个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领导，（二）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各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我们再次注意任何国家，特别是象锡兰这样的国家——在那里，现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欺骗了相当一部分群众——争取革命成功的这些基本条件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哲学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他

阐述了关于矛盾的学说。他天才地指出关于矛盾和对立统一的学说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根本法则。

## 矛 盾 法 则

简言之，这个学说意味着，运动是一切形式的事物所固有的运动，即发展，是由于不断出现的矛盾发展和冲突所造成的；还有，主要矛盾之间和每一种矛盾的各方面之间都存在着同一性和斗争性；通过发展中的矛盾过程，一种事物或者一种现象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正确地解理矛盾的法则，所以才能够清楚地预言，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阶级依然存在，因此，阶级斗争将是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将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整个历史时期里的一个特点。这种理解使毛泽东同志能够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步骤来防止重演在苏联发生过的事件——在苏联，由于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造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 文 化 革 命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对矛盾的法则的深刻理解，才

能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和自治区（除台湾省外）革命的政权机关的全部胜利建立，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天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力量之间的一场巨大的阶级斗争，这两种力量，一种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企图使中国回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的力量；另一种是由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司令部领导的、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国内革命力量的胜利，它是整个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胜利和鼓舞的泉源。中国得以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保存下来，这一事实是世界社会主义即将胜利的可靠的预兆。中国今天对世界其余地区来说，正如解放前，解放区对中国其余地区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伟大胜利，完全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这一革命的正确亲自领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 同修正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另一巨大贡献是，他在领导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列

宁在同当时的修正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中重新发现和重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一样，在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进行的大搏斗中，毛泽东同志重新发现和重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只要问一问自己：如果中国追随俄国加入了修正主义阵营，那末，国际革命运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样，他将能认识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同以苏共为领导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国际意义。这次大的思想斗争不仅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也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并注定了世界帝国主义连同其支柱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后失败。

因此，正如在列宁时代，谁反对列宁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一样，今天，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拥护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那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指针。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切革命者的任务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并运用毛泽东思想于本国的具体情况的原因。

我最好还是用××对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评价来结束

这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让我们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一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向中国致敬

在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向这个伟大国家的七亿人民，向他们的英雄的共产党和向他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他天才地领导这四分之一的人类通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斗争达到其目前强大的成功的地位——表示衷心的祝贺。

仅仅在十九年前，中国还是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玩物——世界上最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之一，它的人民十分贫穷，没有文化，过着非人生活。在这短短的十九年里，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之一，一个有着现代工业和机械化农业、有着象能够制造核武器的这样先进的工艺的国家。

尽管本国反动派强烈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实行背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中国还是做到了这一切。中国获得成功，完全是由于它的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的政策，他教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相信群众，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中国不但在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为世

界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它继续前进，通过毛泽东同志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向全世界指出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场革命现在已经全面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自治区（除台湾外）全部成立了革命的权力机构。要感到这场革命（这是当代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大事）的全部影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由于新的教育革命，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预料新的教育革命将在中国引起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中国一贯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因此还获得了一切革命者的感激。最近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说明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这次侵略向所有正直的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今天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指南和鼓舞力量，北京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已成为世界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总之，中国是世界的希望。我们向它致敬。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 桑穆加塔桑在錫中友协举行的 庆祝我国庆集会上的讲话

錫共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在錫中友好协会九月三十日为庆祝中国国庆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

錫共总书记桑穆加塔桑在科伦坡新市政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说，在较短的十九年的时间里，人民中国成了一个世界大国。

十九年前，中国是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玩物。今天，它是一个有着现代工业、机械化农业和能生产核动力这样的先进技术的国家。这种成就是在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和美帝及其仆从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取得的。

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正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使他的人民懂得自力更生和相信群众的重要意义。

据说比中国早一年获得政治独立的锡兰仍然拿着一个讨饭碗在世界上奔走，陷入重重危机，而中国不欠任

何国家一个铜板。食品的价格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在拥有七亿多人口的一个国家里不存在失业。她的经济正在向前跃进。

中国不仅为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干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榜样，而且还教导世界人民如何防止象在苏联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如何保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代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事件。这是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动势力和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由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司令部领导的力量之间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今天，这场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除台湾省外)所有的省和自治区都胜利地成立了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个胜利不仅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保住了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使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更加接近了。

中国文化革命的胜利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巨大打击。这也是对国际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激励和鼓舞。

今天，中国是世界的希望。中国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意识形态斗争，因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

民取得鼓舞力量的源泉。

（原载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共运参资》）

## 工人必須为終結資本主义而战

纳·桑穆加塔桑

最近，澳共（马列）周刊《先锋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该文断言，“工会正如它现在所起的作用那样，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与资本主义制度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正如目前工会所做的那样，工会帮助资本主义永存下去”，“工会结构和各工会中央机构是束缚工人主动性和斗争性的沉重枷锁。”

许多正直的工会工作者也许难以接受这样的评价。然而，我们必须尽力理解这项评价的真实含义，并根据我们锡兰的经验加以检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鉴于锡兰工会联合会在其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使它的全体成员政治化的决议，这对锡兰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尤为重要。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的作用问题。

工会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后才兴起的。自然，工会最初兴起于英国，因为资本主义首先诞生在英国。工会是工人用来反对并减轻资本主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一种尝试。开初，工人并不完全懂得造成他们悲惨境遇

的真正原因。他们以为，造成他们悲惨境遇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新的机器。因此，曾出现一种谋求砸碎新机器的浪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疾病误诊的例子。

但是，工人们逐渐懂得，只有联合起来，他们才能使他们的劳动力获得较好的报酬。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懂得，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地与他们的雇主讲价钱的话，那么他们就能为他们每日出卖给雇主的劳动力取得较好的价钱。

这样，工会便兴起了。开始时，工会只能秘密组织，因为雇主不容许工会的存在。在一个多世纪中，英国的工会遭到了严厉的镇压。法律禁止工会，工会的少数领导人甚至在绞台上被处以极刑，而许多领导人则被囚禁。

## 僱主采纳工会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雇主逐渐地改变了他们对工会的态度。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工人所进行的坚持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更有远见的和狡诈的雇主认识到，他们能够将工会组织变为依附于资本主义的一件附属物，就是使工会组织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体上在诸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工业发达的国家都发生了这一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工人占总人口的相当数量。尽管时时发生戏剧性的冲突，雇主和国家仍然对工会加以承认。工人付出了大笔钱作工会会费。在有了大笔工会资金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工会官仔，这些工会官仔跟资本家一样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这一道理是简单明了的。他们已成为资本主义结构的一个部分。他们对资本主义是亦步亦趋。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的工会官员是领取工资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工资甚至比他们在谈判桌上遇到的雇主还要高。

在锡兰，这种趋向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进展，但有一、两个工会例外，如锡兰工人大会和锡兰商业工会——这两个工会都享有使用他们的会员的会费的特权，这些会费由雇主从工资帐中扣除后交给工会。

工联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卡尔·马克思在很久前说过：“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他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 工联主义的弱点

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一切工联主义的弱点所在。每个工人务必要认识到，通过工会斗争，我们并不是跟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进行斗争，而仅仅是和这些阶级的病症作斗争而已。我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跟这个制度所产生的结果作斗争而不是制度本身。资本家是乐于使这种局面永存下去的。这就是聪明的资本家支持改良主义的工会并与之达成形形色色各种协议的原委。

当我们为要求诸如每日增加一卢比工资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只是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结果作斗争而已。不仅如此。我们是在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换言之，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工会斗争的真正所作所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内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而斗争。工会斗争并不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挑战。这就是工会斗争蜕化为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而最终变成支撑了资本主义的原因。

当然，工人所赢得的一切工资增加都立即被雇主用更紧张的劳动，更严格的监管以及普遍的涨价化为乌有。因此，工人老是处在原来的贫困的处境。

所有工人务必要懂得的是，他们所遭受的悲惨境遇

是由于资本家阶级进行剥削所造成的。工联主义把工人的斗争只限于谋求减少这种剥削，而不是为终结这种剥削而斗争，即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并以社会主义代替它而斗争。这是工会斗争的致命的局限性。

## 为终结剥削而斗争

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反对工会斗争或拒绝参加工会斗争。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帮助他们进行争取眼前利益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工人才会认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并认识消灭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必须运用工会斗争对工人进行教育。将我们自己停留在永远局限于工会斗争这一阶段中才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带领工人前进，并在一定阶段把经济斗争变成由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假如我们这么做，那么我们就是在做革命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

在锡兰，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在一九五六年之后，随着劳资法庭的建立，以及劳资争端更多地交付产业法院进行仲裁，工人就一直靠改良主义过日子。不是教育工人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进行罢工，而是依靠那些在劳

资法庭和产业法院能够为他们的案件进行辩护的聪明的律师和能干的工会领导人。

我们也不得不依靠这些改良主义的机构，这是因为我国的工会存在着敌对状态和不团结现象，也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工人之外，（这些工人的政治觉醒已被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扼杀）另一个原因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恰当地估计到这些机构在工人中所产生的改良主义影响。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继续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当然，我们中的一些干部以及我们的一部分时间应该用来从事工会工作。在一个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也不要以此作为我们领导干部的首要任务。我们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该用来艰苦地准备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采取革命的行动以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就容易陷入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虚伪的立场中。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锡兰工会联合会在率先跟现代修正主义和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中，和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原则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其它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内，工会领导是最先屈从于现代修正主义的，锡兰的情况则相反，这是锡兰工会联合会及

其领导的光荣。在这里，正是共产党内的工会领导人领导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成功地使锡兰工会联合会继续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下的最大的群众组织。

总之，锡兰工会联合会在这方面的贡献要比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重要得多。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应该在使工人阶级政治化方面继续前进。

工会工作应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来考虑。这样就能够使我们和工人保持联系并在领导他们争取经济要求时，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满足。我们应该使工人充分政治化，并使他们在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剥削制度本身这方面做好准备。我们不应该仅仅教育工人为增加工资而斗争，我们必须更往前去，领导他们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 毛澤东思想使十月革命 的理想发揚光大

## ——錫共中央政治局声明

本周，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纪念标志着人类历史转折点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五十一周年。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通过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代之以工人和农民的统一，即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曾有许多资产阶级“专家”预言过，这样的尝试是不会成功的；沒有地主、资本家，社会就无法治理。然而，这一尝试的确是成功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克服了国内外一切障碍，成了照耀着一切被压迫人类的灯塔，成了曾数次妄图在血泊中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资产阶级的威胁。

苏联是因为得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对第一个工人的国家所给予的支持，并由于得到了最初以列宁为首，接着以列宁接班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约瑟夫·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英明与正确

的领导才获得成功的。

自十月革命以来，国际革命运动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其它一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曾以俄国工人为榜样，推翻了自己的剥削者。然而，运动却经历了反复与起伏，失败与成功的过程。

但是，国际革命运动所遭到的最为严重的挫折是在十月革命的故土，列宁，斯大林的故乡所发生的悲剧。在那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已经篡夺了国家政权，改变了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进程，并导致了在苏联逐渐地复辟资本主义。

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堕落为现代修正主义和它对其它许多党的影响，以及它最后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如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赤裸裸的侵略所表明的那样），所以国际革命运动有必要重温伟大十月革命所教导的革命真理，以使国际革命运动获得新生。

## 十月革命的教训

我们要从十月革命中吸取哪些教训呢？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将理论变为实践，将梦想变为现实，由此而证明，虽然没有资本家和地主，社会仍然能够治理。这对各国工人和其它一切被剥削的人民是巨大激励与鼓舞的泉源，现在他们获得了信心，他们看到了如果

正确地学习与领会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俄国办到的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同样也能办到。

然而，今天应该强调的十月革命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只有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其它手段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剥削。剥削阶级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把他们踢出去。

尽管赫鲁晓夫在十二多年以前就发表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证。

然而，相反的事情却多次被证明了。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强大到足以试图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夺取政权的时候，统治阶级就放下一切民主的伪装而依靠赤裸裸的专政。印度尼西亚便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资产阶级统治，无论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君主政治，或是资产阶级民主，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式；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它们都是资本家和地主用来压迫工人和农民，并使它们继续受压迫的国家机器。

## 真正的权力所在

在所有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权力并不是象资产阶级辩护士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胡诌的那样，是在议会中，而是在政权的镇压机构中，即军队、警察、司法机关、法律制度、监狱以及高薪的官仔等等。这些人，这些机构从不受选举的支配，不管政府的更选，他们依然如故，也正是这些人，这些机构真正的治理着国家，左右着国家的大部分的决策。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列宁教导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是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镇压机器，并用他们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来取而代之的道理。显然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议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议会只不过是一件装饰品，只是用来掩盖赤裸裸的资本专政的一块面纱。资产阶级民主所给予的自由是用来欺骗群众，麻痹群众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所在，即武装部队转移开去的一种手段。这是企图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也是以制造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幻想来掩盖对工人阶级残酷镇压的一种图谋。这是企图用空谈斗争来取代武装斗争。企图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给予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以一个



特权地位来腐蚀他们，使他们变成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殿堂上的膜拜者。

## 革命的暴力

由此可见，应从伟大十月革命中吸取的重大教训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地主用以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剥削的反革命暴力只能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革命暴力来对付和推翻。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办法。当我们今天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又一个周年的时候，锡兰一切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要反对并消除平等社会党领导人及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用来麻醉群众的议会幻想，并把群众争取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原因就在这里。

## 需要有一个党

必须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要取得任何革命的成功，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必须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来领导他们。正如一个军队需要一个总参谋部一样，工人阶级也需要有一个政党来领导它。事实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就是关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这样一个党要对工人阶级发挥有组织的、有纪律的、集中的和马克思主义

领导的作用。正是因为列宁成功地缔造了这样的一个新  
型的党——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他才能领导十月革命取  
得成功。

毛泽东同志也强调需要建立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工人  
阶级取得胜利。他说：“**即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  
党。**”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  
武器时，他把“**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放在首位。

鉴于某些人图谋宣扬小资产阶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  
古巴“革命路线”，这一路线否定建立一个领导革命的  
马列主义党的必要性，所以有必要强调必须从十月革命  
中汲取这一教训。一些修正主义党，特别是拉丁美洲的  
修正主义党堕落到现代修正主义的虚伪立场，并不能说  
明否定工人阶级必须有一个马列主义领导的图谋是正确  
的，答案在于建立一个能领导本国革命的真正革命的  
马列主义党。人们不会把孩子和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

### **堕落到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竟然在列宁缔造的，并且成功地进行  
十月革命的苏联共产党内得势，这是异常不幸的。这就使  
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能够滥用苏联共产党在列宁、

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崇高国际主义威望来强逼许多共产党接受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虚伪理论。在苏联的指挥棒失灵的地方，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鼓动，并强行制造分裂。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盘石的团结，到赫鲁晓夫被他的修正主义同伙废黜时已被破坏殆尽。由于在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领导下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赤裸裸的侵略，今天甚至现代修正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是四分五裂，处于绝望的境地。

在修党内，多中心论进一步发展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拼凑一个反对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它马列主义党的所谓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阴谋正如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预见到的那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 资本主义复辟

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今天已经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他们增加了集体农民自留地的数量，在农村中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他们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刺激的原则，造成了经济混乱，罢工和失业。他们允许外国垄断资本剥削苏联工人。

在政治上，他们在所有外交事务中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以达到由这两个大国统治世界的目的。他们叛卖了一切民族解放战争。例如他们叛卖了最近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在越南问题上，他们在给越南人民虚假的支援的同时，事实上却为美帝效劳，疯狂地谋求扑灭越南的革命烈火。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参加了世界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他们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互相配合，用军事基地包围中国。他们给予印度反动派和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刽子手以军事和其它方面的援助。

苏联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是不能宽恕的侵略罪行。这次入侵最终宣布了现代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彻底破产。它暴露了这些集团是社会帝国主义者，也暴露了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就是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存在的那种矛盾——正如任何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一样。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一下子就将列宁、斯大林自十月革命时期以来为苏联赢得的巨大威望丢光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已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叛徒。

## 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苏联修正主义分子通过他们的分裂活动，通过鼓吹跟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跟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这些错误的理论不仅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泯灭了国际工人阶级某些部分的革命精神。

现代修正主义的这一切所为，使帝国主义者拍手称快。这就是列宁在当时把修正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一股力量的原因。实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是作为摇摇欲坠的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支柱而起作用的。这是世界帝国主义在它们灭亡时所依靠的来自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然而，事实是，一棵老朽的树木需要一个支架来支撑并不是它有力的表现，而是软弱的表现。砍掉这个支架，是推倒这棵树的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分割的原因。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现代修正主义已不能为所欲为。各国马列主义者反击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头的是以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国际革命运动从这两个党，特别是从毛泽东同志为捍卫马列主义正确原则的斗争中所领受的恩情是无可估量的。

毛泽东同志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卓有成效地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虚伪立场，而且，通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途径，指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

## 文 化 革 命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其影响比十月革命更为深远。文化大革命不仅在中国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它维护了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基地，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更加接近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省份和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胜利，也是国际革命运动的巨大胜利。

现代修正主义并不是新东西。诸如伯恩斯坦、考茨基这类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就抛弃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内容，企图篡改马克思的学说。在激烈的论战的过程中，

重新发现和重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革命真理的责任就落到了列宁的身上。

今天，列宁正遭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死后所遭遇到的同样情况。现代修正主义者抛弃了列宁的革命学说，企图篡改他的学说。今天，重新阐述马克思、列宁所教导的革命真理的责任已落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上。毛泽东同志在当今马列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过程中，强有力地 and 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 毛泽东思想

正如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时跟当时的修正主义者论战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度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伟大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在具体地领导中国革命通过一切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新的高度。今天，我们把这称为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是世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的伟大理想正由毛泽东思想加以发扬光大。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条件下，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人不可能是——马列主义者的原因。

马列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绝无任何让步、妥协可言，也决不能将两者搞在一起。谁要谈论在这不可调和的力量之间实现团结，谁胡扯要在这两种力量间保持中立，他就不仅是一个伪君子，而且是在滑向现代修正主义的斜坡上，迈开了第一步。马列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已把十月革命的旗帜扔进了泥潭。正是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已被扔入修正主义泥潭的十月革命红旗举起，今天我们正高举着这一面一切被压迫人类的旗帜。我们马列主义者才是十月革命的真正继承者。我们将使伟大十月革命的理想发扬光大，使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 越 南

看来在国内外都有这么一些蠢人，他们想要大肆称赞美国总统宣布美国停止轰炸北越。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状态。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会把自己列入这群人之中的。

假设有一个匪徒进入我的家，使用武力占领了半栋房子，并且扬言还要占领另外半栋，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把这两部分房子内一切贵重的物品都毁坏了。假设由于我的激烈抵抗和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反对他，这个匪徒宣布他无意占领另外半栋房子，而他却仍然呆在我的半栋房子里。我是应该向这个匪徒表示感谢呢，还是应该把他从另外半栋房子里赶出去？

如果这个匪徒该受到称赞，那么匪徒约翰逊也该受到称赞。

但是，让我们清醒地看看这个情况吧。约翰逊被迫要求举行和谈，因为在越南人今年的春节攻势中，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卫星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能够在和谈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帮助。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说服北越人同屠杀他

们的刽子手坐到一个会议桌旁。

但是会谈不能够令人满意地进行。同时，美国总统选举在临近。约翰逊希望通过宣布停炸给他的党的总统候选人汉弗莱以支持。按照我们锡兰的话说，这是选举“贡杜”。（“贡杜”是锡兰语，意为骗局——编者注）

每当美国总统选举临近时，候选人是保证要和平并且要“把士兵调回来”以便欺骗选民。人们记忆犹新：在上次总统选举中，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的贩卖战争的政策而保证要在越南实现和平。但是，他在赢得了选举胜利后，却执行戈德华特的政策。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两个主要政党之间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或区别。所存在的区别是半斤和八两之间的区别。甚至美国公众看来也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因此，可以肯定，一俟总统选举结束，美帝国主义就会恢复对越南的侵略政策。遗憾的是，北越人看来不了解这一点。

北越人同意举行巴黎会谈并且同美国刽子手握手而且同他们一起喝咖啡——这与朝鲜战争后举行的板门店会谈期间没有一切风趣形成对照——这给予他们自己和国际革命运动严重的打击。他们由于同意同西贡傀儡政府代表会谈——虽然后者拒绝参加会谈——加剧了这一打击。看来似乎他们还愿意考虑在越南南方成立联合政

府的主意。

这是国内修正主义力量和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压力的结果。我们只能感到遗憾，英勇的越南斗争落到这个可悲的地步。但是我们对越南人中的革命力量抱有信心。我们毫不怀疑，他们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拒绝一切妥协。

越南问题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滚出越南而让越南人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不可能存在谈判的必要性。因为谈判意味着，一个问题有两方。越南问题没有两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俟美帝国主义分子撤走，就不可能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越南问题只能在战场上而不是在会议桌上解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共运参资》）

## 欢呼中国党的公报

上星期我们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这个公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我们请读者加以认真学习。公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和各自治区（除台湾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公报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捍卫和巩固，标志着中国保存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它同时表明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反动势力的彻底失败，而这种复辟在苏联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其他国家已经发生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这些胜利，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英明的和亲自的领导。这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许多反动的和修正主义的预言家，他们象凶事预言家一样，预言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政府状态”而注定要覆灭。当这些老爷们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目前的巨大胜利时，真是有苦难言。而全世界的进步和革命运动则把这些胜利当作它们自己的胜利来欢呼，并且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和激励，从而在本国展开革命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刘少奇及其黑帮为首的反动修正主义势力为一方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革命司令部为另一方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向中国人民指出了怎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把革命向前推进。这对于现在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着的一切国家里的革命者来说，是重要的一课。

中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大加强。它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在政治上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了。由工人和下中农（原文如此）领导的教育制度革命已经开始。一场巨大的工业革命在进行中。

一切革命者都欢呼这些胜利，都欢呼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正如这个公报所指出，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两个当代最反动的势力已经被揭露了，并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处于分崩离析之中。

人民中国带着它的革命讯息，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灯塔。今天的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毛泽东同志是世界革命当然的领袖。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 世界工联——苏联修正主义的工具

桑穆加塔桑

如果一定要找证据来证明世界工联近几年来已堕落为苏联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的话，那么，在世界工联最近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于柏林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央理事会上，这方面的证据真是俯拾即是。

这次会议原订于十月二日召开，由于以苏联为领导的五个华沙条约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发生后在世界工联的领导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混乱而不得不推迟。但是，当世界工联这次被推迟的中央理事会议在柏林举行时，会议的议程却没有关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议题，尽管阿尔巴尼亚的工会曾要求将这一议题放进议程内。

不仅这样，世界工联副秘书长在他向中央理事会所作的主要报告中，也只字不提这一曾遭到全世界谴责，并在世界工联的队伍内部引起争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更有甚者，世界工联执行局在这次中央理事会议召开之前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根据捷克工会内的捷奸领导人的所谓请求，竟然决定禁止中央理事会对捷克问题进行任

何讨论。

世界工联第十八届中央理事会议的整个过程使人联想起将脑袋藏在沙子底下的鸵鸟，它以为这样就沒有人能看到它了。

我以锡兰工会联合会在中央理事会的一名理事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中央理事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工会的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锡兰工联的声音就成了会议内唯一反对世界工联领导人所举行的亲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呼声。

毫无疑问，在世界工联领导中的几个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最突出的矛盾是，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朝鲜人等各自举行不同的路线。但是所有这些都心安理得于他们在主要问题上弃权的做法。没有一个敢于在会上提出关于侵略捷克的问题，也没有一个敢于投票反对主要决议。

我由于对大多数发言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奴颜卑膝的态度感到厌恶，在会议的第三天才交去了我的发言稿。

（那篇未发表的讲话同刊于本页上。）在我交去发言稿后还不到一个小时，世界工联的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就约见了，他很客气但同时却坚决地要求我修改我的发言稿——要求我删去一切有关谴责苏联侵略捷克的段落。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不能违背我的政治良知。但是，他却坚持要我非改不可，作为表示对这种做法的抗议，

我干脆不发言了。

当主要决议提交表决时，我就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央理事会作了发言，向大会说明了我投票反对这一决议的四点理由。这四点理由如下：

（一）我不同意世界工联领导所奉行的政策的总方针。

（二）我不能参与一个在暗地里策划旨在掩藏坏事的协议，这一协议掩盖了全体代表心中所最先考虑、同时也是造成世界工联队伍内部不团结的一个主题。

（三）我不同意在阿拉伯问题上所提出的要求准则，这一准则只限于要求以色列军队撤退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阵地。世界工联应该支持解放巴勒斯坦的要求。

（四）我对没有就印度尼西亚的局势进行适当的探讨表示遗憾。

由于上述四点理由，我投票反对主要决议。很多代表就此私下向我表示祝贺。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阿拉伯人代表，对我支持解放巴勒斯坦的要求表示热烈祝贺。

整个会议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世界工联本身所引以为荣的这占第一位的工会组织，在发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还不到四个月召开的会议上，竟然不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的讨论就散会，这一事本身就足以说明



了这个曾经一度是富有战斗性的强大的组织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今天，世界工联已经变成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驯服的和唯命是从的工具，并且也反映出了它所奉行的阶级合作政策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原载锡共《红旗》周报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 一篇未能发表的讲演词

桑穆加塔桑

亲爱的同志们：

对于我是否应该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这次中央理事会的讨论，我思想上一直在进行斗争。因为我知道我是处于和大伙合不来的一种地位。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了要到会议上发言，因为我不想让人将我的沉默当作是我认可了在这次中央理事会上所作的主要报告。

我的发言首先从我不同意世界工联领导所奉行的政策的总方针说起。我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工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详细说明了我的组织的立场，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加以重复。

但是，对于某些要点，我想简单谈谈。首先，我要着重抗议会议没有讨论由苏联领导的五个华沙条约成员国发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

就不讨论这一问题所提出的理由如果不是虚假的话，就是荒谬的。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世界工联的领导不想在这一问题上暴露出它的队伍中的不团结现象。这真是荒谬透顶！难道世界上就不知道在这一问题上存在

的不团结了吗？你怎能以不加讨论这一问题和将这一问题藏在地毯下而将不团结修补好呢？

世界工联的领导当它们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会时，是否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呢？另一方面，难道它没有滥用它们在世界工联领导机构中的暂时多数，和反动派一道来诽谤由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而正是这次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防止了在中国出现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统治下的国家所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使中国保留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为什么要采取两种标准呢？难道我们害怕谁吗？我知道，指挥棒现在不能使人百依百顺了，指挥棒已无法再指挥一个统一的修正主义的乐队了。然而，它似乎仍能使人不敢说话。

但是，我拒绝参与这一暗地策划旨在掩盖坏事的协议。我抗议中央理事会不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我也不能同意在阿拉伯人民斗争问题上的要求准则。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到强的一个产物。它是插在石油丰富的阿拉伯世界心脏的一把帝国主义的尖刀。我们的要求不应只是要以色列的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而应是让巴勒斯坦获得完全解放。

我深感遗憾的是，会议对在苏哈托—纳苏蒂安政权

统治下，笼罩在印度尼西亚的法西斯恐怖竟然提也不提。

我们的数十万名同志已被谋杀在血泊中——其中包括一位曾担任世界工联副主席职位的领导人。今天那里的同志正在非常艰苦的条件和武装恐怖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谴责笼罩着印度尼西亚的法西斯恐怖，并宣布我们和印度尼西亚工人和进步人民的团结一致。

由于时间所限，我就只谈这几点。同时我也希望说明一下，正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理由，我将投票反对在主要报告基础上作出的决议。

（原载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锡共《红旗》周报）

## 开罗会议——修正主义者的骗局

纳·桑穆加塔桑

修正主义领导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总部在开罗）和也是修正主义领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已宣布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开罗召开“第二次支持阿拉伯人民国际会议”。

在锡兰，很多人知道这次会议，是由于反对党领导人、锡兰自由党主席被列为会议发起人之一，而且要亲自出席会议。其他的发起人有“左派”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著名的修正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开这次会议，几乎完全是由苏修出钱。班达拉奈克夫人曾经毫不含糊地谴责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并宣称她不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而竟然掉进现代修正主义者给她安排的圈套，去支持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开罗演出的这场戏，这是令人奇怪和令人遗憾的。

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召开这次会议，是企图削弱阿拉伯人民为巴勒斯坦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志日益昂扬的革

命运动。这是一个反革命的企图，其目的是造成可以达成某种解决办法的局面，根据这种解决办法，阿拉伯人民将被迫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而这是到目前为止阿拉伯人民一直正确地拒绝承认的。

在中东问题上互相勾结的苏修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怕得要死，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突击队已经使以色列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苏联修正主义者渴望苏伊士运河开放，以便苏联舰队能够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为此他们同以色列举行了秘密谈判。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苏修统治集团对阿拉伯人民的政策是假支持真叛卖的政策。我们决不要被苏联把军火和其他武器卖给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作法所迷惑。那是一种控制这些国家的最可靠的办法。他们对越南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其目的是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迫使越南人同美国刽子手坐在一个会议桌上谈判。

只要回顾一下一九六七年六月份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就会想起苏修集团的卑鄙行径。苏修统治集团多年来一直在口头上假惺惺地表示支持阿拉伯事业，就在侵略发生的前几天，它还发表声明说什么，谁要是侵略阿拉伯国家，谁就会立即遭到苏联的反击，可是当以色列进行侵略的时候，苏修统治集团却没有给予阿拉伯人丝毫帮助。当时声明无条件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唯一

的大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情况是，在中东危机之前，苏美就进行了勾结，并且在不断进行勾结。美帝叫它的走狗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使人措手不及的突然袭击，对阿拉伯领土尽量多占领，而美帝则会在苏修统治集团的帮助下，通过联合国强行实行停火。后来果真发生了这种情况。

苏修统治集团犯了这种叛卖的罪，今天怎么能冒充阿拉伯事业的支持者？他们最近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残暴的侵略，这就使他们更没有这种资格了。一个侵略者怎么能指手划脚指责另一个侵略者？锡兰自由党领导跟一批侵略者一起指责别的侵略者，它如何能为这种立场自圆其说？整个事情就是一出大丑剧。

也不能不看到，开罗会议将把自己局限在联合国安理会所提要求的框框内，安理会的要求就是，以色列军队应该撤到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所驻的阵地上去。应当着重指出，修正主义者及其在开罗集会的同路人不愿意支持阿拉伯人普遍要彻底解放巴勒斯坦的要求。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插在盛产石油的阿拉伯世界心脏的一把匕首。只有彻底解放巴勒斯坦，才能割掉在阿拉伯世界中心的这个帝国主义脓疮。谁不支持解放巴勒斯坦的要求，谁就不是阿拉伯人民的真正朋友。

只有当阿拉伯人民，象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懂得要依靠自己，分清

真朋友和假朋友，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更加革命的领导，和对暂时强大的敌人实行人民战争的策略，才能实现巴勒斯坦的解放和确保阿拉伯人民受到公正的对待。

现代修正主义者通过开罗式的会议，来把亚非人民引入歧途和破坏他们的团结和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任何阴谋，都决不能得逞。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参资》）



# 致从新修正主义者中分裂出来 而組織和团結在全印协调 委员会內外的革命者們

納·桑穆加塔桑

这是一次兄弟般的通信。它不带任何傲慢情绪，而是以一种应有的谦逊态度，试图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锡兰革命者的经验介绍给以同样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印度革命者。

锡兰革命者深深地感到，锡兰革命的命运是同印度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急于向你们介绍他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新修正主义者决裂，并试图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些经验，以便在印度不再重复在锡兰所犯的错误。

印度共产党（曾为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和锡兰共产党（它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成立的）都是不幸的，因为在成立初期，两党都严重地受着大英帝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而该党甚至在赫鲁晓夫之前就是修正主义的了。曾去牛津和剑桥求学的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在英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他们回来后对两

党都发生了恶劣的影响。在这方面，锡兰共产党比印度共产党所遭受的损失更大，这部分地是由于托洛茨基主义在锡兰有着强大的基础这一事实。不管其领导坏到什么程度，印度革命者仍然有着从事革命活动的伟大传统。

尽管如此，这一点还必须认识到，即英国党所积起来的一切修正主义灰尘——举行公开的大会、公开做每一件事和发给党证的习惯，以及议会主义等等，都进入印度和锡兰了。

因此，今天接受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理论的印度和锡兰革命者，就遭受着同样的不幸——他们都是从修正主义的党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些党早在赫鲁晓夫将种种修正主义理论变为成套的理论之前就已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实行修正主义的理论了。结果，即使我们在政治上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决裂了，甚至还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我们仍然未能完全割断使我们在组织上同老党相联系的脐带。这就是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很难离开修正主义者给我们造成的旧的组织轨道。这是我们必须给以注意的严重问题。

从党内分裂一开始和我们自己重建马列主义党时起，锡兰党就很不注意党应让谁参加它的队伍这个问题。不仅是那些曾被吸收到老党内的糊涂的非马克思主

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于那些有意混进来的人也钻入了党内。事实上，就是所有咒骂赫鲁晓夫和当地修正主义者的人都受欢迎。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警惕。这证明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使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不得不再次把谷糠从谷粒中分出去。

这里我们想冒昧地提出一个意见，我们希望它将作为一个意见被采纳，而不是作为一个肯定的结论。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去年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完全地全面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之后，也就是我们接受了武装斗争和建立一个能够成为实行武装斗争的武器的秘密的革命党这一前景之后，我们注意到了两种情况。

我们的许多同志是老党时期被吸收进来的，就是说，他们入党后就受到修正主义的熏陶，现在，他们意识到党要认真干了，要准备进行一场革命，其中一部分人就走上右倾的道路，不做任何工作，而让自己坐视旁观，即离开了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则滋长了极端革命和宗派主义的倾向，批评领导不采取充分的步骤前进，进行违反党的纪律的无纪律的活动，致使自己陷于这样的境地，即党别无他法，而只好将他们开除出党。这样，他们同样离开了革命运动。

从这里要记取的教训是，很多在老党时期被吸收进来的老同志，沾染了修正主义的组织习气。他们很难使自己的思想从公开的议会工作转向为武装斗争做好秘密的

准备。即使他们接受武装斗争这一前景，也是机械地而不是全心全意地接受的，这些人就可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在我们必须尽量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和革命实践来尽可能多地挽救这些老同志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着重吸收新鲜血液，特别是青年，他们能带着正确前景进入党内。着重吸收青年是重要的，他们是能够进行革命的一代。他们有着革命的勇气，而不会受到诸如对家庭尽义务和身体不好这一类事情的妨害。我们必须在他们当中，特别是在工农青年当中扎根，大胆地吸收他们入党。我们必须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劝告，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一点对我们两党来说甚至要比中国党更加重要。决不能认为这是对较老的同志大肆进行谴责。

我们认为，今天在印度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不必重犯在锡兰犯过的某些错误。特别是不必公开宣布要建立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新党。毫无疑问，一个新的革命的党是必须建立的。但是不要通过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宣布。我们的同志不要从国会或邦议会中退出来，而通过资产阶级报刊宣布，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做革命工作。事实上，让记者招待会去谈论组织问题的做法是必须受到严厉谴责的。

我们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进行暴力革命，这不能够在警察的鼻子下面进行。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秘密地

组织起来，不让警察知道我们的活动，我们不要公开做任何事情或不必要地暴露我们的干部。在我们的报纸上或会议上每暴露一个名字，就等于在将来给那个同志判处了死刑。

武装斗争不是开玩笑，我们不能象玩游戏兵一样玩它，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第一步是，我们的同志对这个前景要有思想准备，对毛泽东思想要有透彻的理解。第二件事是组织上的贯彻，即把理论变为实践。我们决不允许我们说的和做的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这将导致左倾宗派主义。

把党的中心转移到农村的理论，派遣领导同志去到构成印度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中工作的理论，发动农民以便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一支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以及只有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才能胜利的前景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必须适当地掌握。

正如列宁所教导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时，革命的理论也只有用实践来检验。没有党就不能有斗争，没有斗争，党也不能发展。我们不能容许在革命和实践之间筑起一座长城。

同时，我们要警惕革命的急性病，这是中等阶级思想情绪的一种反映。正如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

就必须有准备，而不能无计划地进行。

革命活动必须耐心地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着眼于党员群众。我们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取得轰轰烈烈的成就。我们还必须去掉组织不必要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习惯。这些都有点象出商业广告的形式。如果一个人每天登广告说他要生产鞋子，但他一双也没有生产出来，那别人会怎样看他呢？

我们认为，印度革命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保守自身的秘密，不使自己暴露而建立一个秘密的党。即便全国都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有关系，让我们秘密地组织起来。

我们将我们的“九大”报告摘录一部分如下，它可能对我们的印度同志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要求不要盲目地加以接受，而只是接受那些符合印度革命实际情况的东西。

“在建党问题上，还有一、两个方面须要讨论。我们已经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同志在回顾印度尼西亚同志所犯的错误时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既不应该公开地暴露自己的计划，也不应该让它的全部力量暴露给敌人。他们指出：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的目的之一，就是设下圈套，让革命者暴露他们的计划和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警惕这一点。

“即使是在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一个马

克思列宁主义党也必须善于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绝不要公开泄露党的全部计划。也不要使党的全部干部和党员暴露给敌人。

“只要我们从我们头脑中清除一切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那就会很清楚；政权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

“如果我们了解这点，并且了解到准备以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是党的主要任务，那么我们也必须清楚地了解，准备革命不能在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关的鼻子下公开进行。如果任何政党认为它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来进行革命，那就是可悲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必须非法地进行，不管那个党是否被宣布为非法。当然，如果那个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那就沒有其他选择，只有非法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这点必须成为我们建党的基本方面。我们必须从其他党，特别是从印尼共产党的错误中学习。这个党信仰合法工作，以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自由来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反动派是怎样干的？他们利用印尼共产党人享受的民主自由而把一切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把整个领导和党的机构都置于他们的审查之下。当适当时机到来，这些反动派残酷地进行攻击，一举歼灭大部分的党员和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从这个悲剧中吸取教训。

“光讲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同修正主义的组织方法决裂，并且学会准备革命。这只能非法地进行。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党的非法工作应当是它的主要工作。不能把职能分开来，这样会发展成为两个党的情况，一个是合法的党，一个是非法的党。不，不能有两个党。只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只能有一条政治路线，一个战略和不同的策略。换句话说，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形式必须一起存在。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共产党必须非法地建立，非法地进行工作。这样的非法党可以进行一定形式的合法工作，例如，它可以提出几个党员去竞选议会议席。或者指定一些干部去作工会工作。但这种工作不应当是它的主要工作。主要工作应当是非法的，即为革命进行秘密准备。党应当从非法的地位来控制和指导一切活动，即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活动。

“党员所受的锻炼应当使他们能够在任何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即使我们确实知道警察没有对我们监视跟踪，我们的同志必须学会进行他们的活动（秘密开会、等等），好象警察在监视跟踪那样。只有这样才能使它成为他们的生活和正常行动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绝不应公开举行。它们不应当宣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



治局委员的名单。甚至县委委员的名单也不应泄露。有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同志也同样不能泄露。

“即使资产阶级有时看起来是自由宽大的，但是关键时刻一到，它就残酷无情了。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小心谨慎，秘密地建立我们的组织，那么革资产阶级的命的将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杀无产阶级的头。

“为了对这点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把它付之实行，我们必须使党员不仅对资产阶级的残忍有所了解，而且还要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有不可磨灭的仇恨。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了解秘密工作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们必须了解，我们所进行的是同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构针锋相对的斗争。

“因此，一切形式的组织联系应当是秘密的和牢靠的。为了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如出版报纸，或竞选，党成立其他的组织形式。但是不应当把合法工作当作主要工作。一切党员毫无例外地秘密地进行工作，而党的一切形式的活动，不管是合法的、半合法的或非法的，都必须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以武装斗争来向资产阶级进攻。

“武装斗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应当轻率看待。不应当把它当作儿戏来看待。这就是为什么党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和军事上进行准备。我们必须小心注意，党的主要工作不应当让警察知道。我们不应当

对我们党的活动大叫大嚷。

“因此，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找到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最合适形式。当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甚至那些合法工作的人，也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在前头牺牲品。他们一方面作合法工作，同时必须准备需要时改变作非法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应当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看作是统一的东西，组织上联系着的。这些工作应当互相协调，而不应互相分离。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任务和形式是不同的，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它们的）活动是不同的，但必须从一个中心来进行指导。

“除非我们的党掌握这些基本事实，了解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非法的，即为革命而作秘密准备，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

“这些重要教训是我们党必须记取的。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修正主义的工作实践，完全公开达二十年以上，这些是我们必须记取的艰苦教训。如果我们不纠正这种严重的错误，它会成为我们的危险。对那些已经暴露了的同志，没有什么办法可补救。但是党必须在将来不暴露任何新同志，除非有必要而且有关的党小组作出决定。

“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政府雇员有一种习惯，自由地到党的办公处来（办公处外面充满着侦察处的人员），在党的办公处举行一切党内会议，参加党的会议时身上带着党证，甚至用电话（这些电话都有人偷听）

讨论党内组织问题，所有的小组书记在一个地方聚会，对渗透到党里来的敌人代理人缺乏警惕性，在党的办公处或大家知道的地方举行县委或中央委员的会议，所有这些作法必须停止。

“甚至现在工会方面的做法，即把工厂或种植园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的名字（他们的确都是我们的主要干部）通知雇主的作法必须停止。这是暴露他们的最确实的办法。所有委员会必须在一两个暴露了的同志周围进行工作。其他人不必在委员会中工作，这个委员会可以包括非党的工作者。

“甚至要作半秘密的工作是很困难的。这可能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最后学会这项工作。一切组织都是通过斗争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党也不例外。如果你对一个同志抽象地讲地下工作的必要性，他或许不了解。但是如果他面临着警察的镇压，象我们在加夫那的同志那样，他就会很快学会怎样去躲避警察，怎样进行秘密集会，怎样寄递信息而不被敌人所阻断，甚至于怎样去秘密进行军事训练。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从游泳中学游泳。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不是先学习然后干的问题，这是在干中学的问题，因为干就是学习。阶级斗争的经验必定会成为我们如何进行秘密工作的最好的老师。但是我们对此必须有自觉性，而且朝这个方面来确

定我们的方针。

“我们不要抱有迅速胜利和立即生效的幻想。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大资产阶级及其余反动势力的胜利，是持久战争的结果，在这个战争中工人阶级将遇到失败和挫折，学到许多教训和吸取经验，这样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因此，革命运动的某些部分可能要处于秘密状态，而且隐蔽一个长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他曾说：‘**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我们还必须有正确的干部政策。不管是否脱产干部，都是党所依靠的钢铁骨架。不管领导怎样好，如果我们没有一批好的、可靠的、有经验的干部来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就不能取得成就。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我们干部的适当挑选、训练和提拔。

“不幸，我们的一切现在的干部几乎都是从老的修正主义党继承下来的，因此他们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过去带来许多缺点。同这些干部一道，我们从修正主义那里继承了一套，搞大办公室，有许多的脱产人员，还有报纸来替我们做宣传工作。我们作为自我辩护必须说，

我们同修正主义者决裂的时候是在下述情况下进行的，即我们能够保持象锡兰工会联合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因此必须继承和管理同这些组织有关的所有附属品。在我们以后继续同修正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维持全国的各办事处、脱产人员和宣传工具。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检查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停止无尽止地增加我们的脱产干部。这不但是由于财政上的理由。我们必须设法以最少限度的脱产干部来进行工作。只有采取这种政策，党才能从合法工作转到非法工作。搞大办公处和许多脱产干部的前景只同修正主义的一切工作都公开的作法相符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建设一个革命党的方面真正地做工作，我们将会比我们所想的更快成为政府镇压的对象。事实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第一个迹象。在那种情况下，譬如说，我们党被宣布为非法，那么，我们的舒适的大办公处和我们一大批脱产干部将怎么办？”

“诚然，我们一大批脱产干部是在工会战线，在党报和印刷所中工作。但是我们今后必须有意识地执行以最低限度脱产干部来进行工作的政策。甚至在工会方面，我们必须对起领导作用的工人进行训练，使他们在脱产干部的指导下分担工会的领导工作。”

“我们的干部不应当脱离生产。他们要寻找职业，在人民中间隐蔽下来。他们必须在人民中间工作，为人民

所爱戴，作人民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不应当暴露他们的党员面目。甚至当我们从群众中接受新党员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党员身份保密。这就是进行秘密工作的方法。秘密工作并不意味着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即使是一个秘密的干部也应当是一个群众人物。他必须执行党的政策，不过他必须不暴露他的党员身份。”

因此，如果我们概括那些要点，我们可以这样提出：

(1) 建立一个完全摆脱机会主义、议会主义和任何形式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真正的革命党是完全必要的。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毛。**

但是，这样一个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必须割断它同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必须坚决接受武装斗争的前景作为赢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手段。（见××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毛。**

这一重要指示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加以充分的理解、领会和遵照执行。

接受武装斗争的前景必须同时意味着接受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策略。我们必须坚决根除古巴路线或切·格瓦拉路线，这两者都不承认建立一个党的必要性，并且不是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少数几百个绿林好汉式的勇士。我们必须象毛（泽东）所说的赢得千百万群众。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

（2）对党来说，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是完全必须的。必须将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首先是他的“语录”、“选集”、和“军事文选”）翻译成各种印度语言。

但是，以上所述，我们决不允许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我们所说的和做的之间存在大的距离。然而，同时我们还必须警惕“革命急性病”，警惕拒绝“在群众中做琐碎的细致的工作，而被幻想所迷惑，只想做大的事情”。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倾向。长期在群众中做耐心的工作，建立在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注意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这些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

（3）必须进行大量的工作去反对和破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幻想。这一点是尤其必要的，因为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相联系的两不同的修正主义者都企图用资产阶级议

会民主的鸦片来麻醉人民，而且他们还能骗住许多人。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并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一种欺骗，是掩盖赤裸裸的资本专政的一种装饰品，是企图麻痹劳苦人民的阶级觉悟，是企图迷惑和分裂群众并使之失去真正的实力地位（这就是武装力量），是企图用口头斗争代替武装斗争。

但是，这种揭露必须是具体的，必须有有组织的斗争作后盾，这种斗争是为了争取实现修正主义者所答应而未能实现的那些要求。这在锡兰是一个大问题，在那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都在进行议会主义的说教。我们正在前进。

（4）党必须秘密地组织（不管政府是否禁止它）。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党必须从建立非法党的基础出发，它可以做某些合法工作，如提出一、两个候选人以利用议会作为讲坛，或做工会工作，或合法地印报纸。但是这种合法工作决不可消耗我们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党中央绝不能在城市，它必须是在我们已经建立了根据地的农村。我们必须去掉我们的修正主义习惯，如在城市设立大机关，保留大批脱产人员，举行过多的集会和游行，在报刊上暴露我们同志的名字，发给党证——换句话说，就是公开地做每一件事。

（5）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军事训练（当然



是秘密地进行)，那怕开始时是小规模地进行。但是政治思想教育必须领先。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六）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以保证我们领导人的安全，以防止奸细混入。新老修正主义者都一定会留下一些人来充当奸细。

（七）在印度革命者和锡兰党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个人联系。就我们方面来说，这样作是有困难的，因为印度不会给我们签证。尽管如此，我们还要试试。

这几点意见是在匆忙中写成的，因为要托一个去的人送去。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意见是有价值的，你们可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散发，抛弃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而接受正确的东西。我们祝你们成功。

一九六九年四月

## 我們的祝願

錫共《工人報》社論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使錫蘭革命者和全體革命力量感到極大的快樂和無限的喜悅。

不是有了中國共產黨和指導整個世界革命運動的毛澤東同志，世界的顏色變紅還會推遲很久。也是世界爭取解放和要革命的人民的幸運，今天北京已成了世界革命的 centre。我們有了社會主義的，永遠革命的中國做世界革命的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和磐石般牢固的基礎，世界革命的勝利就有了最大的保證，最大的希望。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天才的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改變舊世界剝削制度的理論基礎。但是，他們沒有機會看到實現自己的理論，沒有機會看到自己所願望的，世界前途不可避免要變成的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實現這兩個無產階級的伟大導師的願望和革命理論的歷史責任就由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蘇聯的伟大的列寧同志和在他逝世後，在一個國家里建設並保衛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約瑟夫·斯大林同志承擔起來。

列宁和斯大林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并保卫了前人所沒有的奇迹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沒有先例的情况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还是把局限于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引起世界兴趣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制度。

真正的革命者承认并相信，为了防止发生苏联那样的倒退，把革命推向前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再次抬头而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值得称颂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样的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将是指明世界未来前进道路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于世界反动派和支撑它们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们是可怕的，对于世界各国爱好解放、爱好自由、爱好和平的进步人士、革命者和爭取解放的人们是胜利的节日。

在这大喜的时刻《工人报》献上锡兰进步的、爭取解放的、革命人民的热烈的革命祝贺。

（原载锡共《工人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 中国共产党光荣的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

纳·桑穆加塔桑

由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从四月一日到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近来最伟大的政治大事。

××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首先指出，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党的历史上将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次历史性大会的革命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边界。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这个报告，是一个历史性的革命文献。报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分析。报告告诉了我们应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领导。报告为中国内外的一切革命者指明了航向。这是一切革命者必须学习和透彻领会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文献。

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正在向中国狂吠，这是不足为怪的。苏联叛

徒头目勃列日涅夫，背弃了他先前同其他修正主义同伙达成的谅解、又不顾罗马尼亚修正主义者的请求，在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工贼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恶毒的攻击，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这些“先生们”都曾经预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在中国国内造成分裂和混乱，说什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会被推翻，中国将不再成为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中不再起重要作用。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更加统一了。七亿多中国人民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牢固地团结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已经成为绝对的领导了。中国正处在工业、农业和技术上大跃进的前夕。人们将怀着更大的敬意来听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毫无疑问，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正在对中国狂吠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腿在发抖。

我不准备详细援引××的历史性的报告，因为我们的周刊上正在连续发表，而且从各种语文的小册子中也可以看到。不过我希望引起我们的读者们注意这个报告中那些对全世界革命者都关系重大的某些重要的方面。

××详尽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和政策。他也谈到了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他还论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整顿和建设以及中国和外国关系的问题。

××指出，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他指出，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时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

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指出，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急关头。毛主席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蔓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号召人民注意，并提醒他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说，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叛徒刘少奇当然反对这条路线，他提出了一种理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指出：“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现在刘少奇和他的黑帮已经被揪了出来，并被撤消了一切领导职务。这是各地革命者的一个伟大胜利，是对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的沉重打击。



××向我们阐明了毛主席用来揭露这些坏人的策略。毛主席教导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关于对敌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毛主席还教导说：“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谈到党的整顿和建设的时候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革命的最后胜利的问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在谈到战争问题时，××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

报告还彻底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修正主义，由于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对中国边境进行侵略，证明苏修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报告最后满怀信心地指出：“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

《共运参资》）

## 莫斯科黑会是一次叛徒的会议

——錫共《劳工报》声明

工人阶级运动的叛徒、工贼和內奸本星期在莫斯科集会。它同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截然不同，“九大”是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在今年四月举行的，大会一致通过了××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是一次侏儒的会议。

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和修正主义者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一次国际会议。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全世界的大部分人口在亚洲，如果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代表不参加，任何会议都不可能具有国际性。参加这次莫斯科会议的仅有的亚洲叛徒是印度的丹吉集团、锡兰的克尼曼集团和日本的修正主义者（日修未参加——编者注）。

不参加这次工贼会议的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它的一个党的党员人数就肯定超过本星期在莫斯科开会的所有党的全部党员。不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其他不参加这次会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有印尼、泰国、菲律宾、缅甸、马来亚、澳大利亚、新西兰、锡兰等国的党。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没有参加。南斯拉夫也没有参加。古巴在最后一分钟仅派出了观察员。罗马尼亚党已经发表了一项不同意莫斯科会议的目的的文件。人们很难把这个会议叫做国际会议。

在莫斯科开会的修正主义阵营中也没有什么团结可言。伟大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预言过：“现在，修正主义阵线已从根本上破坏了，他们就象一群饿狼随时都可能互相吞噬。指挥棒已经不能指挥整个修正主义乐队了。”他还说：“修正主义各派正在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斗争，他们要求更多的自由，要求依附美元，不受卢布的限制。”事实证明，这个分析是多么正确！

虽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侵略者对他们的捷克走狗施加压力，叫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聚集在莫斯科的叛徒们不要提出侵捷问题来讨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侵略它的修正主义“盟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相反的，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说明这一事实是：今年布拉格没有举行“五一”节示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联侵略者的行动增加了。

几乎遭到苏联侵略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跟莫斯科意见分歧，尽管莫斯科现在拚命设法修补损害，甚至试

图利用罗马尼亚来调解它同南斯拉夫的爭吵。

在非执政的欧洲修正主义党派中，反对莫斯科的主要是常常比苏联党更右的意大利修正主义者。他们强烈地反对苏修统治集团企图用来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罗马尼亚在定于今年八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之前，就公布了它的原则：它不想在苏中两国的冲突中袒护任何一方。苏联侵略中国边境，也将是一个引起爭吵的问题。

在苏联本国，矛盾已大大发展。除了苏修统治集团和苏联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外，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党和军方之间，也有分歧和深刻的矛盾。原定为今年“五一”节活动的一部分的军事检阅到最后取消了；或者，象莫斯科电台也都承认的，十个苏联将军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死掉了，都不是什么偶然的事。在苏修统治集团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爭权斗争。这不能不如此，是因为修正主义就意味着分裂。

苏修集团要召开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国际”会议来维持自己在苏联群众中江河日下的威信，原因就在这里。苏修集团还需要把这个会议当作一着棋，以便在推行它的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政策中同美帝讨价还价。最近，苏修集团在今年四月十五日给美帝帮忙从事救援活动，寻找一架被朝鲜击落的美国间谍飞机上的三十一个情报人员和装备，苏修集团的这个丑恶表演暴露

出苏美这种勾结已经变成了事实。有消息说，当一架美国直升飞机盘旋在一艘苏联战舰上空的时候，战舰上竟然对美国间谍的死去发出电报表示吊唁。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四月十八日在华盛顿说：“俄国人肯于帮忙的意愿是使人吃惊的。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其说象冷战中的对手，不如说象盟友。”

这样一来，苏修充当美帝的帮凶和仆从的丑恶嘴脸就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了。但是这种勾结的目的却远远要严重得多，据消息报道，苏修已经同美帝达成协议要在欧洲保持和平以便他们能够联合一致对付中国，还有消息说，大批集结的苏军已经开到中苏边境，其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驻在苏联边境上防备日本法西斯的苏军。用心何在是很明显的。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它国内情况的反映。苏联出现侵略性的社会帝国主义，是苏联国内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出现新资产阶级的在外部的反映，苏联的新资产阶级不仅剥削苏联人民群众，而且还按照帝国主义的传统办法寻找新的市场，因此，它们把革命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一切革命力量看作主要敌人，为了消灭这些革命力量，它们不管同帝国主义勾结到什么地步都愿意。

苏修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在莫斯科开会的其他叛徒的叛变行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

同，因为他们没有苏修那样的经济力量和国家力量。但是他们全都是叛徒，统统是叛徒。所以，这次会议不会对革命运动产生什么有益的结果。当然，他们会对团结反帝的必要性，发表冠冕堂皇的声明之类的东西，但是那只是伪装。

不需要多大的聪明才智就可以预言，将在这次会议上产生的、不得不把这么多分歧意见调和起来的文件，将十分含糊和罗嗦，以致变得毫无用处并掩盖这个文件的起草者的真正意图。只要把这个文件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清晰明确的革命的报告比一下，就可以懂得现代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同。

正如世界帝国主义一样，现代修正主义也由于不可调和的危机和矛盾而震撼动荡。我们看到了它们临死前的痛苦。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无不胜的学说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号。因此，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更加积极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有毒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并使这一真理在锡兰的整个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中获得胜利。

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世界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万岁！

（原载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参资》）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纳·桑穆加塔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各省和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建立革命权力机关而取得了全面胜利，现在又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这一革命无疑是最伟大的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甚至比十月革命还要深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经有机会两次访问中国。因此，我曾经有幸可以说是亲临其境地看到了这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朋友和敌人的注意的大革命。我曾曾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会见了红卫兵。我曾由哲学系的女讲师聂元梓陪同参观过新北大。聂元梓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之一。

在我第二次访问时，我曾非常荣幸地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将近五千名红卫兵参加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话。当时的情景是难以忘却的。我曾观看过红卫兵举行的多次示威，并且在译员的帮助下看过数百张大字报。我曾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我极为

荣幸地受到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接见。我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

因此，我感到我有义务尽可能简明地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我想，现代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事件象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受到这么厉害的诽谤。对文化革命的伟大领导者和发动者毛泽东同志进行的谩骂，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从西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报刊到以苏联共产党为主要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各种反动派都企图贬损人民中国及其伟大领袖，组织了一次世界范围的反华大合唱。

但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因为这表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说：“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毛泽东同志还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

此，既然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都大肆谩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那么各地的革命者就必须本能地认识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是好事，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最伟大的革命家。因此，他们必须花时间来了解文化革命的情况和理解它的经验。他们还必须了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将感到这个伟大事件的影响。他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它为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争夺人心的革命。这是为了根除过去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旧习惯和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界大变动。这是一场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七亿人民都起来批判旧世界，批判同旧的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旧思想，批判“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用来毒害劳动人民的心灵的旧风俗、旧习惯”。它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已经改变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种努力。大概需要到几百年以后才能感受到它的全部影响。

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只是一个开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的具

体贡献之一就是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得出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这一结论。

任何被打倒的阶级对于自己被赶下台总是不甘心的。它阴谋策划进行复辟。在这种企图中，人们头脑中残存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是它的主要同盟者之一。如果不认真地努力改造人们的思想和彻底根除旧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各种表现并使这种努力取得成功，那就将为资产阶级复辟得逞创造有利的条件。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两年曾经说，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它的反抗却凶猛十倍，它的力量比推翻它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更强大，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金钱和知识，有掌权和管理的习惯，同外国资本有联系，而且还因为人们头脑中的习惯力，而他说这种习惯的力量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正如《人民之声报》（阿尔巴尼亚）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几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要推翻统治阶级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阶级，首先都要设法改变人们的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准备，然后利用这一点来夺取政权。这个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依然完全有效。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是政治上的反革命的先驱。”这就是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的一伙修正主义文人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反革命事件之前所起的作用。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夺政权的历史也是这样的。

此外，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也不是急不可耐的。如果他们的阴谋在现在这一代人身上不能得逞的话，他们准备等到下一代。这就是他们对苏联所采取的作法。起初，他们曾进行公开的干涉，但是失败了。随后他们采用了从内部颠覆的手法，但是也失败了。然后，希特勒试图征服它，结果又失败了。但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未能实现的事情，在赫鲁晓夫和目前在苏联掌权的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已经实现了。

历史上还有其他的例子。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相当恰当地写道：“中国人指出，过去的历次革命很快就倒退了，使得这些革命所取得的很大一部分成果都丧失了。在英国，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一世的头，王族似乎就完蛋了。但是，二十年后，查理二世甚至不需

要一支反革命的军队就上了台。英国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封建的仪态。在法国，革命让位于波拿巴帝国，其后又有多次反复。在美国，独立宣言的漂亮词句——意思是要把一切权力交给人民——很快就被制宪会议规定的对付暴民统治的‘制约和平衡办法’所取代了。后来，美国内战解放了黑奴，甚至让他们参加政府，但是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又以新的形式当了奴隶。”

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巩固政权是另一回事，并且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正如中国的《解放军报》所指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用枪杆子打败了国内的敌人，取得了政权。不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可以打倒。我们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每日每时都在梦想复辟，梦想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极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的母体中长出来的。要肃清几千年阶级社会中形成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以及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剥削阶级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随着工人队伍的扩大，工人

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中有些人也在取得政权以后在和平环境中蜕化变质。”（本刊编者：《解放军报》这段原话未能找到，此处系据英文译出。）

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敌人总是用双重手法来对付我们。资产阶级和反动派通过他们的镇压机器，如军队、警察等等，来公开和直接地攻击工人阶级。同时，他们企图从内部来颠覆和削弱工人阶级。他们把他们雇用或非雇用的代理人派到工人阶级中。这就是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采用的第五纵队的手法。同站在你面前的易于辨认的敌人战斗，总是比较容易的。同混进自己的队伍中费尽心机进行伪装的敌人战斗，则是比较困难的。

毛泽东同志的无比英明表现在他完全地预见到了这种发展，在中国解放的前夕就令人难忘地告诫人民解放军部队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威胁。他们特别把苏联所发生的悲剧（在那里，甚至没有放一枪就和平地实现了资本

主义复辟)作为前车之鉴。因此,他们自觉地采取措施来防止在他们当中出现赫鲁晓夫。他们决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来武装七亿中国人民,使人民能够自己起来击退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叛徒集团企图使中国象苏联那样沿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倒退的阴谋。

这场革命之所以在文化领域内展开,是由于——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发动政治上的反革命之前总要先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

中国那些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心想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决定要这样做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窃踞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位。他们的主要中心是前北京市委。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曾企图通过一系列文章和戏剧为文化上的反革命奠定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所写的戏剧《海瑞罢官》,剧本情节是讲一个四百年前被罢了官的明朝封建官仔。吴晗用这个故事借古喻今。他力图使人民相信,一九五九年罢了一小撮右倾分子的官是错误的,他想要翻这个案。

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揭露吴晗的反动本质。但是,前北京市委却纹丝不动。于是,上海《文汇报》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本质。

但是，北京沒有一家报纸愿意转载这篇文章。后来，压力越来越大，这篇文章和以前被压制的其他类似的文章发表了。但是，有人力图把这场争论变为一场学术讨论，力图阻挠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的揭露。于是斗争就开始，斗争最激烈的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到三月底这段时间。又发表了一些以前受到压制的文章，批评其他一些过去发表的反动文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军报》和上海《文汇报》提出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党的领导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经揭发，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六月二日，北京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表社论，欢呼这张大字报的出现。

这就是战斗的号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向人民发出了号召，号召他们起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大破四旧——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和旧风俗；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和新习惯。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点公报。那时候，红卫兵已经在几个大专院校里自发地组织起来了。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天才，发现红卫兵就是可以用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组织形式。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检阅了革命师生，他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这就公开表示同意成立红卫兵组织。

从此，文化革命就象一股汹涌的激流，冲刷着一切反对它的东西。红卫兵在几天、几个星期之内就做到了几十年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文化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首先，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大中学校里进行了斗争和改革。应当提一下，在许多学校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过去仍然称王称霸。他们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学生。如果这些学生说话的气派不象“有教养的小姐”，如果演不了《少奶奶的扇子》和《真挚的重要性》，就被认为不行，就被打发回家。

这些权威迷信考试，而毛泽东则称之为一种害人的制度。据说，毛泽东曾说过，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教师乘学生不备，对他们搞突然袭击。

红卫兵走上街头，把这场斗争从大中学校推向整个社会，横扫几千年的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垃圾和帝国主义遗留的坏东西。

他们还揭露了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暗藏的反革命分

子，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是逃到城市里躲藏起来以待反革命胜利的前地主。红卫兵不仅搜出了这帮家伙秘密收藏着的地契，而且还搜出了金条、银锭、枪支、匕首和旧币等等。我在两个展览会上（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北京）看见过这些东西。人们可以理解，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其代理人被揭露必定会叫骂不已。

红卫兵在头三天确实对发式或衣服样式不符合无产阶级标准的人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但是，这个时期不长。××号召他们学习人民解放军，他建议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对他们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对红卫兵所使用的暴力超过了红卫兵使用的暴力。红卫兵肯定没有杀死任何一个人，但却有一些红卫兵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了。

我们还应该讲清楚，红卫兵是一个阶级组织。只有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烈士家庭出身的人才能参加红卫兵。他们有牢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并得到所有中国革命群众的支持。

在访问北京之后还有必要驳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报纸所刊登的愚蠢的谎言，如说红卫兵已摧毁了一切旧的东西，红灯已不再是停止的讯号等等。我看到交通指示灯的规定并没有什么变化。所谓进行宗教迫害和穆斯

林被迫吃猪肉等说法也同样是异想天开的。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明确的。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得到保障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宗教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外衣。红卫兵的活动是针对后一类活动的。

你究竟是认为中国所发生的事象锡兰一家资产阶级日报所说的那样是“接近发疯的闹剧”，还是认为它是世界上历来最大规模的知识界大变动，这取决于你所采取的阶级立场。因为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是一场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希望互相对立的阶级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

当某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报纸说中国由于这场文化革命而使自己孤立的时候，它们所指的是中国使自己孤立于帝国主义者、各种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外。但是，通过这场伟大的革命高潮，中国却同全世界的群众靠得更近了。正是这些群众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关于中国文化革命这样的问题，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人是很难用共同的语言进行对话的，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话的。

但是，有一件事还是要了解为好。文化革命不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中国的经济情况很好。他们取得了丰收。他们不欠任何人一分钱，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大跃进的前夕。毫无疑问，他们正处在

一场工业大革命的前夕。他们已经显示了他们在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革命要去干预化妆品、服装、发式和街道的名称等事情。正如澳大利亚报纸《先锋报》所指出的：“化妆品、奇装异服、讲究时髦和古怪的发式都是资本家所大力提倡的。这些东西都是生财之道，同时也是使人民关心生活小事而不去考虑严肃的问题的重要手段。这些东西对人民有巨大的影响。它们有助于把人民引向资本主义。它们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同时也是维护资本主义及其影响的方法。”中国人同这些影响进行斗争是正确的。毕竟，“生活简朴，思想就高尚”这句话是一句老话了。

文化革命使教育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中国认识到，甚至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以后，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工农子女都得不到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院校的机会。从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女（这些子女小时候生活比较优裕）仍旧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关闭了中学和大学，以便改革这些教育场所的入学制度，使更多的工农子女能够入学。这样，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历史上最先确定文职官员必须经过学识考试的中国，把考试制度做为知识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一个封建—资产阶级的障壁砸碎了。”

中国人正在试行半工半读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

学生们一部分时间学习，一部分时间劳动。学校教育的时间大大削减了。教育同生产相联系，鼓励工厂和公社管理学校。甚至还在进行这样一种试验：让一个工厂的一些工人到一个农村公社去劳动——比方说——六个月，让那个公社同样数目的农民到这个工厂去代替这些工人工作同样一段时间。这些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这些都是要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城乡之间的障壁的尝试。

资产阶级报刊散布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文化革命攻击和摧毁一切旧事物。这不是真实情况。就连天安门已经改名的说法也是捏造。实际情况是：对旧事物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和评价，其中好的东西将予以保留。文化革命的观点是：“让那些以自己知识的垄断来统治你们的学阀见鬼去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研究古典作品，但是不要仿效它们。从这些古典作品中，你们可以了解过去的东西——今天的东西正是从这些东西中发展起来的。你们的工作是要反映现时代；要到基层去，向创造这个时代的农民和战士学习，找到你们要表现的主人公并以今天的形式去表现他们。如果贝多芬的作品今天对人民还有什么用处，它就将存在下来并受到欢迎。但是，你们的工作不是抄袭贝多芬的作品或沙皇时代的芭蕾舞。你们的责任是要为周围的生活创作新的旋律。”

“到农民中去滚一身泥巴”的提法是想强调到群众中去，同他们打成一片以便了解他们和向他们学习的重要性。工人和农民是世界上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因此，文学艺术必须为他们服务。艺术家和作家要为他们服务就必须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只有真正象农民那样滚一身泥巴才能做到这一点。毕竟农民腿上的泥巴总是可以洗掉的，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泥巴却是需要花很大功夫才能洗掉，有时甚至永远无法洗掉。

解放前中国曾流传过一个故事。有一些大学的同志被派到农民中去工作。党一直坚持要他们同贫苦农民住在一起。这些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同志抱怨说，他们在农民的小屋里睡不了觉，因为里面尽是臭虫和虱子。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他们应当回去让臭虫和虱子咬一咬。只有那样他们才会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牢牢地立足于身上沾满泥巴的农民之中。他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更了解他们。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用他们易懂的语言同他们进行这样质朴的谈话。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受到崇敬。

我们还要记住，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在不惜代价地有步骤地进行征服人心的宣传运动。资产阶级的宣传每时每刻都在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电影、经坛、学校和文学作品等等对我们进行侵袭。我们

的头脑中永远都不会存在真空，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它，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它。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在我们的头脑中，这两种意识形态是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下去的。总有一方要获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妄图把中国引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就象在苏联和其它一些由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的一小撮工贼、叛徒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确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一次革命。在许多情况下，它采取了暴力的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及其在中国内部的代理人阴谋使中国背离它的革命道路，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正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

在这场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的大斗争中，正是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天才制订了引导革命力量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没有试图通过从上面采取的行政办法来解决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是发动群众来参加这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群众斗争。因此，他还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巨大的信任。他信守自己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对群众无比信任。

他制订了团结占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革命力量以孤立一小撮走资派的策略。他倡导革命的三结合，把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团结在一起。他适时地号召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人民解放军的确已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支柱。他还适时地号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正是遵照这一指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中学和大学，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这样依靠群众，是按照他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教导办事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导“**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

毛泽东同志关于斗私同批修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在对敌斗争中也是同样重要的。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承袭了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看重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名利和安逸的生活等资产阶级思想。不斗私就不能反修。毛泽东同志的无比英明就表现在：在文化革命的第二年，他就提出了“**要斗私，批修**”这个双重口号。事实上，这两个口号是相互联系的。不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克服私心，不把中国利益置于地方利益之上，不把全世界的利益置于中国利益之上，那就不能打败修正主义。

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几千年来都在试图劝说人们克服私心。然而，除了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之外，它们从来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今天，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第一次在中国出现了一代新人，他们学会了克服私心，学会了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把轻担子让给别人，自己拣重的挑；他们不追求个人名利和安逸的生活，而是为集体而工作，不仅为本地本省着想，而且为全中国着想，不仅想到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且想到革命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的确是在世界上如此之大的一部分土地上人们思想中发生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的影响现在还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进行的这一伟大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结果中，同我们最为悠关的一个是中国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只取

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同西方竞争是不够的。他们认识到，必须使世界革命也得到胜利，应当关心没有获得解放的人民的命运并且援助他们。他们深深地认识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八年所指出的，“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我们这些世界上还没有得到解放的地区的人们早就期待着能听到如此清晰而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了。中国今天之于世界其它地区犹如解放前解放区之于中国其它地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全面胜利防止了中国改变颜色，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揭露了中国内部以刘少奇为首的工贼和叛徒的集团，捍卫和加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指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法，维护了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根据地，给了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以摧毁性的打击。中国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就象一个巨人重新焕发出蓬勃的朝气。反动世界已经开始发抖了。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经泯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红灯则放射出越来越红亮的光辉，成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灯塔。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 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

纳·桑穆加塔桑

今天，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世界历史上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人民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变化。

据说，一八一一年年的时候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就将颤抖。”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觉醒了。整个世界正在颤抖。

但是，正在颤抖的不是人民的世界。人民是欢欣若狂，正在歌唱着对人民中国及其敬爱的领袖毛泽东的赞歌。

正在颤抖的是尼克松和威尔逊的世界，是柯西金和铁托的世界，是英迪拉·甘地和杜德莱·森纳那亚克的世界，是丹吉和克尼曼之流叛徒的世界。

这些人要颤抖是理所当然的。人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屹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种种成就，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从政治上巩固了这种胜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传播，中国今天向一切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所发出的革命感召——所有这一切，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将遭到覆灭的命运。

要对人民中国在短短二十年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估计，不但有必要把中国的发展情况同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在中国之前获得“独立”的锡兰、印度、缅甸之类的国家——的发展情况作比较，而且也有必要同解放前的中国的惨淡情况作比较。

在解放前，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摆布，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瓜分了中国许多领土。

那时，中国到处是拉壮丁的人、秘密警察、军阀、盗匪、吸鸦片的人、妓女和外国剥削者，每年有几百万人死于洪水和饥馑。

现在，这种种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新的中国已经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中国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七亿人这样的惊人数字，可是中国不存在失业问题。

中国在使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饱饭的方面，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生产的粮食不但足以供应广大的本国人口的需要，而且还能运给像锡兰这样的缺粮国家。

中国的食品的价格在社会主义世界中是最低廉的。

中国拥有现代化的工业、机械化的农业和先进的技术，这种先进的技术已使中国以出乎西方“专家”的预料之快的速度达到了核大国的地位。

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不欠任何人一分钱。当英镑和法郎不断贬值、美元的稳定性面临危机的时候，中国却掌握着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之一。

这些成就，是在美帝国主义组织了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抵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采取了叛卖行径，以及中国发生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有必要向人们提到这一点：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片面撕毁了在一九五七年秋签订的关于核知识的协议，一九六〇年七月，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撤离了中国，三百四十三项合同和补充性协议以及二百五十七项技术合同被苏联片面废止。

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教育七亿中国人民满怀信心，依靠自己的巨大力量，自力更生，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 指 引

通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国把一切暗藏的反国反党的叛徒和敌人揭露出来了，这些叛徒和敌人曾妄图像在苏联已经发生的那样使中国后退到资本主义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使七亿中国人民统一在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教育了中国人民进行斗私批修。

其结果是，中国不但正处于即将在各条战线上展开大跃进的前夕，而且还培养出了一代新的人，这一代人已懂得要斗私，已懂得要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这的确是在世界如此广大的地区内在人们思想领域内发生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其影响之大现在还无法衡量。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之后在政治上的巩固，中国不但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而且还加强和保证了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明了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最主要的，还保证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今天，中国之于世界其他地方，犹如中国革命前延安之于中国的未解放地区。

## 成 就

中国取得了这些巨大的成就，而印度和锡兰之类的国家虽然取得所谓“独立”已有二十一年之久，却仍然向人乞讨，依赖外国的贷款和外“援”维持生存，其缘故何在。

中国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下取得的。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

《共运参资》）



# 走偉大十月革命的 光荣的革命道路

——錫共政治局声明

我们在本周纪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标志着全人类的一个转折点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五十二周年。

五十二年前，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用武装革命的手段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方推翻了地主的统治。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理论变为实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后，社会主义再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它已经变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现实。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证明了，沒有地主、资本家和其它的寄生虫，社会也能得到治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能力管理政府和国家的事务。

对于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剝削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鼓舞和激励的源泉。他们进而认识到，俄国工人和农民已经做到的事情在他们的国家里也能做到，只要他们能正确地吸取并领会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

但是，由于现在已经墮落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修

正主义统治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今天要从十月革命学习的最重要的也是必须加以强调的教训是，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舍此别无它法。剥削阶级绝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也绝不会接受大选时所谓的人民的民主裁决。只有将他们强行踢出去。

尽管在十三年前，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反革命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然而至今却没有出现过一个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历史仍有待于记录一个这样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是永远也不会有的。

但是，相反的例子却已经多次得到了证实。不管那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每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强大到足以威胁它的存在的时候，它就放下民主的伪装，诉诸于赤裸裸的专政。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不论它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或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专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它们代表着国家机器，资本家和地主就是通过这些国家机器压迫工人和农民，并使他们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的。

总之，真正的权力并不象资产阶级辩护士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装腔作势所说的那样，是在国会中，而是在国

家政权的镇压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院、法律制度、监狱和高薪的官仔等。正是这些人和机构，他们从不受选举的支配，不管政府的更迭而依然故我，正是他们真正治理着国家并左右着国家的大部分决策。

列宁相当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工人和一切劳动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和四年掠夺战争弄得无衣无食、困苦不堪，资本家和投机商却继续掌握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权力机关，在这种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笑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就是侮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利用这个在历史上比封建制度前进了一大步的民主，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的历史局限性，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国家在君主制度和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列宁继续说：“资产阶级不得不说假话，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说成‘全民政权’或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揭穿这种假话，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

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以外，沒有别的道路可走。”

列宁在这些十分清晰明确的字句中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教导工人阶级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现存的国家镇压机器，用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通过议会。

议会只是一件装饰品，一块掩盖赤裸裸的资本专政的面纱。资产阶级民主所给予的自由只意味着欺骗群众，削弱群众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所在，即武装力量转移开去。它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并通过制造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幻想来掩盖它对工人阶级施加残酷镇压的一种图谋。它是用语言斗争代替武装斗争的一种图谋，也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特权地位，收买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将他们变为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神龛前的顶礼膜拜者的一种图谋。

这是必须从十月革命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另外一个重要教训是，为了使革命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必须要有一个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政党来领导他们。正如军队需要有一个总参谋部一样，工人阶级也需要有一个领导他们的政党。这样的党必须是真正的革命党——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

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就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没有这样的一个党，革命就不能成功。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由于现在统治着十月革命故乡、列宁和斯大林故乡的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已经彻底地背叛了伟大十月革命的所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就有必要重温这些从十月革命得来的教训。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有计划地逐步实施资本主义复辟——从社会主义和平倒退到资本主义。在农村地区，他们增加了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从而增长了资本主义势力。在工业上，他们重新采用私人利润刺激的资本主义原则。他们容许外国的垄断资本，如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在苏联境内设立工厂和剥削苏联的工人。

他们已经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以一种在苏联出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已经取消了工人阶级的党——共产党，而将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全民党。他们大开门户，让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西方文化渗透进来。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以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为基础，在外交政策事务上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们全面和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以镇压革命运动，特别是通过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来遏制伟大的中国。

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并制造边境挑衅来反对人民中国。他们在装作假支援的同时出卖了英勇的越南人民。他们抛弃了正在抗击由美帝支持的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给予印度反动派和印度尼西亚刽子手以无限制的援助，其中包括武器援助，并和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帮凶的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亲善关系。他们和帝国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他们甚至向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政权派去代表。

他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仇视所有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特别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但是，他们的背叛已经遭到反击。正象列宁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开展斗争反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那样，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一道，今天也同样击退了以苏联共产党为主要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歪曲，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通过这次大论战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唯一的方法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它应用到我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原因。今天，锡兰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口头上高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已经完全背叛了他们所曾一度有过的革命理想，变成仅仅是议会党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附属物。

这就是为什么锡兰的革命运动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克尼曼修正主义集团和平等社会党领导背叛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真理的原由。我们必须对破产的议会道路加以系统的揭露，把劳动人民争取到革命的道路上来。我们必须不断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教育他们：维护和保卫剥削他们的东西不是议会，而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国民党这些剥削阶级的国家镇压机器，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粉碎现存的国家镇压机器，并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劳动人民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

让我们以再次献身于这一任务的精神来纪念伟大十月革命的又一个周年纪念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五期）

## 桑穆加塔桑同志在科倫坡 羣众集会上談訪华觀感 (摘要)

我们在中国访问了一个月，参观了许多地方。最重要的是，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我们前往中国的十天  
前，资产阶级报纸对毛主席和××的健康大肆造谣。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他非常健康，××也非常健康（热烈鼓掌）。这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是个特大喜讯。国庆节那天，毛主席不用别人搀扶一步步登上了天安门。在两个多小时的庆祝活动中，他一直站立着。晚上，他同××一起再一次来到了天安门。

我到科伦坡那天，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也乘同一架飞机。在机场上他讲了什么害怕中国扩张主义之类的不合逻辑的胡言乱语。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反对美帝的野蛮军队呆在东南亚，也不反对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军队呆在欧洲。他们却以中国扩张主义这种吓唬人的说法恐吓别国人民，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国境以外沒有一兵一卒。让我们回忆一下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志愿人员都一个个地回到了中国。有必要了解



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资产阶级报纸正在制造中国要发动战争的假象。××今年国庆讲话中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中国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他们不怕任何人。××还警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中苏边界会谈开始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两国之间的友谊恢复了。事实上，只是会谈边界问题，并未讨论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对中苏边界纠纷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边界纠纷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得到解决，中国并不要求收回被沙皇俄国并吞去的大片土地，在问题解决之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武装冲突。难道有比这更和平的外交政策么？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明确宣布，他们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大力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说过，不在全世界消灭剥削，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就不能保住。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中国军队会开到锡兰来替我们战斗。不会，他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必须

依靠工人农民在这里自己闹革命。中国是愿意向各国被压迫人民提供援助的。不久前中国和越南之间签署的协议就是个例子。中国人民不单是考虑到自己，他们还一向考虑到别人。

我不想详细谈中国的经济成就，你们对此都知道许多事例。资产阶级的报纸说什么文化革命使中国的经济产生混乱，中国的经济现在陷于停顿等等。甚至欧洲的一些进步人士也不能理解文化革命的目的。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历史上沒有一场革命是有七亿人参加的。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方面，在领导中国人民搞武装革命方面，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大的发展是他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文化革命。毛泽东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对资本主义复辟保持警惕，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不少人认为，夺取政权以后，一切就沒问题了。于是，资产阶级倾向开始在许多老革命身上滋长起来。革命胜利后，首要的任务是改造思想。这需要化力气和时间。文化革命要改变文化和政治这些上层建筑，使之适应改变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苏联正是因为沒有这样做才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今天，七亿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他们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结果是，中国

造就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按照毛主席所要求的那样，懂得**斗私，批修**，鄙薄物质刺激和其他低级趣味的动机，如追求名誉和个人荣誉或者贪图过安逸生活等，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访问了毛主席诞生地韶山。我们也去了毛主席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所在地井冈山。我们在湖南省时，学到了好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知识。从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诞生时起，就存在着两条路线，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右的和“左”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我们参观了北京的纺织厂和江西南昌的一家卡车厂。我们看到工人们是怎样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提前完成指标的。在每一个工厂中，工人们都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他们甚至在工作时间里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他们批判刘少奇给工人以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的经济根本没有受影响。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稳定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不是通过议会而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井冈山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敌人有枪，我们也必须有枪。

（原载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共运参资》）

# 桑穆加塔桑在紀念列寧誕生 一百周年集會上講話 (摘要)

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唯一辦法，就是踏着列寧的足跡前進，把列寧的革命教導在本國付諸實踐。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要號召人民拒絕資產階級議會選舉的騙局，拒絕通過議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不要以任何形式參加即將到來的選舉，而沿着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的革命道路前進。

以上這番話是錫蘭共產黨總書記桑穆加塔桑，四月二十二日在科倫坡新市政廳發表公開演說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時說的。他進一步說，陷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泥坑里的克尼曼修正主義集團和平等社會黨的領導早就扼殺了列寧所堅持的革命原則，而他們居然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裝作是列寧的學生，真是偽善到了極點。

克尼曼修正主義集團損害了列寧不算，還要對他進行侮辱，他們竟然讓科倫坡的反動的統一國民黨市長、天主教會的領導集團成員參加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活動，這無異是對列寧的第二次殺害。

列宁是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他对压迫和剥削深恶痛绝，并且为建立一个消灭民族剥削民族、人剥削人的社会而努力。他还在本国建立了这样一个社会，虽然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统治集团背叛了列宁的一切原则，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但是，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前，他不得不同当时企图修正和改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教导的修正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重新发现和重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革命原则的责任落到了列宁的肩上。

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企图否认革命的必要性，为此目的，他们否认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学说，鼓吹通过议会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列宁重申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以及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无情地驳斥了通过议会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

列宁指出，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真正的权力在于国家机器，它的主要形式是军队而不是议会；因此，不粉碎资产阶级实行压迫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就不能取得政权。换言之，他认为不革命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他还挖苦这样的理论，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了

资产阶级政府就能把资产阶级政府变成社会主义政府的理论。他说，联合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和社会主义叛徒的联合内阁。他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要么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毫无用处的装饰品，要么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帷幕，是转移人民对政府的愤慨的一种避雷针，是政府用来欺骗人民的工具”。

桑穆加塔桑指出了列宁本身的遭遇。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篡改和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教导。今天，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正在执行同篡改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展开一场意识形态战的任务。因此，一切革命者都把毛泽东同志看成当代的列宁。

桑穆加塔桑最后说，纪念列宁的唯一途径，就是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我们必须向列宁学习：不粉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国家机器，不打破现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上台的任何政党，都无法解决人民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议会选举的骗局，走革命的道路。

（原载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共运参资》）

## 錫兰共产党欢呼毛主席的庄严声明

錫兰共产党总书记纳·桑穆加塔桑代表锡共政治局发表了下述声明：

錫兰共产党和錫兰全体革命者欢呼并且全心全意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毛泽东主席发出的重要号召。毛主席在声明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这个号召意义重大而且及时。号召是在美帝及其走狗遭到国内外人民的沉重打击而晕头转向的时刻发出的，是在印度支那人民、阿拉伯人民、美国人民以及各大洲人民加强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刻发出的。

美帝象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一样，试图把这些革命的解放运动淹没在血泊中。但是这种企图已经落空。美国的穷凶极恶和赤裸裸的侵略，使印度支那人民、阿拉伯人民以及美国人民和其他在美帝及其走狗侵略铁蹄下受苦的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主席的声明正确地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而在同时它正确地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这是重申了他的战争引起革命，

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主席的声明明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帝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声明正确地指出：“**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从而进一步鼓舞了小国和弱国人民。

最后，毛泽东主席保证完全支持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区的反美斗争，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我们保证更加努力地工作，团结锡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帮助建立全世界的反美统一战线，这个全世界的反美统一战线将永远埋葬美帝国主义，并且在美帝国主义的坟墓上建立起新的文明。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七〇年第三期）



## 《毛澤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战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三周年之际，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的指导原则和为什么它是不可战胜的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保卫者、帮助者和支持者。

正如毛泽东同志很早以前就指出的：“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根据这个论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的压迫和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正义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保卫着人民的利益，并且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它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阐明了如下的理论：如果我们要在同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有一支

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有着高昂的斗志，坚强的革命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力量。人民军是人民的军队。侵略军是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用来使它们的非正义的侵略与剥削永远保持下去的军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组织得很好并且有着正确方向的人民的军队能够打败任何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同中国的敌人进行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和英雄的越南人民反对美帝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向我们表明了人民的军队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表示，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拿着刀要杀人。人民应该懂得这一点，也应拿起刀。换句话说，他教导说，用武装的革命才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武装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样一支随时准备消灭任何侵略的或入侵的敌人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帮助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群众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又帮助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正如××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部著作中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归根到底，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学说，用人民战争反

对反人民战争的学说。”帮助中国人民用暴力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伟大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是最有纪律的和用先进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武装起来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是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一支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在这里强调，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原因时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侵略军能够战胜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她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军队，因为她是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帮助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帮助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彻底摧毁在人民中国的资本主义残余。这支军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中国解放后，这支军队在中国各条战线的迅速发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支伟大军队的宗

旨是保卫人民和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帮助人民建设祖国，摧毁阶级敌人和消除敌人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概括人民解放军执行的任务的伟大意义时说过：“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人民是一切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在战争中靠的是武器而不是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不得不靠武器而不靠人，因为他们不能把更多的人争取到他们一边来，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反对人民。但是在打人民战争的时候，战争得到全体人民的全力支持，因为这是在人民支持下进行的战争。“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向我们清楚地说明，任何军事活动的胜利在于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军事活动中其他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正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人而不依靠武器的教导武装自己，才能够对付和打败中国人民的敌人和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书中阐明了毛泽东

同志的建军学说。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地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他进一步说：“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书中援引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恩格斯的这一预言已经通过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学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得到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学说打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当年人民解放军是执行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她既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亲密的朋友。这是一个国际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不断勇往直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崩溃。各国被压迫民族正在参加人民军队，抗击敌人和打败敌人。这些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学说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能够取得打败他们的一切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其他国家建设和加强本国人民军队的最好的榜样。

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象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最密切地联系群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保存军队的目的是保护和永远维持剥削工人阶级劳动的制度。由于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是由人民组成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就能得到群众的赞扬，并且越战越强。

毛泽东同志在他著的《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中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办事，和中国人民结成了鱼水般不可分开的关系。人民拥护军队，军队爱护

人民。这种与人民的密切关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中变得更强大，更有威望。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阐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不可战胜的原因。他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世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仇恨中国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正在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同时，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用毛泽东同志所制订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最现代化的进攻和防御手段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象是帝国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肉中的刺。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帝国主义所有的一切武器，又有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这个帝国主义所没有的最强大的武器，她决不会被任何敌人所打败。她是世界上不可战胜的军队。

（原载锡共《劳工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

## 錫兰共产党总書記桑穆加塔桑 发表声明譴責美国侵略老撾

我代表錫兰革命运动、錫兰进步人民和錫兰共产党，愤怒譴責美帝国主义及其西贡走狗把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到老撾。众所周知，越南南方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开展人民战争，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陷进了越南南方稻田的泥沼。美帝国主义无法从这个泥沼中脱身，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美军，并按照它的强盗逻辑，怀着迫使越南南方屈服的企图，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

但是，其结果只是使美帝国主义落得更惨重的失败。它使越南北方和南方的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北方，解放南方，进而统一祖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而进行正义的斗争。在这场赌博中遭到挫折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帮助下，尝试玩弄了“和平攻势”的花招，诱使越的代表出席巴黎的和平谈判。

但是，这个企图通过谈判得到他们在战争中沒有得到的东西的阴谋也失败了。这是因为，越南问题是不能



在巴黎的和平谈判桌上解决的，而只能在越南战场上，把美帝及其仆从和傀儡赶出去，才能得到解决。

在越南进行丑恶战争的美帝国主义面对着内外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企图用假撤军来欺骗美国人民，同时又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在那里策动政变，推翻了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为首的政府。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联合起来，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领导人举行了最高级会议，他们互相支持，决心把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赶出去和解放整个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赢得了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与越南和老挝有着共同边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可靠的后方。正是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就是在这个声明中，毛泽东主席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并预告了美帝国主义的灭亡。

如今，他的预言正在实现。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晕头转向，并且面对着在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民族武装力量解放了本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土这一事实，它就狗急跳墙，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

在老挝的战争，从而使套在它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了。这并不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

美帝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很孤立。它也越来越脱离美国人民。美帝看起来象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毛泽东主席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印度支那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们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而美帝及其一切走狗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愤怒谴责美帝及其西贡走狗入侵老挝的行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锡兰政府迄今尚未认为谴责这种无耻侵略行径是恰当的。我们代表锡兰人民，对为了使自己的国家从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手里解放出来而正在进行英勇战斗的英雄的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表示衷心的支持和兄弟的声援。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

## 編 后

我们搜集了一九六八年锡共“九大”以来，桑穆加塔桑同志及党刊所发表的重要声明、社论、文章，（其中有部分内部文件）编成《锡兰共产党文件选编》，供参考。